**目** **录**

[秦王李世民 颜海平(1)](#bookmark1)

[阿Q正传 原著鲁迅编剧陈白尘(102)](#bookmark2)

[小井胡同 李龙云(187)](#bookmark3)

**秦王李世民**



颜海平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李世民

人 物 表

(以人物出场先后为序。从第一幕年龄算起，序幕不 计 )

李世民——二十二岁至二十九岁，李渊之次子，封秦 王(即唐太宗)。

刘文静——四十六岁至四十九岁，李渊之大臣，为门 下省侍中。大业十三年，为隋晋阳令。

李 渊——五十七岁至六十四岁，大唐天子(即唐高 祖)。大业十三年，为隋晋阳留守。

裴 寂——五十岁至五十七岁，李渊之宠臣，为尚书 右仆射，后迁左仆射。大业十三年，为隋 晋阳官副监。

王 威——隋晋阳副留守。

高君雅——隋晋阳副留守。

尹贵妃—三十岁至三十七岁， 一品夫人，李渊之宠 妃。

王 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皇太子李建成之近

侍。

李建成-  三十一岁至三十八岁，李渊之长子，皇太 子，李世民之同母兄。

萧 瑀 五十三岁至六十岁，李渊之大臣，为中书 省中书令。

封德彝——三十五岁至四十二岁，李渊之大臣，为中 书省中书侍郎(中书令之副职)。

程知节——二十六岁至三十三岁，秦王府统军，大业 末年，曾为瓦岗军骁将。

房玄龄——四十岁至四十七岁，秦王府记室。

李元庆——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李建成、李世民之异 母弟，李渊之第十六子，封汉王。

李元吉-  ~~十~~七岁至二十四岁，李渊之第四子，李建

成、李世民之同母弟，封齐王。

徐福生——五十岁许，原为铁匠，后从军。

尉迟敬德—二十七岁至三十四岁，原为铁匠，大业 末年，随马邑刘武周起兵反隋，后归降 李世民。

长孙夫人-  二十岁至二十四岁，李世民之妻。

秀子 — — 十四岁至二十岁，刘文静之女。 常何 — — 宫城北门守军将领。

侍女、近侍、侍卫、武将、将佐、将士、武卒、班头、 壮汉、童子、官妓、侏儒、大臣、宫娥、内侍、医师、家僮 若干。

**序** **幕**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甲子。 〔晋阳官一偏殿。

〔幕启：子夜，风急，西北天空浓密的黑云中透出一片 怪异的红光。殿中帷幔翻飞，烛火明灭。十八岁的 青年武将李世民按剑伫立，凝目苍穹。深沉的歌声 起 ：

“大河东流去兮，千古尽淘沙；载舟亦覆舟兮，兴亡几 人察…… ”

〔晋阳令刘文静身着戎装，急步入殿，呈上一封密信。

**李世民** (阅信)“晋阳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奉皇帝密令：速斩 留守将军唐国公李渊!”

(惊)果然如此! **刘文静** 怎么办?

**李世民** 立刻报知国公! **刘文静** 是!(急下)

**李世民** (怒目视剑，满腔激愤)暴君无道!

〔一道闪电，雷声。鬓发斑白的李渊上。晋阳宫副监 裴寂与刘文静同上。

李 渊 (激动地)世民!

**李世民** 大人!

**李** **渊** (凄楚地)二郎 …… **李世民** 父亲 … …

**李** **渊** 想不到为隋家朝廷奔驰疆场数十年，竟落得 ……

**李世民** (激动地)父亲!儿早已说过，当今天子，暴虐无道，

致使民怨沸腾，烽火四起!父亲呵，顺从民心，奋举 义兵，这是大势所趋!

〔李渊焦灼地徘徊。

刘文静 (沉毅地)国公，就因为牧童们的歌谣：“杨花飞尽李 花飞”,李氏便遭此毒手!如今朝政昏暗，天下大乱，

万民翘首盼望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英明君主! 李 渊 裴监，依你之见?

裴 寂 (急应)呵，裴寂惟国公之命是从!

李 渊 看来，不得不走这一步了。(喟然长叹)想我李氏世 胄高门，竟也成了叛臣?!叛臣! ……

**李世民** (凛然呼出)父亲!天子有道，万民拥戴，奉为君主； 天子无道，人人发指，弃为独夫!此乃天经地义!

〔雷声。二侍卫冲上。

**侍** **卫** 禀报大人!副留守王大人、高大人带兵闯宫! **李** **渊** (冷笑一声)二郎!

**李世民** (会意，振奋地)是!(急下)

〔一阵兵器碰击之声，拥上一队彪形将士。王威、高

君雅急上。 王 威 圣上有旨!

〔李渊跪地，刘文静、裴寂随之。

王 威 赐晋阳留守唐国公李渊宝剑一 口!

〔王威猛然抽剑，“咣啷”一声，掷于李渊足前。

〔李渊浑身一震，伏身慢慢捧起宝剑。

**刘文静** 二位大人!恕小臣越礼，敢问唐国公犯了什么罪? **高君雅** 大胆!刘文静，你竟敢违抗圣旨?!

(抽刀便砍)

〔侍卫急以身挡，中刀惨叫倒地。

〔刘文静瞋目拔刀，众将士齐举剑戟，两下里咄咄逼

视。李世民带兵急上。 **李世民** (大吼)住手!

〔王威、高君雅率将士一拥而上。双方格斗。李世民 一剑刺死高君雅。王威从李世民背后挥剑扑来，被 刘文静手起刀劈。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王威、高君 雅所率将士被歼。李唐军将士威然列队，旌旗猎猎， 戈戟生辉。

**李** **渊** (拔剑指天，号令全军)我李唐义军，兴兵晋阳，雪国 耻，平民怨，三万将士，同盟一心!

**众将士** 雪国耻，平民怨，三万将士，同盟一心! 〔军鼓乐声激起。切光。

**—** **—** **幕落**

〔画外音：“农民起义，风驰云集，隋帝国摇摇欲坠，李 渊得以直取长安。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 隋炀帝为亲信宇文化及等绞死于江都，隋朝灭亡。 同年五月，李渊登基，建元武德，国号唐，史称唐高 祖。于是，消灭割据，统一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第** **一** **幕**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冬，十一月， 一天上 午 。

〔长安太极官，朱明门北两仪殿。

〔幕启：深紫色帷幔低垂，金筒内檀香烟雾袅袅，殿中 金碧辉煌。御座左侧，端坐着一 品夫人尹贵妃。管 弦乐轻快热烈。官妓们身姿窈窕，翩翩流旋，长带飘 拂，轻疾柔美。

〔尹贵妃含笑注视。 一 宫娥跪献翡翠盖碗。尹贵妃 接过碗，揭开盖，忽然见一宫妓正慌忙去捡失手落地 的长带，便“砰”地一声，将手中汤碗摔下。

**尹贵妃** (一字一顿地)等会儿圣上来看，也如此吗?!

〔舞停。该宫妓退出舞列，噙泪伏地。尹贵妃不语， 二内侍立刻将该宫妓拖出殿去，另一宫妓补上。

〔宫妓们继续飞旋，目光凄切。

〔李建成近侍王旺上。尹贵妃 一 见，欣然挥手。乐 止 。

王 睡 (跪拜)王旺叩禀娘娘：太子到!

〔李建成睿容典雅，潇洒步入。尹贵妃徐徐起立。 **李建成** 呵!娘娘!(行礼)娘娘贵体安康!

**尹贵妃** (亲切地)殿下千岁!

〔王旺引众内侍悄然退下。

**尹贵妃** (款款走近李建成)多承殿下问候，妾心里十分不安。 **李建成** (稍退)娘娘，立国一年多，父皇为统一大业身心操

劳。近来二弟世民攻打陇西遭受挫折，至今战情不 明；北方刘武周又连营南下，将元吉小弟困于晋阳城 中，刘文静与裴寂二位大臣亲去救援，父皇不胜忧 虑!故连日安排些歌舞为父皇散心-  只恐劳累了 娘娘。

**尹贵妃** (嫣然 一 笑)歌舞练习了几十次，殿下放心!殿下



〔王旺上。

王 睡 殿下，圣上驾到!

〔李建成瞥一眼尹贵妃，急下。尹贵妃略一定神，整 衣前迎。

〔乐声起。八名宫娥前导，八名内侍后随，拥出大唐 天子李渊。他步履迟缓，气势威严。李建成殷勤扶 持，萧璃、封德彝左右相随。

**尹贵妃** (姗姗下跪)妾拜见圣驾。圣上万岁，万万岁! **萧** **瑀**

娘娘千岁!

**封德彝**

**尹贵妃** (温雅地)萧大人，封大人安康! **李建成** (毕恭毕敬地)娘娘千岁，千千岁! **尹贵妃** (矜持地)殿下千千岁!

李 渊 (满意地)看座。 〔众谢恩归座。

李 渊 爱卿，今日是何种乐舞?

**尹贵妃** (娇媚地)陛下真是有心观赏?不然的话，妾可不敢 启奏。

李 渊 (抚髯而笑)嗯 … … 嗯?

尹贵妃 今日乐舞，乃是当年隋后主最喜爱的龟兹乐舞 柘枝舞!①

李 渊 (喜)呵 … … 众卿以为如何? 萧 瑀 (欠了欠身)呵 … … 哦 … …

封德彝 呵呀，这个舞娇美如同辛夷②花开，轻灵好似仙鹤掠 云哪!

李 渊 (大喜)好!

〔丝竹声起。两朵玉琢莲花飘然滑出，花瓣轻坼，现 出二少女，戴绣缀金铃的珠帽，拆转有声；裹薄绢红 衫，系银蔓长带，柔踏轻曳，明眸流盼。宫妓群舞，婀 娜多姿。

〔一 内侍飞奔而上。

内，侍 启奏圣上：秦王班师凯旋! 李 渊 (被打扰，微愠)嗯?

内 侍 秦王大败陇西敌军十万兵马，班师回朝! 李 渊：(如梦方醒地)呵!

〔乐舞止。尹贵妃忙引宫妓们退下。

内 侍 秦府将士已入外城金光门，正往宫城顺天门而来!

李 渊 (站起)好哇!二郎终于不负朕望!除去西北后顾之

患，我师便可直下东南，夺取洛阳!这叫作一着得 胜，全盘棋活!

**李建成** 父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打下东都洛阳，我朝天下 就稳如磐石了!

**萧** **瑀** (感叹地)陇西兵将虽然凶悍狡诈，但终究败在我大

唐秦王手下!

李 渊 (微露得意之色)我儿像我。他从小随我戎马征战， 若论沙场点兵，比他大哥还要多几年阅历啦!

**李建成** (不很自然)是的……秦王出类拔萃，才华过人!

**封德彝** (巧言善辞)陛下，依臣之见，论驰骋疆场，秦王朝廷 第一；论辅政治国，太子天下无双!太子和秦王一代 宗英，都是陛下精心教化之果。秦王善武功，是因陛 下雄才大略；太子善文治，是因陛下仁智圣明哪!

李 渊 (正中下怀，捻须而笑)嗬，嗬嗬…… 萧 瑀 ((若有所思，点头而笑)嘿，嘿嘿…… 李建成 (不动声色，谦然而笑)哦哦 ……

李 渊 (开怀朗声大笑)哈哈哈哈 ……

〔众随和。鼓乐声起。殿外远远传入：

“秦王到——”“秦王到——”李渊巍然端坐。太子、 大臣注目迎候。

〔李世民上。他金甲玄衣，风尘仆仆；黧黑的面庞英 气勃勃，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举手投足，气概豪 放 。

〔秦王府记室房玄龄、统军程知节、汉王李元庆③,并 将佐若干，随同入殿。

〔李世民直趋宝座前。 **李世民** (跪)儿臣世民见驾! **众将佐** 我皇万岁，万万岁!

**李** **渊** (满面笑容)平身。二郎此番出征，艰难备尝，奠下统 一大业之基石，朕十分欣慰!朝廷上下，亦为此喜气 洋洋!

**李建成** 是啊!二弟征战千里，功盖天下，这真是国家之庆，

**萧** **瑀** **封德彝**

四海之福呵!

下官敬贺秦王殿下凯旋!

**李** **渊** 中书令④\_— 萧 瑀 臣 。

李 渊 记朕制令。

萧 璃(取出玉笏)遵旨。

李 渊 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秦王世民，功高德贤，智谋深 远，乃神武之才，朝廷栋梁。拜太尉，加陕东道行台 尚书令，关东兵马一并受其调令。武德二年冬十一

月，已卯。 **李世民** 谢圣恩!

李 渊 众位壮士鞍马转战，劳苦功高，朕为众英雄举酒洗 尘!

**众将佐** 谢圣上圣恩! 李 渊 拿酒来!

〔声声相传：“拿酒来!”“拿酒来!”音乐起。内侍给众 人斟酒。

李 渊 (满面春风，举酒杯)秦王凯旋，天助我师。这第一杯 酒，敬献苍——天!

众 臣 愿天帝降福大唐，万代昌盛!(洒酒于地) 李 渊 这第二杯酒 ……

李建成 呵，父皇恩泽四海，天下人自然归向于唐。第二杯

酒，应敬献父皇——当今英主! 封德彝(抢先)祝圣上福寿无疆!

众 臣 福寿无疆!

〔李渊开怀大笑，一饮而尽。

**封德彝** 这第三杯酒……(举目看太子李建成，又含笑转视秦 王李世民)

**萧** **瑀** 秦王殿下，受此一杯!

李世民 (急止)不不!(神色渐呈焦虑)如今，四方割据，焦土 千里；百姓盼望统一，李氏天下未定，臣食不甘味，寝 不安席；将士们浴血奋战，肝脑涂地!——这第三杯 酒，当敬献战死疆场的英灵!(举杯吟哦):

立马苍茫深暮色，凛凛白骨绕坚城；荒原万里男儿 血，醇酒一杯捷报声!

众 臣 (赞叹)呵，好诗!

〔殿外传来嘈杂惊叫声：“齐王殿下!”“齐王殿下 … … ” 李 渊 (扬首)何事喧哗?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李元吉垢面污衣，跌进殿来。 四座皆惊。音乐突止。

**李** **渊** 你?!

**众** **臣** 齐王殿下?! 〔 静 场 。

**李元吉** (扑通跪下)儿臣齐王元吉叩见父皇圣驾!

**李** **渊** (急问)吉儿怎么突然回宫? **李元吉** (抬头)我 … …

李 渊 (心焦如焚)请援兵? **李元吉** ……

**李** **渊** 要粮草? **李元吉** ……

〔 静 场 。

李 渊 晋阳——失守?!

李元吉 (伏地)儿臣罪该万死!

〔全场震动。

**李** **渊** (怒掷酒杯)你 ……

**李元吉** (心慌)呵，父皇!儿臣独力支撑，实在艰难…… 李 渊 胡说!刘文静不是已去晋阳，助你守城嘛?!

**李元吉** (结舌)刘文静 … …

李 渊 (大怒)竖子败事!

**李元吉** (仓皇，进出)刘文静临阵抗命，擅自调兵，致使守军 混乱，一败涂地!

**李世民** (正色)四弟，刘大人乃疆场宿将，他…… **李** **渊** (对李元吉)你说的可是实话?

**李元吉** 父，父皇在上，元吉岂敢撒谎?以往朝廷议事，他连 父皇亦屡次顶撞!

李 渊 (触动旧愠)刘文静!(断然)中书令!记朕制令!将

刘文静侍中官职除去! **李世民** (惊视李渊)父皇!

**李元吉** (松一口气)父皇 ……

**李** **渊** (紧逼李元吉)裴寂，裴仆射⑤所率兵马呢? **李元吉** 裴仆射?

**李** **渊** 他亲率三万兵马，三万! **李元吉** (向殿外望去)他 ……

〔尚书右仆射裴寂上，他丢盔落魄，十分狼狈。 裴 寂 (叩头不止)圣上恕卑臣万死之罪!

李 渊 (瞪视)怎么?!

裴 寂 呵，陛下!刘武周的人马强悍凶野，他麾下有一员骁 将叫尉迟敬德，更是凶猛之极!……三万兵马，只臣

一人生还，刘军就要渡黄河了! 李 渊 (跌坐宝座中)啊!

李世民 一过黄河，京师危急!

李 渊 一着棋输，全盘皆死!无能!无能!

李世民 父皇息怒!当务之急，乃是速决应变大策!

李 渊 (焦躁)河东晋阳一带，是京师资用之源，断不能丢失呵! 李世民 儿臣戎装未解，只待父皇令下，率军收复晋阳!

程知节 (急切地)统军程知节! 房玄龄 (从容地)属臣房玄龄!

众将佐 秦府众将士!愿随秦王出征! 李元庆 此地还有一人!

李 渊 谁 ?

李元庆 (英拔昂扬)小将汉王元庆! 李 渊 皇儿，你年方十六，太年轻!

李元庆 父皇，当年二哥带兵，不也十六岁嘛?

李 渊 (振奋)好!秦王听令! 李世民 臣 !

李 渊 率三万精兵，直驱晋阳! 李世民 臣领旨!

李 渊 齐王!

李元吉 (惊)臣!

李 渊 随秦王再度东征，听从调令! 李元吉 … … 臣……遵命!

李世民 太子殿下，诸位大人——告辞! 李 渊 二郎!

〔李世民止步。

李 渊 ……父皇日夜等候佳音!

李世民 (举目凝视李渊，激动地)父皇保重! (率众将佐急下)

〔除李渊外，众人均肃立拱手送行。 〔李渊步下宝座。李元吉、裴寂跟上。

**李元吉** 父皇 …… **裴** **寂** 陛下 … …

〔李渊甩手怒下。萧璃、封德彝亦下。

**李建成** (微微含笑)四弟，裴大人，秦王功成凯旋，恰逢二位 败绩逃回，巧，太巧了!

**李元吉** (恼羞成怒，怒不敢言)哼!(急下)

**裴** **寂** (呆视李建成，恐惧地)是，是啊!(急遽转身，踉跄追 下)陛下!陛下!呵!

**李建成** (注视李元吉、裴寂的背影，阴冷地一笑)哼哼!(听 到声音，回头)谁?

〔 尹贵妃上 。 **尹贵妃** 殿下。

**李建成** 哦，娘娘!

**尹贵妃** 怎么,秦王功名日盛，殿下……

**李建成** (按捺不住)今日父皇对我十分冷淡；萧璃盛赞秦王， 推波助澜!封德彝花言巧语，观风使舵；裴寂……是 个老笨蛋!

**尹贵妃** (微带冷嘲)殿下，人无远谋，必有近忧!

**李建成** (凑近)娘娘身居后宫，对朝中大事独具慧眼，建成企 望……

〔尹贵妃凝视李建成，矜持地媚然一笑，轻甩手中丝 绢，徐徐而下。李建成略一思索，跟下。

〔 灯 暗 。

— — 幕 落

**第** **二** **幕**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四月， 一天黄昏。

〔汾水河畔，古老的城堡-——张维堡。突兀苍黑的群 山，一股股烽烟掠过。向北望去，晋阳城楼隐约可 见。

〔幕启：一片大战后的寂静。

**刘文静** (拔出臂上所中之箭) 啊 ! **众** **人** 刘大人!

**刘文静** (遍体冷汗)哦 … … 哦!(拔腿上的箭) **徐福生** (血布缠头)不，不能 ……

**刘文静** (厉声)徐福生!拔!

**徐福生** (咬牙) … … 是!(为刘文静拔箭) **刘文静** (牙筋突暴)好!

〔传来急速的马蹄声。刘文静挣扎而起。 **刘文静** 贼兵又来了!

〔音乐声起。众人互相扶持，怒视前方。马蹄声紧， 烟尘蔽日。

**众将士** 刘大人!

刘文静 (掏箭，发现箭囊已空)众位将士，乡亲!秦王早已师 出潼关，援兵就要到了!我刘文静，生，算不得人杰；

死，定要做鬼雄!即便是身首分离，也叫那英雄浩 气，青史长存!

〔旋风呼啸，山谷回音，激荡的马蹄声排山倒海般压 来。刘文静慢慢扬起令旗。远处传来呼声：“住—— 手 ! ”

〔一阵马嘶声后，奔上大队将士，簇拥着一位遍体金 甲的将帅，他缓缓揭去头盔。静场。

刘文静 … … 秦王? … … 秦王!秦王 — —

**李世民** (凝视刘文静血污模糊的身躯)刘 ……文静?!

〔堡内顿时沸腾，城门轰然大开，将士百姓扑向前去， 且喜且泣。刘文静手中令旗落地，一把抱住秦王，昏 厥 。

**李世民** 文静兄!(急为刘文静裹伤)

**刘文静** (悠悠而醒)殿下!臣拚死未能保住晋阳城!河东汾 晋，只剩下这张维堡一锥之地；士卒百姓，横遭屠杀! (捶胸泪下)臣，是天下罪人!

〔马嘶。李元吉、李元庆冲上。李世民急回身。李元

吉与刘文静四目相对，各自一怔。 **李元吉** (脱口而出)你还活着?

〔李世民眉峰一动，瞥一眼李元吉。

**李元庆** 二哥!刘武周逃回晋阳城中，果然纠集四万兵马，倾

巢扑来!现离此地还有三十多里! **李世民** (大呼)上马!全军整装迎敌!

**刘文静** 殿下!给臣三千兵卒， 一匹好马!臣的赤骝马，城中 断粮时杀了!

**李元吉** (尖冷地)还想率领兵马?你已被圣上免官除名啦! **刘文静** 啊!( 一 阵昏眩)

**李世民** (急扶)文静兄! … … 好生养伤!(拔剑大呼)众将士

听令!杀出张维堡，夺回晋阳城! 众 人 杀 !

〔垒炮、浓烟、刀光、剑影，翻滚不息。一束追光照在 李世民雄健的身躯上，斗篷飘飞，英气夺人。

〔 暗 转 。

〔三个月后，夏七月。

〔景同序幕——晋阳宫一偏殿。银河渐隐，曙色微 明，溶出窗前一对身影。刘文静端坐吹箫，古曲《蒿 里行》哀哀回旋。身边依着女儿秀子，她乌发双髻， 长裙飘拂，秀润的脸庞光彩照人，左下颔点一颗妩媚 的黑痣；她伴着箫声，入神轻唱。

〔案上白玉瓶中一簇透红的鲜花，点点似血，霎霎欲 语 。

〔房玄龄引李世民上，指刘文静示意，随即捧起案上 书帙卷册，悄下。李世民步至刘文静身后，手抚其 肩。秀子起身行礼。

**李世民** (宽缓地)父女相依，箫歌相伴。文静兄，你 …… **刘文静** (抬头，两眼泪水涔涔)呵，秦王殿下!

**李世民** (握刘文静之手)怎么,还在为阵亡的将士们 …… **刘文静** (放下箫，仰首长吁) … …

**李世民** 男儿壮士，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感慨地)人生一 世，若能创立一番大业留于后人，又何必衣锦归乡!

**刘文静** ( 擦泪)殿下之言极是，文静也常常这样想。荣辱存 亡，都是浮烟掠云；大唐宏业，方是日月星辰!

**李世民** (神往地)是呵!大唐前程，无限壮阔!(豪放地)她， 当比秦世更豪强，比汉家更繁荣，比六朝更风流，比

隋代更富庶!要让四海之内，万民安乐，八荒之外， 各国归心!要让千百年后读我国史者，赞叹其鸿勋 茂业，灿然可观!

刘文静 (为之一振)说得好。殿下，当年晋阳起兵，文静就看 出殿下非凡的气度和雄心!(沉郁地)不过，创业艰 难哪!山壑险隘，江河暗礁，是难以逆料的!

**李世民** (昂壮地)正因为如此，方显出英雄本色!文静兄，你 我同心戮力，辅佐天子，共建圣唐!

刘文静 这……殿下，待洛阳战后，臣怕要被遣离朝廷了…… (回眸望见女儿)耕植是治国的根本，(抚摸秀子)臣 想带着女儿从此归农。(声音微颤)有殿下直立朝 廷，臣死亦安心。

**李世民** (激动地)文静兄!……有件事，一直萦绕在心 …… **刘文静** 殿下?

**李世民** (目光炯炯)晋阳失守，究竟是何原因?

**刘文静** 殿下!此乃臣之罪!臣甘愿受陛下责罚!

**李世民** (缓缓摇头)不……连日来，我至城中、郊外巡视，百

姓、士卒拦路上奏折的不计其数…… **刘文静** (不安)他们说了什么?

**李世民** 为你——请功! **刘文静** 呵 !

**李世民** (灼然直视)文静兄信不过秦王，难道也信不过当今 天子?

**刘文静** 不，不!(抬起双目，遥望天际)文静深信，天子，总是 圣明的!

**李世民** 若不将真情启奏天子，天子便会蔽目塞耳，圣而不 明!这，并非忠臣之道呵!

**秀** **子** 父亲 … …

**刘文静** (眉宇逐渐开朗)是呵 ……

**李世民** (果断地)寝内细谈! **刘文静** (毅然)遵命!

〔李世民、刘文静携手而下。天色透亮，晨光从帷幔 半垂的殿窗中泻入，殿内宁静，清凉。

〔秀子从玉瓶中拈出一枝花儿，目送二人，不觉抚花 沉思。远空，娇婉的鸟鸣，缥缈可闻……

〔窗幔被掀起——李元庆上，在窗外寻视殿内。 **李元庆** (双目一亮)秀子!

**秀** **子** 呵，汉王殿下!

**李元庆** (欢声朗朗)手中乃是何物? 〔秀子欲语又止，背身不答。

**李元庆** (离窗入殿)呵，是一枝秀美的红芍药⑥ …… **秀** **子** 不，是两朵并蒂相连的豆蔻花⑦……

**李元庆** (热切地)秀子!(从袖中抽出题诗丝绢)这 ……

**秀** **子** (心中一颤，垂眼接之，诵)“天上连枝秀，人间并蒂 欢；两情长依依，绵绵永不断……"(泪花悄闪，深深

行礼) ……谢汉王殿下!(欲走) **李元庆** (执着地)秀子!

〔秀子缓缓抬头，终于将手中花枝递予李元庆，裙裾 轻旋，飘然而去。

李元庆 (嗅花，沉醉地)呵 …… (发现秀子已不在，追随下)

〔尉迟敬德，已归顺为秦王府中的勇土，面色黝黑，身 躯粗壮，背着徐福生急上。

**尉迟敬德** (急迫地)秦王!秦王殿下!

〔一阵喧闹声传来：“在此!在此!”

**尉迟敬德** (骤然变色，躬身埋头欲下，差点撞上一人，抬眼 一 看)呵!齐王殿下!

〔李元吉与侍卫执剑上，堵住殿门。 **李元吉** (“唰”地抽剑)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急将徐福生放在一旁。

**尉迟敬德** (跪)殿下息怒!徐福生是臣幼年打铁时的师傅， 乞殿下开恩!

**李元吉** (冷笑)你是从刘武周逆营中反戈的贼将，所以不知 齐王是从不开恩的!

**尉迟敬德** 殿下，他只说了一句：“刘大人功高无赏反被除官， 士卒百姓心中不服 …… "

**李元吉** 闭嘴!刘文静免官之罪，是圣上亲判!徐福生犯上 不敬，罪当杀头!(推开尉迟敬德)滚开!逆贼!

**尉迟敬德** (面色紫涨)殿下!

**李元吉** (寻衅地)噢，想动武吗?秦王对你的剑术赞不绝口， 今日正好领教!

**尉迟敬德** (强压怒气)臣，不敢! 〔徐福生挣扎着爬过来。

**徐福生** 要杀，杀我!敬德，走，快走!

〔李元吉一鞭将徐福生抽倒。徐福生惨叫。

**李元吉** (笑)这个老头，恰好作赌注。你胜，饶他不死；我胜，

要他一命，如何?

**尉迟敬德** (捏紧两拳)殿下!

**李元吉** 看你脸色变白，嘴唇发青，害怕了?

**尉迟敬德** (爆发)臣，遵命! **李元吉** (勃然变色)好!

〔李元吉和尉迟敬德比剑。强劲的鼓声。尉迟敬德

无心伤人，处处退让；李元吉得以步步逼进；徐福生 又急又恨，昏死过去。李世民被惊动，急上。刘文静 随上。房玄龄从殿外入。尉迟敬德被逼至殿堂死 角，奋身反击，李元吉跌倒。

**李元吉** 来人啊!尉迟敬德反啦!

〔侍卫们吓呆了，无人敢动。 **李元吉** (裂帛之声)快绑起他来!

〔侍卫们如梦方醒， 一拥而上，捆尉迟敬德。李元吉

忙从地上爬起，剑逼尉迟敬德之胸。 **李元吉**(龁牙咧嘴)你!(欲刺)

〔李世民劈手攥住李元吉的手，夺过长剑，“当啷”扔 至一边。

**李元吉** (急回首，一怔，随即眼珠一转，激愤地)二哥!此贼

反性难改，竟想谋杀我! **尉迟敬德** (气得发抖)哼!

**李世民** (隐含怒气)四弟!为人处事，贵在刚正磊落!(喝令 侍卫)松绑!

〔李元吉一震。侍卫为尉迟敬德松绑。 **尉迟敬德** (直奔徐福生)师傅!师傅 … …

**徐福生** (昏迷中似遭鞭打，痛呼)啊!啊!

〔众惊。李世民急探视。 **李世民** 为什么又鞭笞士卒?!

**李元吉** 他，他竟敢无视父皇，为罪臣请赏! **李世民** (双目一闪)罪臣!

**李元吉** (威胁地盯视刘文静)刘文静!

**徐福生** (昏迷中急呼)不!不!刘大人当赏!当赏!圣上不 公!齐王殿下他 … …

**李元吉** (脸肌一抖，举鞭劈下)我叫你诽谤朝廷!

**徐福生** (惨叫)啊!(昏死) **房玄龄** (愤懑地)齐王殿下!

**刘文静** (急扶徐福生)快!抬入东阁，让医师速来治伤! **尉迟敬德** 遵命!(背徐福生入东阁)

李世民 (勃然)房记室!记孤教令!命刘文静为秦府东征洛 阳行军总管。封赐晋阳城东良田二十顷，金银五千 镒 !

**李元吉** (大叫)什么?他是罪臣!罪臣!

**李世民** (掷地有声)罪臣，功臣，自有守城士卒、百姓公论!

**李元吉** (脸色铁青)背逆父皇之命，乃是不忠不孝!

**李世民** (直视李元吉)自古“忠孝”二字，常被欺世者盗名!

**李元吉** (震动)你……(扭头欲走，恰遇刘文静凝重的目光， 突然一阵痉挛，咬牙急下)

〔殿外声传：“娘娘到——”众意外。一近侍奔上。 近 侍 启禀殿下，贵妃娘娘到!

**李世民** 哦?

**刘文静** 殿下，我等回避了!(偕房玄龄退)

〔音乐起。四名宫娥前引，四名宫娥后拥，步出光艳 照人的尹贵妃。李世民健步前迎。

**尹贵妃** 呵!秦王殿下!

**李世民** 不知娘娘到此，臣失远迎。娘娘，请! 〔内侍捧巾，端水；宫娥打扇，进茶。

尹贵妃 (坐，净手整发，一面重匀脂粉，一面谈笑风生)秦王 殿下屡报佳音，圣上喜悦万分!前廷、后宫齐声赞颂 殿下的丰功伟绩。妾敬贺殿下啦!

**李世民** 娘娘过誉。臣长年在外，不知父皇圣躬可好?

尹贵妃 很好!陛下虽已年近花甲，但仍如翩翩少年一般，精 力充沛，兴致勃勃。前日下诏修建仁智宫、太和宫。 妾此行亦是特地为圣上挑选绝色女子的。(一笑)顺 便，回晋阳老家省亲。

**李世民** (默然，稍顿)哦……那就请娘娘内庭巡视。

**尹贵妃** 不必了。妾已遣人先去，将第一等的美女选出来，妾 再细细过目。

**李世民** 娘娘远道而来，一定十分疲倦，先歇息吧!

**尹贵妃** (微微含笑)难怪长孙夫人在宫中日夜思念殿下，殿

下真是个细心体贴的男子呵。 **李世民** (起身)那 ……

**尹贵妃** 等等!(换了语调)妾，还有一件小事。 **李世民** 哦 ?

**尹贵妃**(随意地)不知官职、田地、金银、财宝是否都已封赐?

**李世民** (心中一动)谢娘娘关切!那些都已授予有功之臣， 娘娘 ……

〔尹贵妃淡然一笑，从袖中取出李渊手敕，递上。 **李世民** (阅，惊)陛下手敕?

〔李渊沉浊的画外音：“闻儿夺回晋阳，京师一片欢 腾。决策者虽是朕，平定者吾儿也!甚喜，甚喜!望 速速犒赏全军将士，以备南取洛阳!父旨。”——声 音嗡然远去。

**李世民** (感情地)父皇 …… **尹贵妃** 背面还有附言。

**李世民** 哦?(急阅)“封赏之时，将城东廿顷良田赐予尹氏之

父尹阿鼠。”(一怔)呵! **尹贵妃** (试探地)殿下 ……

**李世民** (不露声色)娘娘的尊府就在晋阳城中，要几十顷田， 何必惊动圣驾?

尹贵妃 (一笑)圣上将论功行赏大权交给殿下，殿下处事严 谨，妾早有所闻；再说，这样在众人面前，亦名正言顺 么 !

**李世民** (心知已无退路，重重踱步)此廿顷田确是一片沃土



**尹贵妃** 哦 !

**李世民** 北依龙山，南临汾水，景色佳丽…… **尹贵妃** 如此，妾很满意。

**李世民** (终于停住脚步)可是，已经封赐刘文静大人了! **尹贵妃** (大失所望)啊?

**李世民** (恳切地)刘大人独守汾晋，九死一生，全城百姓和全 军将士都以为应当重赏。若夺其封地，转赐尊府，恐 怕 ……

**尹贵妃** (感觉莫大侮辱)他是个免官的罪臣!

**李世民** (坚定地)父皇不知此地实情，臣将面奏。

**尹贵妃** (气急)难道圣上亲笔手敕，抵不过殿下一纸教令?

**李世民** (竭力忍耐)娘娘，赏罚分明，功罪分清，秉公为政，天 下归心!隋炀帝不明这治国的大策，方成为孤家寡 人，终至众叛亲离，山河改姓!

**尹贵妃**(不觉将玉瓶中鲜花一一揉碎)哼哼!

〔一家僮奔上。刘文静气咻咻地紧随上。 **家** **僮** 娘娘!娘娘!

**尹贵妃** (咬牙)嚎什么?

家 僮 (唾星四溅)他要关押奴婢!奴婢告诉他，奴婢乃是 娘娘的奴婢，他竟全然不理!

刘文静 (怒冲冲)娘娘恕罪!殿下!此奴在城中欺压百姓， 抢劫财物，还口口声声称他是圣上的亲侍，娘娘的奴 婢，谁若不服，便满门抄斩!

家 僮 (仗尹贵妃之势，横眉竖目)嘿!奴婢还要灭他的九 族!

**刘文静** (大怒)你肆意作恶，有辱天子圣誉! **家** **僮** 你!你是什么人?

**尹贵妃** (对家僮)别说了!(劈手一记耳光)贱奴!

〔家僮捂脸跪下。房玄龄等在外静听多时，急上。

房玄龄 娘娘，殿下!西苑紫云阁已备下茶宴，阁外清风送

爽，松竹生凉，满池荷花，天然出水，令人赏心悦目



**尹贵妃** (喝命)备车!回——长——安!(急下) **房玄龄** 娘娘!(对李世民)殿下 ……

**李世民** (怒气勃发)传令全军将士整装，南取洛阳! 〔 切 光 。

**—** **—** **幕** **落**

〔画外音：“秦王李世民既克汾晋，挥师南下，兵临洛 阳城头，中原决战，频频告捷!唐高祖武德六年(公 元623年),华夏九州，终成一统。”

**第** **三** **幕**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月。 〔景同第一幕，长安太极宫两仪殿。

〔笑声中幕启：李渊安座。李建成、裴寂侍立。

李 渊 呵，裴监，太子之言极是。如今统一天下大功告成， 卿为丞相，朕为天子，从此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裴 寂 陛下皇恩浩荡，臣感激涕零!

〔喜庆之乐，隐隐传来。一内侍上。

内 侍 启奏陛下，太极殿庆功盛宴齐备，乞陛下圣旨! 李 渊 遣二人登城远眺，待秦王凯旋归来，立报于朕! 内 侍 遵命!(带二内侍下)

李 渊 (由衷地)秦王雄才，古今无双!

李建成 (赞叹地)二弟极善用人，有汉高帝大度之风!据说

刘文静在二弟麾下，功勋卓著呀! 李 渊 (不动声色)哦?

李建成 (略显诧异)父皇不知?秦王还欲上表，为其请功复 官……

李 渊 (脸色渐渐阴沉)唔 ……

裴 寂 陛下，臣闻萧大人私下说，刘文静除官乃是误断! 〔李渊变色。

〔尹贵妃端上人参莲子汤，跪进。 **尹贵妃** 陛 下……

**李** **渊** (接)唔……噢?爱妃为何愁容不展? **尹贵妃** 陛下，妾……(掩面而泣)

李 渊 (不悦)今日秦王凯旋，举国欢庆，爱妃怎么凄凄切 切?

**尹贵妃** (瞥一眼李建成、裴寂)圣上……恕罪!

**李建成** 哦，父皇，儿臣去太极殿巡视。(偕裴寂下)

**尹贵妃** 陛下!妾本不该在此时进言，可是陛下待妾恩重如 山，妾怎能有耳装聋，有眼装瞎，不为陛下尽责尽忠 呢!

李 渊 尽管说来! 尹贵妃 ……妾不敢。

李 渊 若所说属实，爱妃自然无罪!

尹贵妃 叩谢陛下圣恩。妾……还是不敢。

李 渊 (躁)不论所说何事，所论何人，一概恕你无罪。说! 尹贵妃 呵!臣妾遵命!(起)陛下还记得晋阳收复之后，妾

去晋阳宫之行吗?妾贴身带去了陛下的亲笔手敕。 李 渊 嗯!

**尹贵妃** 可陛下手敕，抵不上秦王一纸教令! 李 渊 什么?

尹贵妃 秦王将陛下所赐廿顷良田转赠给那个免官的罪臣! 李 渊 谁 ?

尹贵妃 刘文静!

李 渊 他?!……你，何不早说?

尹贵妃 太子殿下吩咐后宫，洛阳未平，陛下日夜处置军国大

事，劳神焦思，不许再用私家琐事打扰圣上。

李 渊 (动容)唔……

尹贵妃 当时，秦王将陛下手敕草草看过，掷于案上，说：“父 皇已将论功行赏之权授予我，怎又来此手敕?刘文 静乃朝廷第一功臣，陛下误断除官，臣当借封赏之 机，纠正谬误!”

李 渊 (怒)“误断”,哼!

尹贵妃 臣妾当即说：“殿下功高无比，威重天下，圣上信任殿 下，如同信任自己，妾听从殿下，自然如同听从圣上， 听凭殿下裁夺!”

李 渊 (触动心事)嗯!他怎么回答?

尹贵妃 秦王未及开口，边上一人讥讽笑道：“ 哪 里 哪 里 ! 圣 上嘛，年高威重，秦王怎敢居功僭越?”说罢，侍从们 一旁窃窃私笑!

**李** **渊** (顿觉被嘲侮，猝然立起)谁出此言? **尹贵妃** 刘文静!

**李** **渊** (咬牙落座)又是他!

**尹贵妃** 秦王装作未曾听见他的话，回身要走。妾忙强打精 神再求他 ……

李 渊 (怒不可遏)有朕亲笔手敕，何须求他?

**尹贵妃** 求，也求不到呵!(哽咽)妾这才明白，妾之父亲，不 如一个免官罪臣；陛下的手敕，只是一方废纸……

〔李渊气得打颤。

**尹贵妃** 妾又气又屈，急欲返回长安之时，竟有人将陛下赐给

臣妾的家僮小儿抓去痛打，还要押进牢房!

李 渊 谁 ?

尹贵妃 (泣)刘文静! 李 渊 (大怒)大胆!

尹贵妃 (哭)陛下，妾家未得封田，不算什么。可陛下的皇权 圣威……妾实在担忧!

李 渊 朕早已看出刘文静是个心机多端的祸臣，只可用，不 可信!(阴鸷地)只因洛阳未平，朕隐忍至今! …… 至于秦王……

**尹贵妃** 呵，秦王还说陛下…… **李** **渊** 什么?

**尹贵妃** 说陛下骄奢淫逸，沉湎女色，如同隋后主…… 李 渊 啊!(一把揪住尹贵妃)可是你这贱妇多嘴!

**尹贵妃** (大哭)陛下!妾怎敢多嘴?妾生为陛下人，死为陛 下鬼!就是变成鬼，魂也随陛下飞啊!哦……(似昏 倒)

李 渊 爱妃 …… (搂住尹贵妃)

〔笑声传来。李渊放开尹贵妃。李建成与裴寂、萧 璃、封德彝同上。

**李建成** (眉飞色舞)父皇!父皇!二弟凯旋归来! **李** **渊** 嗯 !

**李建成** ((夸张地)哦呀呀!父皇!秦王威仪，冠绝天下!朱 雀街上，百姓们蜂拥观望，众朝臣鹄立两旁；军乐鼓 吹，旌旗翻飞；秦王身着黄金甲，肩披黑斗蓬，跨着炀 帝骑过的大白马，顾盼生风，“踏踏”而来!身后，紧 随秦府大将谋臣，铁骑千匹!嗬，啊呀呀，众人纷纷 赞叹，胜似当年汉高帝入关的气势……

李 渊 (咆哮)住嘴!

〔乐声突然大作。

**李** **渊** 止乐!命秦王殿外等候，宣刘文静一人进殿! **李建成** (故作惊愕地)啊，父皇……

内 侍 (赶紧)遵旨!

〔李建成、尹贵妃、裴寂眼波暗流。萧瑀一时怔住。 封德彝察颜观色。

内 侍 圣上有旨，宣刘文静上殿啦!

〔场上人各怀所思，做出一番表情。 尹贵妃暗退。

〔刘文静一身戎装，疾步入殿。

**刘文静** 罪臣刘文静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 李 渊 (微微颔首)哦，刘大人转战辛苦。

刘文静 (两眼顿时湿润了)陛下……(欲语无言，伏地) 李 渊 (突然断喝)刘文静!你可知罪?

刘文静 (蓦然抬头)陛下?!

李 渊 当年朕遣你去晋阳，原为我儿齐王年幼，需贤才辅 佐。谁知你大敌当前，竟然抗命，擅自调兵，致使晋 阳失守，长安危急!

**刘文静** (痛苦难言)臣，有罪……但未曾抗命!

李渊(冷笑 一 声)宣齐王进殿! 内 侍 宣齐王进殿啦!

〔李元吉全身披挂，急上。 **李元吉** 儿臣元吉见驾!我皇 ……

**李** **渊** (喝斥)齐王!你可知欺君乃是死罪?! **李元吉** (心惊肉跳)父皇之意，儿臣不明白。

**李** **渊** 刘大人坚守晋阳，未曾抗命，你怎能胡言乱语?! **李元吉** (与刘文静四目相对，分外眼红)这……

**李** **渊** (龙颜震怒)将齐王下交大理寺问罪!

〔侍卫抽剑。众人噤若寒蝉。李建成与裴寂不动声 色。萧璃紧张注视。封德彝冷眼旁观。

**李元吉** (浑身发抖，绝望中大叫)陛下!儿臣之言句句属实， 若有半句撒谎，天雷轰劈!

**刘文静** (迸发)如此，臣只得直言真情了! **李元吉** 你!(拔剑)

〔刘文静立刻拔剑。二人虎视眈眈。

**李建成** (赶紧)放肆!竞敢在圣驾面前如此无礼，拉下去! **李** **渊** 慢!刘大人有话要说!

**刘文静** 陛下!晋阳城被围之后，齐王殿下惊慌失措，逼令车 骑将军张达率步兵千人，迎击刘武周数万大军!一 千壮士陷入重围，浴血死战，终无一人生还!两天之 后，战情更紧，齐王要亲自带兵夜袭敌营，臣屡谏不 听，只得点出全城所有精兵强将，随齐王出战。谁知 他，他竞连夜逃回长安!臣率老弱伤残，拚死苦战，

怎挡得住几万大军?!晋阳城，终于失守! 〔全场震惊。

李元吉 (疯狂地)血口喷人!父皇!刘文静血口喷人!他自 恃功臣，历来不服调令!晋阳被围，他竟怀不轨之 心，煽动兵卒，企图逃出城去，反叛朝廷!

**刘文静** (如雷轰顶)什么?!我刘文静反叛朝廷?!

**李建成** (阴冷地)刘大人，齐王虽年轻，却是将门所出，何以 昏愚如此，令一千步卒迎击几万大军?!五岁孩儿亦 知不可!刘大人急不择言，也当知不能自圆其说!

**裴** **寂** (急助)太子之言极是!

**李建成** 再者，刘武周大军破城屠城，我守军将士都壮烈殉 国，刘大人却为何逃脱了性命?!(牙缝迸出)除非刘

武周与刘大人乃宗族之亲，暗通关节! 李 渊 (正中下怀)刘文静反迹已明，下狱!

萧 瑀 (失声)陛下!(自觉失态，和婉地)陛下，刘文静乃起 兵宿将，朝廷功臣，如此……恐怕……是否……

李 渊 (威厉地)萧大人之见，朕是“误断”?! 刘文静 (痛呼)陛下!臣，冤枉啊!

裴 寂 (狠狠地)刘大人何冤之有?平日里，你人前背后诋 毁臣是无能庸人，只因逢迎君主方居宰相高位。你 分明早就对圣上心怀不满!

**刘文静** (尖利地)裴寂!投井下石，决非正人君子! 李 渊 (大怒)大胆!拉下斩首!

〔众侍卫立即将刘文静绑起，欲拖走。

〔李世民殿外疾呼：“父皇——明察——”急上。 **李世民** (高呈表奏)父皇!刘大人乃有功之臣!

李 渊 (弦外有音)秦王!自古反臣，多因居功自傲!

**李世民** (一怔，痛切地)父皇!刘大人坚守张维堡，臣亲眼目 睹；他杀还晋阳城，臣亲自统率!晋阳失守，他不愿 吐露真情，是为父皇讳言!父皇!隋炀帝偏听偏信， 不辨曲直，独断独行，枉杀功臣，致使民心丧尽，天下 大乱呵!

**李** **渊** (怒极)刘文静侮谩天子，且与刘武周暗通关节，朕斩 他难道是枉杀?!

**李世民** (毅然)即便如此，也应交付大理寺问罪!父皇，治国 之法乃天下之法，而非天子一人之法!

李 渊 (正刺痛处，切齿)天子，天子，天帝之子!天子之言， 便是天命!将叛臣刘文静，立斩灭族!

〔众人震恐。李建成、裴寂亦感意外。封德彝不禁一 阵悚然。

**李世民** (跪)父皇!儿臣以性命担保!刘文静决非叛臣!

**刘文静** (痛苦地)秦王殿下不必多言了。陛下 …… 〔 音乐起 。

刘文静 文静自幼是个孤儿，父亲为隋家朝廷战死沙场。臣 目睹隋炀帝暴虐无道，方才抛下老母妻儿跟随陛下 转战南北。整整六年戎马位您，臣妻子死了，老母死 了，均无暇见上一面。如今赐臣以死，臣叩谢圣恩! 只求陛下一件事……臣之孤女秀子，陛下登基之时 许给了汉王元庆，如今婚约自然解除，只是不要杀了 她吧!陛下!她才十六岁，是个未出深闺的弱女子 呵!

**李** **渊** (微动恻隐之心)呵 ……

**李世民** 父皇!儿臣再次叩求父皇——功臣万不可轻杀! **李** **渊** (怒气陡涨)功臣?好!诛刘文静一人!

**刘文静** (泪流满面)臣，叩谢圣恩! **李建成** 拉下去!

〔众侍卫将刘文静拖下。 **李世民** (痛呼)文静兄 —

〔刘文静挣脱侍卫之手，蓦然转身，与李世民遥相凝 眸，缓缓跪地。

**刘文静** (千言万语) ……秦王……殿下 …… 〔李世民扑上去，紧紧抱住刘文静。

刘文静 ……殿下，不必悲伤。文静只是一株野草，烧成灰，

飞飘开去，也会落到殿下脚边…… 李 渊 (暴怒)拉下去!

众侍卫 (强拖刘文静)走!

刘文静 (挣扎，冠落发披，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惨然一 笑)“天子，总是圣明的!”(被拖下)

〔李世民扑前几步。 李 渊 (阴鸷地)秦王!

〔李世民骤然回首。静场。

**李** **渊** (盯视李世民)朕，要破例封你天策上将军号!

**李世民** (泣血而呼)父皇— (切光。

**——幕落**

**第** **四** **幕**

〔当天，夜。一轮清月姗姗东升，起伏的龙首山脉似 一抹灰色淡彩，朦胧安谧。

〔承乾殿，李世民书斋。右侧为一只古雅的楠木书 案，案上置笔砚卷帖，殿壁上挂着兵器。左侧是落地 殿窗，窗外松茂竹疏，瑟瑟摇曳；帷幔扎起，在袅袅秋 风中微拂。右后侧一小门通东阁，垂软帘。右前台 口为进入寝内通道。

〔幕启：李世民与房玄龄、程知节、尉迟敬德等默然同 坐。烛火窜跃，映得案上杯杯御酒，波光粼粼。

**房玄龄** (强笑)今日殿下功成凯旋，圣上赏赐这百年好酒予 秦府众将，(举杯)我等当敬贺殿下，痛饮……

**程知节** (夺下房玄龄手中杯，顿于案上)痛饮?! ……我只想 痛哭一场!

**房玄龄** 程统军 ……

**程知节** 戎马一生，如此下场!元从功臣，说杀就杀!更何况 我等……我程知节宁愿战死疆场!

**尉迟敬德** (憨直地)末将百思不解，圣上为何要将刘大人 〔李世民取酒猛饮而尽，长吐胸中 一口闷气。静场。

**房玄龄** 殿下连日劳累， ……该歇息了!(示意众人) 程知节 (欲语，强忍)唉!(急下)

〔众默默而退。房玄龄留。李世民欲取酒再饮，被房 玄龄止住。

房玄龄 (冷静地)殿下恕臣冒失进言。殿下功勋太高，陛下 方破例封天策上将军号。威望过重，殿下要格外谨 慎 !

李世民 (点头)我是想，男儿一生，当建功立业，济世安民，方 不愧对后人!(忧虑煎迫)房卿，你是深知我心的



**房玄龄** (感情深蕴地)殿下 ……

**李世民** ……去照看一下刘大人的爱女……秀子吧 …… **房玄龄** 是。(缓缓而退)

〔风渐急，夜渐深，松枝瑟瑟，竹梢沙沙。李世民步至 窗前，衣带飘动，抬颔目送，耳边响起刘文静的声音： “文静只是一株野草，烧成灰，飞飘开去，也会落到殿 下脚边 …… "

**李世民** (猛然转身，抓起酒杯， 一气灌下，愤然长啸)文— 静——贤卿!

〔二侍女上，高秉双烛，携瑟置案。长孙夫人娴雅、端 凝、秀美，从寝内款款而出。她见李世民孑然而立， 示意侍女退下，然后至案旁落座，抬腕轻拨，弦下滑 出一脉清韵，涓涓如诉……

〔李世民屏息倾听。 **长孙夫人** (悠悠吟唱)

转战千山外，盘桓九阙中，

风烟何处是?几度月明宫 ……

〔三足蟠螭纹鼎内，郁金苏合香氤氩吐雾，袅娜缭绕



**李世民** (抚长孙夫人之手)夫人 …… **长孙夫人** (徐徐抬头)殿下 ……

〔二人凝眸；月色清辉，满室晶莹。

长孙夫人 (温婉地)殿下，妾为君妻五年整，可曾有过尽情相 对倾诉的时候?如今天下终于归唐，殿下凯旋回宫，

妾心里 …… (起身，缓缓步至窗前) 〔李世民随至，让长孙氏轻依肩头。

长孙夫人 大业十三年，妾与殿下成亲三个月，殿下便奋起义 兵，辞别晋阳，从此之后，四海为家……妾是日日夜 夜为君忧虑，欢喜，思念，焦灼，……有时，我真怕从 此再不能 ……

**李世民** (温存地)夫人 ……

长孙夫人 眼望中秋明月，重阳花菊，妾真想变成一株野草， 随殿下战马驰骋，任殿下双脚踩过，就是碾成灰，也 能落到殿下身边 ……

**李世民** (失色)夫人!

**长孙夫人** 殿 下 ?

**李世民** (强自抑制，心事万千)夫人， ……多少次刀剑搏杀之 后，寒夜独坐之时，我真想在你身边，小憩片时……

**长孙夫人** 殿下……妾恨不能做一个巾帼英雄，与殿下纵横 疆场，生死相随!

**李世民** (忧喜交集)呵，夫人……

**长孙夫人** (觉察其神情异常)殿下 ……心中有事? **李世民** (摇头) ……

**长孙夫人** (思索地)方才妾听殿下呼唤文静贤卿，今天他也

**李世民** 他 …

**长孙夫人** 这一次，圣上当为刘大人复官赐爵了吧? **李世民** (坐下，无言以对)呵……

**长孙夫人** (凝视李世民)圣上，终究是圣明的! **李世民** (如受一击)哦!

**长孙夫人** 殿下!

(近侍急上。

**近** **侍** 殿下，有一小将求见。 **李世民** 谁 ?

近 侍 不知姓名!说有火急之事，定要面见殿下!(叫起) 呵!他擅自闯入啦!

〔一矫健小巧的青年武将急上。静场。 **武** **将** 拜见秦王大将军殿下!

**长孙夫人** 你是何人?来此何事?

武 将(抬头)夫人，不认识了?当年初入长安，夫人牵着我 的手，在御花园里采花，将花插满了我的发髻，还说：

“愿不愿做我的女儿，小仙女?” 长孙夫人(突然觉得脸熟)呵，你 … … **李世民** (意识到)你 ……

**武** **将** (卸下头盔)殿下，夫人! **李世民** 秀子!果然是你!

长孙夫人 呵，孩子，你为何如此装扮，孤身入宫?你父亲呢? 秀 子 (欲语无声，哽咽泪下)……

**长孙夫人** (急扶)怎么?

秀 子 (迸出)夫人!(扑入长孙夫人怀中)圣上下旨，将他 ……斩首了!

**长孙夫人** (惊呼)啊?!圣上?!——殿下!殿下!这 …… **李世民** (字重如铅)刘大人被告为反叛朝廷!

**长孙夫人**(变色)呵!不… … 不!殿下 … …

**秀** **子** 殿下!父亲真会反叛朝廷吗?天塌地陷，江河倒流， 秀子都能相信，可我绝不相信父亲反叛朝廷!让天

雷劈死我吧!我不相信! **李世民** (暗哑地)秀子!

**秀** **子** (仰天哀诉)父亲，父亲!您和母亲相会在九重天外， 抛下女儿孤零一人无处容身，您可看到女儿憔悴的 面容?您可听见女儿凄苦的叫声?您真的就一去不 返了吗?父亲——

**长孙夫人**(潸然泪下)孩子!(欲引秀子入寝内)

**秀** **子** (拭泪)不。殿下和夫人是父亲活着时的至交、恩人，

秀子是特来辞行的。 **长孙夫人** (惊)辞行?

**秀** **子** (神色恍然)是，辞别殿下和夫人，也从此辞别长安，

飘流天涯海角，追寻父亲的忠魂!

**长孙夫人** 不，不，孤身一女子，怎能似飘篷?

秀 子 (凝目，泪光莹莹)惟愿天长久，梦中——(跪)见夫 人!

**长孙夫人** 殿下!怎么不说话?不能让秀子走，这会毁了她! **李世民**(艰难地吐出)这怕是圣上的旨令!

**长孙夫人** 这?!

秀 子 父亲的死讯，与将秀子驱出长安的旨令，是一起从天 而降的!

**长孙夫人** 啊 !

**李世民** (扶起秀子，深沉地)秀子，可知你父亲是什么人?

秀 子 (哀然)朝廷命官——侍中。

〔李世民缓缓摇头。

**秀** **子** 呵，李唐起兵的宿将!

〔李世民仍微微摇头。 秀子这 … …

李世民 秀子呵!(漫步庭中)“侍中”乃朝廷高官，然只是他 的俸位；“宿将”乃朝廷老臣，然只是他的尊称；而人，

能传于后嗣，垂法将来的，是品格和才能! **秀** **子** (渐渐抬头，双目闪烁)呵 ……

李世民 大业十二年冬天，你父亲被隋炀帝无端投入狱中，我 去探望他。他衣衫褴楼，形容枯槁，却倔直如故，慨

然诵诗。 〔 音 乐 起 。

**李世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 劲……"

**秀** **子** (激动地)“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严寒? 松柏有本性!”图

李世民 秀子，记住你的父亲!刀，从石磨出；人，由砺炼成。 此番你走出深宫，辗转民间，去尝验百姓疾苦，人世

艰难，做个女儿国中的志士豪杰! **秀** **子** (自强地)这正是父亲期望于我的!

**长孙夫人** (急切地)可是，天地茫茫，你……往何处去呢? **秀** **子** 随徐福生老爹回他的家乡。

**长孙夫人** 在哪里? **秀** **子** 盐州。

**长孙夫人** 盐州?那已是长城脚下，临近塞外了 …… **李世民** (对近侍)命徐福生进殿!

〔近侍向殿外示意。徐福生急上。 **徐福生** (拜伏)殿下!夫人 ……

**李世民** (扶起徐福生，凝视良久)秀子如今是个无依无靠的 孤女了……

徐福生 (老泪盈眶)殿下放心!老仆拚着性命，也要保住忠 良后代!

**李世民** (百感奔凑)福生老人，受孤一谢!

〔李世民跨步长跪。音乐顿起。长孙夫人亦随之深 深致礼。徐福生与秀子慌忙跪伏。

**徐福生** 老仆不敢!老仆不敢! **秀** **子** (声泪俱下)殿下——

**李世民** (起身，沉重地)秀子，孤一定会设法接你回来!

**长孙夫人**(为秀子提泪理鬓)孩子，苍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秀** **子** 夫人……殿下……秀子叩谢深恩!

〔李世民、长孙夫人默然颔首。秀子依依惜别，至门 停步，回身。

**徐福生** (对秀子)走吧，要关宫门了。 **李世民** 秀子，还有什么,尽管说吧!

〔更鼓声声。秀子取出题诗丝绢，凝视顷刻，噙泪而 跪 。

**秀** **子** 请还给……汉王殿下……

长孙夫人 孩子，……你就留在身边吧……

秀 子 (凄然而又倔强地)夫人，秀子知道……秀子从此就 是罪臣之女了!

长孙夫人(接过丝绢，置于案上，紧搂秀子)孩子!

〔更鼓悠悠，回声阵阵。近侍下，忽又上。

近 侍 殿下!房玄龄大人来了!还有……汉王殿下!

秀 子 (失声)哦!夫人，我不能见他! 长孙夫人 殿下?

〔李世民指东阁，徐福生与秀子急入东阁。李元庆 奔上，房玄龄后随。

李元庆 (爆发地)二哥! 李世民 元庆，你……

李元庆 (满腹悲愤)二哥!这究竟是为什么?!血洒疆场、忠 心报国者，竟被判罪斩首；临阵逃脱、低庸无能者，却 得迁升高位!二哥!(抓住李世民)为何斩杀刘大

人?!为何天下刚定，便自相杀戮，惟恐不乱?! 李世民 (喝住)元庆!你……怎么能信口胡说!

李元庆 二哥!刘大人被杀之后，秀子亦不见踪影了!我四

处奔寻，……她，她生死不明呵! 房玄龄 殿下!刘府已被封门籍没了。

李世民 元庆!秀子是个刚强的孩子。你，放心!

李元庆 (双目中挣出一丝希望的光芒)呵……小弟想求二哥

一件事。 李世民 什么事?

李元庆 二十二子中，父皇最器重太子，可最赞赏二哥。二哥 替小弟求求父皇，刘大人已死，再不能加罪于秀子 了 !

李世民 (默然有顷)元庆!小弟呵!你……太年轻!

李元庆 (绝望地)二哥不肯救我，我自己找父皇去!(跃起)

房玄龄 (忙拦住)汉王殿下! 李世民 休得冒失!

李元庆 (骤然止步，痛苦地)二哥……我……

(颓然坐下。发现案上丝绢，急捧细认，失声)秀子!

〔响起秀子清甜柔美的声音：“天上连枝秀，人间并蒂 欢；两情长依依，绵绵永不断…… ”

**李元庆** (搜寻)秀子!秀子!(长呼)秀子—— **李世民** 元庆小弟!

〔李元庆呆立，凄然落泪。 〔长风萧萧，穿殿徊廊。

|  |  |
| --- | --- |
| 长孙夫人 | (抚慰地)汉王殿下 …… |
| 房玄龄 |  |
|  | 〔远处，笙歌箫韵隐隐飘来。透过殿窗，遥遥可见 长生殿内灯烛辉煌，舞影翩跹。 |
| **长孙夫人** | 太子殿下、裴寂大人又陪着圣上和妃子们饮酒取 |

乐了 ……

**李世民** (忧思如焚)天下初定，国势未安，百姓正瞩目圣朝，

翘首以待呵 …… **长孙夫人** 殿下 … …

**李世民** (沉毅地)明日，我要再见父皇!圣上，应当是圣明 的!

**李元庆** (欲跪)二哥!

**李世民** (急扶)来，二哥与你细细计议

〔长孙夫人亲秉烛台，前引照明；李世民携李元庆进 寝内。房玄龄至寝房门，回身扫视书斋，速下。

〔少顷，东阁软帘掀起，秀子随徐福生出，朝寝房方向 端然下跪，伏身叩头。

**秀** **子** (轻声地)殿下，夫人，秀子……拜别了!

〔更鼓沉沉，一声声震动人心；月隐入云，夜色如墨。 **秀** **子** (扑向寝房，突然收步，泣不成声，痛呼)汉王——殿

下!(蓦然跪下)

〔徐福生黯然温泪。

〔风气森森，幽烛微曳；几片飘零的秋叶，拂旋殿中



〔 灯 暗 。

——幕落

**第** **五** **幕**

〔两年之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元月， 一天上 午。

〔东宫长生院。院内怪石嶙峋，秃树盘枝，均复盖着 皑皑白雪。台右上阶入门，乃李建成寝殿外堂；横 案、竖几置满陶、铜、玉、漆、金、银诸器，锃锃发亮，富 丽堂皇。宽大的座椅两旁，置“瑞鸟金兽”博山炉，细 烟袅袅。右侧通寝内，垂幔。

〔幕启：雪，扯絮飞花，纷纷扬扬。 〔尹贵妃的家僮急上。

**家** **僮** (探头探脑，凑至寝门)娘娘!娘娘!

(不见答，欲再唤，突见垂幔掀起，唬得倒退几步，躬 身肃立)娘娘!

**尹贵妃** (愠怒地)奴才!何事大惊小怪，找到此地? **家** **僮** 启禀娘娘，尹太爷又派人送东西来了。

**尹贵妃** 哦，(稍显柔和)收起就是。

**家** **僮** 还有一封亲笔信 …… (将信呈上)

**尹贵妃** 哦?(拆阅，神色徐变，怒气渐升)均田令⑨,均田令! “均”到我尹家头上了!

**家** **僮** ( 絮 絮不休地)那晋阳小刺史非追回十顷田不可，尹

太爷气得卧床不起，让娘娘在圣上面前……

**尹贵妃** (突然发脾气)圣上面前!圣上面前!“均田令”是秦 王启奏，圣上御批!

(顿一顿)一家子占了那么多的田地，也该适可而止 啦!当初将我送进这囚牢似的地方，任凭死活；如今 见我得宠，便以为是棵不倒的大树了!(悲从中来) 他们哪知我整天价在刀尖上过日子呢!

家 僮 (谄谀地)娘娘宽心!其实尹太爷最疼娘娘，他知道 娘娘聪明能干，后宫所有夫人、九嫔、世妇、御妻没一 个及得娘娘……

**尹贵妃** (蓦地翻脸)闭嘴!回去! **家** **僮** (无趣)是，是。(下)

〔尹贵妃回身，正见李建成步出寝内。

**尹贵妃** (冷笑)太子殿下!当今四海之内，究竟是谁家天下? **李建成** (不假思索)自然是李氏天下!

**尹贵妃** (劈手将信摔于李建成)李氏天下?!哼!连皇妃的 家田都保不住啦!

**李建成** (急阅信，悻悻然)小小刺史，竟敢如此大胆? **尹贵妃** 有圣上的“均田令”嘛!

**李建成** 圣上之意，不过是使百姓争相垦荒，以应朝廷赋役



**尹贵妃** 可秦王还要抑制豪门占田!那小刺史如此狂妄，还

不是恃仗朝廷内有人! **李建成** 娘娘何不上告父皇?

**尹贵妃** 殿下难道不知圣上的心思?!如今北方突厥屡屡寇 边，秦王是朝廷能征善战的将帅，圣上忌他，又少不 得他!殿下不见近来圣上对秦王总是笑脸相迎，连

去御花园都携他同往? **李建成** (变色)唔!

**尹贵妃** 刘文静除去已经两年，妾每劝殿下速速行事，殿下总 是坐失良机!这一来倒好，让秦王得以天天向圣上 进言，“均田令”、“新律令”⑩、“租庸调法”①——还不

是投百姓所好，讨圣上欢心! **李建成** (咬牙)……哼!

**尹贵妃** 加之长孙氏在后宫 …… **李建成** 长孙夫人?

**尹贵妃** 你别看她容貌端正，举止温雅，这可是个厉害的女 人!殿下若不仔细，不但后宫人心为她笼络，就连东

宫府内，早晚也要出家贼! **李建成** (浑身一紧)家贼?!谁?

**尹贵妃** (阴冷地)你宠爱的内侍——王旺! **李建成** (两眼闪光)他?怎么?

**尹贵妃** 近来经常出入秦府，听说还与房玄龄认了乡亲!

**李建成** (吁出一口气)哦，那是我吩咐他做的，娘娘尽可放 心。 ……王旺入宫八年，十分忠心于我。

**尹贵妃**(冷笑)小小年纪，便得殿下如此信用，足见这个人过

于精灵!他，怕是知道得太多了! **李建成** (不安地)嗯!

**尹贵妃** (吁叹)看来，殿下不是秦王的对手! (甩袖入寝内)

**李建成** (血液蓦然冲上脑门，将案上“金盘红珊瑚”一拳击 落)哼!

〔王旺急上，见状一怔。 王 睡殿下?

〔李建成死死盯视王旺，不语。 王 睡 (镇定地)王旺听候殿下吩咐。 李建成 (猝然)命你之事，办得如何?

王 睡 (干练地)都已办妥，二位将军已在殿外等候! 李建成 命他们进来!

〔王旺向殿外示意，二武将上，王旺下。 二武将 末将向殿下辞行!

李建成 二位将军大义大勇，此行辛苦! 二武将 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建成 尔等与孤共图大业，事成之后，一定厚赏你们! 二武将 谢殿下恩典!

李建成 祝二位一路顺风!(机密地)九月之前，定要赶回长

安!记住，九月之前! 二武将 是!(欲下)

李建成 慢!(牙缝里挤出)绝不许走漏一丝风声! 二武将 … … 是!(下)

尹贵妃 (急上)这二人去哪里?

李建成 陇西庆州①大都督杨文干处!

尹贵妃 (领悟，惊喜地)哦!妾明白了!殿下准备宫内宫外 一起……(手势)那又何必等到九月?

李建成 (冷笑)父皇每年七月必去宜州仁智宫避暑，十月方 回。九月，是孤独掌京师 … …

尹贵妃 (大悟)呵!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

李建成 起兵之后，孤立即晓谕全国——秦王叛逆，欲弑太

子，天下共诛之!杨文干师出有名，卫护长安…… 尹贵妃 殿下拥兵自重，圣上便不得不退居太上皇的宝座! 李建成 (凝视尹贵妃)娘娘思虑得太多了。

**尹贵妃** (一字一 顿)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到时候



〔一阵风啸雪旋，殿门“呼”然作响。两人惊跳，相视 悚然。屏息听去，只是窗棂轻摇，檐铃乱鸣。

**李建成** (强壮声色)到时候，(将尹贵妃送出殿之偏门)娘娘

一定更显荣华!(二人下) 〔王旺悄上，环视四周。

王 旺 (紧张)九月兵变?!要杀秦王殿下! (愤愤地)骨肉手足，用心如此歹毒! 〔李元吉放肆的喊声：“大哥!大哥!”

李元吉大步急上，一脸骄横，怒气冲冲。王睡迎揖， 被李元吉一把推开。

**李元吉** 闪开!大哥 — —

〔李建成出。王旺下。

**李建成** (宽和地)四弟，又怎么了?

**李元吉** (坐，架腿)大哥!秦府将臣竟敢跟我当面顶撞!秦 王 ……

**李建成** (脸一沉)立刻杀了他，可痛快?!

**李元吉** (悻悻然)好，我不说!(跳起欲走) **李建成** 站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懂?!

**李元吉** 忍，忍至何时?(冷冷地)其实，秦王生死，与我何干? 小弟是为大哥着想!

**李建成** (阴沉一笑)齐王果然是个恺悌君子!来日我即位登 基，定封你为皇太弟!

**李元吉** (喜出望外)呵?小弟谢殿下大恩!

**李建成** 但切不可贸然行事!(稍顿)待九月一到 …… **李元吉** (急不可耐)何必等到九月?小弟早有安排!

〔李元吉挥手。一彪形壮汉上，他突然亮出匕首。 **李建成** (惊)此是何人?

〔内侍喊声：“圣上驾到 —— ”

**李建成**

(大惊)父皇?!

**李元吉**

〔又传：“秦王殿下到——” **李元吉** (迸出)大哥!正是机会!

**李建成** (攥其手臂)什么? **李元吉** (咬牙)除了他!

**李建成** (浑身冒冷汗)不可造次!

**李元吉** (甩开李建成)机会错过，更待何时?! **李建成** (复拉住李元吉)如此行事，坏我大计! **李元吉** (复挣脱，向壮汉示意)去!

〔壮汉躲进右侧寝内垂幔后。 **李建成** (连连跌足)竖子不足与谋!

〔王旺上。

王 睡 殿下，圣上驾到，秦王殿下同舆而来。 〔李建成强自镇定，与李元吉整衣跪迎。

〔李渊笑携李世民上，二人解去斗篷，露出轻裘便装。

**李** **建** **成**

儿 臣 叩 迎 圣 驾 ! 父 皇 万 万 岁 !

**李** **元** **吉**

**李** **渊** (心境欢悦)我儿平身!

〔三兄弟相见。李世民侍立，位恰于右侧寝门旁。 **李建成** 大雪纷纷，寒冬时节，父皇高龄，怎么轻动圣驾? **李** **渊** (扬眉)嗯?

**李建成** (知出言不妥，忙赔笑)不过，父皇风采奕奕，远胜儿 辈!

李 渊 新春之后，瑞雪纷纷，朕一时有兴，登车观赏。亦为 你兄弟三人欢聚一堂，同叙手足之情，共享天伦之乐 呵!

**李建成** (殷勤凑趣)父皇有兴赏雪，何不尽情欢娱 一 番?旺 儿，开殿门，设酒宴，传乐舞歌妓!

〔王旺应声下。 一队宫娥上，燃香，置酒，开殿门。 雪，轻盈无声，漫天而下。

李 渊 嗬哈!好一片白茫茫粉妆玉琢的晶莹世界! **李建成** 古人将它比作杨花柳絮，别有千种情思 … … **李元吉** 杨花也罢，白玉也罢，终究是泥水贱物!

**李世民** 哎，俚语道：“瑞雪兆丰年。”今日八百里秦川，两千里

中原，农夫百姓倚门望雪，盼着金秋呵! 〔 众 笑 。

李 渊 ( 命内侍)将朕赐给众皇儿的玉珮取来!

〔一宫娥捧上漆盘，盘内放着三枚完全相同的翡翠玉 珮 。

**李建成** (取一只)呵!此三枚玉珮竟无丝毫不同，真是巧夺 天工!

〔三兄弟互相欣赏，把玩，比较。

**李世民** (微笑)父皇之意，比我三人兄弟手足，如同一体呵! **李建成** (颌首)嘿嘿!

**李元吉** (仰头)哼哼!

**李** **渊** (捻须扫视三子，满意地)哈哈哈哈!

〔音乐起。一班头上，跪呈曲目牌。 班 头 乞圣上点乐!

〔内侍接过曲目牌，捧与李渊。李建成亲送墨笔。

李 渊 (挥墨圈点)唐王朝一统大业，天下姓李!惟有子孙

同心，方能万代相传!就来这个《功成庆善乐》吧! 〔班头叩谢，下。乐声渐强，童子八个，戴进德冠，着 紫裤褶，欢跃而上，边呼边舞，妙趣横生。李渊饮酒 观舞，陶陶欲醉；李建成满脸堆笑，不时向李渊阿谀 承欢；李元吉杀气微露，暗盯李世民；李世民俨然端 坐，浑然不觉。

〔寝门垂幔微微掀起，无人觉察。

李 渊 (得意地)建成，可知此乐舞是什么意思吗?

**李建成** 此乃颂扬父皇的功绩，如日光普照，山岳长存 …… 〔突然一声惊叫 — —

王 睡 陛下---

〔壮汉从幔后窜出，举着明晃晃的匕首刺向李世民。 李世民猛然跳开。壮汉险伤李渊，转身逃下。李世 民拔剑，紧追下。乐舞顿止。童子、宫妓们尖叫四 散。

李 渊 (大惊)怎么回事?!

〔李世民提剑揪壮汉上，掷于堂中。 **李世民** (直视李建成)太子殿下!

**李建成** (勃然大怒)何处刺客，竟入东宫?!

李 渊 (强定惊魂)说!你是什么人?如何进得此殿? 壮 汉 啊!啊!啊!

李 渊 (厉声)谁令你持刀行刺? 壮 汉 啊!啊!

李 渊 (狂怒)说——

壮 汉 (手足乱动)啊!啊—— 李 渊 ( 切齿)撕碎他的嘴!

〔侍卫急扑上前，忽然怔住。 ·52 ·



**侍卫甲** 启奏圣上!他……没有舌头!

**李元吉** (冷汗淋漓，跳起)刑后贱民，竟敢入宫行刺! 〔李元吉一剑刺入壮汉胸膛，壮汉惨叫倒地。

李 渊 (拂袖怒叱)宫城内外，朝廷上下，大搜三天! **李建成** (赶紧)遵旨!

壮 汉 (挣扎立起，胸前大片血渍，扑向李元吉)啊—— 〔 众复惊叫 。

〔李元吉又刺一剑。李世民跃步夺剑。壮汉倒地气 绝。李元吉抬头看去，李世民英眉怒竖，咄咄逼视。

**李世民** 四弟!下手何必太急! 〔 切 光 。

**—** **—** **幕** **落**

**第** **六** **幕**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九月， 一天黄昏。

〔长生殿庭院。满院奇花异草，肥叶浓荫，犹如复着 一顶翠色华盖。左侧卧一块雕龙白玉平台，上置宝 座，供李渊乘凉用。右侧立一尊雅致的小石桌及石 凳 。

〔幕启：二内侍整治花木，洒扫庭院。

**内侍甲** 圣上到仁智宫避暑，不过十月不回长安。 **内侍乙** 自然是罗!

**内侍甲** 可是近日北边越来越不太平，突厥人常常杀过来抢

人、抢东西，圣上还不回来，就没人做主了!

**内侍乙** 自然是罗 … …

**内侍甲** (不高兴)你除了“自然是罗”,就不会说一句别的? **内侍乙** 人老了，自然是罗!

〔 少 顷 。

**内侍甲** (忍不住)你说，人跟人为什么不一样?一样的皇子，

比方说秦王与太子、齐王就很不一样 …… **内侍乙** 自然是罗!

**内侍甲** (同时)自然是罗!废话!

**内侍乙** 年轻人!我倒想劝你少说废话，宫中之事，少说为

好!

**内侍甲** (秘密地)哎，上回东宫刺客一案，就这么算了? **内侍乙** 宫内宫外抓人杀头，你还要怎样?

**内侍甲** (更秘密地)听说圣上心中是有点数的，可就是不追 究，因为……

**内侍乙** (打断)你不想活了?!(感慨地)唉!自古哪有忠臣、

功臣不受小人暗算的? 但愿天子圣明!

〔院外传来喧叫声：“圣上返驾 —— ” 内侍甲、乙惊。内侍丙急上。

**内侍丙** (紧张地)圣驾到!圣驾到!

〔内侍们一阵奔忙。一队侍卫急上，执戟而列。李世 民戎装上，四处扫视，回身垂手侍立。在内侍簇拥 下，李渊怒冲冲上，坐。李世民挥手，侍卫解上二人 ——正是李建成派出的心腹武将。二宫娥跪进汤 盅，李渊一巴掌打翻。

**李** **渊** 方才供认，可是实话?

**二武将** (跪)罪臣不敢有半点儿撒谎!

**李** **渊** (冷笑)好!好!(突露杀气)哼!哼哼! **二武将** (面无人色)圣上开恩!

**李** **渊** 关入东阁! **侍** **卫** 遵旨 !

**二武将** 圣上开恩!开恩啊 …… (被拖下)

李 渊 (对李世民)二郎!多亏你，多亏了你!倘若这二贼 没有被你截住，京师要大乱!

**李世民** (沉蕴地)儿臣生死不足道；只是圣朝初立，民心思 定，实在乱不得呵!

(缓退下) 〔 静 场 。

**李** **渊** (盘桓院中，断然驻足)宣太子!

**内侍丙** 宣太子——

〔李建成匆匆上。

**李建成** (慌忙下跪)儿臣叩见父皇圣驾!我皇万岁!万万

*岁!*

〔李渊直视李建成，不语。

**李建成** (心慌)原以为父皇十月返驾，儿臣未能远迎，诚惶诚 恐。不知父皇龙体可安康?

李 渊 (缓缓地)朕离开长安三月，皇儿日理万机，辛苦了! 李建成 (暗舒一口气)儿竭诚尽力，只愿国泰民安，以慰父皇

*之心。*

李 渊 我儿果然忠孝双全!

李建成 (谦恭驯顺地)万事让父皇高兴，是儿臣惟一的心愿! 李 渊 嗯!故此行返宫，朕特意给皇儿带来一件礼品。

**李建成** (且喜且疑)呵?儿臣叩谢父皇深恩! 李 渊 (示意侍卫)取来!

**侍** **卫** 遵旨!

〔侍卫将二武将绑上。

**二武将** (跪，疾呼求救)太子殿下—— **李建成** (大吃一惊)啊!

**李** **渊** (微笑)我儿为何突然脸色发白? **李建成** (浑身打颤)呵 …… (突跪)父皇! 李 渊 (冷笑)嗬嗬!

**李建成** (迸出)父皇容儿臣禀告，儿臣 ……

**李** **渊** (声调陡然一 变)不必!这里有一封密信，(掷下一

纸)念念吧! **李建成** 父 皇……

**李** **渊** 念!庆州杨文干大都督给你的! **李建成** 父皇 … …

**李** **渊** (咆哮)念!

**李建成** (只得展开信，念)“臣文干言：遵殿下手令已募兵勇 四千 …… "

李 渊 (抢言)“举事之日，臣立即起兵外应…… ” 李建成 (一身大汗)啊……父皇!

李 渊 (一字一顿)先斩秦王，再夺朕位?! 李建成 (大恐)啊!不!不!父皇 … …

**李** **渊** (爆发)闭嘴!好一个忠君的孝子!

(怒喝)关入东阁!监守不得有误!此二卒一并拉 下!

**侍** **卫** 遵 旨 !

**二武将** 啊!陛下!(被拖出庭院)陛下-

**李建成** (捶胸，呼天抢地)父皇!父皇!(一头向石桌撞去，

被内侍拉住)儿臣愿以一死表露忠诚! 李 渊 (大喝)滚!

〔李建成被扶出院门。李渊脸色阴沉，扶座起身，内 侍相随，刚欲入殿，一声呼叫，使他陡然一惊。

(李元吉奔上。

**李元吉** 父皇!父皇-  李 渊 (恼怒地)闭嘴!

李元吉 (跪)父皇!大哥……冤枉啊!

李 渊 (大怒，拔剑)滚!败国败家的不孝竖子! **李元吉** (惊恐地)啊!

〔尹贵妃赶到，见状，忙拨开青柳紫藤，急趋李渊身

*旁。*

**尹贵妃** 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呵!

李 渊 (突然显得精疲力尽)太子、皇儿、满朝文武，都说尽 忠天子，(按捺不住，伤心捶胸)究竟有几人是真哪?!

**尹贵妃** (急扶李渊坐下，温汗，打扇)陛下千万保重龙体!

李 渊 (握尹贵妃之手，伤感地)朕只有你，还能体贴一，二



**尹贵妃** 陛下!陛下还是进殿歇息吧!(扶李渊起，暗向李元 吉示意)

**李元吉** (鼓起勇气，瞋目大呼)是因秦王反行败露，大哥方急 召义兵!

李 渊 ( 一 震)嗯?!

**李元吉** 不想大哥一番忠心，竟成罪逆!

**尹贵妃** (冷冷地)齐王殿下，你可要把话说清楚了!

**李元吉** 秦王素来自恃功高，目中无人，开口万民百姓，闭口 社稷天下，这大唐江山的君主好像是他!父皇的圣 旨手敕都视为废纸，更何况太子殿下?

**李** **渊** (被击中要害)哼!

**李元吉** 父皇此行离京，秦王便与臣佐秘密谋反，大哥为防兵 变，急切之中，只得速遣小卒……

李 渊 胡说!分明是想先斩秦王，再逼朕退位!

**尹贵妃** (强制镇定)陛下恕妾妄言之罪!不知陛下从何处得 知此说?

李 渊 东宫府太子心腹。 尹贵妃 (内紧外松)谁?

李 渊 遣往庆州的二贼!

**尹贵妃** (松口气)哦，陛下竟然相信? **李** **渊** 还有杨文干手书!

**尹贵妃** 陛下!太子若是真要抢夺皇位，如此大事，怎会让两 个小卒得知?!陛下深知太子生性极其谨慎!再者， 陛下恕妾直言，太子登基，天命已定，只在早晚之别，

更何况太子对陛下，从来是忠心耿耿! 李 渊 (心中一动)唔 ……

**尹贵妃** 陛下呀!小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李 渊 (陡起疑心)嗯?

**尹贵妃** 事到如今，妾不得不说了!欲反圣上者，有!但不是 太子!

李 渊 (如同饿虎)谁?

**尹贵妃** 齐王殿下，快将那份东西呈上!太子殿下念兄弟手 足之情，至今未呈与陛下，如今却顾不得了!

李 渊 什么东西?

**李元吉** (方才已听呆，此时冷丁惊醒)呵!父皇!乃是 …… **李** **渊** 快说!

**李元吉** 是一首反诗!(取出诗笺递上)

李 渊 (展开诗笺，阅)“……社稷殷殷盼明主，黑霾岂久蔽 长安!”(顿时变色，将诗捏成一团，旋即又展开)谁之 作?

**尹贵妃**

秦王!

**李元吉**

**李** **渊** (忽然异常平静)一首诗，不足为虑。尔等退下吧!

〔尹贵妃、李元吉甚感意外。李元吉欲言，为尹贵妃 暗止。二人退下。

李 渊 (阴鸷地)二郎长久带兵在外，为一班野人书生所教，

早已非我昔日之子了!(颤巍巍站起，终于勃然大 呼)命秦王立刻来此!立刻!

〔内侍一迭声传出殿堂，回声悠悠：“宣秦王!"“宣秦 王!”“宣秦王 — — ”

〔李世民急步上，见李渊连连咳嗽，忙捧过银盂。 **李世民** (不安地)父皇 … …

**李** **渊** (推开银盂，凝视)二郎!……近来朝廷酿乱，你要多 加小心!

**李世民** 谢父皇关切叮咛!

**李** **渊** (感慨地)昔日孔夫子在河边叹息，逝去的时光如流 水一去不返……想当年皇儿落地之时，仿佛就在昨

天 。

**李世民** (细察李渊神色)儿臣出世，父皇还记得那样清楚?

**李** **渊** 那是隋文帝开皇十八年的一个冬日，寒风呼号，雪霰 飞旋，天地间一片莽莽苍苍。朕在灯下翻阅书卷，倦 意阵阵。突然，翻滚的风云中，“呼”地跃出一条巨 龙，腾空盘舞；天地尽头，翩然落下一位眉清目秀的 白面书生，长呼一声：“年过二十，必定能济世安民!” 说罢就不见了……朕忙欲追随细问，忽听叩门之声， 管家报道：“夫人生产了，乃是公子，请老爷起名!” 呵，朕闻声醒来，一身大汗，方知适才是个梦呵!

〔李世民莞尔一笑，旋即暗暗思索。

**李** **渊** 朕步出书房，遥望天际，呵，正是破晓之时，长空无限 深远，龙烟仿佛犹在。朕捻须凝思，脱口而出：“起名 世民!"(试探)古来有“真龙天子"之说，二郎

…

**李世民** (朗声而笑)父皇望子成才心切，方做了这样一个梦。

(恳挚中透出沉重)为李氏天下万代相传，圣唐江山 长治久安，儿定尽力效命，不负父皇养育之恩!

李 渊 (盯视)好!古语道：天下乱，注意将；天下安，注意

相!秦王兼有将相之才，对今后国事定有灼见?

**李世民** (举目迎视，微露激动)父皇! ……儿臣正日夜思虑! **李** **渊** 哦?! … … 唔!坐!

李世民 (告坐)儿臣以为，炀帝暴虐，遂使隋末大乱；故国之 兴亡，惟在百姓苦乐!若伤害百姓以奉养君主，犹如 自食躯体之肉，腹饱而身死!此乃一。

李 渊 其二?

**李世民** 要深知百姓苦乐，须依靠群臣百官，故为君者当举贤 才，远小人，万不可凭私下好恶擢官贬官!

**李** **渊** 还有其三?

**李世民** 法者，一国之权衡，社稷之准绳。只有执法严明，秉 公为政，方能取信于民!

**李** **渊** 以二郎之见，寡人为政，能否取信于民?

**李世民** 这……儿臣担心的是，真言逆耳，假话顺肠!

**李** **渊** (异常宽慈地)皇儿尽管直言!朕所焦虑的，便是如 何使百姓归心，大唐昌盛!说吧!

李世民 父皇，乱离之后，生民雕敝；大唐立国八年，依然赤地 千里!若不与民休养生息，不仅昌盛之日遥遥无期， 而且……

李 渊 唔……说下去!

**李世民** 然而，近年来父皇却沉湎于长夜之宴，歌舞声色；为 游猎废弃政事，为巡幸劳民伤财；宫殿楼阁频频修 造，巍峨奇丽。如此，父皇……

李 渊 (隐忍，莫测地微笑)秦王一番话寓意至深，可惜朝廷

中如此进言的太少了!众卿百官，忠奸难辨哪! **李世民** (感触万端)这 ……

**李** **渊**、怎么?

**李世民** 父皇!历代君主，莫不苦于朝廷大臣忠奸难测。自 古以来，人人痛恨“奸臣误国”;然而都是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 **李** **渊** 何为其二?

**李世民** 真假忠臣，其实都是君主自家铸成!斩杀功高正直

之忠臣，必生结党奸佞之小人! **李** **渊** (顿然变色)你是说-  刘文静!

**李世民** (激动地站起)父皇，儿臣说的是一个古今至理。 **李** **渊** (忍不住高声)什么理?

**李世民** 上治则下治，朝政清明，民心拥戴，江山永固；上乱则 下乱，朝政昏暗，民心丧尽，江山改姓!

李 渊 (咬牙迸出)果然如此!朕不但有个“忠孝双全”,九

曲回肠的太子；更有个深明大理，雄心勃勃的秦王! **李世民** (似挨当头一击，痛苦而又失望地)父皇!

**李** **渊** (竭力克制)二郎，要记住，为人臣者，不可太露英明! **李世民** (痛切地)父皇!儿臣是想，亡隋为鉴呵!

〔 音乐起 。

**李世民** “大河东流去兮，千古尽淘沙；载舟亦复舟兮，兴亡几 人察…… "

李 渊 (骤然立起)早就听说二郎在征战中时常赋诗，颇有 文采!朕亦赋得一首，请二郎指点!

**李世民** (一怔)儿臣不敢!

**李** **渊** “千重暮云锁函谷，一缕晨霞入秦川!社稷殷殷盼明 主，黑霾岂久蔽长安!”此诗，如何?

**李世民** (凝视李渊)奇……怪! 李 渊 怎么?

李世民 (一字一字地)此诗不是父皇所作。

李 渊 (急问)出自谁的手笔? 李世民 (直视李渊)父皇不知?

李 渊 (几乎是切盼地)此诗不是二郎所作 …… 李世民 正是儿臣亲笔。

李 渊 啊 !

李世民 记得那一日，儿与府佐议论历代兴亡，说到隋家大将 军贺若弼，戎马一生，功勋卓著,竟因为说了一句炀 帝酒宴过奢而被斩首!妻儿驱往边野之地。炀帝昏 庸残忍，如同黑云惨雾笼罩长安!追思往事，儿信口 赋诗，却不知怎么到了父皇手中?

李 渊 (拂袖大怒)刘文静阴魂不散! **李世民** (立起)父皇?!

李 渊 (猛击御座扶手)你竟敢将朕比作隋炀帝?!大胆! **李世民** (怔住)父皇?!

李 渊 黑云压城，自有明主驱散!明主何在?明主何在? **李世民** (急辩)父皇 … …

**李** **渊** 明主，莫非就是秦王——李世民?! **李世民** (震惊，痛呼)父皇!

**李** **渊** 你竟敢假旧朝之事，吐今人之音!

**李世民** (激愤地)不!这是有人借父皇之手，图奸党之谋!

李 渊 (拔剑指天)苍天在上，对欲篡帝位，背逆圣朝者——

诛之不论! 众 人 (惊叫)陛下!

〔静场。李世民缓缓免冠，双手高捧，昂然长跪。

**李世民** 苍天——明察!

**众** **人**(齐跪)陛下开恩——

〔急切的呼声传来。内侍丙跌撞奔上。 **内侍丙** 陛下!陛下!大事不好!

**李** **渊** 嗯?!

**内侍丙** 盐州来使，有紧急军情启奏陛下! **李** **渊** 怎么?

**内侍丙** 突厥数万铁骑，破塞入关，直向长安以北八百多里的

盐州扑来!

李 渊 (剑落地)啊?!

〔 音 乐 顿 起 。 **李世民** 父皇!

〔李渊回眸，与李世民四目相对，终于缓缓捧起李世 民之冠，亲手替他戴上。李世民拾起长剑，双手托 送 。

**李世民** (深沉坚毅地)隋炀帝大业十三年，父皇正是用这把 剑 — —号令起兵!

**—** **—** **幕** **落**

**第** **七** **幕**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 一天夜里。 〔景同第一幕，两仪殿。

〔幕启：李渊龙袍衮冕，威然端坐。众大臣神色严峻， 鹄立两边。烛火熊熊，飘曳不定，为这沉肃的氛围更 添几分紧迫感。

**李** **渊** 众位大臣!武德四年以来，北边突厥屡犯中原!此 番又大肆举兵，直达盐州!

〔静场。烛花爆裂之声，清晰可闻。

**李** **渊** (焦灼地)太子，秦王!如今外患逼门，尔等当与众大 臣共商应敌大策!

裴 寂 (暗瞥李建成，抢出)启奏陛下! 李 渊 呵，裴仆射!

裴 寂 臣有个疑问，思索颇久，突厥究竟为何屡寇关中? 李 渊 裴卿之见?

裴 寂 中原之民，耕读为本，诗礼传家，而突厥乃游牧蛮族， 不乐耕种，惯于抢掠，故其入寇，只为金银、财宝、美女、

奴婢集聚长安。臣有一计，能使其自行止戈息兵! 李 渊 (烦躁)哪有此等好事!

裴 寂(自觉十分聪明)陛下!突厥好战，我师就退出长安； 突厥贪财，我朝就焚毁京师!使其战无敌手，抢无珍

宝，出师无利，必然止戈息兵! 李 渊 ( 凝目)卿是说……迁都?

裴 寂 (躬身)正是!

〔众臣震动，交头接耳。

**李世民** (怒)简直是一派胡言!(欲出列)

**李元吉** (抢先)陛下!儿臣以为裴大人之言十分有理!突厥 凶悍，如同虎狼，(横李世民一眼)岂能用兵卒血肉， 捞取一将功名!

〔李世民凛凛直视李元吉。李元吉闪开目光。

萧 瑀 (出列，正色)启奏陛下!臣以为迁都之策万不可行。 如今已非大业末年丧乱之时，大唐圣朝，怎么能如此 忍辱受欺?

裴 寂 萧大人!萧大人不妨登上戍楼，引颈北望，那浓烟烽 火，铺天盖地，其势难挡呵!(藏着傲慢)萧大人老儒 文臣，要知道意气用事，乃兵家大忌!

萧 瑀 (和颜悦色)依裴大人之见，仍取当年晋阳战败之策

- — 逃跑?

裴 寂 (登时赤耳紫腮)萧大人，我说的是“迁都”! 萧 瑀 (一笑)迁都就是逃跑!

裴 寂 (结舌)你 ……

李建成 (出列)诸位大臣!

〔 众 静 。

**李建成** 陛下!儿臣有一言，不知当否，乞陛下明鉴! 李 渊 讲 !

李建成 (稍一沉吟)自古以来，天子迁都并非罕见。盘庚迁 都到殷地，商朝中兴；武王迁都于镐地，西周遂立；北 魏孝文帝从平城移至洛阳，王业大盛!以此看来，只

要于国有利，迁都未尝不可!萧大人以为然否?

萧 瑀 (语塞) ……

李建成 (语气一转)然我大唐帝国，声震天下，威慑四海；有 秦王这样的一代名将横枪跃马，乃是社稷之福，圣朝 之幸呵!齐王“捞取功名”一说，臣深以为不妥!

**李元吉** (开头还很得意，至此鼓出眼珠)嗨!

**李建成** (紧接语气又一变)不过，臣闻用兵之法，贵在善于审 察形势，因势决策，左右大局；单凭武力，只是匹夫之 勇!须知欲败强敌，得等它内囊渐蛀，方能一举置其 死地!萧大人可赞同此意?

萧 瑀 (思索，郑重地)有……理!

**李建成** (滔滔不绝)如今突厥国势正盛，兵锋极锐，若我大军 轻出，小胜收兵，蛮骑势必卷土重来，杀戮更为惨烈! 添柴岂能止沸，如此实非善计!

**李世民** (锋利地)殿下之意，究竟如何?

**李建成** (热烈地)以退为攻!退出长安，诱使突厥兵马远途 深入，其必然牵制重重，长久以往，便不击自溃!

**李** **渊** (不觉微微点头)嗯 ……

**李建成** (扫视重臣，暗施压力)何况京师乃天子所居，万一有 失，谁负重责?!

〔 众哑然 。

李 渊 众卿以为如何?呵，封贤卿，怎么不说话?

封德彝 (一脸沉思深虑之色)呵呵，哦……嗯……唔……

裴 寂 (急急出头)太子殿下引古论今，真知灼见!(终于想

出一句经典)孙子兵法说：势不如则暂避嘛!

(李世民刚欲出列，内侍丙一迭声报入殿内。 内侍丙 启奏陛下!启奏陛下!盐州信使求见!

**李** **渊** ( 一 震)宣!

**内侍丙** (恐惧地)他，他们 …… **李** **渊** (怒喝)宣!

**内侍丙** 圣上有旨，宣盐州信使……

〔内侍丙未及宣完， 一老一少两武卒冲上殿来。他们 浑身尘土，满脸血污。老卒挣扎，口喷鲜血，昏倒，背 扎两支大羽箭，微微颤抖；少卒扑上欲扶。众悚然。

李 渊 (声音已变)快， ……快宣御医! 〔内侍奔下。

**老武卒** (悠悠而醒)陛下!陛下 …… (取出一信)盐州，盐州 ……(复昏死)

(内侍引上医师，急将老武卒扶至一边。 **李** **渊** 快念!

李世民 (读信)“ … … 突厥骑兵数倍于我，潮水般涌向盐州 城，我官兵苦战九昼夜，已箭尽粮绝!三万守城将士

仅存……仅存二百余人 …… " 李 渊 啊 !

李世民 “… …护城河血浆凝聚，盐州城尸叠数尺。此信到 时，臣亦必不在人世!陛下!臣未能固守盐州，生， 愧见长安父老；死，万世也难瞑目!”

〔众震动。灯光凝聚，幻化，浓烟升腾，弥漫舞台。

**李世民** “ … … 陛下!突厥军又呼啸扑来，将士们陷入 一 片火

海，而大唐帅旗，依然在城头飞卷!陛下!苍天有 灵，此仇必报!此仇必报呵 …… "

〔一种沉闷的声音滚滚压来，似喊声，又似鼓声。突 然，一声撕人耳膜的怒吼，老武卒挣脱医师之手，踉 跄冲了几步，拔出腰刀向前猛劈。

**老武卒** (昏迷中)杀!杀!杀呵——

〔惊天动地的鼙鼓声。老武卒突然僵立，铮铮然如一 尊崛立的石雕。

**李世民** (瞋目惊视，呼出)徐——福生!英……雄!

〔鼓声远去。徐福生倒地，手指向扑上前来的少卒， 瞪目。李世民急视，一惊，旋即握紧徐福生之手。徐 福生阖目气绝。少卒欲呼，昏厥，医师急救其入内。 灯光徐徐复明。

**李建成** (如在梦中)盐州……全军复没! **裴** **寂** (惊不能言)呵……呵 ……

**李元吉** (战栗不止)兵锋……难挡! 萧 瑀 (激动万分)国恨——难消! **众** **臣** 陛下 !

〔李渊挥手，众静。 李 渊 尚书左仆射!

裴 寂 (惊恐万状) …… 臣 …… 李 渊 立即出京……

裴 寂 (心胆俱裂)啊!

李 渊翻越终南山⑤,探寻龙虎之地，准备迁都! 裴 寂 (长吐 一 口气)呵 … … 臣谨领钧旨!

众 臣 (失声)陛下!

**李世民** (字字如铁)未曾想数万将士的血肉，竟换得迁都亡 国的下策!

李 渊 什么?亡国?!

李世民 对!陛下!亡—— 国! 李建成 危言耸听!

李世民 (激动地)太子殿下!豪门贵戚愿意迁都，如此能苟

安东南，暂保富贵。然而，百姓们如何处置?莫非要

陛下学刘备携民而行?! **李建成** 这……

**李世民** 若突厥铁骑飞驰急追，能保圣驾万无一失? **李建成** 这 ……

李世民 迁都!迁都!是将百姓抛入虎口!太子殿下，殿堂 上错定一计，数百万人肝脑涂地!朝廷中轻发一令， 中原千里一片废墟!失去的岂止是一座京城，乃是 大唐天下的民心!——民心一失，国势必危!

李 渊 (稍稍变色)呵 ……

**李世民** 陛下!天子有道，出言行事，均当思虑百姓损益。百 姓不存，焉有国君?!

**李** **渊** 然迁都之策，乃是诱使蛮骑深入，使其不击自溃!

**李世民** (愤然而笑)突厥占据长安，有了立足之地，更能长驱

南下而无后顾之忧了! 李 渊 (震动)啊!

李世民 父皇!汉代名将霍去病，以戎马为家，志灭匈奴；儿 臣身为大唐将帅，亦当为国捐躯!不败突厥，臣决不 甘休!

李建成 (冷然)昔日汉朝有个樊哙，说他能以十万兵卒杀败 匈奴，口出大言，遗笑后世!秦王一番话，怎么与樊 哙所说如此相似!

李世民 (断然)不!用兵各异，形势不同!樊哙不过是个鲁 莽的武夫，世民则决非虚言。不出十年，漠北⑦之地，

必归大唐!(呼)秦府众将—— 〔众将殿外应：“在!”

**李世民** (对李渊)儿臣有一乐舞献于陛下!乞陛下恩准!

李 渊 乐舞?

李世民 一段军中的乐舞：《破——阵——舞》!

〔鼓声激起。秦府将士四十人，披甲执戟，健步上场。 雄浑的军乐中，阵形变化，疾行击刺。李世民亦奋然 拔剑，呼号起舞。

〔剑戟闪闪，军鼓昂壮。少卒冲出，扑至李渊座前，跪 托一幅血迹斑驳的锦缎。

少 卒 (呼)大唐天子——

李 渊 (注视锦缎绣字)呵!“为……民……行道!”

少 卒 这是盐州百姓所献之物：“为——民——行——道!” 〔“他”,正是三年前被驱出长安的秀子!

李 渊天子，天子!天帝之子!自古惟有“替天行道!”

李世民 陛下!周武王 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秦穆公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就有“为民行 道”一说!父皇呵!百姓好比是长江大河，君主好比 是江河上的巨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少 卒 (哀婉激越)陛下!盐州父老日夜呼唤圣朝大军哪! **秦府将士** 陛下!出征!出征—— (其声如雷轰鸣)

〔李渊缓缓站起。静场。 李 渊 朕，决意——不迁都!

众 臣 (各怀所思，各具其容)陛下!

〔李世民昂奋挥手，秦府将士长呼冲下：“出征—— ” 内侍忙接锦缎，引秀子急下。

〔李渊目扫众臣。

李建成 (抢先 一 步)陛下决策英明!(万分诚挚)秦王 一 番

话，使臣顿然心胸开阔!臣愿亲率兵马，直驱盐州! 众 臣 ( 惊 愣 ) 啊 !

萧 瑀 (脱口而出)此事不妥。自古哪有储君冒险出征? **李建成** (紧接)那陛下遣谁去闯这龙潭虎穴?

〔静场。李渊沉吟。众人目光自然地移向李世民。 李世民毅然出列。

李世民 (一字一句)艰难一少将，征战整十年；血溅金甲暗， 汗飞马背寒；生还歌更壮，死去战犹酣；惟愿魂飞日，

圣唐社稷安! 李 渊 呵，秦王……

李建成 (话外有音)哦，陛下!秦王功冠朝廷，誉满天下，此

行再战，重兵在手，更将威震环宇啦! **李** **渊** (神色一变)嗯?!

〔李世民双目闪烁，盯视李建成。

李建成 (似乎浑然不觉，充满感情)只是秦王九死一生，苦战 十年，从不曾解甲歇息，眼见日益消瘦。陛下，众卿

均深感不安! **李** **渊** 依你之见?

**李建成** 齐王元吉——亦可率军出征! **李元吉** (大吃 一 惊)啊!

**众** **臣** (大感意外)齐王殿下?!

〔李渊内心急骤地变换主意，不发一语。 **李元吉** (惶惶然)陛下!太子殿下，我 … …

**李建成** (暗示)齐王刚勇!若有良将猛士辅佐 ……

**李元吉** (突悟)良将、猛士? **李建成** 对!猛士、良将!

**李** **渊** (终于决意)吉儿可有如此的忠心和胆量?

**李元吉** (硬着头皮)儿臣这次定将立下大功，凯旋回朝! **李** **渊** **好!**

**李元吉** (慌忙)只求陛下答应儿臣一件事。 李 渊 嗯 ?

**李元吉** 容儿臣亲点精兵强将! 李 渊 当即可点!

李元吉 (一气冲出)秦王府各路总管、统军、将士! 李世民 (受一击)哦!

萧 瑀 (欲出列)陛下 ……

裴 寂 (抢先)嗬呀!秦府将士，名震天下!辅佐齐王，此战 必胜呵!

**李建成** (微微带笑)国难当头，社稷为重!秦王意下如何? 李 渊 (直视李世民)嗯?

〔静场。众目注视李世民。 **李世民** (咬住牙关)儿臣……遵命!

李 渊 好!齐王统兵，十天之内，出师盐州! 李元吉 臣，领旨!

〔乐起，众退。裴寂扶李渊下。李世民欲呼又止，转 身急下。萧璃目送，缓步下。李元吉横之以目，甩开 斗篷，大步下。封德彝最后欲走。

**李建成** 封大人!

**封德彝** (冷丁止步，回身)哦，太子殿下! **李建成** 可曾接到孤的书信?

**封德彝** 哦……多谢太子殿下!如此厚赐，小臣惶恐万分! **李建成** (怒逼)那你为何今日议事如同哑巴?!

**封德彝** (一笑)太子殿下，猫欲捕鼠，便一声不吱! **李建成** (蹙眉)唔 ……

〔 切 光 。

**—** **—** **幕** **落**

**第** **八** **幕**

〔紧接上场。深夜。

〔景同第四幕，李世民书斋。案上， 一簇血红的小花 插在玉瓶中。汹涌跌宕的音乐倾泻而出。

〔幕启：烛火飘摇，殿壁上身影晃动——李世民与长 孙夫人双双舞剑，寒光四射，熠熠逼人。李世民猛烈 击刺，骤然收剑，缓缓抬头，络满血丝的双眸，燃烧着 不可遏制的怒火，渐渐变成难以言状的痛苦和焦灼， 将剑猛掷于地。

**李世民** (迸出)我，何不战死疆场!

**长孙夫人** (抚握李世民之手)殿下，战死疆场，这圣唐大业



〔李世民蓦然回眸，二人深深凝视。 **李世民** (万千感慨)知我者，夫人 ……

〔夜沉沉，月隐星暗。帷幔拂动，松竹低鸣。音乐转 入郁愤的旋律。

〔幽深的宫道中，木铎声缓缓移过。

长孙夫人(将斗篷轻轻披上李世民肩头)殿下……

**李世民** (步至案旁，稳稳坐下)秀子睡了? **长孙夫人** 我已吩咐侍儿照料她歇息。

**李世民** 好。 ……四年来，她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长孙夫人** 殿下，鸿雁飞到衡阳山回雁峰，便要向北归来。一 只孤雁，更不能永远飘零……

**李世民** 夫人是说，留下秀子?

**长孙夫人** 是的。盐州陷落，徐福生老人已死，秀子可以作为 侍女留在我的身边。她长大了，今日男装上殿，就没 有人认出她。在秦王府中，我更能保护她。而且，刘 文静大人的冤屈，不能永远沉沦。

**李世民** (沉入忧思)是呵，已经四年了 …… 〔殿外人声。近侍上。

近 侍 殿下!房大人、汉王殿下并一干将佐求见!

〔李世民与长孙夫人相视一眼，长孙夫人退入寝内。 房玄龄、李元庆上，将佐数人随上。

**众** **人** (纷纷)殿下!

**李世民** (沉稳地)何事?

**房玄龄** (上前)殿下，臣近日读书，其中有一句话颇费思索，

方才问遍诸位将佐，都说只有乞殿下指教!

**李世民** 一句书?……尽可明日细细切磋。 **众** **人** 呵!断不能再拖!

**房玄龄** 贾生说：火，在积柴下燃烧；人，在积柴上安卧， —

岂不危险?

〔紧张地静场。

**李世民** 郑庄公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姑且待之!” **李元庆** (叫起)二哥!火燃眉睫，还要待到何时?!

〔内传程知节的吆喝声：“走!快走!”众人惊愕地循 声望去  尉迟敬德被捆得结结实实，布团堵口，踉 跄上。一武卒拽紧绳索，跟着程知节上。

**程知节** (怒气冲天)殿下!尉迟敬德他叛离秦府! **李世民** (严峻地)此话怎讲?!

**程知节** 他竟想归从太子! **众** **人** (震动)呵!

**程知节** 今日午后，太子突然召见他，长谈至掌灯时分，还送 了他一车的金银宝物!

**房玄龄** (插言)程统军可仔细查明 …… **程知节** (发急)他，他自己都承认了!

〔众目睽睽，直瞪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挣扎。 **李世民** (一字千钧)尉迟将军，真有此事?

〔尉迟敬德欲语不能，摇头，又点头。 **众** **人** (怒)啊!

**李元庆** (气极)难怪今晚议事，太子、齐王一唱一和，欲夺秦 府兵权，原是早有内应!

**程知节** ( 一 把揪住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尉迟敬德!你愧不 愧，愧不愧?(抽刀)我，我宰了你!

房玄龄 (攥住程知节之手)程统军!(急转向李世民)殿下! 〔静场。尉迟敬德拚命挣扎。武卒紧勒绳索。李世 民按剑步至尉迟敬德面前，相视良久。尉迟敬德突 然跪地，李世民伸手将其扶起，亲自松绑，取出口中

物，又从殿壁上摘下一把弓。 〔 众 愕 然 。

**尉迟敬德** (长喘不止)啊!

**李世民** (沉挚地)尉迟将军!时光流逝，流不去沙场生死之 情；人海茫茫，难得的是一生知己同心。我无甚贵重

的赠品，这一把弓——将军可还识得? **尉迟敬德** ……

**李世民** 武德三年，将军与我初次交战时失落了它。如今，是 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尉迟敬德** (接弓，发现弓背刻字)“雄姿惊山岳，豪气镇鬼神

——题赠尉迟将军。” (抬头)殿下!

**李世民** 这把弓是最上等的柘木做成，木心正直，刚劲坚韧；

愿将军一如此弓，终身刚正! **尉迟敬德** 殿下 ……

李世民 我统兵十年，从不强留一兵一卒。何况将军乃人中 豪杰，关山千重，江河万里， 一任驰骋!不管此行何 处，秦王祝愿：莫辜负了天下苍生，半世英名!

**尉迟敬德** (长跪，痛呼)殿下!

**李世民** 怎么?

**尉迟敬德** 太子确曾召见臣下，意欲暗中交结，臣坚执不从! 那一车金银，是太子乘召见之时，命人背地送至臣家 中，臣查明后，当即退回!(猛拔匕首，刺破手臂，滴 血而誓)苍天在上!就是一座金山， 一汪银海，也换 不到尉迟敬德对秦王的一片忠心!

**李世民** (紧捂其伤口)呵!尉迟将军!将军之心重如山岳， 孤深信决非金银财宝所能撼动!

**尉迟敬德** (泪下)殿下 ……

**李世民** 不过，将军如此行事，太子必定怀恨在心，只怕要遭 暗算!

**尉迟敬德** (跃起)旧怨新仇，这账早就该算!

**程知节** (大呼)好大哥!(扑过去，拥抱)大哥!(抓尉迟敬德 之手，捶已胸膛)大哥……

**李元庆** (愧疚而又坦挚地)尉迟将军，恕我错怪了!(暗温眼

角泪珠)

**房玄龄** (缓缓地)明夺兵权，暗离将佐；布下重重陷阱，拉开 千钧弓弦——一触即发!

**众** **人** 殿下!(均紧握兵器，跃跃欲动)

**李世民** (激动踱步，蓦然站住，愤然抽剑，忽又住手，“啪”地

一声，剑复入鞘)……不…… **众** **人** (失望地)嗨!

**李世民** 如今外患当头，国家亟需安定，数日之内，朝廷就要 出兵盐州 ……

**尉迟敬德** (急)齐王统兵，必定大败!

程知节 (跳起)大王!我等跟随大王这些年，打陇右、下汾 晋、破东都，是从血肉中杀出的天下英雄，竟变成那 鸟帅的麾下小卒?!不干!不干!

**李元庆** (忿忿然)齐王统兵，极其残忍!况且他又素恨秦府 将士，要是落入他的手中……

**房玄龄** (冷静而又尖锐地)齐王是个宫廷恶少!殿下，若由 他统兵，中原将是突厥的天下了!

〔李世民急急踱步，一步紧一步，一步重一步。 **李元庆** (呼出)二哥!

〔李世民步步徘徊。

**李元庆** 众将披肝沥胆，大义凛然，二哥为何犹豫不定，如此 懦弱!

〔李世民骤然止步，双目炯炯。李元庆毫不回避， “唰”地抽出长剑。

**李元庆** (激昂地)既然如此，元庆的宝剑，再不听从秦王之 命 !

(一道寒光，一长檠被劈为两截。

**李世民** (怒喝)无知小儿，放肆!

〔立时静场。众纷纷下跪。右侧寝内步出长孙夫人，

她身着品服，庄重地趋至案前，向李世民行大礼。 **李世民** 呵，夫人?

长孙夫人(恭敬柔婉地)妾与殿下结为夫妇，曲蒙礼待，情意 深重；然平日言谈常要细察殿下的颜色，不敢轻易 触犯威严。今日见众将佐为圣唐大业鲠直进言， 方体会到殿下以往在妾面前赞赏臣佐的深意。殿 下……

**李世民** (敛容)呵……夫人快请起!

〔长孙夫人起身。 **李世民** 众卿快请起!

〔众起身，归位。

房玄龄 (上前深揖)殿下，夫人，(感情地)大业十三年，殿下 率义军入关，臣军门谒见，一见倾心，从此沙场十年， 生死相依!如今太子、齐王不顾社稷安危，谋算殿 下，我等怎能坐以待毙，眼看大唐宏业功败垂成!殿 下，当机立断吧!

众 人 殿 下 !

**李世民** (终于吐露衷曲)众位贤卿!父皇在上，皇命难违! 世民若先人发难，与同胞兄弟血刃相见——忠孝大 义，将毁于一举；千秋功罪，今人后世如何评说?

〔一缕清幽的歌声徐徐飘来，凄婉、哀怨。秀子内唱： “盐州百姓苦呵，流离无归处；

辗转觅生机呵，遍地是白骨…… " **李元庆** (面色惨白)这，这是谁在唱?

〔东阁软帘掀起。秀子身着雪白的裙裳，肩披柔软透

明的白色纱巾，手扶阁门，噙泪而唱。 秀 子 (唱)兴亡多少代呵，苦根不得除；

翘首盼明君呵，杲杲日头出…… 〔众惊呆。李元庆欲呼无声。

〔秀子盈盈步至李世民前，行礼，又向长孙夫人行礼， 然后向殿门走去。

**长孙夫人** 秀子! ……何处去? **秀** **子** 到来的地方去。

**长孙夫人** 秀子，孤雁该回来了!

**秀** **子** 不，夫人。鸿雁归来，只因春回；春未到，雁不归! **李世民** 秀子!

秀 子 呵，殿下!有几句话容秀子启禀：徐福生老爹是为了 救我，方被突厥长箭射中。这位忠直的老人对我说： “姑娘，一定要设法回到京城，告知秦王殿下：让天下 好人扬眉吐气，世上恶人罪有应得，使四海百姓安宁 康乐，大唐江山永固统一——百姓们拥戴的是这样 的英明君主啊!”

〔回旋邃远的歌声响起：

“盐州百姓苦呵，流离无归处；

辗转觅生机呵，遍地是白骨…… ”

〔歌声中，秀子一一摘下发鬓上的簪花、玉钗，解纱欲 走，抬头直遇李元庆炽烈的双眸。

**李元庆** (声颤)秀子!(取出题诗丝绢) ……

**秀** **子** ( 顿时泪涌)……霜打香犹存，寒凝花亦开 …… **李元庆** (深挚坚执)天地若有情，人间春再来!

**秀** **子** (捧过丝绢，蓦然回首，扑向李世民，长呼)殿下!

( 跪 )

**房** **玄** **龄**

殿 下 ! ( 跪 )

**李** **元** **庆**

**众** **人** **殿下!(跪)**

〔近侍急上。

**近** **侍** (低声)殿下!东宫来人!

〔众人为之一震。

**李世民** 谁?

**近** **侍** 身裹黑斗篷，只露 一 双眼睛。

〔气氛顿时紧张。

**李世民** (果断地)众卿暂避!

**长孙夫人** 殿下…… **李世民** 放心!

〔长孙夫人与秀子入寝内。众将佐入东阁。近侍急 下 。

〔李世民急踱几步，平定心绪。 一浑身黑衣人上，步 轻如猫，无声无息。

来 人 殿下!

〔李世民急转身，盯视；来人解开斗篷，露出面容。 **李世民** 王旺!旺儿!

〔近侍又上，王旺遽然背身。 **近** **侍** 殿下!封德彝大人求见!

**李世民** 他?!(决然)请!

〔近侍下。王旺迅入东阁。

〔李世民控制住起伏的情绪，坐下。封德彝上。 **封德彝** 殿 下 ! 殿 下 ! 殿 下 ! 殿 下 !

**李世民** (镇静地)封大人何事如此惊慌?看你汗如雨下，锦 衣尽湿了。

**封德彝** 呵?哦 … … 臣竟不曾觉得!殿下!大事不好了! **李世民** 嗯 ?

**封德彝** 臣闻太子启奏圣上，圣上旨意已决，欲寻机将殿下遣 离长安!

**李世民** (微微一震)哦?!

**封德彝** (极为关切地)殿下得十分小心啦!殿下准备……? **李世民** (沉沉点头)多谢!

**封德彝** 呵，臣不便久留，告辞了!(四下一瞥，急下) **李世民** (紧张地思索)王旺!

〔王旺急上。

**李世民** 你是为何深夜至此?

**王** **晖** 殿下!太子准备大设酒宴，明为齐王饯行，暗欲毒死 殿下!

**李世民** (勃然变色，随即冷冷一笑)哼!

王 旺 酒过三巡，他要我依眼色行事，将毒酒倾入殿下杯

中!

**李世民** 唔 … …

王 旺 他还对齐王说：“待秦王一死，秦府将士全部以谋反

罪论处，以儆天下!” **李世民** (大怒)啊!

王 旺 殿下千万小心!

**李世民** 睡儿更要小心!九月兵变败露之事 ……

王 晖 太子为此对左右猜忌日深，似乎独独未曾注意到我



李世民 旺儿大意了!太子令你下毒药，日后便可惜此问罪! 王 睡 (一惊)呵!(悟)好毒!

李世民 你今日来此，可仔细检点?

王 旺 殿下放心!哦，王旺叩辞!(速至殿门边，收步回 身)殿下，按“均田令”之法，旺儿的老母亲也得了荒 地三十亩，母亲叩谢殿下!

**李世民** (欣然)呵!

〔王旺一笑，迅速裹上斗篷，攸忽不见了。秦府将佐 从阁内一涌而出。

众 人 殿下!

〔李世民扫视众人，全场瞩目。

〔长孙夫人引一队戎装女子急入。 **李世民** 呵，夫人!

**长孙夫人**(刚毅地)殿下!大唐久安，在此一举!

〔李世民凛然挥手，众将士迅立两旁。音乐顿起，大 气磅礴!李世民甩开斗篷，健步至案前，抓起毫笔， 饱醮浓墨，奋力疾书。宽阔的天幕上，映出酣劲跌宕 的王体行书。响起李世民深沉而又饱含激情的画外 音：“千古江山，英雄无数!金戈铁马，秦皇汉武!看 六宫花草，堪称风流，三十年隋家一统，鼎旺强 盛!——如今皆成江底沉船，荒野古丘!兴亡多少 事悠悠，惟奔腾黄河滚滚流!问黄河呵，风涛九万 里，如何主沉浮?”

〔乐声轰呜，如狂涛奔腾。雄浑、昂愤的合唱声起： “大河东流去兮，千古尽淘沙；

载舟亦覆舟兮，兴亡几人察! …… "

〔李世民猛收笔端，凛然抬头，目若耀火，毅然掷笔。 **李世民** 众臣听令!左 一 行军总管，派遣可靠宿将去洛阳长

春宫大行台!结纳壮士，以防兵变! **将佐甲** **是** !

李世民 右一行军总管，遣将赴晋阳、陇西联兵! 将佐乙 臣愿亲往!

李世民 统军程知节，秦府全军待命! 程知节 遵令!

尉迟敬德 殿下!臣 … …

李世民 尉迟将军!太子麾下北门守军常何将军，与尉迟将 军可是旧交?

尉迟敬德 正是!

李世民 北门，定要在孤掌握之中!常何将军…… 尉迟敬德 呵，臣明白——如同小王旺!

李世民 (对众臣)十天之内，将各路军情报知于我! 长孙夫人 殿下!太子酒宴 ……

李元庆 我等带兵前往!

李世民 不!如此定被反诬图谋兵变!(冷然一笑)孤要将计 就计!

秀 子 (急上前)殿下!秀子愿随殿下赴宴! 李世民 秀子!那是生死之地!

秀 子 殿下!秀子早已非四年前的弱女子了!

李世民 (攥秀子之手)不可!玄龄贤卿，元庆小弟，待太子请

束一到，随孤赴宴! 〔 切 光 。

— — 幕 落

**第** **九** **幕**

〔九天之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 一 天下午。

〔太极宫百福殿内亲亲楼。画堂中设四席，均是沉香 木雕花长案。正中轻垂薄幔，两边扎起，露出月洞 门，通外堂；左面为推窗，可见一湖碧水，婷婷嫩莲； 右面高悬黑底金粉篆字匾额：“景祚由天”。

〔幕启：笙歌清悠，倩影穿梭——官娥们忙于拂案置 酒。

〔一阵怪笑，李元吉拖一侏儒上。

**李元吉** 哈!哈!(对众宫娥)滚!(坐下，狂饮，对侏懦)跳!

〔侏儒已精疲力竭，犹拚力飞旋跳跃，姿态滑稽。 **李元吉** 哈 哈 ! 翻 ! 翻 !

〔侏儒翻筋斗，终于一跌不起。 **李元吉** (怒)起来!我斩了你!

**侏** **儒** (抬头，满脸冷汗)殿下……(指腿)断……断 … … **李元吉** (揪其头发)起来!

〔侏儒起身，站不住。 **李元吉** 笑!

侏 儒 (咧嘴)哈，哈!啊!啊!

**李元吉** (觉得可笑)嘿!哈哈!

侏 儒 (泪下)啊，啊!

**李元吉** (怒)嚎什么?笑!

侏 儒 (古怪地)哈!啊，啊 ……

〔李建成与封德彝上，李建成见状，示意。封德彝下。 **李建成** 四弟。

〔李元吉不理，继续与侏儒逗乐。 **李建成** 齐王殿下!

**李元吉** (乜视)太子殿下!

**李建成** (和缓地)今日设宴为四弟送行，四弟不可纵酒过量。 **李元吉** 送行?(痉挛地一笑)酒宴上毒死秦王，沙场上战死

齐王 — —一箭双雕!

妙算!妙算!(抓起酒壶，狂饮) **李建成** (脸一沉)齐王殿下!

**李元吉** (将酒壶“砰”地摔于案上)哼!(转向侏儒，欲逼) **侏** **儒** (乞求)殿下，腿，腿断，断……

**李建成** (皱眉)拉下去!

〔内侍将侏儒拖下。

**李建成** (含笑)四弟，让秦王重掌兵马如何?父皇面前，为兄 亲往说情。

**李元吉** (咬牙)我齐王是过河卒子，大哥何必如此相逼!(急

下 )

**李建成** (盯视)哼!

〔封德彝上。李建成急迎。

**李建成** 封大人，方才你说秦王府新添了一名侍女 ……

**封德彝** 容貌像出水芙蓉般鲜灵，一双眼睛比星星清亮，比春 水妩媚，左颌一颗美人痣……

李建成 (阴冷地)封大人是动了春心?

封德彝 (窘)哦!小臣是说，这姑娘很像一个人。 李建成 像 一个人?谁?

封德彝 (缓缓地)刘文静。

李建成 (骤然变色)什么?你是说 … … 封德彝 刘文静之女，名叫秀子。

李建成 (眼珠发亮)噢，秦王竟敢收留罪臣之女?! 封德彝 还有 ……

李建成 嗯嗯!

封德彝 秦王已派出将士，四方联兵! 李建成 (惊)呵!

封德彝 殿下!先发者，制人!——今日酒宴 …… 李建成 (咬牙)一切妥贴!圣上面前 ……

封德彝 殿下放心!(张望)呵，有人来了，臣且告辞!(急下) 李建成 王 旺 !

〔王旺捧一扁壶急上，颌首。

〔内传：“秦王到!”李建成整衣，迎下。

〔乐声欢快。李世民顾盼生风，健步而来，佩玉腰刀 叮当作响，一派潇洒之气。李建成满面笑容，谦然前 引。李元吉一脸阴沉，房玄龄沉静悠然，李元庆则锋

芒外露，依序而入。李世民的二近侍紧随。 李建成 二弟，请!

李世民 今日为四弟饯行，四弟先请! 李建成 呵!对，对!

〔李元吉甩手入右侧下席，李建成入右侧上席，李世 民入中偏左一席，李元庆、房玄龄入左侧下席。王旺 率两名内侍手执扁壶，一一斟酒。

**李建成** 齐王殿下此行北征，将与豺狼虎豹决一雌雄!为祝 齐王出师告捷，举酒!

**众** **人** (举酒)祝齐王殿下出师告捷，马到成功! **李元吉** 谢太子，秦王殿下，诸位贤卿!

〔众一饮而尽。

**李世民** 啧!大哥!古人道，美酒一杯歌千首，我等何不即席 赋诗，放歌痛饮呢?

李建成 (眉飞色舞)呵，对!此意妙极!李氏子弟将门所出， 沙场上堪称一代英豪，翰墨诗文间亦算得风流人物。 二弟一笔行书，深得王右军之法，正可手书条幅，惠

赠齐王!(吩咐近侍)传文房四宝! 〔近侍下。

**李世民** 世民还有一议!今日兄弟欢宴，英雄满堂，赋诗当以

英雄为题，托古论今，方有兴味! **众** **人** 遵命。

〔童子们捧砚墨等物上，各侍立。 **李建成** 夺得诗魁者，饮醇酒一杯!

〔众人各自提笔凝思。李建成暗瞥李世民，见其明眸 朗朗，正直视自己，不禁尴尬一笑。李世民翩然起 身，巡视诸臣之作，不时含笑点头，或蹙眉摇头。

李元庆 (掷笔大叫)成也! 李世民 念来!

李元庆 《卢城怀古》!——汉家名将李广，曾驻守右北平卢 城，匈奴称其“飞将军”,数年不敢入侵!李将军功高 威重如此，朝廷却无意封侯，反逼得他自杀身亡! ( 诵 )

“纵马狼山外，弯弓瀚海间，

泉台饮恨去，血溅九重天!” (掷出诗笺)

房玄龄 (和缓地)呵!汉王殿下一手草书，飘逸似飞 ……

李建成 (强笑)元庆不愧少年英雄，血气方刚；壮士豪情，溢

满字里行间。

李元庆 (冷笑)大哥很懂诗情!

李元吉 小弟也很有诗才!(与李元庆灼灼相视) 李建成 (忍耐不住)孤也得了一首!

李世民 ( 一 笑)世民从小爱听大哥吟诗。 李建成《淮阴怀古》!

李元吉 淮阴?此系何物?

李元庆 (放声大笑)四哥，此非物品，而是地名，汉家名将韩

信封侯的地方。 李元吉 (狼狈地)呃!

李建成 不错!此人助汉高祖夺得天下，竟想自立为王，利令

智昏，叛逆谋乱，终致在长乐宫中一命归天!

李世民 (微笑)大哥此诗用意颇深 …… 李建成 (冷笑)二弟聪明!

〔李元庆欲起身，为房玄龄所止。 李建成 (诵》“狂徒淮阴客，自诩天下雄；

一曲黄梁梦，呜呼长乐宫!"

李世民 (凛然地)《孟津怀古》! 众 人 孟津?

李世民 当年周武王在此会集八百诸侯讨伐暴虐无道的商纣 王!(朗朗诵曰)

“云涌九州动，龙飞四海惊! 武王除暴虐，万众庆升平!”

〔 静 场 。

**李建成** (突然大笑)二弟之诗，风云纵横，气象豪阔，径夺魁

首!为兄当举酒为贺! **李元吉** (急应)举酒!举酒!

〔内侍斟酒，李建成瞥王旺一眼。王旺上前为李世 民斟酒，刚欲离开 —

**李世民** 慢!

〔王睡止步。静场。李建成微微震动。 **李世民** 酒壶给我。

王 睡 啊 … … **李世民** 嗯?

〔主旺佯作惊慌，暗顾李建成。李建成默然直视。王 旺只得将酒壶交出。李世民接过，揭开盖，闻了闻。

**李世民** (笑)嗬呀!如此好酒，正当开怀痛饮!

**李建成** (长松一口气，宽慈地)二弟不可过于贪杯。 **李元吉** (兴奋地)哎，二哥从不贪图酒色!

**李世民** (笑微微)四弟今日可向着二哥了!(走近李元吉，蓦 然倾满其手中之杯)来!

分别之际，我等兄弟干一杯!

**李元吉** (猝不及防，惊呆)呵! **李世民** 怎么?!

**李元吉** (急摇头，拭汗)哦，不，不…… **李世民** (举杯，豪放地)干!

**李元吉** (不由自主，向李建成)大哥……

**李世民** 哦，对!今日之宴乃大哥作主，世民亦敬大哥一杯! (倾壶倒满李建成手中之杯)

**李建成** (勉强镇定)二弟，大哥素不善酒，不能多饮。

**李世民** 大哥此言差矣!酒还未过三巡，怎就不能再饮?来! (举酒)弟敬兄，兄爱弟，同胞手足，“恺悌为则”!

**李** **建** **成**

(失色)这 … …

**李** **元** **吉**

**李世民** (大笑)大哥，四弟，怎么了?此酒并非毒酒，为何如 此怕饮?

**李建成** (一震，只得举起酒杯，强壮声色)哪里，哪里，干! **李元吉** (抖索着举酒)干 ……

**李世民** (双目炯炯，咄咄逼人)干!

〔恰在此时，内传：“太子殿下- "一近侍急上。 近 侍 (喘吁吁)启禀太子殿下!有一来人定要入宴! **李建成** (如遇大赦，放下酒杯)呵，何人?

**近** **侍** ……秦王府一家僮。说长孙夫人遣其来此。 〔李世民双眸中闪过一丝不安。

**李建成** (觑李世民一眼，赶紧)秦府家僮，为何阻拦?让他进 来 !

〔近侍应声下。 一男僮从月洞门入，众人目光集其一 身。静场。

**家** **僮** 小奴叩见诸位殿下，大人! **李世民** 起 身 !

**家** **僮** (抬头)殿下!

**李世民** (一惊)你!何事来此?

**家** **僮** (口齿伶俐)启禀殿下，夫人请殿下速速回府，圣旨 到 !

**李世民** (会意，不动声色)哦?(转对李建成)呵，大哥，世民 只得告辞了。

**李建成** 慢!(步至家僮身边，盯视)圣旨降临秦府?

**家** **僮** (颔首)是。

**李建成** (伸手欲抬起家僮下巴)长孙夫人遣你禀报?

**家** **僮** (灵活地避开)是。

**李建成** (近一步)你唤何名?

**家** **僮** (退一步)小奴乃家生儿，无名无姓。 **李建成** (又逼一步)嘿嘿!

**李世民** (勃然作色)大哥，此乃何意?

**李建成** (奸笑)此儿长得十分可爱，很像一个人— **李世民** (两眼一闪)哦?

**李建成** (盯视李世民)刘——文——静! 〔 静 场 。

**李世民** (喷然大笑，有力地)看来刘文静虽被斩首，却魂魄不

灭啊!(正色)秦王告辞! **家** **僮** (急拦)殿下走不得!

**李世民** 为何?

**家** **僮** 此殿堂早被执刀壮士伏围!小奴亲眼看见了!

〔李世民炯然直视李建成。秦府诸人立刻按剑。

**李建成** 嗬嗬!好一个奇僮!你可知谎言惑主，罪该斩首! **家** **僮** (怒视李建成，激动地)欲置死地，何患无辞!

〔李建成目光蓦然凝聚，见家僮左颔有一颗美痣。 **李建成** (突然攥住家僮的手腕)你 ……

〔家僮猛然转身，试图挣脱，“咣啷啷”案被碰翻，各种 器皿滚落一地。顿时，月洞门内兵器碰响，拥出数十 名执戟侍卫，虎视眈眈。静场。

李世民 (缓缓走近李建成)今日设宴，原为齐王饯行，太子殿 下却暗布刀兵!(“嘶”地一声拉开便袍，露出闪闪发 亮的衣甲)好!半步之内，一决生死!

〔李元庆并二近侍均撕开便袍，铠甲环身，长剑在手。 **李建成** (脸肌微颤，面色渐紫，猝然喝叱左右)下去!

〔 侍 卫 退 。

李建成 哦，二弟误会了!(深深一揖)请行。 **李世民** (冷笑一声)走!

〔李世民转身，向月洞门走去；众紧随。李建成狠狠 挥手，李元吉拔出长剑，闪电般扑向李世民。

**李世民** (惊觉，遽回首，愤怒反劈)你!

〔立时刀剑迸击，白刃纷纷。李建成潜步欲背刺李世 民，家僮惊呼急护，被一剑扎胸。

**家** **僮** (惨叫)啊 —

〔秦府二近侍急救家僮入阁。

〔殿外急呼：“圣驾到!”内侍一列冲上。李渊上，白发 皓首，老态龙钟，眉宇间威势犹存。

**李** **渊** 住 手 !

〔李建成急放下剑，颌首恭立。李世民长剑入鞘，愤 然伫立。李元庆、李元吉狠狠相瞪。

〔 静 场 。

李 渊 ( 一 脸乌云)兄弟二人同处京城，却如水火不相容!

朕思虑已久，欲保平安，惟有……(沉吟) **李世民** 父皇!

**李** **渊** (稍稍和缓)二郎酷爱史籍经书，定知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 汉景帝同胞兄弟。

**李** **渊** 对!景帝生母窦太后十分宠爱梁孝王，然天命当立

景帝，太后便将梁地封于孝王 …… **李世民** 父皇之意 ……

**李** **渊** (心气渐平，宽和地)东都洛阳，比梁地更为富庶 ……

**李世民** 果然要将儿臣逐出长安?!——父皇! **李** **渊** 此乃为秦王着想!

李世民 (终于爆发)父皇!突厥铁骑，逼近长安，百姓呼号， 国势危急!大唐军师迟不出征，竟在宫城内暗布杀 机!父皇不能明察公断，反却事事离弃民心!父皇! 父皇!为什么如此忌恨社稷忠良， 一任奸党肆意横 行?!

李 渊 (大怒)住嘴!后宫、前廷都是奸党?!

李世民后宫贵妃，前廷太子，早已构成奸党，无所不为!

李 渊 (捶椅)胡说!太子所为，均合朕意!构成奸网者，是 你!六年前，就与刘文静居心叵测；六年来，处处与 朕离心背道；六年后，竟敢窝藏叛臣之女!你，你 ……(伤心地)朕念父子生养之情，儿竟忘弃忠孝大 义!

**李世民** (完全绝望)父皇!

李渊(怒极)朕意已决!秦府程知节立赴康州，尉迟敬德 论罪斩首!房玄龄永远不准回朝!你，明日一早启 程!

**李世民** (字字如铁)如此行事，大唐必亡! 李 渊 (字字千钧)天子之言，便是天命!

(怒下)

〔李建成、李元吉并一干侍卫紧随而下。

〔“家僮”发辫披散，从阁内挣扎奔出。李元庆急扶。 家 僮 天命!(凄烈地)天命——(血堵喉塞，踉跄，倒在李

元庆的怀抱中。浸血的丝娟，从胸前飘飘滑落) **李元庆** 啊!秀子—

**李世民** (瞋目拔剑)天子有道，奉为君主!天子无道，弃为独

夫!此乃天经地义!(挥剑愤击)

〔“景祚由天”的匾额迸然碎裂!巨大的宫殿群，轰然 回声……

〔 切 光 。

— — 幕 落

**尾** **声**

〔翌日清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

〔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前。武卒分立两旁。透 过高大的拱形门道，可见西苑内繁茂的花草。

〔幕启：一片宁静。突然，李建成戎装带兵退上。李 元吉亦弓箭在手，冲上。

**李元吉** 大哥!坏事!坏事了!

**李建成** (揪住李元吉衣襟)秦王首级何在?! **李元吉** 秦，秦王——

〔一声冲天的马嘶，李世民率秦府将士急上。双方兵 马对峙。静场。

〔李建成渐渐后退，玄武门守军将士威然而列，李建 成猛回头。

**李建成** (急迫地)常何将军! **常** **何** ( 冷峻地)太子殿下!

**李建成** 啊!守军叛我!(回身举刀向李世民猛劈)

〔李世民奋臂反击。两军格斗，纷纷扭打下场。

〔音乐顿起。李建成复逃上，李世民追上。李建成回 身射箭，不中。李世民一把揪住李建成。

**李世民** 太子殿下!

李建成 呵，二弟!为兄痛悔万分，二弟念同胞兄弟之情 …… 〔李元吉急上，引弓射箭，箭从李世民耳边擦边。李 世民猛回头，李元吉又射一箭，仍不中。尉迟敬德带 武卒大吼扑上。李元吉逃，尉迟敬德追下。李建成 乘李世民背身之时急刺，不中，逃。李世民拈箭引 弓，拚力射出—

**李建成** (中箭)啊——(倒下，死) **李世民** (咬紧牙关)大哥?!

〔李元吉复上，见状，扑上前，手扼李世民之喉，搏斗。 李元庆冲上。

〔尉迟敬德、程知节并数将齐上。 **众** **将** 吠 — —

〔李元吉逃。李元庆一刀刺穿其胸，污血淋漓，李元

吉踉跄扑下。众将跃步引弓，射之。 **李元吉** 啊——(死)

〔王旺戎衣溅血，提刀急上。

王 睡 秦王殿下!东宫、齐府兵马鼓噪而来! **李世民** (扬眉)来得好!(冲下)

〔众随冲下。

〔李渊与裴寂、萧璃、封德彝匆匆赶上。尹贵妃亦随 上 。

**尹贵妃** (惶惶四顾，突然惊叫)啊!陛下!

〔尉迟敬德铠甲血污，执矛带卒直奔李渊。 李 渊 (失色)谁敢作乱?!来此何为?!

**尉迟敬德** 陛下!太子、齐王欲杀秦王，秦王举兵诛之!恐怕

惊动陛下，遣臣前来护卫! 李 渊 ( 大 惊 ) 啊 ! ( 急 视 众 臣 )

〔裴寂瞠目结舌；封德彝一阵慌乱； 萧璃喜形于色。

**尹贵妃** (迸出)这是犯上作乱! **萧** **瑀** 此乃大势所趋!

**尹贵妃** (绝望地)封大人!

**封德彝** (一惊，赶紧)萧大人之言极是!建成、元吉乃是国 贼，当诛!当诛!

**尹贵妃** 啊 !

**尉迟敬德** 请陛下亲降圣旨，命所有兵马受秦王调令!

**李** **渊** (急向裴寂)呵，裴卿 … …

**裴** **寂** (慌忙答)臣惟陛下之命是从!

〔内忽传：“秦王到 ——”李世民按剑，健步急上。房 玄龄等一并秦府将士随上，肃然而列。

**尹贵妃** (尖叫)陛下!

**李** **渊** 滚!你这贱妇! **尹贵妃** 呵!(捂面奔下) **李世民** (跪)父皇!

**众** **人** (跪)陛下! 〔 静 场 。

李 渊 ( 一 字 一颤)此乃朕之夙愿：从今之后，军国大事，一 并由秦王处断!

众 人 (轰然大呼)陛——下——英——明!

〔合唱声起，壮奋，浩阔：

“大河东流去兮，千古尽淘沙， 载舟亦覆舟兮，兴亡几人察!”

〔李世民按剑而立，目视远方。一片红光升腾起来， 笼罩整个舞台。

〔震人心弦的画外音：“秦王李世民，从此登上了大唐 王朝的宝座，史称唐太宗。李渊，为太上皇。中国封 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 的贞观之治，开始了!”

**—** **—** **幕落** **·** **剧终**

注：

①龟兹乐舞：“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固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 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国龟兹，

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闭。 ……炀帝……后大制艳 .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隋书卷十五、音乐志》)

按：隋最盛行的龟兹乐舞，是吸收了北印度和波斯两地的技艺，据 《南部新书》记，“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鄉是这一类。

柘枝舞：出自西域石国。《乐苑》:“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 此舞因曲而名，用二女童，帽旋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 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柘枝词 小引)

②辛夷：即玉兰树。

③李元庆：武德六年封汉王。此处将封王日期提早了四年。

④中书令：“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 此宰相职也。”(《新唐书 ·百官志一》)

按：隋唐时，中书令、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为 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三省长官共同负责中枢政务。中 书省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长官称侍中，尚书省长官称尚书令。中书侍 郎为中书令之副职。

⑤仆射：“左右仆射，各一人……为令之贰。”(《新唐书 ·百官志一》) 为尚书令之副职，以左为高。

⑥红芍药：《诗、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后

芍药便常与爱情相联。

⑦《桂海虞衡志》:“红豆蔻，花淡红，鲜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则下垂， 每蕊心有两瓣相并，词人托兴曰比目连理云。”

⑧ 刘桢诗《赠从弟》第二首。

⑨均田令：均田制开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齐、北周继续取 用，到隋朝推广到江南地方，至唐朝，武德七年重颁均田令。《唐六典 三》:“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 ……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 家妻、家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 一曰永业， 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受田人身死，永业田由继承人 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⑩ 新律令：武德七年四月颁布。“武德中，命裴寂、殷开山等定律令， 其篇同一准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惟三流皆加一千里，居作三 年、二年半、二年皆为一年，以此为异。又除苛细五十二条。”(《唐六典卷 六、尚书刑部》)

⑪ 租庸调法：武德七年颁布。“凡赋役之制有四： 一曰租，二曰调，三 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士所产绫绢绝各二丈， 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 二旬(有闰之年加三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 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 十日)”(《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⑫庆州：今甘肃庆阳。

⑬宜州：今湖北宜昌。

⑭《功成庆善乐》:“贞观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庆善宫，宴从臣 于渭滨，赋诗十韵。 ……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之曲。令 童儿八个，皆冠进德冠，紫裤褶。”(《唐会要、卷三十三》)。“庆善乐，太宗 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 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像文德洽而天下安乐 也。”(《旧唐书 ·音乐志》)

按：此处用《旧唐书》所录之名，取《唐会要》所记形式。

⑮终南山：秦岭支脉。

⑩《破阵舞》:“贞观七年正月七日，上制破陈乐舞图，左圆右方，先偏 后伍，鱼鹿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像战阵之形。起居郎 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 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像，以应歌节，数日而就，其后令魏征、虞世南、褚 亮、李百药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于庭，观者睹其抑扬蹈 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怵。武官烈将，咸上寿云：此舞皆陛下百战百 胜之形容。于是皆称万岁。"(《唐会要、卷三十三》)“即七德舞也。太宗 为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破阵舞。”(《贞观政要卷七 ·礼乐第二十 九注》)

⑰ 漠北：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的地区，自汉代以后常称为漠北，乃 突厥族所在地。

⑧《易经》:“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阿Q正传**

原著 鲁 迅 编剧 陈白尘

人 物 表

阿 Q — —三十来岁，被呼为阿Quei (“桂”或“贵”)。 小 D - —二十来岁，被呼为小 Don(“同”)。

看土谷祠的老头子——五、六十岁。

掌柜的——咸亨酒店老板，三、四十岁。

航船七斤——咸亨酒店顾客，船工，四十来岁。 红鼻子老拱——酒客，流浪汉，四十余岁。

蓝皮阿五——酒客，流浪汉，四十余岁。 王 胡——酒客，流浪汉，四十余岁。

赵太爷——未庄的地主，五十来岁。

赵太太——赵太爷妻，五十岁。

赵秀才——赵太爷儿子，二十多岁。 秀才娘子——赵秀才妻，年相若。

赵司晨——赵太爷穷本家，四十开外。 赵白眼——赵太爷穷本家，四十开外。

吴 妈——寡妇，赵府女佣，年三十。 邹七嫂——赵府邻居，四十来岁。

地 保——赵府走狗，四十岁。

报 子 — —三十来岁。

钱大少爷即“假洋鬼子”,财主儿子，年不满三十。 白举人——绅士，五十余岁。

县 官 —六十岁。

把 总 — —四十多岁。 师 爷 — —五十来岁。

老尼姑——五十岁，静修庵住持。

小尼姑- 老尼姑徒弟，十七、八岁。 红眼睛阿义——监狱看守，四十岁。

笼 头- 县监狱三号囚房的囚犯头，四十岁。 中年犯——带脚镣，三十多岁。

农 民 — —在押犯，五、六十岁。

未庄闲人、妇女、贺客、警察、士兵、团丁、侦探、衙役、 囚徒、儿童、戴白盔白甲的兵将及看客各若干人。

**序** **幕**

**时** **间** 清光绪末年，秋，晨。

**地** **点** 未 庄：土谷祠门前-—咸亨酒店——赵府门口。

〔未庄尽头，土谷祠门前。阿Q 从大门里出来，他头 戴黑毡帽，身穿破旧短夹袄，懒洋洋地含着短旱烟 杆，向街上走去。他有着农民的质朴和愚昧，也很沾 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他身后，看土谷祠的老头子 伸头出门。

**老头子** 阿 Quei, 晚上早点回来!没人给你守门! 阿 Q 嗳 !

〔阿Q 在街上走走停停，欣欣然向咸亨酒店走去。

〔原著者的解说词：“我要给阿Q 做篇传记，已经不止 一两年了。但一下笔，便感到万分困难。按照传记的 通例，一开头总得先说他姓甚名谁，表字某某，某处人 氏，而我几乎全不知道。比如说，阿Q 住在未庄土谷 祠里，但他是哪省哪县人呢，我不知道。再说他叫阿 Q, 到底是桂花的‘桂’呢?还是富贵的‘贵'呢?也不 清楚。我只好用英文拼音的办法写成q-u,e-i, 并 按英国习惯，用第一个字母Q 字，缩写成阿Q 了。至 于他姓什么呢?有一回，似乎是姓赵了…… "

〔舞台上现出了咸亨酒店。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和 一两个酒客站在曲尺形柜台外边喝酒。阿Q 走进酒 店，掌柜的迎上来。

阿 Q (摊出几个制钱在柜台上)烫碗酒，掌柜的!

〔酒店背后河里淌来一只航船。航船七斤跳下船，走 向酒店，也掏钱买酒。

**老** **拱** 七斤回来啦?城里有什么新闻? 七 斤 有呀!老拱哥，你想听什么?

〔锣声当当，由远而近。

**掌柜的** (推推蓝皮阿五)阿五，看看，什么事?

**七** **斤** (胸有成竹)这就是新 闻：考秀才的，今儿发榜了! 〔锣声更近。

老 拱 那，谁中秀才啦?(向外张望)

〔地保在前敲锣，报子手捧喜报随后，飞步从酒店门 前跑过。有些孩子和大人在后边追赶呼号。

报 子 (已跑过店门，喊着)捷报!赵府赵大老爷高中啦!…… 掌柜的 (欢呼)哦!赵太爷的儿子中啦!

七 斤 (点头)你们未庄上除了赵家还有谁?

阿 Q (放下酒碗，不禁狂喜)对!除我们赵家还有谁?(拔

腿就跑，向报子去路追去) 老 拱 什 么 ? 他 阿Q 也姓赵?

阿 五 (兴奋地)管他的!(拖红鼻子老拱)走，看看去!(一 同奔下)

〔舞台上咸亨酒店隐去，

〔舞台另一边现出赵府大门。

〔大门洞开。赵司晨正在门口挑起竹竿放鞭炮，脖子

伸得特别长。好几位衣冠齐楚绅士模样的人物正走 进大门，赵司晨一边点头哈腰表示欢迎。未庄上的 闲人如王胡、小D、看土谷祠的老头子等人围在门外 张望。 一群孩子在抢地上未燃的鞭炮，大声欢叫着。 〔阿Q 从酒店那边跑来，嘻开大嘴，高兴万分。红鼻 子老拱和蓝皮阿五接着也跑来，向门里张望。

阿 Q (看看众人，昂然向大门走去，对赵司晨点点头)二哥! 赵司晨 (用竹竿拦阻阿Q) 干吗?

阿 Q 赵大爷中了，我来道喜! **赵司晨** (讥笑)你?去去去!

阿 Q (理直气壮)你是赵太爷本家，我也是本家!

**赵司晨** 你不配!(用竹竿将阿Q 推回人群) 〔众人哄笑。

老 拱 (大笑)我说嘛，你也配姓赵?(顺手推阿Q 一 掌)

阿 Q 我真姓赵嘛!排起班辈来，比秀才老爷还长三辈哩! 阿 五 (微笑着)出五服了没有?

阿 Q (不懂)横竖我比秀才老爷长三辈!

〔于是围观的人将阿Q团团围住，问长问短。

**赵司晨** (在人圈外听听，便驱逐众人)散了!散了!一边去! 〔众人让到一边去。

〔大门里有几位贺客退出来，赵太爷和赵秀才都冠带 齐全地恭送出大门。赵白眼端着水烟袋，地保夹着 锣，跟在屁股后边出来。

众贺客 留步!留步! — — 赵太爷请留步!秀才公请留步! **赵太爷** 不送!不送!谢谢诸位!

〔贺客去。赵太爷父子昂然环顾。

**赵白眼** (连忙装好水烟，吹着纸楣，送到赵太爷嘴边)请!

**赵司晨** (乘机向赵太爷耳边低语)…… **赵太爷** (勃然大怒)胡说!把他叫来!

**地** **保** (对赵太爷躬腰)喳!(冲进人群，叫喊)阿Q! 太 爷 叫你!

〔阿Q 欣然推开人群，整整衣衫，走向大门口。

阿 Q (满面笑容，拱起双手连连躬身作揖)恭喜太爷!恭喜

太爷!

**赵太爷** (一声怒吼)浑账!你在这儿胡说什么?

阿 Q (如梦方醒，收了笑容，声音微颤，双膝略屈，似乎是行

礼)太……爷，我……

**赵太爷** (抢前一步)你是我本家么? 〔赵白眼慌忙接过水烟袋。

阿 Q (不敢回答) ……

赵太爷 (更逼进一步)你说?你姓赵么?(挥起右掌，对准阿 Q 左颊打了一巴掌)你配姓赵?(又对他右颊再编一 巴掌)你敢姓赵?

阿 Q (只有连连后退) ……

**赵秀才** 父亲大人息怒。今天是孩儿大喜日子，犯不着跟这 畜生生气!(转对阿Q)滚!

赵白眼 滚!滚!滚!(一边又吹着纸楣向赵太爷送上水烟袋) 〔赵太爷父子及赵白眼都返身进去。赵司晨忙闭上 大 门 。

阿 Q (捂着被打的双颊，正想走开)…… 地 保 (挺直了腰，绷紧了脸，喝声)站住!

〔有几个观望的闲人散去了，有几个又围拢来。 阿 Q (苦苦地望着地保) … …

地 保 (伸出手来)拿来!

阿 Q (以为又要挨打，躲开)什么?

地 保 当地保的靠什么吃饭?——酒钱!老规矩，二百文! 阿 Q (从腰里掏了一把铜元放在地保手里)……

地 保 (掂掂手，收下孝敬)妈妈的，什么姓不好姓，偏要姓 赵!从今后，姓猫姓狗随你便，就不许姓赵了!听见 吗!(下)

老 拱 我早知道你不会姓赵嘛!找打!哈哈!

阿 五 (拖红鼻子老拱)走走走，还是喝酒去!(同下) 小 D (走向阿Q)阿 Q 哥，你真的……?

王 胡 小D! 走吧!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胡说!(拖小 D同下)

老头子 (叹口气)唉，这话也很难说啊!阿Q,回去吧!

〔阿Q没吭声。看土谷祠的老头子摇摇头走了。闲 人也都散尽了。阿Q 摸摸双颊，顺墙根蹲下来。

阿 Q (四顾无人)妈妈的!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 子!

〔原著者的解说词：“因此，阿Q 到底姓什么,我还是没 把握。好在阿Q 的“阿”字是非常正确的，绝无错误。 我还是要为他写篇传记。但难题又来了，传记的名目 很多，什么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 ……等等，可惜都不合适。没有办法，就从旧小说里 那句‘闲话休提，言归正传’的套话里，取出‘正传’两 个字来，作为名目，就叫做《阿Q 正传》吧。”

〔舞台天幕上现出鲁迅的造像和鲁迅手书的四个字： 《阿Q 正传》

——幕 闭

**第** **一** **幕**

时 间 清宣统三年，春。

**地** **点** 未庄：河边——赵府门前——咸亨酒店——土谷祠 内 。

(春天了，未庄上也这里、那里冒出点柳绿桃红的景 色 来 。

〔小D 在河边掬水洗脸。阿Q 兴匆匆地从远处走 来，看见小D, 便也走到河边去蹲下洗脸。

〔解说词：“阿Q 自从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反倒 得意了好几年。因为打人者赵太爷是位名人，因此 被打者阿Q 也就托庇有了名。于是他就颇受尊敬 了。”

小 D 阿 Q 哥，早呀!

阿 Q (含糊地)唔。(脱下毡帽，慢慢洗脸)

〔解说词：“阿Q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春米 便春米，撑船便撑船，割麦便割麦，博得人们称赞，说 ‘阿Q 真能做!’而且他还进过几回城，见识高；再加他 比赵秀才还长三辈，在精神上不把赵家父子放在眼 里，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只可惜…… "

阿 Q (对着水中影子发呆，因为阳光正照亮他头顶上的癞

疮疤。他于是用手捂住疮疤，便笑了。但手一离开， 他又生气了，随手捡起土块，投入水中)你妈妈的!

〔解说词：“……他在体质上还有个缺点，头上颇有几 处癞疮疤。因而他很忌讳说到‘癞’字。后来，推而广 之，连‘光'也忌讳，‘亮'也忌讳，甚至连‘灯、烛'也都 忌讳了。”

小 D (看看阿Q,又看看水中倒影，不觉笑了起来)又亮了! 〔解说词：“好，这下又犯忌讳了!”

阿 Q (怒目而视)妈妈的!小D! 你也敢 …… (跳起身要打 小 D)

小 D (边逃，边讨饶)阿Q 哥，我不敢了!

〔阿Q 还是抓住了小D, 正举手要打，红鼻子老拱走来 了 。

老 拱 (笑)是保险灯在这儿，怪不得亮起来了! 阿 Q (转对红鼻子老拱)你还不配!

老 拱 慢着!(伸手去摸阿Q 头顶)让我看看。 阿 Q (有点胆怯，挡开对方的手)别开玩笑!

老 拱 (生气了)你跟我动手?(顺手抓住阿Q 的细辫子) 〔阿Q 伸手去抓对方辫子，但又被红鼻子老拱接着， 就势一扭，让阿Q 扭转身去。

〔蓝皮阿五又来了。

阿 五 (高叫)碰头!碰头!

老 拱 ( 将 阿Q 推到柳树前，连碰了五个头)一、二、三、四、

*五!*

阿 五 (大笑)保险灯撞破啦!走吧，喝酒去!(拖红鼻子老 拱同下)

( 小D 在鏖战时已躲到树后去。阿Q 则对去者怒目

而视。

〔解说词：“你以为阿Q 被打败了么?没有!”

阿 Q (戴上毡帽)妈妈的!如今世界不像话：儿子打老子! (更大声叫)儿子!大儿子!

小 D (伸出头来笑道)阿Q 哥，你真有办法!(说罢， 一溜烟 逃去了)

〔阿Q 得意地大踏步走去。

(解说词：“阿Q 便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转败为胜 了!"

〔舞台上河边隐去。

〔舞台上现出赵府大门。 〔王胡正倚墙向太阳。

〔小D 跑上来，笑不可仰，一见王胡，便挨身坐下去。 **王** **胡** 什么事高兴?

小 D (对王胡耳语，又笑) ……

〔阿Q 又慢慢走来，王胡视若未见。〔解说词：“这王胡 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 为了忌讳‘癞’

字，只叫他王胡。对于他，阿Q 是看不上眼的。”

小 D ( 一 见 阿Q 来了，连忙起身让坐)阿Q 哥，你坐你坐! (溜走)

阿 Q (就在小D 坐处坐下，并向王胡那边挤一挤) …… 王 胡 (横他一眼，没吭声) ……

阿 Q (得寸进尺)让开点!这是我们赵家的墙! 王 胡 (大笑)你姓赵?

阿 Q (跳起身，吐口唾沫)这毛虫!

王 胡 (抬起眼皮轻蔑地)癞皮狗，你骂谁?

阿 Q (两手叉腰)谁认账就骂谁!

王 胡 ( 慢吞吞站起来，笑道)你骨头痒了么? 阿 Q (以为王胡要逃走，举拳就打)休得逃走!

王 胡 (一转身，接住阿Q 的拳头，一拉过来，顺手扭住他的 辫子)来吧!

阿 Q (立刻变成可怜相)君子动口 ……

王 胡 老子动手!(把阿Q 推到墙边，要碰头) 阿 Q 轻点!轻点!

王 胡 慢着!你先说说，这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老子打儿 子?

阿 Q (歪着头)打毛虫好不好?我是毛虫!

王 胡 ( 一 笑)贱货!(在墙上又碰了几个响头)天下第一个 贱货!(掸掸手，走了)

〔解说词：“又癞又胡的王胡居然敢于动手打他，在阿 Q 的记忆上可算生平第一件大屈辱了。但阿Q 自 认 失败了么?没有!”

阿 Q (看看王胡去远了)天下第一什么?老子就是天下第

一!状元也不是天下第一么?你王胡算老几? 〔解说词：“阿Q 在精神上又胜利了。”

〔赵府大门开，赵太爷和赵秀才走出来。阿Q 惶惶不 安 。

赵太爷 (对门内)吴妈，关好门!(迈下台阶)

阿 Q (不由地让了道，而且略略弯了下膝关节，低声)太爷。 赵太爷 (视若未见，喉咙里似乎哼了声)……

吴 妈 (手扶双门，不免噗哧一笑) … …

阿 Q (转眼看见吴妈，也咧嘴一笑，但大门关上了)吴…… 〔赵太爷父子刚走了几步。赵秀才忽然牵牵父亲衣

袖，都止了步。从街的另头传来了咯咯皮鞋声。 **赵太爷** (低声)不管他。(依然领着儿子慢步向前行)

阿 Q (抬眼望去)妈妈的，假洋鬼子!(不屑地靠在墙上)

〔钱大少爷头戴圆顶礼帽，身穿长衫，足登皮鞋，手持 黄漆手杖，向空中抡一圈，又向地面捣一下，面对赵太 爷父子走来。

〔解说词：“这是未庄上有名的钱太爷的大儿子，也是 阿Q 最厌恶的人。他去了趟东洋，腿子直了，辫子也 剪了，后来装了一条假辫子，所以称他为‘假洋鬼 子’。”

钱大少爷 (扬起手杖)Hello!赵老馆，你好!(伸手欲握) 赵太爷 (连忙作揖打躬)钱大少爷!托福托福!

钱大少爷 Mr. 赵，你好运气!朝廷停了考，办学堂，你这个秀

才，虽不空前，可称绝后啦!哈哈……! 赵秀才 (不知所对)不敢，不敢!请指教，指教!

钱大少爷 (热心地)Mr.赵，以后要研究研究新学啦!(机密 地)我介绍几本书给你……(掏出铅笔、卡片书写)最 好读洋文原著……

**阿** Q (旁白)怪不得我们赵家减了威风，连王胡都敢欺负 我，原来是你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走运了!

**赵太爷** (更加热情)感激之至!感激之至!以后请多指教!

钱大少爷 Mr. 赵，好极了!Goodbye! 再见! **赵太爷** (捅捅儿子)再见!再见!

**赵秀才** (机械地)再见!……父亲，天不早了，快走吧!(与 赵太爷同下)

阿 Q (眼看钱大少爷要走过来了，一挺胸迎了上去)……

(解说词：“阿Q 倒是见义勇为，要为赵家争口气了!”

〔钱大少爷自然没把阿Q 放在眼里，高视阔步前进。 〔阿Q 也毫不示弱，昂然与钱大少爷擦肩而过。

阿 Q (突然回头，对钱大少爷的辫子仔细观察，忽然笑起 来)哈哈!

**钱大少爷** (早觉有异，一回身，喝问)干什么?

阿 Q (又转回身走去，故装不理)秃儿，驴!原来是假的! **钱大少爷** (大喝)站住!

阿 Q (没转身)怎么?说你啦?

**钱大少爷**(抢上一步，抡起手杖就要打)……

阿 Q (急了，一边缩头，一边叫喊)那哭丧棒打不得人!

〔阿Q 脑袋上早遭了一手杖。 阿 Q (指远处)我说那孩子!

钱大少爷 (又拍打了两下)外国人说的对：“在中国走路，只 要用手杖说话就行!”(又愤慨地痛骂一句)亡国奴! (转身昂然而下)

阿 Q (听到皮鞋声远了，耸起的肩头才放松下来。转身向

钱大少爷去路走去，向前指)假的，总是假的!假辫 子!假洋鬼子!(但不禁要揉揉脑袋)

〔解说词：“在阿Q 的记忆中，被‘假洋鬼子'的‘哭丧 棒'打了，要算第二件大屈辱了。 …… "

阿 Q (行行走走，脸色逐渐归于平静，轻声哼起《小孤孀上

坟》来了) ·……

〔解说词：“但阿Q 自己倒也并不介意，因为‘忘却’这

一件祖传法宝在他身上发生效力了。” 〔舞台上赵家大门隐去。

〔舞台上现出咸亨酒店来。

〔酒店里顾客无非还是航船七斤、红鼻子老拱、蓝皮阿 五、王胡、小D 之流。他们和掌柜的此时都寂静无声， 因为钱大少爷的皮鞋声正响彻全街。而他们也都注 目相送。

小 D (打破沉寂)七斤叔，你说，他的腿怎么成直的了? 七 斤 跟外国人学的呗!

王 胡 那你说，外国人的腿都是直的?

七 斤 要不是直的，怎么朝见西太后时候都不下跪? 老 拱 (反驳)那是朝廷怕外国人呗!

阿 五 所以这些假洋鬼子也走时运了! 七 斤 城里都办起洋学堂啦!

掌柜的 这么一说，秀才、举人都不值钱啦?

七 斤 (摇头)那也难说!城里的白举人还是很阔! 小 D 假洋鬼子总不是好人!好人能里通外国?

掌柜的 钱太爷也真是，要让儿子去东洋!

老 拱 (突然发现什么)谁来了?

小 D (探头张望)静修庵的小尼姑!

老 拱 (推推阿五)怎么样，唱一段《小尼姑下山》? 小 D (起哄)好!

阿 五 (喝口酒，清清嗓子，先念起道白来)“小尼姑下得山 来，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桃红柳绿，柳绿桃红，好一 派春光也哟! …… "

〔小尼姑提着装满香烛的竹篮，正走到酒店前，看看 前方，踟躇不前了。〔众人掉头望去，原来是阿Q 从 对面来了。

阿 Q (连连吐唾沫)啐!啐!啐!怪不得今儿尽遇晦气，原 来是碰到了你!

〔小尼姑想绕道过去，阿Q 也两边阻拦。

老 拱 (大声叫)好!两边都亮了!看谁比谁亮!

〔酒店里发出哄笑。

〔阿Q 顾不得别人讽笑，突然截住小尼姑的去路，伸 手去摸她新剃的头皮。

阿 Q (呆笑着)秃儿，快回去!和尚等你哩! 酒客们 (同时哄笑)好!

**小尼姑** (急得满脸通红)你怎么动手动脚!(闪躲欲逃)

阿 Q (得到鼓舞，抢上去扭住小尼姑的面颊)和尚动得，我 动不得?

**酒客们** (哄笑)对呀!阿Q,再来一个!

〔阿Q 又用劲扭一下小尼姑的面颊，而她一扭头乘机 逃走了。

〔小尼姑声音：“断子绝孙的阿Q! … … 不得好死的 阿 Q!"

阿 Q (像得胜的将军似的，大笑着走进酒店来)哈哈! …… 酒客们 (也像迎接将军似的)哈哈! ……

老 拱 (亲热地拍阿Q 肩膀)阿Q, 有你的!

阿 Q (举着扭过小尼姑面颊的三个指头互搓着，憨笑不 语)……

小 D (抓住阿Q 的手，嗅一嗅那指头，大笑)香! 掌柜的 (捧上一碗酒)来一碗!

阿 Q (用左手端碗，闻一下三个手指，然后喝尽一碗酒)好! 王 胡 (猛拍其背)对，尼姑不偷和尚，小和尚哪儿来?

〔掌柜的又为阿Q 烫来一碗酒。阿Q 还搓着三个指 头在憨笑。

阿 五 一个女人单身在外边走， 一定是想勾引男人。小尼

姑也是女人嘛! ……她是假正经! **老** **拱** 那你去找老尼姑呀!哈哈!

王 胡 我说阿五呀，赵太爷家那个小孤孀吴妈倒不错!

七 斤 别嚼舌头啦!说真的，阿Q 真能做，应该娶个女人

啦!

(掌柜烫来第三碗酒。阿Q 还搓着三个指头憨笑着。 〔解说词：“看哪，阿Q 听着，想着，飘飘然，飘飘然要 飞去了!”

阿 Q (搓着三个指头，满面春风，身轻如燕，慢慢飘出了酒 店)嘻嘻 ……

〔酒客们愕然惊顾。

〔舞台上咸亨酒店隐去。

〔阿Q 飞过未庄一条街，飞过赵府门前，飞过小河，飞 进土谷祠，终于跌在他自己的铺上。

〔卧室里一灯如豆。阿Q 在铺上有如被波浪推涌着一 起一伏，不能平静。

阿 Q (还捻着三个指头憨笑着)小尼姑，小尼姑……她骂我

什么?“断子绝孙的阿Q! … …” (惊恐而严肃地)不 行!不行!我不能断子绝孙!-—死后没人供饭，那 还行?我该娶个女人!

〔解说词：“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阿Q 要有个女人 的思想，其实是合乎圣经贤传，无可非议的。”

阿 Q (还是捻着手指，望着屋梁呼唤着)女人!女人!我应

该有个女人呀!

〔解说词：“不知道这一晚上，阿Q 什么时候才打鼾。” 阿 Q (声音逐渐低微)女人!女人!我应该有个女人呀!

〔灯油已尽。屋中一片黑暗。

〔解说词：“可是苍天不负有心人。

第二天刚刚天亮…… "

〔东方渐白，阿Q 还在酣睡。

〔吴妈，赵府上那个女佣人，天生一副大脚，发髻上还 扎着白头绳，在敲阿Q 小屋的门。

〔阿Q还在打鼾。 吴 妈 阿 Q! 阿 Q!

阿 Q (猛然惊醒)女人?女人!谁?

吴 妈 阿 Q! 阿 Q! 死人，还不起来?

阿 Q (惊喜)是吴妈?(跳下床来开门)

吴 妈 赵太爷叫你今儿去舂米，快来!(向室内张望) 阿 Q 就来，就来!(憨笑着)吴妈，请进来坐坐，坐坐!

吴 妈 (似同情又似责备)嗳，乱七八糟的!我不坐了。早

点来!(返身便去) 阿 Q (追到门口)吴妈!

(吴妈声音：“快点来吧!”

阿 Q (对外)嗳，嗳!(神往了半晌，突然跳起身，把自己摔

在铺上)

——幕闭

**第** **二** **幕**

**时** **间** 第一幕当天及以后两天内。

**地** **点** 赵府厨房——土谷祠——未庄街上——静修庵外。 〔夕阳西下。赵府已开过晚饭，吴妈正端了吃过的碗 筷等等进厨房来。隔壁碓房里传来春米声。吴妈打 算洗锅涮碗， 一听，又放下了，去盛了一大碗米饭和 一碟咸菜走向碓房门口。

吴 妈 阿 Q, 先吃饭吧。

〔春米声停。阿Q披件单衫走出来，一边擦着汗。 阿 Q 哦，天还早嘛，就吃晚饭?

吴 妈 太爷他们都吃过啦，你就趁热吃吧。

阿 Q (感激地憨笑着接过饭菜)你真好，吴妈!

吴 妈 吃过了，歇会儿，我给你去添灯油，太爷让你再多春 一会儿啦!(随手去拿油灯盏)

阿 Q 行呀!(退回去)

〔隔壁邻居邹七嫂匆匆跑进厨房来。

吴 妈 哎呀，邹七嫂，劳你驾了，是老太太又叫我? 邹七嫂 饭菜都收回来啦?老太太还没吃啦!

吴 妈 她老人家不吃呀!我们做佣人的有什么办法? 邹七嫂 唉，多劝劝嘛!两天都没吃，怎么行啦!

吴 妈 (一笑)邹七嫂，那就看您的面子了!(欲走) 邹七嫂 吴妈，你别走呀!

吴 妈 我要去添灯油啦! 邹七嫂 那我 ……

〔秀才娘子上。

**吴** **妈** 哦，少奶奶来了。你二位看弄点什么给老太太吃吧? (下)

**秀才娘子** 哎呀，邹七嫂，谢谢你了!婆婆肯吃了?

**邹七嫂** 我来劝她!你看有什么菜?(呶嘴)赵太爷晚上不让 点灯，怎么又让她去添灯油?

**秀才娘子** 这是例外，阿Q 来春米了!要让他多舂一会儿嘛! **邹七嫂** 赵太爷真会过日子!可他怎么惹你婆婆生气啦?

**秀才娘子** (收拾饭菜，对邹七嫂附耳)……

**邹七嫂** (惊)真有这回事?我不相信，他舍得花钱?

**秀才娘子** 你别看我们老太爷吝啬，(笑)在女人身上可肯花 钱! … …

〔收拾好饭菜，邹七嫂和秀才娘子端了正要走出厨

房。吴妈端了油灯回来。 **秀才娘子** (一失足)哎呀!

**邹七嫂** (急搀扶)少奶奶，当心!你是怀孕在身的人呀! **秀才娘子** 还好，不要紧!(同邹七嫂下)

吴 妈 活该，晚上不点灯! 〔阿Q 端空碗等上。

吴 妈 你看，就给这点油，你就少舂点米! 阿 Q 不要紧，不点灯也能舂。

吴 妈 吃完了?你抽袋烟吧!(从灶里引了火，点上油灯。 从围裙下摸出鞋底，坐在一张长凳上就纳起来)你

呀，真是贱骨头!干嘛那么拚命卖力? 阿 Q (笑了)王胡说我是天下第一个哩!

吴 妈 (噗哧一笑)你是天下第一个蠢货!

阿 Q (被骂得很舒服，只傻傻地笑笑)嗨嗨，反正是第一个。 吴 妈 (机密地)你知道么,老太婆两天没吃饭啦!可也是

假的，女人的本事嘛，一哭、二饿、三上吊! 阿 Q (惊奇地)为什么?

吴 妈 (回身看看，更悄声地)老浑蛋要买小老婆啦!

阿 Q (大感兴趣，凑近吴妈问)他有了老婆，还要买第二个? 吴 妈 你说这老浑蛋有多浑!

阿 Q (也愤愤然)我一个老婆还没有，他倒……

吴 妈 (只顾诉说)还有，少奶奶八月里要生孩子啦!

阿 Q 是呀!他倒要抱孙子了，还要买小老婆……

吴 妈 嗨!你这个蠢货!晓得那是他孙子还是儿子?

阿 Q (不懂。旁白)女人……儿子……这小孤孀吴妈真有 意思。……

吴 妈 (自顾说)有钱的男人都浑蛋，不像我们庄稼人。 阿 Q (盯着吴妈)吴妈，我可是庄稼人。

吴 妈 (叹息)唉!我那死鬼男人要不是死得早 …… 阿 Q (忽然对着吴妈跪下)吴妈，我和你困觉! …… 吴 妈 (一惊)什么?

阿 Q 我和你困觉，吴妈!

吴 妈 (听明白了)哎呀!(回身一顾，拔腿便奔出厨房)

〔只听得吴妈连哭带嚷道：“短命的阿 Q! 该死的阿 Q!”

阿 Q (对着长凳发愣) ……

〔吴妈哭嚷的声音远去。

阿 Q (慢慢站起来，愤愤地)这小孤孀也是假正经!

〔阿Q 想了想，插上烟管，端起灯盏，正预备走向碓房 去。

〔赵秀才手持竹杠奔进厨房。

**赵秀才** (对准阿Q 脑袋就是一竹杠)你反了!你这 …… 阿 Q (双手护头)妈妈的，谁?(一转身，又软了)你…… **赵秀才** (举起竹杠又是一记)你这……王——八——蛋! 阿 Q 我 …… (夺路逃出厨房)

**赵秀才** (感到得意，追下去，连连骂着)王八蛋! ……

〔解说词：“‘王八蛋'这句话是官府里和阔人专用的，

它使得阿Q 格外害怕。 …… ”

〔阿Q 揉着头皮，又溜进厨房来了。

〔解说词：“因此关于女人的那些念头，都已忘却得干 净了。似乎这件事已经结束，他反倒毫无牵挂，连灯 也不拿，又进去春米了。”

〔阿Q 拿起灯，又放下，走进碓房，舂米声起。

〔吴妈的哭声又起。邹七嫂和秀才娘子架着哭哭啼 啼的吴妈上。稍后，赵白眼扶着赵太爷上。

**吴** **妈** 邹七嫂，你们别拉我呀!我这苦命的半边人不能活 啦! ……活在世上见不得人啦! ……

**邹七嫂** 哎呀，吴妈!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我们未庄上谁 不知道你是正经人呀!

**赵太爷** 对!你是正经人，只怪阿Q 浑账!

(问赵白眼)找到阿Q么?

**赵白眼** 秀才老爷追他去了。

**秀才娘子** 吴妈，你看太爷都来劝你啦!再不能寻死觅活啦! 你是干净人!

**赵太爷** 好好，少奶奶，你跟邹七嫂劝劝她!(引赵白眼欲下) 〔赵司晨扶赵太太上。

赵太太 (边走边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有这样的主人就 有这样的短工!吴妈，你不用上吊，绳子拿给我。他 要买小老婆，让我先上吊!

**赵太爷** (在一边顿脚)她又来了!

**赵白眼** (牵牵赵太爷衣角)太爷，你回上房去!(与赵太爷欲 下 )

〔邹七嫂和秀才娘子急忙来劝慰赵太太。

**赵太太** 老不死的，你不要走!给我一纸休书回娘家去!要 不，让我上吊!(说罢大哭)死给你看 ……

**吴** **妈** 太太，你死不得!还是让我死呀!(捶胸痛哭)

〔阿Q 赤着膊，用单衫拭着汗，走出碓房来探望。

〔解说词：“阿Q 生平最爱看热闹。他听得厨房里吵 吵嚷嚷，不知道又发生什么热闹事儿了，于是出来张 望。”

阿 Q (奇怪地)有趣，有趣!这小孤孀又闹什么玩意儿了? 〔没有人注意阿Q。

**阿** **Q** (向赵司晨)二哥，怎么回事?

**赵司晨** 你说怎么回事!不是你闯的祸?

〔赵秀才又持竹杠奔上。

**赵秀才** (直奔阿Q) 王八蛋!你还在这儿? (又是一竹杠打去)

阿 Q 哎呀! …… (翻身便向碓房逃走)

(赵秀才的竹杠拦住阿Q 的去路，阿Q 翻身往厨房逃 走，慌忙中将单衫遗落在地，想回身捡起，背上又挨了 一杠。

众 人(除吴妈外)打!打!打死他! 阿 Q 我的单衫呀! …… (逃出厨房)

〔赵秀才持竹杠追下。秀才娘子眼尖手快，急忙抢了 单 衫 。

〔赵太太和吴妈都忘了哭。

赵太太 (站起身)七嫂，你劝吴妈回下房去!(对秀才娘子) 我们也都去睡觉，不能再点灯熬油了!(一口吹灭了 灯)

〔舞台黑暗。

〔舞台上现出土谷祠里阿Q 住处。

〔地保打着灯笼上。看土谷祠的老头子随上。 **地** **保** (在门外)阿Q! 阿 Q!

**老头子** 没回来吧?

**地** **保** (推开门，用灯笼一照)他妈的，不是在吗?

〔原来阿Q 赤着膊正坐在铺上发闷哩。 **老头子** 哦，真回来啦?

阿 Q (感到冷了，拖出件破夹袄披上)什么事，地保老爷?

地 保 你简直是造反了，连赵太爷的佣人你都敢调戏起来 了?

**老头子** 真的，阿Q?

阿 Q 没有。我只是说了一句话。

地 保 管你一句两句。你害得老子晚上都不得安生，先拿 规矩钱来。

阿 Q (摸摸裤腰)没现钱，欠你二百文。

地 保 二百文?你不懂规矩么?晚上加倍!

阿 Q (逆来顺受地)四百就四百，(拍拍腰)还是没现钱。

地 保 (在铺上搜索着，发现一顶破毡帽)做抵押。拿四百

文钱来，还你!

阿 Q (松口气)好吧。今晚上让你跑腿了，地保老爷。(站 起身来表示要送客了)

地 保 (坐了下来)再办公事吧!你妈妈的调戏吴妈的事怎 么说?

阿 Q (急了)我碰也没碰她! **老头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地 保 你问赵太爷去!(转对阿Q) 你听着，这是赵太爷的 吩咐!

阿 Q 说吧。

地保 第一，你调戏了吴妈，明天早上得去赵府上赔罪! 阿 Q 我跟吴妈说话，关赵太爷什么事?

地 保 (生气)那你自己回赵太爷去!走! 老头子 地保老爷别生气。阿Q, 你认了吧。

地 保 要带一封香、 一对蜡烛去!蜡烛要一斤重的，轻了不 行，磕头赔礼时要点的。

阿 Q (没吭声)……

地 保 第二，吴妈要上吊，赵太太也要上吊，是有吊死鬼在 找替身，该请道士念经捉鬼。钱，由你出!

阿 Q 太太要上吊，是太爷要买小老婆!

地 保 (反诘)吴妈要上吊呢?——第三，吴妈如有三长两 短，唯你阿Q 是问!

阿 Q 不会，不会!她是假正经!

地 保 放屁!还有：从此以后，不准你再进赵府的门槛……

阿 Q 我还有一件单布衫在赵家…… 地保 不准你再去讨布衫和工钱!

阿 Q ……

地 保 都听懂了没有?你答应不答应? 阿 Q (还是拍拍裤腰)我没钱!

地 保 (用脚踢踢床上的棉被)这不是钱? 阿 Q 又押给你?

地 保 你想押多少钱? 阿 Q 两吊!

地 保 (摇头)不值，不值!

老头子 好，好，两吊钱，押给我!

地 保(横之以目)老浑蛋!你真会塌便宜?好，你拿现钱 来!

**老头子** 我给你钱。走!

地 保 (对阿Q 示威)明儿一早到赵府赔罪，不得迟到!(与 老头子出门)

阿 Q (愤愤然)你妈妈的吴妈!你这小孤孀，你这坏女人， 假装正经!你做我女人还不配!你脚太大了!呸! 〔地保等下。舞台黑暗。

〔第二天早晨，在赵府大门外。

〔门开。地保推着阿Q 出了大门。赵司晨立刻关上大

门 。

地 保 (指着门)阿Q, 你听着：从今以后，你敢再跨进赵府

的大门，我砍断你的双脚!(昂然而去) 〔阿Q 一屁股坐在阶沿上。

(解说词：“阿Q 到赵府赔了罪。但赵家并未烧香点 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所以留着了。也没 请道士来捉鬼，因为太太并不真想上吊，请道士的钱 也由太太笑纳了。至于那件单布衫，一大半做了秀

才娘子未来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便做了吴妈的鞋

底布了。阿Q 的恋爱悲剧就此收场了。”

〔阿Q 站起身，没精打采地在街上独自行而行。

〔解说词：“自从这天以后，阿Q 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 怪了。其一，是未庄的女人都怕了羞。…… ”

〔年轻的妇女甲从迎面走来，一见阿Q 转身就往回跑 了 。

〔阿Q 啐口唾沫，也折转身往回走。

〔中年的妇女乙和丙从另一头走上来。 **妇女乙** (惊叫)那是阿Q?

**妇女丙** (拖妇女乙往回跑)快跑!快跑!(同妇女乙下) 阿 Q 呸!婊子!(又折转身往回走)

〔邹七嫂搀着老年的妇女丁走上，边走边窃窃私语。

忽然看见阿Q, 都惊恐地止了步。 邹七嫂 (向妇女丁)就是他!就是他!

阿 Q (故意向她们走去，并且咳嗽一声)咳安!

〔邹七嫂和妇女丁失魂落魄地绕圈子逃避。阿Q 追 赶，拦阻。

**妇女丁** 哎呀呀，老天爷呀!(逃下) **邹七嫂** 妈的!(逃下)

**阿** **Q** (得意地骂)这些婊子们!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于 是在街上又无目的地游荡)

〔解说词：“其二，是酒店不肯赊账了。这还没有什么。 最要紧的是第三，从此没有人叫阿Q 做短工了。肚子 要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他妈妈的事情。”

〔阿Q 看见酒店招牌，擦擦嘴角，回身走了。

〔阿Q 一屁股坐在路边地上。仿佛有种奇怪的声音从

下边发出来。阿Q 低头倾听，果然是从肚皮里发出的 警告。

阿 Q (对自己发怒)我不饿!

〔那声音还似乎是回答他：他饿了。

阿 Q (按住肚皮)不要叫，不要叫!有东西给你吃!(慢慢

站起来)

〔小D 扛着一麻袋粮食走过。 阿 Q (惊)谁?

小 D 阿 Q 哥，是我。(下)

阿 Q (追上两步，站定)妈妈的，是你抢了我的饭碗?(将手

一扬，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 〔阿Q 向前追去，一直追到赵府门前。

〔赵府的大门刚打开。小D 从门里空手出来。吴妈在 门里。

吴 妈 再去扛一袋来! 小 D 我就去!

吴 妈 (抬头看见阿Q, 慌张地)这死鬼!你快走!(推小D 一把，将门关上)

阿 Q (低声咒骂)妈妈的!(向小D 走去) 小 D (胆怯地退让)阿Q 哥 ! … …

阿 Q (怒目而视，嘴角飞出唾沫来)畜生! 小 D (央求地)我是毛虫，行么?

阿 Q (更加愤怒，伸手去抓对方辫子)不行!

( 小D 无奈，一手护住辫根，一手也去抓阿Q 的辨子。 四只手拨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粉墙上映出一个蓝 色的虹形。

〔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王胡、看土谷祠的老头子及

闲人都围了上来。

老 拱 好!打!打!打呀!

(蓝皮阿五、王胡也跟着起哄。

(阿Q 和小D 都不松手。阿Q 进三步，小D 退三步； 小D 进三步，阿Q又退三步；成了僵持局面。

老头子 王 胡 阿 五

好了!好了! 小D 不中用! 阿 Q 也不行!

〔阿Q 的肚皮里又发出声音来了，于是他先松了手。 小D 同时也松了手。但都敌视着。阿Q 肚皮里又发 出 声 音 。

阿 Q (走开，又回头说)记着吧，妈妈的!(在路边坐下) 小 D (也走开，回头说)妈妈的，记着吧!(下)

〔除了看土谷祠的老头子，众人都发出不满的声音散 开 了 。

〔解说词：“这一场‘龙虎斗'不分胜负。看的人也不满

*足。”*

**老头子** (走向阿Q) 阿Q, 这未庄你还能住下去么?

阿 Q (看着看土谷祠的老头子，不吭声。肚子里又发出一

阵声音作了回答)……

(看土谷祠的老头子走开了。阿Q 按住肚子站起来。

阿 Q 妈妈的!走!

〔舞台上赵府大门隐去。

〔舞台上现出了静修庵的大门和一堵矮矮的粉墙。

〔粉墙里发出吵嚷之声：“阿Q, 你怎么跳进园子来 啦?”“你怎么偷我的萝卜?小黑!小黑!”于是一只狗

狂吠起来，接着听到阿Q 惊恐的呼喝之声。阿Q 在 墙头上出现。

阿 Q (跨上墙头，喘息着)你来!你来!

〔狗还在狂吠着。阿Q 从衣兜里拿出一只萝卜对着狗 打去，狗发出一声嗥叫，似乎跑了。阿Q 笑了，跳到墙 外来。他兜里的萝卜滚了满地，急忙拾起。

〔墙头上出现了老尼姑的半截身子。

**老尼姑** 阿弥陀佛!阿Q, 你怎么能跳进来偷我萝卜? **阿** **Q** (昂起头来)我几时进你园子啦?

**老尼姑**(气极)你不是刚跳出去么?萝卜还在这儿! **阿** **Q** 这萝卜是你的?

**老尼姑** 怎么不是?

**阿** **Q** 你能叫得它答应么? **老尼姑** 你这个 ……

〔小尼姑又在墙头上现出半个身子。

**小尼姑** 师父，别跟他说!这断子绝孙的阿Q 就是不讲理! 阿 Q (愤然)我阿Q 不讲理?

**小尼姑** 你偷吃我们萝卜，叫你肚子疼!叫你不得好死!(拖 了老尼姑下去)

阿 Q 你这假装正经的小尼姑 …… (见没人了，便停了口。

于是擦擦萝卜，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墙里边似乎还有骂声：“断子绝孙的阿Q! 叫你不得 好死!”……

〔阿Q 只顾拚命地啃萝卜。墙里还是骂声不断。

阿 Q (已经吃完第三只萝卜了，速度减慢了)妈妈的，小尼

姑!……惹祸的根苗就是你!……不是你，我会找吴 妈?……不找吴妈，我会有今天? ……

〔解说词：“阿Q 这才真正感到失败的痛苦了!”

阿 Q 妈妈的，这该怨谁? …… (自问自答起来)你说怨

谁?——怨你自己!为什么?你不该想女人!我不 该有女人?——你还不配!你有钱吗?你有田地房 产吗?——没有，什么也没有!那你就不该求吴妈 跟你困觉!那吴妈也就该大哭大闹!——那关赵家 什么事?赵太爷就是赵太爷!你斗得过他?—— 我，我斗不过。那你今天落到这步田地，没入雇你做 工，没有饭吃，饿肚子，只能怨你自己!——我要女 人!你浑蛋!你妈妈的还想女人?(伸手打自己的 嘴巴)你还想女人?(又打)你还想女人?(再打)你 还想不想女人? ……

〔解说词：“阿Q 又转败为胜了。似乎打人的是他自 己，被打的是别人。而他自己便慢慢地心平气和起 来，又慢慢地觉得心满意足地胜利了。”

阿 Q (果然又高兴地啃起萝卜来。啃完最后一个，便站起

身来，看看路)好! 进城去!

— — 幕 闭

**第** **三** **幕**

**时** **间** 半年以后，桂花飘香时节。

**地** **点** 咸亨酒店——土谷祠外——赵府客厅——土谷祠

*外。*

〔酒店曲尺形柜台外除了站着航船七斤、红鼻子老 拱、蓝皮阿五、王胡等人在喝酒以外，连赵司晨也光 临了。他是惟一穿长衫的客人，离开别人远一些。

**掌柜的** (一边烫着酒，一边问)七斤，你说说那革命党是谁家 的孩子?

**七** **斤** 就是城里夏寡妇——夏四奶奶的儿子。 **老** **拱** 是独养儿子?

**七** **斤** 就是!夏家要断后代了!

**掌柜的** 听说夏家跟白举人有亲，那不能…… **七** **斤** 咳!这世道难说啊，亲戚也靠不住!

**赵司晨** ( 伸长脖子冷笑)管他是谁家亲戚，革命党要造反嘛， 就该——杀!

**老** **拱** 那怎么还没杀呢? **七** **斤** 已经杀掉了，听说。

**王** **胡** 你看见了?

**七** **斤** 我可不敢去看!

阿 五 咳!你常常进城，倒不敢去看，可惜了! 〔 小D飞奔而来。

小 D (兴奋地报告)喂!阿Q 从城里回来了! 七 斤 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掌柜的 (看看水牌)怪不得有半年没见他了! 小 D 咳!可神气啦!——你看，来啦!

〔阿Q 头戴新毡帽，身穿崭新夹袄，半敞着怀，现出腰 间那大裕涟沉甸甸地将裤带坠成了弧线形，得意洋洋 而来。掌柜的和酒客们都注目而视。

〔解说词：“阿Q 这次从城里回来，与先前进城大不相

同，确乎值得惊异，也很得到未庄人们的敬畏。” **掌柜的** (笑脸相迎)阿Q, 回来了?

阿 Q (昂然点点头)回来了。 掌柜的 这一向在哪里发财?

阿 Q (得意地)进城去了。(抓了一把钱扔在柜台上)现钱， 打酒来!

掌柜的 何必现钱呢，记账就是了。

阿 Q (更高兴)不客气。除了还账，都存在柜上! 小 D 阿 Q 哥，请我喝碗酒!

阿 Q 行啦!——在座的，我都请!

众酒客 不客气!不客气!(气氛热烈起来)

**掌柜的** 真发财啦!阿Q,听说城里抓到革命党了? 阿 Q 早杀掉了!(饮酒)

七 斤 (有点不服)你看见啦?

阿 Q 对。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更得意起来)咳，好看! 杀革命党，谁都去看!好看!真好看!

小 D 阿 Q 哥，说说，说说!

〔众酒客也都围过来。

阿 Q (又喝口酒)那天啦，天还没亮，我就到了古轩亭口。 古一轩—亭—口，懂么?在城里丁字街当中，专门杀 人的地方! ……

**掌柜的** (叹服)哦!

七 斤 嗯，是有这个地方。

阿 Q 只见人山人海，满街都是人!人人伸长了脖子朝里边 挤，(看看赵司晨，笑了)都像我们赵二哥了!

**赵司晨** (不以为忤)我去呀，一定比你看得更清楚!哈哈! 〔众人也都陪笑了。

阿 Q 不行!那刽子手的大刀一举(用手臂比划),大家又缩

了脖子哗刺刺往后一退……

〔众人也随阿Q 之臂退后一点。

阿 Q 只见那大刀像一道白光，在人头上一抡，往下直砍下 去!(手臂在众人头上一抡，正碰上王胡的颈项)

王 胡 (闪开身子)晦气!晦气! 阿 Q 血冒三尺，人头落地了!

〔众人惊服。

七 斤 (慨叹)就这颗人头，白举人赚了五十两雪花银子!

阿 Q (纠正)不对!是二十五两! 七 斤 我听说是五十两!

阿 Q 谣言!

掌柜的 别吵，先说白举人怎么倒赚了银子?

七 斤 听说夏四奶奶儿子被杀，就是白举人告的官!可夏 四奶奶是白举人的堂妹子!

老 拱 白举人真是个乖角儿! 阿 Q 他赚的是昧心钱!

**赵司晨** 这很难说，他如果不报官，怕也要满门抄斩吧? 阿 Q 那也不能拿外甥的命去卖二十五两呀!

七 斤 我说是五十两!

阿 Q (斩钉截铁地)银子是二十五两!夏四奶奶是举人的 堂妹子，也不是亲妹子!你说的都是谣言!我在举人 家做过工!还不知道?

**赵司晨** (大惊)你在白举人家做过工!白举人家?

**众** **人** (不免惊叹)真的? 阿 Q 帮过他两个月。

**赵司晨** 他跟我们赵太爷家还是远房亲戚啦!

阿 Q 那比赵太爷家更阔了!阔了几十倍!每天他要打几 十个喷嚏!用手指头蘸点胡椒，向鼻孔里一塞，就打 上几个喷嚏! …… (仿打喷嚏)

七 斤 (反攻了)那你外行了：蘸的不是胡椒，那叫鼻烟! 阿 Q 我说的就是鼻烟!

小 D 你只帮他两个月，为什么又不做了?

阿 Q 就因为我说夏四奶奶儿子是他“外甥”,我说那二十五 两银子是“昧心钱”,就辞退我了!

众 人 (不免可惜)哦!

阿 五 不是他外甥又是什么?

阿 Q 他说：“那是革命党，是造反，应该杀头!”这也对。 阿 五 那昧心钱呢?

阿 Q 他说：“那是因为我大义灭亲，官府给我的恩赏!”狗

屁!总归是昧心钱!他要我干也不干了! 阿 五 (赞赏地)阿Q, 有种!

七 斤 举人真也不是东西!

小 D 阿 Q 哥，那你以后干什么啦?

阿 Q (微笑着)就在城里做点买卖。 掌柜的 什么买卖?

阿 ·Q (不好意思地)一点小买卖。

掌柜的 发财了!发财了!各位，各位，今儿阿Q 请客，就多 喝几碗吧!

阿 Q (端起碗，憨笑着)喝呀! …… 〔舞台上咸亨酒店隐去。

〔舞台上现出土谷祠的大门。

〔看土谷祠的老头子从外边回来，没进门，先在门槛上 坐下，吸烟。

〔里边有妇女叫唤、吵嚷之声，听不清楚。但句句都带 着“阿Q!”“阿Q!”……

**老头子** (怀疑地回头向祠里望一眼)怎么啦?

〔妇女甲和另一妇女走进土谷祠。 **老头子** 你们来烧香呀!

**妇女甲** 找 阿Q! **老头子** 干什么? **妇女甲** 你别管!

(妇女甲等进去了。妇女乙和另一妇女从祠里出来， 都笑容满面，一边将一件什么衣裳掩进衣襟里。

**老头子** 你们干什么来了?

**妇女乙** 买点东西嘛。怎么,不能来?(和另一妇女急忙下) 〔妇女丙和妇女丁也从外边匆匆赶来。

**妇女丁** 老头子，阿Q 在家么?

**老头子** 在呀，你们是怎么回事? ……

〔妇女丙、妇女丁不理他，急忙进去。

老头子 (起身)你们这些贱骨头!又都来找阿Q 啦?

(又两个妇女欢欢喜喜地跑出祠门。 老头子 (望着她们背影发愣)怪事!怪事!

〔邹七嫂叨叨着 一双小脚奔上。 邹七嫂 (气喘吁吁)老头子，阿Q 在么?

老头子 在呀，你也来找他?又打什么主意呀?

邹七嫂 (先在门槛上坐下，喘气)不是我找他，是赵太爷叫他 去!

老头子 (惊奇)赵太爷叫他?新闻!新闻! 邹七嫂 真的呀!

老头子 赵太爷不打断他的腿呀?

邹七嫂 那是半年前的事啦，还说什么!再说，吴妈又走啦! 老头子 (笑)我知道。吴妈是你挤掉的!

邹七嫂 你这老头子嘴里没好话!我去找阿Q! 老头子 (拦)你倒说说，找阿Q 什么事?

邹七嫂 咳，昨晚我不是买了阿Q 一条蓝绸裙子吗，很便宜， 只花了九角钱。赵太太知道了……

老头子 (惊)阿Q 卖给你裙子?他哪儿来的? 邹七嫂 谁知道?说是朋友的。他现在发财啦! 老头子 (沉思)哦 ……

邹七嫂 赵太太看见了，也想买点什么。赵太爷就让我来叫 他!

老头子 我看他不敢去。

邹七嫂 不行!非去不可!(向内叫)阿Q! 阿 Q! 出来一下! 老头子 (向内)阿Q 你出来!

〔阿Q 手里数着钱，走出来。

阿 Q (看一眼邹七嫂，满不在乎地)你找我?

**邹七嫂** (笑)不是我。是赵太爷跟太太要你去一趟! 阿 Q 有什么事?

邹七嫂 没别的。他们想买些你的东西。 阿 Q (傲然地)我没功夫!

邹七嫂 哟，阿Q,现在架子大啦?

**老头子** 我说，阿Q, 你就去一趟吧。赵太爷不会打断你的腿 的!

邹七嫂 对了，对了，你放心。这是他请你去的! 阿 Q 那……

(祠内一些妇女的叫唤声：“阿Q: 阿 Q! 快来呀!算 账呀!"……。

阿 Q (对邹七嫂) ……我晚上来。

邹七嫂 晚上?赵家晚上不点灯的呀! 阿 Q 那，明天早上去。

邹七嫂 (改口)好，好，就是晚上吧，你可早点来!多带点东 西来!

**老头子** 好了，你去吧。他晚上来就是了! **邹七嫂** 得一定来呀!(欣然走了)

**老头子** (见邹七嫂走远了)阿Q 呀，你这些东西是……? 阿 Q (憨笑着)这是… … "

〔一群妇女包括妇女丙、妇女丁等都跑出来，纷纷叫 “阿Q, 快来啊!”

“我还要一件背心啦!”“我给你钱呀!”连推带拉地把 阿Q 拥进去。

〔解说词：“阿Q 这时在未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

是超过赵太爷，但说是差不多，大约是没问题的了。” 老头子 (茫然看着)难道是? ……

〔舞台上土谷祠隐去。

〔舞台上现出赵府客厅。赵府全家及赵司晨、赵白眼 二位本家全在。邹七嫂在点灯。  〔解说词：“这一晚，赵府上又一次破例在客厅里点了 油灯，以等候阿Q 到来。这在赵府，可说是盛典了。

**赵太太** 七嫂，你就忙着点灯!阿Q 怎么还不来?急死人了! **邹七嫂** 他答应了的!我再去催他!(奔下)

**赵太爷** (对赵司晨)你去看好门! 〔赵司晨应声下去。

**赵太太** 我想一件皮背心，跟你说了好几年了。这回不能错

过了! **赵太爷** 知道了。

**秀才娘子** (怀里抱着毛伢)太爷，毛伢儿该有件披风了。

**赵太爷** (在踱步)唔。 ……(走到赵白眼面前)你听清楚了， 是二十五两银子?

**赵白眼** 赵司晨说，他听阿Q 说的，是二十五两。外边说五十

两，是谣传。(又递上水烟袋)请!…… **赵太太** 我一定要件皮背心，听清楚没有?

**赵太爷** 听清楚了，太太!(转对儿子)你懂白举人这一着么? **赵太太** 这个死阿Q! 还不来!

**赵秀才** 他说是大义灭亲么。

**赵太爷** 大义灭亲?狗屁!但是呢，到底是白花花二十五两

银子呀!况且，人非圣贤嘛……。 **赵秀才** 到底也是不义之财!

**赵太爷** (瞪眼)你呀，太迂!他这一着，真高明!你应该学! **赵秀才** (只得点头)是!

**赵太爷** 什么时候进城去看看他。也算是一门亲戚嘛! **赵太太** 这半天了!我看阿Q 是不敢来了。

**秀才娘子** 春天里是说过，不许他再进门的!

**赵太爷** 他会来的，你们放心!因为这是(用力地)“我”叫他 来的，他敢不来?况且，吴妈已经走了。 ……

〔赵司晨飞奔进来，一路叫着：“来了!来了!”

(邹七嫂引着阿Q 随后进来。双方都有点僵，寂然。 **赵太爷** (打破僵局，上前半步)哦，你来了?

阿 Q (没有办法，也上前一步，似笑非笑地叫声)太爷。 **赵太爷** (表示宽厚)晤，坐嘛。

〔赵司晨只好搬张凳子放在下首，让阿Q 坐 。

阿 Q (笑笑)好，好。(但没坐)

赵太爷 ( 踱着方步)听说，你在外边，发了财了?……嗯，很 好，很好嘛!……听说，你有些……旧衣裳，嗯，都可 以拿来给我看一看。 ……

**赵太太** (急忙)我只要一件皮背心，大毛的!

**秀才娘子** 我们毛伢只要件披风，最好是大红的! **赵太爷** 东西带来了么?

**阿** **Q (坦然地)我对邹七嫂说了，东西都卖完了!(退一步，**

在门槛上坐下，而且放肆地吸起旱烟来)

**邹七嫂** 他还不肯来啦，只说是卖完了，卖完了。我说，你自 己跟太爷说去!

**赵太爷** 卖完了?(假笑)不是别的，我倒是想买你的 …… **赵秀才**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这你放心!

**秀才娘子** (补一句)你听见么,不会让你吃亏!

**阿** **Q (还是无畏地)真的卖完了!那些东西都是一个朋友**

的，本来不多!

**赵太太** (不信)一下就卖完了?我不信!

**邹七嫂** 下午我去找他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哩!

**赵太爷** (突然止了步，想发作，但又更加和蔼地)既然卖完 了，就算了。以后呢，你再有了东西，还是先拿给我 看看。没有别的，便宜不要落给外人嘛!

阿 Q (老实地)以后，怕也没有了。 **赵太爷** (忍不住)什么?

阿 Q 太爷真的要，我还有一张门帘! **赵太太** (急忙)门帘也好，拿来看看!

**赵太爷** (横赵太太一眼) ……

阿 Q 好吧。(站起身向外走了)

〔一时寂然。赵太爷一示意，赵白眼和赵司晨跟了下 去 。

**邹七嫂** (低声地)我说呢，阿Q 这些东西怕是……偷来的。 **赵太爷** (愤愤然)这小子!浑账!

**赵秀才** 那叫地保来，把这王八蛋赶出未庄!

**赵太爷** 慢着!(又踱了两步)不要跟小人结仇，只要注意前 后门和窗户就是。做这行生意的，“兔儿不吃窝边

草”,本村里倒不要紧。 **赵秀才** 是，大人所见极是。

**赵太爷** 但是，还要叫地保来。我就不相信他的东西都脱手 了!看有什么东西都给我拿来!

**邹七嫂** 是呀!一定还有，他是怕太爷……(眼看赵太太，不 敢说了)

**赵太爷** 再则，让地保去报官，先备个案，以后未庄上有什么 风吹草动，就唯阿Q 是问!

**赵秀才** (欣然)大人真是计划周全!我去叫地保。

**赵太爷** 慢着!(环顾众人)我们这番话千万不能传出去! **邹七嫂** 阿弥陀佛!我可不是乱嚼舌头的人!

赵太太 (又叹 一 口气)可惜今晚上又熬灯费油了!(吹灭了 灯 )

〔 舞台暗 。

〔舞台上现出土谷祠大门。当夜。

〔地保提着灯笼从大门出来，阿Q 赶出来争夺地保手 里的门帘。

地 保 你松手!

阿 Q 这是赵太爷要的，我还没送去!

地 保 我替你送去，就说是你孝敬太爷的。 阿 Q 那 ……

地 保 就这一张门帘，赵太爷还看不上眼哩!还有，你每月 得送两吊孝敬钱，不要忘了。这是做你们这行生意 的规矩!

阿 Q 从此，我再也不干了!

地 保 不干了，总是偷过了嘛!每月两吊，少一个不行! (下)

〔看土谷祠的老头子持点燃了的残烛上，张望。

〔解说词：“阿Q 这一段中兴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又 走向末路；未庄的人又不敢雇他做短工了!”

**——幕** **闭**

**第** **四** **幕**

时 间 又一个月以后。

**地** **点** 赵府客厅——咸亨酒店——赵府门前——土谷祠内 及梦中赵府客厅——静修庵。

(赵府客厅中漆黑无光。院子里有只写着“白”字的 灯笼，照见几个黑影将大皮箱搬进客厅。 一切都在 静悄悄地进行。人影退去，灯笼亦灭。

〔解说词：“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三更四点，一只大乌 篷船靠上赵太爷的河埠头，从船上搬下一些东西，这 给未庄带来了恐惧和不安。”

〔赵秀才掌着灯盏，扶赵太爷由厅后进来。

**赵太爷** (衣冠不整，还在扣着钮扣)什么事?什么事?到底 什么事?

赵秀才 大人容禀：白举人派了一只大乌篷船送来五口大皮 箱，说要暂时寄存在我们家。这是白举人的亲笔信。 (进上两张八行书)

**赵太爷** (读信)嗯， ……嗯， ……嗯 … … 。信倒写得很得体。 但是深更半夜送了来 ……。

**赵秀才** (满面愁容)看来城里 一定是风声很紧了! **赵太爷** (沉思着)那还用说。

**赵秀才** 白举人家的听差蛮不讲理，我一开门，不容分说就把

箱子抬进来了!

**赵太爷** 箱子在哪儿?

**赵秀才** (举灯)全在这儿!

**赵太爷** (接过灯，急忙自己察看，手抚那闪闪发光的大红皮

箱，连连称赞)好皮箱!好皮箱! 〔秀才娘子已扶着赵太太赶进来。

**赵太太** (气急败坏地) … … 白举人的箱子怎么能收?让来人 搬走!赶快搬走!

**赵太爷** 你嚷嚷什么?怕人家听不见?

**秀才娘子** (又惊又喜)怕都是金银财宝吧?

**赵秀才** (横秀才娘子一眼)母亲大人说的是，这箱子不能收。 **赵太爷** (反问地)哦?

**赵秀才** (吞吞吐吐地)白举人瞧不起人且不说，万一革命党 闹事闹成功……?

赵太爷 革命党都是杀坯，成不了事!至于白举人呢，他既然 亲笔来信，“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你我能驳回他的面 子?他到底是举人呀，少爷!再说，他手段高明，我 也确实佩服他。这个人情是要卖给他的!

**赵秀才** (恳切地)父亲大人，革命党近来闹得凶，也不能不防 这一手呀!

**赵太太** 白举人卖过革命党，还得了二十五两银子啦，你忘 了?

**赵秀才** 母亲大人说的是……那我们要犯窝藏之罪! **赵太爷** (淡淡一笑)革命党要闹成事，那倒好喽!

**赵太太** 你疯啦?你盼革命党来?

**赵太爷** (生气)放屁!我赞成造反?(对儿子)我问你，革命

党万一进了城，他白举人还能站住脚? **赵太太** 阿弥陀佛!你是打的什么鬼主意?

**赵秀才** (似乎明白了)倒也是 ……。 **秀才娘子** (低声问丈夫)能收下?

**赵太爷** (伸手拎起皮箱一头的铜环，试一试分量，转对赵太 太)全塞到你床底下去!(又对全家)不许透露一点

*风声!*

〔 舞 台 暗 。

〔舞台上现出咸亨酒店。是次日午后。 〔除了阿Q, 店里没有第二个客人。

他面前已摆了三只空碗，还埋头在喝闷酒。 阿 Q (不抬头)掌柜的，再加一碗!

掌柜的 (没吭声，犹豫一下，又烫了一碗酒来，随手在水牌上

划了一笔)少喝一点吧，你倒欠我的账了。 阿 Q (还低着头)会还你的。

**掌柜的** (挨近阿Q)怎么样，还是没有主顾? 阿 Q (摇摇头) … …

**掌柜的** (低声)你得罪人了!

阿 Q 妈妈的，这个世界不像话!……老子要! ……

**掌柜的** (机密地)听说么?昨儿夜里赵府河埠头来了一只大 乌篷船 … …

〔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走进酒店。 老 拱 对!一只大乌篷船，我看见了!

阿 五 我认得，是白举人家的!说不定白举人下乡来了。 阿 Q 不会，不会!白举人瞧不起赵太爷，从不来往!

掌柜的 那乌篷船下来干吗?

〔王胡懒洋洋地进来。

王 胡 来碗酒!乌篷船送箱子来啦!沉甸甸的十口大红皮 箱!

〔小D 应声而上。

小 D 王胡吹牛!是五口皮箱，我在桥洞底下数过的! **掌柜的** 是送到赵家了?

小 D 怎么不是。快四更天来的，天不亮就走了! 阿 Q 我不信!白举人瞧不起赵太爷!

〔邹七嫂上。

**老** **拱** 邹七嫂来了，问问她!邹七嫂，白举人送几口箱子 来?

**邹七嫂** (站在街心里)没有的话。赵太爷不肯收，都原船退 回去了!

**阿** **五** 回去的船是空载，你撒谎!

**邹七嫂** 你才乱嚼舌头!不跟你们说!(匆匆溜下) 老 拱 哈哈!她是靠拍赵家马屁吃饭的，能有真话?

(众人哄笑。

阿 Q (茫然)真的?真的?

老 拱 还有假?听说城里革命党要造反，他害怕啦! 阿 Q 举人怕革命党?

王 胡 (笑)你那个举人老爷不是赚了二十五两银子? 阿 Q (恍然)对!对!我说举人不是东西嘛!

王 胡 你那个赵太爷敢收五口大皮箱，我看也不是东西!

阿 Q 他本夹是老浑蛋! 小 D 看!七斤来了!

〔航船七斤从航船上跳下来，直奔酒店。众人都惊顾。 七 斤 (急喘不已)你们还不知道?

**掌柜的** 什么事?你说，你说!

七 斤 革命党进城啦!城里到处都挂上白旗了! 众 人 (一片惊呼)真的?真的?

阿 Q 你亲眼看见啦?

七 斤 差不多!我船到城里，没敢上岸，就逃回来了。(犹 有余悸)吓死我了!

众 人 革命党什么样子?——革命党杀人放火少?有多少 人马?大将是谁?

七 斤 听说个个都是白盔白甲，替崇正皇帝戴孝哩?人马 很多，带头的说是个绿林好汉!

王 胡 既然造反，那他开仓放粮，杀富济贫么? 七 斤 这，这不清楚。反正有钱的主儿都逃了!

老 拱 要造反，就要天下大乱了!白举人也一定逃了!

小 D (兴奋起来)好哇!他白举人也有今天!〔大家都纷纷 议论起来。

阿 Q (旁白)革—革命也好!革这伙妈妈的命，是太可恶，

太可恨了!我也要造反，我也要投革命党了!(阿Q 喝完一碗酒，便慢慢走出酒店)

〔解说词：“阿Q 想着想着，便又飘飘然起来，似乎革命 党就是他自己，未庄人都是他们的俘虏了。

〔阿Q又飘了起来。

阿 Q (又转身，对店里大喊)造反了!造反了!

〔洒店里众人愕然。

〔舞台上咸亨酒店退去。

〔舞台上现出未庄的一条街。阿Q 在慢慢地向前飘 去 。

阿 Q (在路人身前飘过)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 欢谁就是谁!(接着唱起来)“得得，锵锵!悔不该，酒 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得得，锵锵，得， 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 ”

〔阿Q 一边飘，一边左顾右盼；路上行人都以惊惧的目 光注视他。

〔阿Q 已飘到赵府门前。赵太爷父子和赵司晨、赵白

眼两位本家正在交头接耳说着什么,闻声回顾阿Q。 **赵太爷** (怯怯地迎上一步)阿Q!

阿 Q (根本没听见。仍然唱着)得得，锵锵!…… **赵太爷** (大声地含笑叫)老Q!

阿 Q “锵令锵，锵!……”(停了步，但认为不是叫自己) **赵太爷** (忍气吞声)Q 老 !

阿 Q (略加注意了)说什么?不懂! **赵秀才** (不禁生气，大叫一声)阿Q! 阿 Q (这才懂了)什么事?

**赵太爷** (推开儿子满脸堆笑)现在，……现在，发财么? **阿** **Q** (昂然)发财?自然呐，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赵司晨** (谄笑)阿Q 哥，请问革命党什么时候……?

**赵白眼** (也挤上来)阿Q 哥，革命党来了，像我这样穷朋友总 不要紧吧?

阿 Q (拍拍赵白眼腰上的裕链)你穷!我这副裕旌不是卖 给你啦?(对赵太爷父子)等着吧，你们!(转身又飘 去了)造反了! ……造反了! …… !

〔赵白眼解下腰间裕旌无处藏，跑了。 **赵司晨** 大哥!你等等!(也追下)

**赵秀才** (懊悔)早知革命党昨夜进城，举人的箱子不收就好

了!

**赵** **太** **爷** (气愤)你呀!还是迂!现在先不管箱子。阿Q 这 班

穷鬼马上要爬到你头上来啦!

**赵** **秀** **才** (有点慌张)那……怎么办，大人?

**赵** **太** **爷** (决然)只有一条路，你赶快去找钱大少爷——假洋 鬼子!

〔舞台上赵府隐去。

〔舞台上现出土谷祠里阿Q 住处。

〔阿Q 躺在铺上，就像在波浪上飘荡着一起一伏。

阿 Q (已口齿不清，渐入睡乡了)得得，锵锵，锵令锵，锵!

……白盔白甲的人马一到，就会来叫我：“阿Q 一 同 去! ……"一同去， 一同 ……去……我手执钢鞭 …… 〔一层薄雾中出现了一 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里 拿着板刀、钢鞭、钩镰枪、三尖两刃刀等等。

〔空中声音：“阿Q! 造反了! 一 同去呀!快呀!”

阿 Q (果然手执钢鞭，从铺上一跃而起)众将官!杀往赵太

爷府上去者!(下) **众将官** 喳! …… (随下)

〔舞台上现出赵府客厅，灯烛辉煌，犹如白昼。

〔赵太爷、赵秀才、赵白眼、赵司晨都战战兢兢地跪在 厅上两侧，不住叩头。

**赵氏四人** Q 老爷饶命!Q 老爷饶命呀!

〔先听得阿Q 在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接着是一片乒乒乓乓捣毁器物之声。

〔然后白盔白甲的四员大将“急急风”上场，分列两 边 。

〔阿Q 衣衫如旧，手执钢鞭，挥舞而上。 赵氏四人 Q 老爷饶命!Q 老爷饶命呀!

阿 Q 妈妈的，白举人呢?

〔白举人团头团脑，大圆脸上长着一双细眼和两撇细 胡须，手捧鼻烟壶弯腰奔上，跪下。

白举人 小的在!

阿 Q 还有假洋鬼子呢?

〔钱大少爷手捧手杖，膝行而上。 钱大少爷 小的恭迎大人!

阿 Q (满意地大笑三声)白举人!你还敢辞退我阿Q 老爷 么?

白举人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Q 老爷饶命!

阿 Q (用钢鞭挑起白举人的鼻子)你还敢冲着我打喷嚏么? 白举人 小的再也不敢了!(捧上鼻烟壶)请Q 老爷笑纳!

阿 Q (抢过鼻烟壶，对众将)堵上他的鼻孔!叫他交出二十 五两银子来!

〔两个白盔白甲的将官上去，一个用两棵长葱塞进白 举人鼻孔，一个从他身上掏出银子。

阿 Q (走向钱大少爷)假洋鬼子!你这哭丧棒怎么啦?

钱大少爷 小的罪该万死!(折断手杖，真个变成哭丧棒，用 以敲打自己脑袋)罪该万死!

阿 Q 不行!(伸手去拽钱大少爷的假辫子， 一拽断了。大 笑)假的就是假的!(转向赵太爷父子)你这老王八蛋 跟小王八蛋，怎么说?

赵太爷 Q 太爷!你我是本家呀，请饶我一命!

赵秀才 Q 太公!你比小的长三辈，大人不记小人过!

阿 Q (对赵太爷父子各打两个嘴巴)你配姓赵么?你敢姓

赵么?(大笑三声)众将官! 众 将 喳!

阿 Q 四个王八蛋都斩首不留!——就是杀

头，懂么?嚓!嚓!嚓!嚓!

众 将 得令!(将赵太爷父子、白举人、钱大少爷四人押下)

〔赵太爷父子、白举人、钱大少爷四人呼号救命不已。 阿 Q (举钢鞭对赵白眼、赵司晨各打三下)来人!

〔二将官上。

阿 Q (指赵白眼、赵司晨)拖下去，各打五百大板! 赵白眼 (献出裕链)Q 老爷!饶了小的吧!还给你! 阿 Q 不用了，带下去!

**赵司晨** Q 老爷，求求你，小的有个妹子，情愿送给…… 阿 Q 你的妹子太丑了!都拖下去!

众 将 喳!(拖赵白眼、赵司晨下)

阿 Q (想一想，从鼻烟壶里倒点鼻烟出来，也在鼻孔上塞一 塞，果然也连打几个喷嚏。笑了，拖长了腔调喊)来 ——呀!

〔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王胡、小D、航船七斤都应声 而 上 。

**老拱等** 阿 Q 哥有何吩咐?

阿 Q 都替我去搬!秀才女人的宁式床，老太婆的衣箱，老 王八蛋的太师椅，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替我搬!搬

到土谷祠去! **老拱等** 喳!

阿 Q 慢着!不能忘记!还有白举人的五口大红皮箱! 老拱等 喳 ! ( 下 )

〔地保奔上。

地 阿 地 阿

保 Q 保 Q

邹七嫂 掌柜的

阿 Q

**邹七嫂** **掌柜的** **阿** **Q**

Q 老爷!还有小的在听吩咐! (盯住地保)你?你也来了?

(恐惧地)Q老爷发财了，请赏小的一碗饭吃! (怒从心头起)我给你(一钢鞭打下去)规矩钱! 〔地保死去。阿Q 胜利地向厅后走去。

〔红鼻子老拱等人搬了木器、衣箱等等从厅后出来，穿 客厅而过。

〔酒店掌柜的和邹七嫂领着一群妇女从外边走进客 厅。其中包括以赵太太为首直到小尼姑为止的未庄 全部妇女。邹七嫂让她们依次站好。

(向内启禀)有请Q 老爷出堂!

〔阿Q 走出来。他已是另一番打扮：头戴缎帽；身穿 皮袍，但敞着怀；袖口翻卷，露出的手腕上戴了几副 金镯；只是脚上尚无变化。

(走向太师椅，坐下)都到齐了?

未庄女人，全抓来了。请Q 老爷挑选!

(站起)好。女人，女人!我喜欢谁就是谁!(先看到 赵太太)妈妈的!老妖精!(怀里掏出一根绳子)你上 吊去!

**赵太太** (接了绳子)我不想死呀!(哭下)

阿 Q (拖出妇女乙)这是赵司晨的妹子吧?太丑了，不要! (拖出邹七嫂的女儿)年纪太小了，过两年再说!(都 推下)

**秀才娘子** (走出列)Q 爷，我可中?

**阿** Q (指着秀才娘子眼角)这儿有疤，不中!(挥去)

**邹七嫂** (推出吴妈来)Q 老爷，吴妈也回来了! 吴 妈 阿 Q, 那天我对不起你 … …

阿 Q (不免动心)是你呀，吴妈!(但又 一 转念)你假装正

经!脚又太大!不要! 〔吴妈掩面而去。

掌柜的 (推小尼姑上前)Q 老爷，我知道你的心思，还是她年 轻漂亮!

小尼姑 断子绝孙——不，不!你将来子孙满堂!

阿 Q (笑)对啦!子孙满堂!(伸手捏小尼姑的面颊)很好， 很好!

掌柜的 Q 老爷，就定了?

阿 Q 慢着!(又摸小尼姑的头皮)可惜，可惜呀! 掌柜的 头发可以留起来的!

阿 Q 嗨!娶个尼姑，总是晦气!

小尼姑 (生气了)你这个断子绝孙的阿Q!

(唤狗)小黑!来，咬他!

〔黑暗中窜出一条黑狗来，对准阿Q 的腿就咬。

阿 Q 哎呀，救命啦!

〔众妇女奔跑乱窜。

阿 Q (扑倒在地)救命啦! … …

〔狗在嗥叫，舞台黑暗。

〔舞台上再现土谷祠阿Q 住处。

〔狗还在嗥叫。阿Q 还在狂呼：“救命啦!”

〔薄雾散去，天色已明。看土谷祠的老头子在拖阿Q 的腿。

老头子 阿 Q! 阿 Q! 你做什么梦呀，大嚷大叫的?

阿 Q (坐起身)我，我革命……了! ……

老头子 (笑)你也革命……人家早去革命了!还等你? 阿 Q (跳起身)谁?谁?谁呀? … …

〔舞台上土谷祠隐去。

〔舞台上现出静修庵大门。

〔庵里有争吵之声。钱大少爷披头散发，果然没有辫 子，身穿黑西装，与老尼姑抢夺一块万岁龙牌，走出庵 门 。

**老尼姑** 这是万岁爷的龙牌，动不得呀!…… **钱大少爷** 革命了，你懂不懂?

**老尼姑** (不放)阿弥陀佛，佛门之中有什么命好革呀?

**钱大少爷** (挥起手杖就向老尼姑头上打去)宣统皇帝快完蛋 了，你敢反对革命?

〔此时赵秀才奔出门来。他长袍马褂，但没戴帽子， 因为辫子已盘在头顶上了。他一手捧只香炉，用一 只手来帮助钱大少爷，在老尼姑头上狠狠凿了几个 栗凿 。

**赵秀才** 我打你这个保皇党!

〔钱大少爷乘势一夺，龙牌破成两片。老尼姑跌倒在

地，号啕大哭。小尼姑急忙奔出营救。 **钱大少爷** (摔去龙牌，胜利大叫)革命万岁!

**赵秀才** (也学叫)革命万岁!

**小尼姑** (扶起了老尼姑)师父!那个香炉也偷去了!

**老尼姑** (重奔上来抢救香炉)阿弥陀佛，这是敬观音菩萨的， 动不得!

**赵秀才** 胡说!这是放在龙牌前边的!也应该革命!

〔老尼姑还要保护香炉。钱大少爷举起手杖，赵秀才 举起手指作要凿栗凿之势，双双进逼。老、小二尼姑 连连败退，退回了庵门，门闭。赵秀才、钱大少爷二 人相与大笑。

**钱大少爷** Mr. 赵，未庄的革命成功了!Very good! 我就进城 去报告!

**赵秀才** 老兄进城，为小弟美言两句，就说我赵某今日也来革 过命了!

**钱大少爷** 当然，当然!我们自由党一定欢迎你!那，是否一 同进城去?

**赵秀才** 改日奉陪!改日奉陪!(看看香炉)这个香炉 …… **钱大少爷** 这破玩意儿有什么用?

**赵秀才** (笑)这是宣德炉，明朝制的，有四百年了，想作个纪 念 。

**钱大少爷** 革命纪念，好，好!(一扬手杖)Good bye! ( 下 )

**赵秀才** 再会!(摩挲着香炉，低声笑)这个假洋鬼子，不识

货!(向相反方向下)

〔解说词：“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二位革命家从此成了 情投意合的同志，‘咸与维新’了。而我们的阿Q 到

底是后知后觉，他又来迟了一步。” 〔阿Q 顺着围墙的小路上。

阿 Q (看看大门，拾起一块砖头去敲门)开门!开门! (里面声音：“谁呀?”

阿 Q 我 !Q 老爷!(又敲了几下)

老尼姑 (开门，但只开了一条缝，问)你又来干吗? 阿 Q (怯怯地)革命了，你不知道?

老尼姑 (哭丧着脸)革命，革命，不是革过一回了么?你还要

革什么?

阿 Q (惊)什么什么?革过了?

**老尼姑一**你来迟了，他们革过了!(要关门) 阿 Q (用手推门，愤愤然)谁来革的?

**老尼姑** (用劲顶住门)赵秀才跟假洋鬼子!你走吧! **阿** **Q** (更用劲推门)是他们?他们怎么革的?

**老尼姑** 阿弥陀佛!龙牌砸了，连观音娘娘面前的宣德炉也 革去了!

阿 Q 好!(拚命推开大门)你让他们革不让我革呀?也拿 个香炉给我!

〔大门被阿Q 撑开，老尼姑的防线要崩溃了。小尼姑 急忙上前抵御，一边唤狗。黑狗狂吠。阿Q 不由退了 一步，准备迎战黑狗。

**小尼姑** (乘机伸出头来)你也要香炉?你不配!(急闭上门)

阿 Q (将砖头砸去，正好砸在门上，又气愤地连砸三块砖 头)革命!革命!老子要革命! ……

〔没有任何反响。阿Q 一屁股坐在路边青石上。

阿 Q 妈妈的，你们来革命都不叫我?……(想了一阵，自解 自叹起来)也难怪，我投了革命党，他们还不知道吧?

**—** **—** **幕** **闭**

**第** **五** **幕**

时 间 几 天以后。

地 点 咸亨酒店——钱府客厅前——土谷祠外。

〔酒店里站着几个老顾客：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王 胡、小D, 都无声地品着酒。酒店门旁用竹竿挑了一 张白布旗，无力地飘动着。小D 的头上有些异样，他 用筷子将辫子盘起来了。

〔解说词：“过了几天，未庄样样都照旧，人心也日见 其安宁了。但是呢，也不能说毫无改革之处。比如 说，继赵秀才之后，赵白眼、赵司晨以及小D 也都将 辫子盘在头顶上了。”

〔 阿Q 从街的一头走来，他的辫子也盘在头顶上，故 意地慢慢踱步，摆动着脑袋，希望引起人们注意。

〔解说词：“阿Q 自然不甘落后，也用一根筷子将辫子 盘起来。但可惜不是天下第一，竟没有引起人们的 重视。”

〔 阿Q 故意从酒店前走过，并且咳嗽了一声，却没有 反响。他于是又折回身，走进酒店，大家看他一眼， 还是没说什么。

阿 Q (只好去找小D,不图小D 也盘起辫子了，大吃一惊)……

小 D (仰脸陪笑)阿Q 哥，喝酒?

阿 Q ( 对 小D 怒目而视，半晌，对他吐了口唾沫)呸!……

〔解说词：“小D 是什么东西，居然也敢做革命党?阿 Q 真想揪掉他的辨子，打他几个嘴巴子。”

阿 Q (手拍柜台，憤愤地)烫碗酒来，赊账!

掌柜的 ( 看 阿Q气色不好，便去烫酒)行，行!(又在水牌上 记一笔)

小 D (叫起来)航船七斤回来了!

〔大家抬头望去。航船七斤慢吞吞地朝酒店走来，并 向两边张望着。

七 斤 (没精打采地)给碗酒，掌柜的。 掌柜的 城里又有什么新闻?

七 斤 嗨!(摇摇头)没有!

老 拱 革命革了好几天了，怎么没有?

七 斤 有什么?县大老爷还是县大老爷，带兵的还是老把 总，就不知道是改了什么名目。做官的还是官，老百 姓还是交粮纳税，什么也没革!

掌柜的 白旗还挂么? 七 斤 也挂，也不挂。 阿 五 那些革命党呢?

七 斤 满街都是洋学堂的洋学生! 王 胡 那些娃娃干什么?

七斤(不胜感叹)嗨，别提了! 小 D 说呀，说呀!干什么?

七斤(吞吞吐吐地)守在城门口， ……专门……剪人家辫 子!

众 人 (大惊)剪辫子?(都不由地摸摸自己的辨子)

王 胡 你进城去了没有?

七 斤 (愤愤地)我一进城门正碰上啦!不管三七二十 一， 喀嚓喀嚓揪住我辫子就剪!(几乎要哭出来了)这叫 我怎么回家呀! ……

老 拱 (顺手揭去航船七斤头上的毡帽，露出他那“二刀毛” 式的脑袋)哎呀，真的!

〔众人都惊诧地又叫又笑起来。阿Q 也想笑，但没笑 成功，只摸摸自己的头顶。

七 斤革命，革命，革到我的头上来了!(戴上毡帽)

王 胡 真是!弄得和尚不像和尚，道士不像道士，这是革的 什么命?

**掌柜的** 唉，七斤嫂一定要大哭一场了!

七 斤 这还不算时髦，城里人剃光头了!

老 拱 怕什么?这不跟假洋鬼子一样?他还是革命党哩! 阿 Q (大惊)谁剃光头?

七斤县大老爷，还有白举人 … …

阿 Q 胡说!胡说!白举人也剃光头，你看见的?

小 D 新闻!新闻!他害死革命党，还能当上革命党?

七 斤 反正他大襟上挂了个银桃子。人家说那是柿油党的 顶子，抵上一个翰林哩!

**掌柜的** (恍然)怪不得钱大少爷身上也挂了个银桃子! …… 阿 五 嗯，假洋鬼子怕是个革命党，漂过洋的。

小 D 白举人出没漂过洋呀!

七 斤 (坚持)反正他挂了银桃子!

王 胡 (叹气)怪事年年有，不如今年多! 阿 五 管他们的!喝我们的酒! ……

〔 阿Q 满腹心事，悄悄地离开众人，走出酒店。

〔解说词：“阿Q 恍然又懂得一条道理：要革命，单说 投降还不行，盘上辫子也不行，还要巴结革命党，还 要有银桃子……。”

〔舞台上咸亨酒店隐去。

〔舞台上现出钱府客厅前的小庭院。

〔钱大少爷正将一枚徽章别在赵秀才的衣襟上。赵 太爷在一旁笑容满面，不住打拱。赵司晨、赵白眼远 远地垂手而立。

**钱大少爷** (拍拍赵秀才胸)Mr.赵，从此，你便是自由党了! 好极了!Very good!

**赵太爷** 承蒙钱兄提拔，老朽和小儿都不胜感激之至!(奉上 四块光洋)这，请收下!

**钱大少爷** (将钱放进西装口袋)这算什么,你我都是同志了! **赵秀才** 钱兄是革命前辈，以后还请多多栽培!

**赵白眼** (上前摸摸那徽章)听说……这抵上一个翰林的顶子 啦，是么?

**赵司晨** (也摸摸)不!我看抵上个状元!

钱大少爷(大笑)你们真是浅见!什么翰林、状元，早都一文 不值了!如今世界，全靠我辈革命党人了!(抡一下 手杖)

**赵太爷** 极是!极是!——如此说来，举人、秀才更不在话下 了?

**钱大少爷** Yes! 对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城里的白 举人，就是识时务的俊杰!

**赵太爷**(惊)哦!哦!白举人近来怎样? **钱大少爷** 哦……他如今飞黄腾达得很啦!

(又抡一下手杖)他在县衙门里帮办民政了!

**赵秀才** (失色)他也是自由党?

**钱大少爷** 怎么不是?革命军一进城，他捐献一大笔军饷，第 二天便进了我们自由党!

**赵太爷** (高声赞赏)高明，高明!这可算是毁家纾难，大义凛 然啦!老朽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

**赵秀才** (也欣然)不瞒仁兄说，白举人和我们赵家还是老亲 戚啦!

**钱大少爷** Yes,Yes! 他说了，前不久，他还有五口皮箱寄存 在府上，是么?

**赵太爷** 是，是!确有此事，确有此事!那是白举人瞧得起老 朽嘛……

**钱大少爷** 对了，他还说，最近府上如有便船，请把他的箱子

**赵太爷**

**赵司晨** **赵白眼**

送进城去。越快越好!

好，好，好!(对赵白眼等)明天一早你们就送进城 去!

喳!

**钱大少爷** 还有，还有，他知道Mr.赵有只宣德炉，很想鉴赏 鉴 赏 。

**赵秀才** 哦……哦 … …

**赵太爷** 那只宣德炉么,(下狠心)好，明天一起送去就是! (对儿子)白举人在县里帮办民政了，正应该去道喜 呀!

**赵秀才** 是，是。那么,钱仁兄，你是否也要进城去高升了? **钱大少爷** 我?(大笑)No,no,我可不愿在小县城里做事!……

〔阿Q 此时悄悄地溜进来，躲在赵司晨、赵白眼的背后。 **钱大少爷** ……黎元洪黎大都督来电报要我去武昌，我都没

答应。 ……

阿 Q (怯怯地刚说出一个字)洋 …… (又忙掩了口)

钱大少爷 他性子太慢，我们合不来。过去，我见了老黎的 面，总是催他说：“洪哥，动手吧!”他总是说：“No。”不 答应。否则，革命早成功了!

**赵太爷** 是的!是的!依足下之见，革命早该成功了!

阿 Q (鼓足勇气)是的，革命…… **赵太爷** (先发现阿Q)阿Q?…… 钱大少爷 (喝问)干什么?

阿 Q (上前一步)我要投…… 赵太爷 (怒)什么,你还要偷?

阿 Q 不不不!我要投革命党……

**钱大少爷** (纵声大笑)哈哈，哈哈，他也要革命?哈哈，哈哈!

**赵太爷** ( 也陪着大笑)真是笑话!天大的笑话!哈哈!哈 哈 ! 哈 哈 ! … …

**赵秀才** (也大笑起来)哈哈!你凭什么要革命?

〔赵白眼、赵司晨也奉陪大笑。阿Q 莫明其妙地看着 他们，无所措手足。

**钱大少爷** (笑够了)革命，你-  不  配! 阿 Q 我真的要投 ……

**钱大少爷** (举起手杖)滚出去!

**赵太爷** (举起右手，伸出巴掌)还不滚? **赵秀才** (也举起拳头)王八蛋!快滚!

〔赵白眼和赵司晨分别抓住阿Q 的两臂，推他出去。

**赵太爷**

滚吧，你!

**赵秀才**

[钱大少爷等人相顾大笑。

〔舞台上钱府庭院隐去。

〔舞台上现出土谷祠大门。

〔阿Q 从外边回来。他有几分微醉，抱着沉重的脚 步，扶着墙，在门外台阶上慢慢坐下。

阿 Q (愤愤然自语)我不配?……妈妈的，娶女人，我不配； 造反，也不配?……只许你们造反，不许我革命? ……假洋鬼子、赵太爷、赵秀才，这班东西都是……浑 蛋!——不!都是王——八——蛋!(显得平静一些 了。掏出旱烟管，装上烟，打着了火石，吸了两口)这 个世界太不成话了!……好罢，(毅然决然将头上的 筷子一抽，辫子便散了下来)我就……

(航船七斤从土谷祠旁走上来，正好看见。 七 斤 怎 么 , 阿Q,不干了?

阿 Q (掩饰地又用筷子盘上辫子)散了!

七 斤 (看看阿Q, 在身旁坐下)唉，我看啦，革命这种事，是 有钱的人干的，我们庄稼人就没有革命的命!白举 人、赵太爷、钱大少爷，都……。哼!你就老老实实 过日子吧!

阿 Q 除了赵太爷他们，还有穿白盔白甲的人呐!是你说

的!

七 斤 我可没见过。 阿 Q 我见过。

七 斤 ( 惊 ) 在 哪 儿 ?

阿 Q (回答不出来)反正，我看见过。

七 斤 真有，就好了。他们总不会剪人家的辫子! 阿 Q (想起来)哦，七斤嫂没骂你?

七 斤 (忧愁起来)还没见面啦!总难免要大哭大闹的! 嗨，我得回去了!(起身)我说，阿Q, 你还是进城去 混混吧。(欲走)

阿 Q 实在活不了了，真想进城去。 七 斤 那明天跟我的船去?

阿 Q (紧张)不!我怕剪辫子!

七斤(点头)也是的。唉，我呢，横竖是这样喽!(下)

阿 Q (闷闷地吸着烟) ……未庄， ……活不了； ……城里， ……去不得；妈妈的!(想起身，腿软了)……嗯，还有

白盔白甲。(渐渐入睡)白盔……白……甲…… 〔夜色降临，舞台渐暗。

〔黑暗中，远处有犬吠声。继而一声清脆的枪响。

〔小D 打着破灯笼从祠侧奔上，一转弯，被睡着的阿Q 绊了一下。

阿 Q 妈妈的!谁?(跳起身) 小 D (气喘吁吁)不，不好了! 阿 Q 什么?

小'D 赵……赵家遭抢了!

阿 Q (也紧张)真……真的? 小 D (回指来处)你看! ……

(远处黑暗里隐约有点点火光。

阿 Q (兴奋)抢了赵家?好哇!好哇!活该，活该!看看

去!走!

小 D (退缩)不敢去!我害怕!就这儿看吧。

阿 Q 看不见!

小 D 你听，不是?

〔似乎有呼唤叫喊之声。

阿 Q (倾听)一定是秀才娘子喊救命!

小 D 我听不出。

阿 Q 你看，你看!

小 D 什么?

阿 Q 那不是抬的箱子?一定是白举人的!还有桌子、椅 子，哦，你看，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来了!……

小 D (茫然)哪里有?我什么也看不见!

阿 Q 那不是穿白盔白甲的人么?

小 D 哪里?……胡说!什么也没有!

阿 Q (揉揉眼，再看)怎么啦?……刚才我清清楚楚看见

的!……是的，是穿白盔白甲的人在搬……

小 D 阿Q 哥，你还在做梦吧?……我不陪你了，我有点怕!

(慢慢溜走了)

〔土谷祠里隐隐出现了灯光。

阿 Q 白盔白甲的人明明来了，为什么不来招呼我?白举人

的箱子、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都搬走了，却没有我的份! ……这，全是假洋鬼子捣鬼!他不准我造反，可恶! 可恶! …… (愤怒)好哇!假洋鬼子!只许你造反，不 准我革命?妈妈的，你知道造反要杀头的么?老子要 告你一状，让你抓进县衙门里杀头!让你满门抄斩! 嚓，嚓，嚓! … …

〔看土谷祠的老头子端着半截残烛走出来。 **老头子** 阿 Q, 你还不回来睡觉? ……

——幕闭

**第** **六** **幕**

时 间 次日及以后数日内。

地 点 赵府客厅—土谷祠外——县大堂上——县监狱 中。

〔劫后的赵府客厅。赵太太和秀才娘子各据一方在 哀哀痛哭。邹七嫂忙着两边慰劝。

〔解说词：“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都很高兴而又恐 慌。赵府则如丧考妣，一片哭声。”

〔赵太爷和被剪掉辫子的、垂头丧气的赵秀才走进客 厅。

〔解说词：“赵秀才为了被抢，进城报官，又被革命党 剪了辫子，真是祸不单行。”

**秀才娘子** (正在哭骂)死人啦!你剪了辫子叫我怎么做人 啦?……我活在世上 ……

**赵太爷** (冒火)嚎什么?一条辫子值几个臭钱? 〔秀才娘子被喝止住了。

**赵太太** (还在哭诉)我的一口箱子也被抢啦!你知道我有多 少衣裳呀? ……

**赵太爷** 你那些破烂能值多少?我的宣德炉都没啦!

**赵太太** (也不相让)你活该!你是财迷心窍，想留下白举人

的箱子啦!这才叫偷鸡不着 ……

赵太爷 (被刺到痛处)住嘴!你能知道他杀过革命党的人，

会当上革命党?!

〔赵太太又被唬住了。

赵太爷 (对儿子)把总大人到底怎么说?

赵秀才 把总大人往白举人身上推，说白举人要先追赃。而 且白举人的话很难听，还怀疑我们是“监守自盗”哩!

赵太爷 放屁!我没他那种本领!他想敲诈我? 赵秀才 大人放心，把总大人还是主张先破案的。 赵太爷 (气)咳!你怎么不早说?

赵秀才 他说，只要侦探侦察过了，证明是被盗，他就来抓人! 〔赵白眼、赵司晨匆匆奔上。

赵 白 眼

好 了 ， 好 了 ， 太 爷 。 侦 探 查 过 了 ， 说 确 实 是 被 盗 。

赵 司 晨

赵太爷 (舒了一口气)把总还算讲交情!

赵白眼 可是太爷，来的两位侦探，总得打发一下才好。 赵太爷 什么,这是盗案，我是失主呀!

赵司晨 (陪笑)太爷，这是规矩钱……

赵白眼 况且，回去禀报把总，全凭他们一句话呀，太爷。

赵太爷 (忍痛)好，赏他们一吊钱!(见赵白眼、赵司晨不吭 声)好，两吊!(见赵白眼、赵司晨还是不语)两吊钱 啦!怎么还嫌少?

赵白眼 (为难)他们开口就要十吊钱，现在答应减到八吊了。 赵太太 (又哭)这可要倾家荡产啦，天呀……

赵司晨 (陪笑)看来，起码要还个对折数才行…… 赵秀才 (吞吞吐吐)大人，……这也是……一关呀!

赵太爷 (强忍)罢，罢!你们去办!(转对儿子)你再进城，让

把总今晚上就来抓人! 〔赵白眼、赵司晨奔下。

**赵秀才** (不敢答应) …… **赵太爷** 马上就去呀!

**赵秀才** 把总说 …… **赵太爷** 他还说什么?

**赵秀才** 他说，下边的弟兄不肯上劲，……要请大人……

**赵太爷** 胡说! 一 个小毛贼，还要派军队?我叫地保就能抓 来!

**赵秀才** 就是要敲竹杠。他要请大人悬赏……二十吊钱! **赵太爷** (瀑炸)二十吊钱?要钱没有，要命有 一条!

**赵秀才** ( 下跪)儿子不孝，办事无方，本来，把总要五十吊 ……儿子是想抓人要紧 ……

**赵太爷** (惊)你答应了?(敲脑袋)二十吊!二十吊!你是要 我的命呀!

〔赵白眼，赵司晨奔上，抱住赵太爷的双臂。

**赵白眼** 太爷!太爷息怒。二位侦探走了，说晚上就来抓人。 **赵司晨** 但是，他们说，把总在等太爷的回话。

**赵太爷** (泄气，突然沉默，半晌)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上了 白举人这大流氓的当了!……好，这二十吊钱，我认

了!(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大哭) 〔于是赵太爷父子、赵太太婆媳都嚎啕大哭。 〔舞台上赵府客厅隐去。

〔舞台上现出土谷祠大门。四面都围上了士兵、团 丁、警察和便衣侦探。

〔解说词：“于是，这天深夜，把总大人率领人马，如临

大敌，团团围住了土谷祠。”

把 总(蹲在机关枪旁，向后招手，低声问)是在里边? 地 保 (从黑暗中出来)在睡觉，没错。

把 总 (站起身，压低嗓子)谁报奋勇，爬进去?我赏一吊 钱!

〔兵丁、警察等没人答话。

把 总(急了，下狠心)谁敢爬进去捉活的，我赏两吊钱!

〔还是没人答话。 把 总 好，赏三吊!

一团丁 (碰碰身边另一个)真黑心!赵家出了二十吊! 把 总 (下最大决心)老子出五吊，去不去?

一团丁 (拖另一团丁出)我俩领赏!(同另一团丁从祠旁低 矮处越墙而入)

把 总 (下命令)准备!(抽出指挥刀)

(一片沉寂中，祠门突然打开。 把 总 (挥动指挥刀)冲呀!

〔除了机关枪手和地保以及把总外，都冲进土谷祠。 〔于是祠内一片声喧：“捉活的!捉活的!”

地 保 (讨好地)跑不了，逮住了! 把 总 好，没你事了，滚!

〔二位团丁将阿Q 反接了双手，推出大门来。

阿 Q (睡意未醒)干什么,干什么?

〔两位团丁用绳子绑阿Q。 一团丁 请你进城玩两天。

阿 Q 嗨嗨，进城就进城，别开玩笑! … … 把 总 (上去打一耳光)带走!

阿 Q (有点醒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把 总 你妈的!(举手正要再打)

〔看土谷祠的老头子奔出，他手里捧着阿Q 的那床被

子，叠成了长条，将两头扎在一起，形成了个圆圈。 老头子 老爷，等等!让他带床被子去!

把 总 冻不死他!

老头子 天凉了嘛，老爷!(将被子套在阿Q 脖子上)去吧，城

里是讲王法的地方，不要怕。 把 总 走啦!

阿 Q 我怕什么?我要回来的，(又想出两个字)大叔! 把 总 ( 推 阿Q) 去!去!

〔舞台上土谷祠隐去。

〔舞台上现出县大堂。大堂中间设一张长桌，铺着白 布。

〔把总大人刚走进大厅。县官从大厅后迎出来。师 爷侧身跟在后面。

县 官 哦!老兄凯旋回来了?欢迎!欢迎!

把 总 唉!总算逮捕到案了!县太爷，费了大劲啦!去了

五、六十人! 县 官 请客厅里坐。

把 总 不坐了。我把人交给你，回家睡觉。 县 官 哦，下到大牢里了?

把 总 县太爷，这可是江洋大盗呀!请你立刻升堂，取了口 供再下大牢不迟。

县 官 也好。(对师爷)就开庭吧。 ——今晚请白举人一起

来为老兄洗尘，敬贺凯旋! 把 总 好，晚上见。告辞了。(下)

县 官 恕不远送。(一拱手)

**师** **爷** **(向外叫)升堂!**

〔于是从两边走上十来个穿长衫的衙役，有的光头， 有的短发，都是满脸横肉；有的抬上老虎凳、杠子、板 子等刑具，罗列堂下。县官就座。

**县** **官** 带犯人上来!

**衙役们** (齐声吆喝)带犯人上堂!

〔几个兵丁押着松了绑的阿Q 上。阿Q 倒是很坦然 地四边张望着，并无惧色。

〔解说词：“在阿Q 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都难免

要被抓进县衙门来的，倒也无所谓。但是—— ” 衙役们 (吆喝)站住!

阿 Q (一惊，又看看阵势，便跪了下去)是…… 衙役们 站着说，不要跪!

阿 Q 是……(改为蹲下去，但似乎不自在，还是跪下去了) 衙役们 奴隶性!

县 官 (异常和蔼地)你姓什么呀?

阿 Q (看看县官，颇有好感了，也很客气地回答)不知道。 县 官 (笑了)笑话，人能没有姓?

阿 Q (有点愤慨)我本来姓赵嘛，那老浑蛋不许我姓! 县 官 (严肃地收笑)哦，姓赵。叫什么名字?

阿 Q (还是很客气)阿Q。 县 官 多大年纪?

阿 Q 三十出头了，还没娶过女人。 县 官 (忍住笑)唔。住在哪里?

阿 Q 未庄土谷祠。

县 官 (严肃起来)你从实招来罢，免得皮肉吃苦。你的事

我都知道了!(又改和气了)你招了哩，我就放你。 衙役们 (大声吆喝)招罢!

阿 Q (不知所措，看看县宫，又看看衙役)我本来……要投

……投 ……

县 官 (微笑)你想来投案，是么?为什么不早来呢?

阿 Q (又觉轻松些了)说真的，我是……想造反。去投过假 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我……

县 官 (沉下脸来)不许胡扯!你既然造反，那你的同党在 哪里?

阿 Q 什么?什么?

县 官 那晚上抢劫赵太爷家的一伙人呢?

阿 Q (明白了)他们?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把白举人的五 口皮箱抬走了，还抬走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



县 官 (又笑眯眯地)抬到哪里去了呢?你说出来，就放你。 阿 Q (又气愤了)他们没来叫我，自己搬走了嘛!这还是怪

假洋鬼子，他不准我投……

衙役们 别胡说!到底搬到哪里去了? 阿 Q 我不知道。

县 官 (笑)那你是坐地分赃了? 阿 Q 什么,什么?不懂。

衙役们 别装洋相!你分到过东西么?说! 阿 Q 过去分过，那是偷的。

县 官 (笑)说是偷，也可以。东西在哪儿?

阿 Q 都卖了!一条裙子卖给了邹七嫂， 一件洋纱衫卖给了



县 官 好了，好了。抢来的——你说是偷来的东西，分给你

了；你都又卖掉了，是吧?

阿 Q 卖了，卖了!赵太爷要买都没有了!

县 官 (沉下脸)别胡扯了!(对做记录的师爷)让他画供! 师 爷 (拿着所录的供状和一枝毛笔走向阿Q) 来吧!

县 官 让他自己看看。

师 爷你看看，对不对?

阿 Q (为难地)我不识字。

县 官 (又转和气地)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阿 Q (干脆)没有!

师 爷 (递给笔)那，画个花押! 阿 Q (抓住笔)我不识字呀!

师 爷 那么,便宜你，在这儿画一个圆圈就是了! 阿 Q (颇为感激地)那好，那好。

〔阿Q 整把抓住毛笔，弯身伏在地上，在师爷指定的地 方慢慢地画。他手在抖，头上冒汗，吃力万分。

〔解说词：“阿Q 不识字，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 圆。但这枝笔很可恶，不但很沉重，而且不听话，刚刚 画得要合缝了，手一抖，画成个瓜子模样了!”

阿 Q (仰脸，懊丧地)嗨，我重画!

师 ·爷 (抢过纸笔)行了!(送给县官) 县 官 带下去!

(几个兵丁押着阿Q 下。阿Q 不时懊丧地回头看看。 (解说词：“阿Q 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总要画画圆 圈的。但是画而不圆，却是一大缺点!”

〔舞台上大堂隐去。

〔舞台上现出县监狱里的一间牢房。晚间，收封以 后。牢房里一排铺位，有十来个囚犯，或坐或卧。 一

张高铺上躺着笼头大爷， 一个青年犯在为他捶腿。

一个带脚镣的中年犯人在笼门边向外看。 **中年犯** 阿义，阿义，你过来!

〔看守红眼睛阿义在笼柱外出现。 阿义什么事，二爷?

**中年犯** 我们笼头大爷问你，今天牢里没收新案子? 阿 义 上午，没有。下午，还难说。

笼 头 我们三号是个穷号子，你们外边得照顾点了!

阿义(客气地)大爷，你放心。大堂上正在审案子哩，我和 外边打过招呼了：要来，先送三号!

笼 头 什么案子?肥不肥? 阿 义 还不知道。

中年犯 挑点有油水的嘛!

阿 义 多了，好挑；来一个，那就碰运气了!大爷，你说是不

*是?*

笼 头 你们对大号子偏心!

〔外边铁门闩响。接着有人高叫：“三号，收一个! …."

阿义你看，说到就到!(跑下去)

〔院子里有脚镣声响和问答声。号子里的人都向外 惊顾。

笼 头 (跳起来)妈的!又给我一个重案子!

〔红眼睛阿义领阿Q 上。阿Q 颈上还是套着棉被，而 脚踝上则戴上了铁镣，很不会走路了。红眼睛阿义 打开笼门上的铁锁，推阿Q 进门。

笼 头 (对红眼睛阿义)送别的号子去!我不收! 阿 Q (不解地进退两难)不要我?

阿 义 (推阿Q) 进去吧。(锁上门)大爷，包涵点，下次，由 兄弟负责! …… (溜下)

笼 头 妈妈的!(对中年犯一递眼色)

中年犯 (半真半假地对阿Q 背上拍了重重一掌)伙计!欢迎 你!什么案子?

阿 Q (被打得站不稳)我，我要造反。……

中年犯 (讥笑)嘿!倒是条英雄好汉啦!(又一推) 阿 Q (跌坐在别人的铺上，陪笑着)嗨嗨……!

中年犯 (在阿Q 对面坐下)大牢里的规矩懂吗? 阿 Q (干笑)不懂。

中年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阎王吃小鬼!我们大牢里的

难友，就靠你们新来的家里接济，懂吗? 阿 Q 接济?不懂。

中年犯 妈的，笨蛋!让你家里送钱来! 阿 Q (抱歉地)我没家。

中年犯 亲戚朋友总有吧?

阿 Q (摇头)没有，都没有!

中年犯 (光火了)妈的，你是抢劫犯，能没有钱?(打阿Q 一 耳光)

阿 Q (躲让)一个钱都没有，就这床被。 笼 头 (下命令)上他的班!

〔中年犯、青年犯和另一个中年犯齐喝声“打!”都围 上去一顿拳打脚踢。

阿Q 狂喊。

〔一个老年犯走向笼头。

老年犯 我看是个庄稼人，又才过了堂，怕吃不消。明晚再 说 。

笼 头 等判了刑，还榨得出油来? **老年犯** 也没那么快!

**笼** **头** (下命令)好，看老人家面子，明晚再上他的班! **中年犯** (顺势踢了一脚)滚里边去!

〔阿Q 爬到最边上一个空铺位上。他的贴邻是个农 民模样的人，拍拍地板，示意他坐下。

阿 Q (放下棉被，摸摸地板上稻草，似乎很满意)这比我土 谷祠还强! ……

农 民 ( 对 阿Q 摆手，制止他说话)…… 笼 头 不许说话!

〔笼头又倒上高铺，青年犯继续为他捶腿。其余的人 都各归自己铺位。有的悄悄地摸起纸牌来，赌钱；有 的低声讲故事，说笑；阿Q 将被子打开，半铺半盖。

他背倚笼柱半躺着。 〔 静 场 。

农 民 (也半躺着。悄悄低声问)你到底犯什么罪? 阿 Q (也低声)我要造反 ……

农 民 (惊)你造了反?

阿 Q (摇头)他们不准。你呢?

农 民 举人老爷做革命党了，要追我祖父欠下的陈租!

阿 Q (愤慨)是白举人?他妈妈的不是东西!该造他的反! 农 民 你过了堂?定你什么罪?

阿 Q 说我抢了。我只偷过。 农 民 你画了押?

阿 Q (很得意)画过了!(又懊丧)可惜圆圈画的不圆! 农 民 (看看阿Q)唔 …… (不再问下去了)

阿 Q (用手指在空中画大圆圈，越画越圆，越得意)……

〔解说词：“阿Q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总要关进大 牢吃吃拳头的。只要能把圆圈画圆，他就心满意足 了。”

〔 阿Q 歪着头，入睡了。

**—** **—** **幕闭**

**第** **七** **幕**

**时** **间** 上幕当天晚上到后两天。

**地** **点** 县衙客厅——县监狱内外——城内丁字街——咸亨 酒店。

〔县衙客厅。晚上。

〔具官从书案上取出两份供词，把它交给把总大人和 白举人。

县 官 (笑嘻嘻)这是犯人的供词，请白举人和把总大人过

目 。

把 总 (略一翻阅)行!就定案吧!

县 官 (笑笑，目视举人)举人老爷还没看完。 白举人 你还叫我举人，县太爷?(还在看)

县 官 嘻嘻，叫惯了，帮办大人。还是旧称呼好听。

白举人 (放下供词)嗯。(又掏出鼻烟壶，慢慢吸鼻烟，打出 一个声震屋瓦的喷嚏)

县 官 (又笑一笑)敬听白举人——哦，帮办大人高见。 白举人 (故作威仪)不——能——定——案!

把 总 (反驳地)为什么?

白举人 这个犯人阿Q 我知道，是个小角色，不是主犯。

把 总 什么话?我率领大队人马抓来的不是主犯?(转问)

县太爷，你审问的，算不算主犯? 县 官 (为难地)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白举人 怎么能算主犯?

县 官 这桩案子只抓到他一个。不是主犯也算主犯了，大 人!

把 总怎么不算主犯?

县 官 没抓到第二个同伙的犯人，也就无所谓主犯不主犯 了，大人!

白举人 所以还不算主犯! 把 总 依你说，主犯是谁?

白举人 抢我五口皮箱的人才算主犯! 把 总 我只管破案，抓人!

**白举人** 我要追赃!

把 总 杀一儆百，我要示众，这是我管的事! **白举人** 我在县里帮办民政，我也要管!

**把** **总** 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我破 了案，你又不承认。好吧，县里的治安我没法管了!

(转向)县太爷，我辞职! **县** **官** 有话好说!

**白举人** (又打了个喷嚏)好哇，那我这个帮办民政的职务，县 太爷，辞职不干了!

县 官 (陪笑)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把 总 你辞职吓不倒我!你这号革命党没什么了不起!

**白举人** 我这革命党是假的? 把 总 (笑)花钱买的!

白举人 我是毁家纾难，捐献军饷!

把 总 毁家纾难了?是因为那二十五两赏银不好拿吧?

**白举人** 我那是大义灭亲!你呢，拿了赵家二十吊钱，是贪赃 枉法!

把 总 那是赏给弟兄们的赏钱!你管不着!

县官(两边阻拦)好了，好了，都不提了!大家“咸与维新” 了嘛!都是为了革命!

白举人(下台)好吧，县太爷，你看着办：五口皮箱追不回来，

我这帮办就不干，还要到北京去告状! 把 总 宣统皇帝都完蛋了!

白举人 (冷笑)你们知道还有袁慰庭——袁世凯么?孙中山 也得让他三分!(对县官)好，告辞!(下，在外边又 打了个喷嚏)

把 总 (掏出手枪，对着白举人后影)老子先毙了你! 县 官 (拦阻)不必!不必!

把 总 (将手枪摔在桌上)怎么说，县太爷? 县 官 (为难地)他真的去北京怎么办?

把 总 老子有枪杆子，怕他?

县 官 (说真话)可是把总大人，那个阿Q 真不能算主犯呀! 把 总 主犯不主犯，还不在你笔杆子一绕?案子一判决，你

我面上都好看呀! …… 县 官 这个……

把 总 你不判决，你赔他五口皮箱呀? 县 官 这这 … …

〔县衙客厅隐去。

〔县监狱一牢房及院子。 〔第三天早晨，曙光初现。

〔牢房里囚徒们还在酣睡。只有阿Q 和农民醒来了。 农民在为阿Q 系好镣带，让他好走路。阿Q 还半躺

着，用手指在空中画圆圈。

农 民 (低声)这样，镣圈子就不会磨你的脚了! 阿 Q (只嘻嘻地憨笑)好，好。(还在画圆圈)

〔院子里传来沉重的开铁门闩的声音。 〔笼头突地从床上坐起。

〔有人在拉长声音高叫：“三号的赵阿Q 打递解了!把 行李都带着!”

〔于是全牢房里的人都惊起了。沉默。

笼 头 妈 的 ! 这 么 快 — — 阿Q! 起来! 阿 Q 有!什么事，大爷?

中年犯 (跳过来)恭喜你了，好汉!快打行李!走了! 阿 Q (茫然)我才来，又哪儿去?

中年犯 你高升了!

笼 头 (下床)快点!送你回家!

阿 Q (起身，迟疑地看看农民)这儿满好嘛!

农 民 (忙低着头为之叠被子)你，你出大牢了…… (红眼睛阿义开了笼门。

阿 Q (高兴地)真的?放我出去? 农 民 (低着头)嗯，嗯……

阿 义 阿 Q, 东西都带齐了!(对笼头抱歉地)想不到!

笼 头 (愤愤地)这是你照顾我!

中年犯 (推阿Q) 好了，高升吧!

农 民 慢点!(又把棉被叠成圈，套在阿Q 颈上)你，慢慢 走 。

阿 Q (走过笼头面前，似乎抱歉地)大爷……

笼 头 (笑，伸手取下棉被)没用场了，留下做个纪念吧。 阿 Q (不解地)这 … …

中年犯 你高升了!(推阿Q 一把。正当他跨下门阶时，顺手 摘去他头上的毡帽)送我了，朋友!

阿 义 给我留点!(忙伸手抽了阿Q 腰间的旱烟杆)走吧! 〔牢房隐去。现出院子。

〔院子里站了两行衙役和兵丁。中间设了一个临时 的公案。公案后端坐着县官。

〔红眼睛阿义将阿Q引至案前，退去。阿Q 兴奋地回 顾 。

县 官 (还是和蔼地问)你姓什么? 阿 Q 姓赵呀!

县 官 叫什么名字? 阿 Q 说过了，阿Q!

县 官 (还是很耐烦地)多大年纪? 阿 Q 太爷记性真坏，三十出头了!

县 官 (比较严肃起来)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阿 Q (不耐烦地)没有!

县 官 好。(从笔筒里拈起一枝红笔来) 阿 Q (高兴起来)还画圆圈么?

县 官 (板着脸，用红笔在什么上画了两下，摔了笔，大喝一 声)绑了!(拂袖遁去)

〔阿Q 还不懂什么意思，几个兵丁一拥而上，将他五 花大绑地捆绑起来，并且套上一件洋布白背心。

阿 Q (大叫)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说放我回去么? ……

〔一个衙役端碗酒堵住阿Q 的嘴。

衙 役 赏你一碗酒!喝了吧!(硬灌进去) 阿 Q (叫不出来)嗯 ……

〔监狱院子隐云。

〔舞台上现出丁字街。

〔一个号手吹着洋号，后边跟着一队荷枪的兵丁在街 上行进。号筒里老是单调地吹着：“哒，哒哒啼，哒哒 啼哒哒 …… "

〔街上立刻涌来无数看客，以惊奇的眼光向后边张望。 有人不断重复着：“来了，来了!…… ”

〔于是又肃静起来。号声渐远。被绑的阿Q 慢慢地上 场。两个兵丁在他身后牵着绳子。再后边还有荷枪 的兵丁押着。看客们都或前或后地跟着观看，不时又 有新看客参加进来。

阿 Q (惶惶地回顾，惊问自己)这，这，不是丁字街么? …… 这是送我去……去杀头?(一下子腿软了，头晕了，似 乎支持不住了)

〔看客中发出少数的但很清楚的不满的声音：“不中 用! ……狗熊嘛!”

阿 Q (又振作起来，似乎是回答那些批评者) ……

〔解说词：“阿Q 又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似乎本来不免 要杀头的，所以也就泰然了。”

阿 Q (喃喃地旁白)人家不是说，我也是条英雄好汉么? …… (他又振作一下)

〔看客中又有人发议论：“还行! … … 算不错了! ……可怎么不唱呀?" ……

阿 Q (自语)唱戏? …… (突然在人丛中看见什么,惊问)那 是谁? … …

〔看客当中挤出一个女人来，那是吴妈。吴妈似乎也 看见阿Q 了，猛一惊，急忙掉过头去。

阿 Q (挺一挺胸，做出英勇姿态)是该唱几句 ……

〔解说词：“他本来想唱‘晦不该’的觉得欠妥，还是唱 ‘手执钢鞭将你打'吧，可是手又被捆住了 …… "

阿 Q (肩膀动了两下，摇摇头)那 …… (猛然想起似的，伸长 脖子叫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好汉”二字尚未出口，人丛中发出欢叫：“好……!”

阿 Q (得意地回顾吴妈) ……

〔吴妈根本没有看阿Q 。她的眼睛只盯住前边大兵们 肩上的洋枪。

〔所有其他的看客们却都睁大了眼睛死盯住阿Q, 在 等待着什么。

阿 Q (看着那些人的眼睛，渐渐恐怖起来) ……

〔在阿Q 的周围出现了千万双死死盯住他的眼睛，并 向他逼来。

〔在不断逼来的千万双眼睛的幻景中出现了 一块横 匾，从右至左四个字“古轩亭口”。

阿 Q (不由惊叫起来)呀 …… !

〔就在这一刹那间，洋号吹起了冲锋号；前边的兵丁往 前冲向两边；后边的兵丁把阿Q 猛拥向前。

〔看客们一拥而上，在后边围成个半圆，淹没了吴妈。 〔冲锋号止。同时，一声枪响。

〔看客们骚动，同时轰叫了一声：“噢……!” 〔舞台暗。

〔舞台现出咸亨酒店。是次日夕阳西下时分。

〔柜台外站着五位老酒客：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航 船七斤、王胡和小D。

〔另有一位酒客，则背对观众，闷着头正在饮酒。别人

都没理他，只有掌柜的不时注视他。

〔航船七斤正在讲述新闻。酒客们热心又似淡漠地倾 听着。

七 斤 ……砰的一声枪响，他就倒下去，死了!城里人都稀

奇，叫做“枪毙”,这还是第一回! **众酒客** (似赞赏又似惋惜)哦! ……

**掌柜的** (又向那背着身的酒客打招呼似的)你说，有没有杀 头好看?

七 斤 城里人都说，没有杀头好看。还说，他游街游了半

天，也没唱一句戏，白白地跟了一趟! …… **众酒客** (似表示惋惜又似不满)唉! ……

〔那背身的酒客将酒碗向柜台上一顿，慢慢转过身， 将毡帽压压低，紧紧衣领，低头走了。他原来是看土 谷祠的老头子。

王 胡 (看老头子后影)他也来喝酒?也是第一回。 ……我 说，阿Q 还是该杀头!(举手作欲砍状)他不是……?

七 斤 他呀，就不该满街嚷嚷造反!我早劝过他! 老 拱 我说哩，他先不该嚷嚷姓赵!

阿 五 真的!他到底姓不姓赵呀?

掌柜的 谁知道呢?(长长的一声叹息)唉! … …

〔众酒客都以为掌柜的要发表高见，看着他。

掌柜的 (取下水牌，用抹布擦去一行字)该死的阿Q, 还欠我 四十五文酒钱呐!

**众酒客** (似乎表示同情，也都轻轻地叹声)唉! 〔只有小D 一直不吭声。

小 D (突然发问)七斤，你先前不是说，阿Q 也喊过一声“过

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么?

七 斤是喊过的。可是城里人说，他到底没唱一句戏!

小 D (独排众议)我看啦，阿Q 哥他(走出酒店离开众人)还 是一条好汉! … …

〔小D 的神情、姿态都更像阿Q 了 。

〔解说词：“阿Q 死 了 ! 阿Q 虽然没碰过女人，但并不 像小尼姑所咒骂的那样断子绝孙了。据我们考据家 考证说，阿Q 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

**——幕落** **·剧终**

**小井胡同**



**李龙云**

**老街坊们鄉说，小井要是有个会说书的该有多好** **……**

人 物 表

(人物年龄以第一次出场时为准)

滕奶奶———穷苦的武术名家滕凤山的孀妻，戊戍年 间降生在北京，是小井胡同一块历史的 碑石。

水三儿——男，三十多岁，世袭的引车卖水者，跟滕 凤山学过武术，师徒有生死之交。

吴 七——男，三十来岁，国民党警察巡长，油，胆小 怕事，但心眼好。

毕 五——男，四十岁，心狠意毒，坏。他出身于人 贩子世家，其父老毕五在前清时垄断着 往紫禁城输送太监的事业。

刘家祥——男，三十多岁，十四岁进电车厂跟滕凤山

学手艺。但也打过鼓儿，作过小买卖。

刘 嫂——三十来岁，刘家祥妻。正直，有点迷信，

心软，但嘴上厉害，不怕事儿。

疤拉眼大哥——男，十八岁，小名叫“大启子”,十来 岁时失去父母，开始自谋生计，靠画糖人为 生。他是大杂院里穷孩子们的靠山。

二 妞——八岁，刘家祥的姑娘，疤拉眼大哥最知心 的小朋友，大名叫刘桂英。

小结实——五岁，刘家祥的养子， 一对被枪杀的共产 党人的遗孤。刘嫂怕拉扯不大，抱到庙 里许了愿，得个法名叫”僧保”。

马德清——男，四十多岁，“魏宅”的老家仆，慈眉善 目 。

七十儿——男，十六岁，“魏宅”买来的一个孩子，后 成为马德清的义子。

许 六——男，三十多岁，是以织袜子为生的小手工 业者，胆小、老实、窝囊。

春 喜 — — 二十多岁，从良的下等妓女，许六的续 妻，心眼不坏，但常常被病态心理所折 磨 。

小妮儿——九岁，许六前妻之女，后被刘家祥夫妇要 走，改名刘桂芝。

石掌柜——名瑞丰，男，三十多岁，开粮店的小商，精 明、世故、有点自私，但心眼不坏。

石 嫂——三十来岁，石家内掌柜的， 一个字不识， 却自以为聪明，常被别人当枪使。

杨半仙——男，四十岁，改卖年画的测字先生。

小环子——男，二十五岁，卖假药的，馋、懒、不要脸。

小男苯——男，十七岁，石家的小伙计，正派，没有野 心 。

小媳妇——姓周，二十多岁，小力苯之妻，依仗权术， 曾爬上居委会主任的宝座。

陈九龄——男，二十多岁，石掌柜的师侄，被抓去的 国民党伙，没文化，对社会上的大是大非 分不太清，心眼不错，嘴特别好说。

九嫂子——二十多岁，陈九龄之妻，心好、本份、少言 寡语，遇事儿没主意。

小 曹——男，二十来岁，小井的“管片儿”警察，后 升为所长，耿直、善良。

大牛子——陈九龄之子，五四年生人，“七零届”。

大 马——男，二十岁，街道合线厂的红卫兵，七六 年成为工人民兵，表面看缺点心眼，实际 是“光往里傻不往外傻”。

增 福——男，二十五岁，石掌柜的侄子，菜市场卖 鱼的。老实，不会说瞎话。

小六九——男， 一九六六年生人，二妞(刘桂英)的儿 子，刘家祥的外孙。

小 宋——男，合线厂红卫兵，后为工人民兵。

伙 计——“都一处”饭庄的伙计，男，三十来岁。 国民党兵甲、乙——都是三十来岁。

红卫兵甲、乙——都是男的，十五、六岁。 四川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两男一女。

小伙子甲、乙、丙——大牛子在火葬场的朋友，都是

男的，二十多岁，膀大腰圆，浑身力气。 梨贩子——男，五十多岁。

民警甲、乙——公安局的武装警察，都是男的，三十 来岁。

**第** **一** **幕**

时 间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一号—-农历腊月 二十三——俗称小年下。晚饭前后，恰是申时尾、酉 时初——灶王爷即将升天的时刻。

北平和平解放前夜。 **地** **点** 北平，小井胡同。

场 景 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往右走，出南口，可以 奔娘娘庙；往左走，出北口，是小市。胡同的腰部凹 进去一块，成了一片长方形的小空场。同时，使胡同 腰部出现了一小段南北墙。舞台选的恰恰就是胡同 这个腰部。可别小看了这片小空场!太平年间，每 逢冬夜，卖馄饨的、卖熟羊蹄儿的、卖老豆腐的、卖灌 肠的……哪个做小买卖的走进小井，不得在这儿撂 撂挑子，吆喝几声呢!到了夏天，空场上长的那棵老 椿树，可给老街坊们造了福喽!它那大伞似的身板 儿，洒下那么大片的树阴凉儿。人们端着粥碗，凑到 树底下，诉说着一天的穷苦和委屈 ……

正中是七号。这是个住着贫苦下层市民的大杂院。 院门的顶端，用青砖、瓦片砌成的“五瓣花”的门楼已 经很破旧，门板上早年间刻下的对子：“处事留余地， 存心居自安”由于风吹雨淋，早已模糊不清。院里，

迎门一堵砖砌的破影壁。

偏右，闪出来的那段南墙上还有个小门。门楣上，一 个搪瓷灯伞闪着蓝光。门框上挂着个小小的瓷牌 牌，上书：魏宅。这是魏宅的后门。包着铁皮的门板 上生满了铁锈，看来主人多少年没有打开过它了。 可这些日子，小门开开了!八路军把个北平城围得 铁桶一般，魏宅乱了阵脚!

不远处，临时修起的天坛机场上，飞机像苍蝇似的， 飞起来，落下去，加上来空投物资的运输机，整天嗡 嗡声不断。八路军的大炮专往飞机场上干，不许跑! 整个小井胡同也是人心浮动。谁还有心过小年呢? 穷人们心里真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苦日子总该熬 到头了吧?!他们盼着八路军快点进城，但又最好别 动枪动炮的——北平是古都啊!

〔幕启：飞机嗡嗡声渐渐远去了。透过隐隐沉下去的 炮声，从胡同北口飘来了卖关东糖的苍凉叫卖声： “约糖!约关东糖!”接着，南院响起了一阵祭灶的爆 竹声，但稀稀拉拉，不成气候。少顷，爆竹声停了。

〔刘家祥左手掐着从灶龛上揭下的灶王爷纸像，右手 拎着一根火筷子走出院门。这是一个不懂得上愁的 人，但这些日子可真沉不住气了!肚里饿得作不过 主来 ……

〔警察巡长吴七手里捏着一小打大红的纸片子，从胡 同南口走来。

**刘家祥** (一眼看见了吴七)七爷!七爷，(凑过去)不是说傅 作义跟八路军拉上手了吗?怎么大前儿个夜里，齐

化门外，又溜溜地响了一宿的枪呢?

吴 七(往四周瞅瞅，压低嗓门)那是自来水厂，二零八师兵 变!跟傅作义掰了 … …

**刘家祥** 这帮孙子……

吴 七 刘大哥，您还没听说呢!八路军怕傅作义压不住碴 子，叫打开西直门，派两个纵队进城，归傅作义指挥



刘家祥 多么仁义!那么傅作义呢?

吴 七 傅作义能含糊吗?这回动真的了!(捂住半拉嘴)把 二0八师给灭啦 … …

〔此时，从北口隐隐传来了一个哑嗓有板有眼的哼唱 声。唱词是“北平俗曲——门神灶”,曲调用的是老 年间的“太平歌词”:

“腊月二十三，送神上天。 祭的是人间善恶言。

当家人跪倒，

手举着香烟 …… "

吆喝声：“画儿来!卖画!”测字先生杨半仙穿着个短 撅撅的破棉袄从北口走来。他一只手捂着冻红了的

耳朵，一只手抓着一卷年画。

吴 七 怎么着?杨半仙，不测字儿啦?

杨半仙 (用袄袖子抹抹鼻涕)吴巡长，您圣明。这年头，阔主 不信命，信这个!(伸出右手，用拇指与食指拢成个 圆圈儿)美钞!大头!穷主呢，兜里销子儿没有。刘 大哥，拉兄弟一把，来张年画!杨柳青的，地道的卫

抹子。(把画打开)您来这张!《庆乐丰年》 …… **刘家祥** 庆乐丰年?嘿嘿，我这肚子里都是豆腐渣 ……

杨半仙 ……这张，您瞧瞧这张!《他骑骏马我骑驴》… …

刘家祥 (端详着年画)瞧这小驴儿!腿上这肉多瓷实!七 爷，我怎么琢磨，都觉着这条小驴儿，它不够我吃一 顿的……

杨半仙 什么话呢!得，您比我饿!(卷起画)刘大哥，我服您 了!(细着嗓哼唱着)……当家人跪倒，手举着香烟。 不求富贵，不求吃穿。

好事儿替我多说，坏事儿替我隐瞒…… (边唱边走下。声音渐渐远了)

**刘家样** 七爷，头午您猜我奔哪了?我奔了趟北海!万一他 们空头不准，飘过来一袋呢?

**吴** **七** 这么兵荒马乱的，您真能打哈哈……

**刘家祥** 咱们拿杂和面窝头当块金砖，人家(指指小门)拿美 国洋面当黄土扬着玩儿……

**吴** **七** 洋面?刘大哥，您说什么呢!人家，便宜坊的什锦火

锅，苏式盒子；仿膳的栗子面小窝窝头……

刘家样 凭什么?七爷，凭什么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肚 子饿得山响?八路军也真沉得住气!小钢炮对着城 门一支，大梯子一竖，北平，早拿下来了……

〔刘嫂——小名叫凤珍，手里领着小结实走出院门。

刘 嫂 (对小结实)慢着，乖，瞅着道儿。喲!吴巡长 …… (看见了刘家祥手中的灶王爷)有在大街上祭灶的 吗?你必得出个箍眼儿!让我说你什么好!

**刘家祥** 没听见打炮吗?房塌了砸死我!

刘 嫂 你心眼甭攥得小酒盅似的!八路军的炮弹长眼睛， 不炸穷人!

吴 七 刘嫂，您这是……

刘 嫂 上娘娘庙，给我们小结实许个愿……

刘家祥 你净出幺蛾子!大儿子扎了耳朵眼儿，活了吗?(指 着自家的后山墙，对吴七)轮到二儿子，明明是个小 子，偏叫“刘丫头”。想一出是一出……(压低了嗓 音)再说，人家小结实不是咱自个儿生的，命不像咱 刘家这么不济……

刘 嫂 大腊月的，我不跟你吵秧子!吴巡长，您知道，(低 声)这孩子没爹没妈，我瞧着心里难受!楞说人家是 八路，给……怎么揍儿了!(突然想到)吴巡长，听说 这孩子是您从监狱里抱出来，搁胡同口的?

吴 七 (急了)刘嫂!刘嫂!别介呀!您别这么说呀!好 嘛，(手在脖子上一抹)您这不是要我的吃饭家伙吗? (慌忙举起手里的片子)得!我这还有正经事儿。丁 局长——丁大头的老太太七十大寿，我得去敛份子



刘家祥 (急了)又出份子?

吴 七 他妈的，临走还得来个“爆余”,再搂一把。在街上拣 个老太太，弄到家里硬说是他妈；办七十大寿!大杂 院里一撒片子，谁敢不出份子?谁敢!儿子是二零 八师的营长，跟军统勾着……坐蜡的事，都是我的 ……(把一张片子塞到刘家祥手里)

刘 嫂 吴巡长，我们不跟您过不去。(对刘家祥)甭理他这 碴儿!接着他!(大声喊)二妞!二妞!(对刘家祥) 你把二妞找回来，别让拍花子的拐走。小结实，乖， 跟妈走……(对刘家祥)不预备点草节儿、料豆儿吗? 神马吃什么?灶王爷像你似的，上哪儿都腿着?你 不是祭灶呢，你是糊弄我呢!

吴 七 刘嫂，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走您的……

〔刘嫂领着小结实往南口走去。 一阵水车轧地的“吱 喽吱喽”响声中，水三儿戴着磨肩，脚上系着搭布，拉 着水车从北口走来。水三儿的名字像他的职业一 样，也是世袭的。到他这辈儿，人们只知他姓马。他 身后拉的那种水车，解放初期还可以看到。车身是 个椭圆形的大木匣子，匣后底部有个放水的塞子。

水三儿 (取下水桶，放好水，挑到院门口，冲院里喊)水!(眼 睛近视，伏在门垛子跟前儿，掏出石笔，在蜘蛛网似 的记号上又添了一道)

**吴** **七** 水三儿，水钱也长吗?

**水三儿** (指砖垛子上的白道)您瞧见了吗?一挑水一道。老 街坊们穷得连水钱都挤不出来了!瞧着这一片片的 鸡爪子我都想哭!这是怎么话说的 …… (进院)

〔许六走出院门。他身穿一件六成新的藏蓝布大褂， 但大褂太小，箍在身上紧紧巴巴的，不管怎么抻、拽， 底下还是露着一截“耍了圈”的破棉袍，脚下着一双 旧毛窝。

**许** **六** (指指院里)刘大哥，您给我听着点儿，我们小妮儿在 炕上躺着呢。我乘着天黑……省得让人瞅见 ……

吴 七 您这是 …… (明白了)得，也好!省得您老想着六嫂 子……难受 ……

**刘家祥** 许六，不弄份执事、响器?

**许** **六**(凄然一笑)您别寒磷我了，领个从良的…… **刘家祥** 那也得让老街坊们接接呀!

**许** **六** 甭接，她也来。论说呢，她是我个远房的表妹，您见 过。她呀，就贪着我老实，非跟我不可，认头……

吴 七 六爷，您这叫走了桃花运 ……

**许** **六** 吴巡长，您这不是打我脸吗!您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好好的缕着坛根儿开个小袜子铺，告诉修飞机场，拆 房!我们小妮儿她妈那脾气，瞒不了您，沾火就着!

把命搭上了 …… (又要掉眼泪) **吴** **七** 六爷，我招您伤心了……

许 六 不是那么话说，您哪!我，就凭我许六，小妮儿她妈 过世不到俩月，我从黄花院里领个从良的……我不 是人!孩子小啊，什么都甭说了……得，刘大哥，您 受累 …… (下)

**吴** **七** 唉!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我还得去敛份子 …… (下) **刘家祥** (走到椿树下，左手掐紧灶王爷的脖子，右手的火筷

子指着灶王爷的鼻子)还用我说什么吗?你可都听 见了。警察局长拣个老太太，大伙就得送份子。肚 子里一下子豆腐渣，得去修飞机场。(越说越气)告 诉你说，我那点关东糖可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到天上说几句好话，别他妈顺咀胡扯!(“嚓”地划着 洋火，点着纸像)你要真有灵验，就给傅作义带个话 儿：刘家祥说了，他要再打，他是孙子!我跟你说这 些有什么用!(用火筷子狠狠地搅一搅纸灰)上天! 滚!(气哼哼地转身进院)

〔滕奶奶身穿青市布裤子、蓝士林褂子出现在北口。 她的丈夫滕凤山跟北京有名的“义贼燕子李三”学过 武术，后到电车厂当工人。因领工人闹事被枪杀在 窑台儿。她三十几岁开始守寡，膝下无儿无女。但 人穷志不短，靠作佣人为生。人贩子毕五满脸堆笑， 手里托着一套叠得非常整齐的缎子衣裤，紧紧地跟

在滕奶奶的身后。

**毕** **五** (央告着)……老太太，老太太，您穿上，穿上。三十 六拜都拜了，可就差您这一哆嗦了……

**滕奶奶** 当老妈子，用不着这么打扮我!到底怎回事儿，说! **毕** **五** ……这么说吧，请您去啊，借您这个人使使……啧!

还不明白吗?您滕老太太， 一点就透的主儿啊!没 见吴巡长四处撒片子吗?丁局长明儿的飞机票，办 七十大寿缺个老太太……

**滕奶奶** 拿我当他们家老太太使?

**毕** **五** 要不怎么说您有造化嘛!全北平城有这么便宜的事 没有?就看着您的气色好!穷，可带着股豪横劲儿。 谁不知道滕凤山- -滕二爷跟“燕子李三”学过武 术，杀富济贫!滕二爷活着那阵儿……唉?您别走 啊!(追上去)您去享半天清福，完了事呢，咱们娘儿 俩二一添作五，衣裳归我，手饰是您的……

滕奶奶 (“哗啦”一声把手里的几件首饰摔在毕五身上)滚! 老太太不那么下三烂，不干让人戳脊梁骨的事!给 丁大头当妈?我要有他这路缺德儿子， 一落草就掐 死他!

毕五啧!给脸不要脸不是?(要翻脸)知道毕五是干什么 的吗?

**滕奶奶** 你跟你爸爸一路货!拐卖人口，私设……

**毕** **五**(打断)告诉你!老毕五，七品，管着刑慎司，专往紫 禁城输送太监!给丁大头当妈?你没他妈这个命! (弯腰拣着地上的假手饰)滕凤山，一个臭开电车的， 领工人闹事……实话跟你说：毕五，一个片子，绑，窑 台儿!

**滕奶奶** 好小子!闹了归齐是你打的黑枪 …… (扑上去抓毕 五的脸)

〔此时，水三儿挑着水桶走出院门。

毕 五 怎么着?想动劲儿?(伸手抓住滕奶奶的两只腕子) 耶!我还真没细端详过你。隔着头二十年，你必是 个顶俏实的小娘儿们……(一眼看见了水三儿，手松

开了)水三儿?三爷 …… **水三儿** (搁下水桶)你还认识我?

毕 五 (被逼得往后退)谁不认识您呢!这条水道是您的世 袭 ……

**水三儿** (威严地)我骂你几句!

毕 五 别!别介!您骂起来，四六联，长短句，三天三宿不 带重样的。您这嗓门话匣子似的，我呛不住……

**水三儿** 摄过来，我踢你两下!

毕 五 (带着哭腔)三爷，别介呀!您是滕二爷的真传，您这 腿铁棍子似的。谁不知道您“金钩马”呀!我值不得 您一踢……

**水三儿** (打雷似的)扇!自个儿扇自个儿的嘴巴!

〔毕五开始抽自己的嘴巴。 **水三儿** 使 劲 ! 滚 !

**毕** **五** (临走忘不了地上的手饰)假的，假的也有用项。 (下)

**水三儿** 师娘，您这么满世界给人家当老妈子，多业障!我起

小就没娘，师父救过我的命，我养着您……

〔刘家祥从院内走出。

**刘家样** 谁?师娘!您打门口过怎么不进门呢? **滕奶奶** 你拉家带口的，也不够嚼谷……

**刘家祥** 师父是为大伙把命搭上的。我再不够嚼谷，也不能 短了您的嘴 ……

**滕奶奶** 甭打咕!你歇班俩多月了，弄着一群孩子。三儿，我 跟着你 ……

**刘家祥** 三哥，那，那师娘可就交给您了。

(对滕奶奶)等缓过这阵儿，我让二妞去接您……得， 我先去迎迎凤珍。

〔水三儿拉着水车，三人往南口走去。

〔疤拉眼大哥肩挑着画糖人的挑子，手领着二妞从北 口走来。这种画糖人的，现在早已看不到了。挑子 的一头是个炭火架着的铁勺，勺中有蜜状的糖汁；另 一头是个方形木柜，柜面上画满了各种鸟兽器皿的 图形。中央一个转针。小孩儿花一分钱可转转针一 次，针指到何物，画糖人的便用热糖汁为你画出何 物。疤拉眼大哥与二妞，刚与别人打过架。身后，小 孩儿的唱骂声还在响—一他们在拿疤拉眼大哥的生

理缺陷取笑：“疤拉眼，去赶集，买个萝卜像个梨 ….…"

**疤拉眼大哥** (放下挑子，抹抹嘴角的血)二妞，下回别惹他

们，那是“正德和”的少掌柜的，家里开着金店…… **二** **妞** 我没惹他们!疤拉眼大哥，你的嘴让他们打破了。

**疤拉眼大哥** 不要紧，你看，(用袄袖子在嘴上一抹)不破了 吧?

**二** **妞** 疤拉眼大哥，你什么时候才给我画那个灯笼呢?老 没功夫吗?

**疤拉眼大哥** 二妞，你是个乖孩子。你看，孩子们拿一分钱， 上我这儿一转，什么也没转着，我就给他一小块糖。

可要是一转，转上个凤凰、灯笼伍的，不是得用我好 些糖吗?我这一天就如同白干，就得挨饿。二妞，你 有妈，我谁都没有。谁疼我呢?二妞疼我 ……

二 妞 疤拉眼大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吃顿饱饭呢?

**疤拉眼大哥** 你听，城外头不是打炮呢吗?(小声地)八路军 一进城，穷人就能吃饱饭了。(坐在柜后，用几根铁 丝开始编个罩子)年头是得改啦!街上净是抢吃的。 这不，卖白薯的黄大爷让我帮他编个铁罩子。(猛然 想到)哎，他给了我两块烤白薯 …… (从座下取出)二 妞，给你一块!

〔二妞接过白薯，笑了。

**疤拉眼大哥** 甜吧?二妞，你这么机灵怎么不让你妈送你上 学呢?金鱼池东边，金台书院，门脸儿可大了 ……

**二** **妞** 上学得给校长送戒指、蒲包 …… **疤拉眼大哥** 噢!那是上不起。

〔杨半仙哼唱着那套“太平歌词”又转回来了。他走 到二妞跟前儿。

**杨半仙** ( 盯着二妞的白薯，咽了口唾沫)吃什么呢，二妞? (咬了咬牙，“啪”地往二妞的白薯上啐了口唾沫)

二 妞 干什么你?白薯脏了，你赔我!(把白薯扔在地上， 哭了)

〔杨半仙拣起白薯，掸掸土，大口吃起来。 **疤拉眼大哥** 你这么大个人，抢孩子吃的 ……

**杨半仙**(眼 一 翻)我不要脸嘛 … …

**疤拉眼大哥** (把自己的白薯递给二妞)二妞，不哭!(不知怎 样哄二妞，随手从地上拣起个蜗牛)二妞，你听我给 你唱：“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嗬嗨!”

二 妞 冬天，水牛是死的……

疤拉眼大哥 啊，对!水牛也怕冷。(从兜里掏出几个烟盒叠 成的三角)二妞，给你!三角。“骆驼”的、“红士”的、 “老刀”的……(挑起挑子哄二妞进院)

〔卖假药的小环子，怀里揣着一把醋壶，袄袖子里掖 着一把筷子，满面春风地走来。他的衣裳又油又脏， 胳膊上搭着一件破旧的美国夹克。在他身后，一位 “都一处”饭庄的伙计不远不近地跟着。

小环子 哟!杨半仙! 杨半仙 曜!小环子!

小环子 (旁若无人)你猜今儿我奔哪儿了?“都一处”!马莲 肉、晾肉面筋、三鲜烧麦……嘿!东西，地道!我憋

了多少日子啦! 杨半仙 就您这身打扮?

**小环子** 我借了件褂子呀!(抖搂开衣裳)美国夹克!这年 头，看出来没有?先落挂好下水再说!靠他妈卖假 药，连豆汁都喝不上……(从怀里掏出醋壶)“都一

处”,老字号!您瞧瞧，醋壶都是景德镇的…… 伙 计 (往前凑凑)您让我跟到哪儿拿钱呢?

小环子 八路军快进城了，听见没有?改朝换代，不都得乐乐 吗?(一拍胸脯)这是正经照顾主儿，甭那么认识钱!

伙 计 有您这样的照顾主吗?吃完饭抬屁股就走，临完了 还抄我们一把醋壶、掖走一把筷子。

小环子 (拍着伙计的肩膀)这么着得了，今儿个呀，算你请 我，明儿个呢，我请你!咱哥俩奔“丰泽园”!再不， “又一顺”,手抓羊肉!你点字号。啧!不放心不是? (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面的小纸盒，上系红绸条)你

带着这盒人参……

伙计(抓过小盒，看都不看就撇在了地上)人参?少玩这 套!香菜根儿!香菜疙瘩!(劈手夺过醋壶)算我们 掌柜的倒霉!(转身下)

杨半仙 (轻轻一脚把小盒踢开)得，我又学会一招。(下)

〔小环子弯腰拣他的“人参”。刘家祥与刘嫂领着小 结实从南口走来。吴七肩膀上搭着一打袜子从北口 走来 。

**吴** **七** 您来双袜子穿?(看清是刘家祥)哟!刘大哥?(缩 回手)

**刘家祥** 撒片子带卖袜子?

吴 七 就这一回。再干，不是人养的!一帮大兵把绒线铺 给抢了，我拣了一打袜子，说瞎话是孙子!都是穷挤 的……孩子的事办完啦?

刘 嫂 我看那老道许是饿迷糊了。在小结实脑袋上摸了 摸，告诉赐个法名叫僧保，就给打发回来了。糊弄 人!

**小环子** (看见了小结实，眯缝着眼睛凑过来，话里有话地) 哟!小结实长这么大啦?(狡诈地瞧瞧吴七)

吴 七(要溜)得，刘大哥，忙您的 ……

小环子 (一把抓住吴七的胳膊)七爷，您别走啊!(笑里藏满 讹诈)七爷，您胆儿可够大的!吃着锅里占着碗里的 ……您把小结实搁胡同口那阵儿，他也就三，四岁， 啊 ?

**吴** **七** (惊慌地)你，你打算怎么着?

**小环子** 您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不得有份意思吗? (又用眼瞄瞄刘嫂)

刘 嫂 小环子!就算是这么回事，有能耐，你就施展!我是 销子儿没有。你小子逮缝儿就下蛆!阁王爷要不是 打盹儿，他不会给你披上张人皮!小结实，走!(领 小结实进院)

**小环子** 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主儿，但分有辙，我不办绝户事 儿……

吴 七 这么着，您来两双袜子使，行不?(递过袜子)这是怎 么话说的 …… (下)

**小环子** (接过袜子)刘大哥，瞧您的啦!您管我顿抻面吧! 您哪么给我弄包花生仁呢……

**刘家祥** ( 抬腿往院里走)我那儿，耗子药兴许还有几包。 (下)

小环子 (紧跟其后)您别那么说呀!(进院)您哪能 …… (下) 〔魏宅的后门“吱”一声开了，老仆马德清提着个灯 笼，走出院门。

**马德清** (举灯照着门槛儿)三少爷，迈门槛儿。

〔魏家三少爷七十儿一身公子哥的打扮，走出小门。 **七十儿**(目光中充满惊恐)马爷，您送我上哪儿?

**马德清** 上老姑奶奶家呀!

**七十儿** (声音在颤抖)您冤我!您领我上坛根儿 …… (突然 “扑通”一声跪下)

**马德清** 您干什么?哪有主人给奴才下跪的?

**七十儿** 刚才我都听见了!他们干吗要弄死我?

〔马德清“扑”地吹灭了灯笼，匆忙关上了魏宅的小 门 。

七十儿 当着外人的面，我是三少爷，可关起门来，我是最下 等的奴才……就您一人对我好……

**马德清** 起来!你起来!听话，我都告诉你。 〔七十儿站起身。

马德清 把你买进魏宅那天，不是抡开了吃了一顿嘛!还记 得这当子事吧?魏秃子跟大伙说，你是他的老儿子，

刚从苏州接来。客人里头有个天津传子 …… 七十儿 (不住地点头)顶大俩眼珠子?

**马德清** 对，就是他!那是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吃着饭魏 秃子就给你在保险公司保了险。月金五十，保到六 十岁。你爸爸——魏秃子这个老王八蛋后天的飞机 票，今儿个晚上让我领你到坛根儿，(从怀里掏出个 纸包)就用这块槽子糕……你一死，明儿早上他们就

到保险公司，明白了吧?

〔七十儿“扑通”又跪下了。

**马德清** 七十儿!起来!别让我着急。(哆哆嗦嗦地从怀里

掏出一卷票子)这点钱，你带着。走!快走!

**七十儿** 那，您呢?

马德清 甭管我!我另有奔头。(深情地盯着七十儿)我马德 清半截入土的人了，没有家小。日后你要有个出头 之日呢，惦记着回来看看我……

**七十儿** (突然叫了一声)爸爸—— **马德清** 走 ! 快 走 !

〔俩人分南北不同方向下。半晌，石家内掌柜的 —— 石嫂从大杂院里走了出来。她往四下里望了望，见 没有人，往前挪了两步。

石 嫂 (轻声嘟囔着)黑小子、白小子，坐在炕上吃饺子。

(嗽了嗽嗓子)黑小子、白小子……

〔石掌柜从院内走出，这是个好心的小商人。

**石掌柜** (几步瞭到石嫂身边)今儿刚几儿呀?叫孩子都是三

十晚上!大节下的给人添堵 …… **石** **嫂** 我这不是先练练吗?德性!

**石掌柜** 成天修飞机场、挖战壕。这心，老提溜到嗓子眼上! 有孩子?鸡都他妈下不了蛋 ……

石 嫂 命!上辈子办了缺德事，绝户!打进了你们石家的 门，就……

〔此时，路灯“唰”地灭了。

**石掌柜** 得，又他妈停电了。你磨叨、磨叨!我不比你烦?开 粮店的，眼看着就得吃豆饼……

石 嫂 赖谁呀?好容易发上一盆面，几个臭当兵的，生在炉 子上给贴着吃了 ……

石掌柜 把兵驻在老百姓院里……我恨不得活埋了他们!

〔国民党兵甲、乙手里拎着一个大号的发面盆走出院 门 。

兵 甲 石掌柜!要调防了。您待弟兄们真不含糊!弟兄们 还真舍不得走。官差不自由啊，没办法，(举起手里 的面盆)带着它，算留个纪念。明儿见!(下)

石掌柜 (立刻装出笑脸)明儿见!老总，明儿见!(见大兵已 走远)发面吃了，连盆都带走!(咬牙切齿地)明儿 见?明儿八路军进了城都剐了你们!(猛然想到)怎

么又换防呢?(对石嫂)小力苯在家吧? 石 婶 在。(对院内喊)小力苯!小力苯!

〔石掌柜家最得宠的伙计小力苯，边系着大襟上的扣 子，边从院里奔出。

**小力苯** 师娘，叫我?

**石掌柜** 小力苯，瞧这劲头，八路军一时半会儿进不了城，咱

们得留点后手!你到柜上盯着点，他就是给一车金 豆子，那包大米也不能出手!记住啦?走!马上!

〔国民党伙伏陈九龄身穿又脏又破的下等兵军装，从 南口走来。

**陈九龄**(嗓门顶大)师叔!师婶!

**石掌柜** 小九?你他妈还穿着这身老虎皮哪?

**陈九龄** 我们掌柜的家两个伙计，非去一个不可!(小声地)

师叔，邓宝珊、张东荪从西直门出城了! **石掌柜** 张东荪?

**陈九龄** 燕京大学的教授啊!傅作义的代表。(听到远处传 来隐隐的炮声)又开炮了。小力苯，去年那拨米，我 们处长让补的发票呢?

**小力苯** (递过发票)师哥，老规矩：150斤一包的按180斤开 的，十块钱一包的开成十二块……

石掌柜 小力苯，再往宽了开点，小九不也有点落头吗? 陈九龄 那哪成啊!

石掌柜 八路军快进城了。

陈九龄 八路军才不许贪污揩油呢!

**石掌柜** 唉!你糊涂蛋!那你们处长这是怎么开的?

陈九龄 那当然了!人家是处长。谁不想吃点好的，喝点好 的!您说对不对，师婶?

石 嫂 凭什么许他不许你?问问他!

陈九龄 师婶，您真会疼我。我活腻歪了?一拍手枪，军法 处!闹着玩的?

〔众人进院。小力苯往北口走去。

〔从良妓女春喜跟在许六身后从南口走来。当走到 老椿树下边时，春喜犹豫地站住了。

许 六 (无可奈何地)你这会儿后悔还不晚……我穷，穷得 一个屋子四个旮旯 ……

春 喜 (真挚地)穷，我不怕。只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算是 个人了……可是，你得给老街坊们透个话儿，谁也不 许小瞧我!谁要是揭我的短儿，我可什么都干得出 来 !

许 六 你放心，除了刘大哥一家子，没人知道。往后，是事 我都依着你。可有一样 … … 你得待我们小妮儿好



春 喜 用我起誓吗?我也是从小没妈。我今年才二十四， 日后准能生养。多了不要，就要一个小子。 一儿一 女，多么好呢!

〔小环子用洋火棍剔着牙缝，走出院门。

小环子 许六?六爷……这是 …… (凑到春喜面前，辨认出) 哟!这不是春喜吗?(一拍大腿，嗓门顶大)从良啦? 喝!啧!有意思……六爷，明儿，明儿往后，我就得 干瞧着啦 ……

许 六 (不知所措地)小环子!小环子 … … [满院的人闻声 涌出院门。

小环子 (兴奋得手舞足蹈)六爷!您真是好眼力啊!春喜， 春喜那真是另有一股劲儿!(眯着眼，摇着头，赞叹 连声)啧!啧!

**刘家祥** 小环子!你是人不是?

〔刘嫂、石嫂纷纷去劝慰春喜。

**刘** **嫂** 许六!你怎那么窝囊?!你没长手吗?抽他!抽他 兔崽子!

小环子 (嘻嘻笑着把脸伸到春喜面前)对!大妹妹，抽!你

这小手往我脸蛋上乖这么一下，小环子对得起你，半 年不洗脸……

〔春喜哭着奔进院门。

许 六 (伸出他那从没打过人的手，凑到小环子面前，使了 半天劲，但巴掌最终乖在了自己的脸上)许六，你怎 这么没骨头啊!人家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你都不敢

挪挪地方!(蹲在地上掉眼泪) 〔众人拉着许六进院。

**小环子** 别介!六爷，别介呀!(嘻嘻笑着往南口走去)

〔小结实咬着手指头，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毕五手里 举着串糖葫芦，从北口走来。

**毕** **五** 来!小结实，来呀!糖葫芦，白海棠的…… (下)

〔小结实被引走。接着传夹了毕五咬牙切齿之声： “小兔崽子!来吧，你。”恰在此时，水三儿从南口过 来，听到了小结实的哭嚷声。

水三儿 (对着大杂院狂喊)刘嫂!刘嫂!小结实让拍花子的 拐走喽!老街坊们!小结实让拍花子的拐走喽!

〔院里人除石嫂与春喜之外全都涌出院门。许六跟 在大家身后。

众 人(急切地呼喊)小结实!

〔人们正欲追赶，突然从左侧传来了“哗哗”的流水

*声。*

水三儿 (站住了)谁把我的塞子拔啦!操他穷舅舅的，谁把

我水车的塞子拔啦!小环子，你站住!(追下) 〔石嫂风风火火地从院内跑出。

石 嫂 许六!许六!春喜喝了取灯儿啦!春喜喝了取灯儿 啦!

〔春喜披头散发的从院内奔出。

春 喜 (抓住许六的胳膊)我受不了啦!我喝了，喝了取灯

儿啦!我想活，可这个世道，不让我活 ……

许 六 (手足无措，跺着脚)不能喝!取灯儿那东西不能喝! 众 人 (惊慌地)快!灌!灌肠子!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春喜拖进院去。 〔刹时，小空场上一片宁静。

〔远处又一次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和解放军的炮声。 (稀疏的爆竹声和卖糖瓜的吆喝声更加苍凉。

〔突然，路灯“唰”地亮了。随着一串清脆的叫卖声， 小力苯矫健的身影闪进了小井胡同。小力苯的喊声 像一阵春雷炸响在北平的上空。

小力苯 看报!看报!看平明日报、华北日报!看傅作义将 军发表文告：北平和平协议签字生效!看报!看报! 〔小井胡同的老街坊们一齐涌出街门。小力苯胳膊 上搭着报纸，臂系“工人纠察队”的红袖章，对老街坊 们柔和地笑着。

**石掌柜** (惊喜交集)小力苯!合着你是，您是 ……

〔不知哪家的公鸡不分时辰地叫了起来。 一声鸡啼， 引得满城的雄鸡齐唱。

〔隆隆逝去的飞机声 ……

——幕落

**第** **二** **幕**

**时** **间** 一九五八年夏末秋初。黄昏。

一晃，九年过去了。老街坊们赶上了大跃进的一九 五八年。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年代。整个夏秋，小井 都沉浸在一片狂热之中。人们被那明天仿佛就能出 现的共产主义吸引住了……

**地** **点** 小井胡同七号。

场 景 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大杂院。正面是两间东房。 一 间住着刘家祥一家；一间住着陈九龄夫妇和他们的 大牛子。靠着许六家的南墙山是街门。门里那个砖 砌的破影壁早就拆掉了。透过不大的街门，可以看 到空场里那棵大伞似的老椿树。南房只有一间半。 一间住着许六一家，剩下的半间堆放着疤拉眼大哥 留下的一些东西。东房与南房虽说都较矮小，但因 经过修缮，显得并不寒参。北房住的是石家。石家 是房东，住房自然要宽绰一点。遗憾的是：房子好像 是哪位大家主的过厅改成的，表面看前廊后厦、四梁 八柱，可总让人觉得房子不规矩，不受看。北房与东 房之间有个小小的夹道通往里院。说是里院，实际 上仅有两间不大的东房。一间堆着石家用不着的杂 物。一间留给小媳妇。

院里，贴着刘家的北墙山，在夹道口新安了个自来水 龙头。整个大杂院的气氛让人感到干净、轻松、和 美。

往远处看，是刚刚落成不久的一所中学。红砖楼壁 上，是一条分两行横书的大标语：“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标语的前半条 隐进侧幕里。

〔幕启：学校里正在教唱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清脆悠扬的童声齐唱飘进院里。院里的老街坊们正 在召开居民小组会：刘家祥、刘嫂、石掌柜、许六诸人 散坐在小凳、马札上；两位新人物也坐在人群里。那 个低眉敛首、手中纳着鞋底子的女人是陈九龄的妻 子，人称“九嫂子”;另一位嘴角含笑，很有心计的小 媳妇姓周，是小井胡同正在升起的一颗可怕的新星。 〔那个年代，开会之前时兴唱歌。今天教唱的是《社 会主义好》。长成大姑娘的二妞站在廊子前，作教歌 员。

〔半晌，学校里的歌声停住了。

二 妞 (抖抖手里的歌篇)听听!人家唱得多齐齐!石大 爷，我说您一句，您别不爱听，您呀，词儿也对，调儿 也对，可就不是一块儿的。末了一句应该是：(唱)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建设高潮!”

**石掌柜** 姑娘，我这嗓子像截儿小烟筒似的，它别不过弯儿 来。真要是卖东西还凑合：(喊)别夹塞儿嗨!二妞，

你就 ……

**二** **妞** 您又来啦!解放都九年了，还二妞呀，刘丫头呀 ……

**石掌柜** 桂英!刘桂英!石大爷下回再不长记性，你叫石大 爷的小名：小歪子。

**刘** **嫂** (站起身)桂英，今儿就教到这吧!上边说了，头

“十 ·一”呀，这个歌大伙都得唱会了。头午“片儿”上 开了会，大伙兴许都听说了。(从兜里掏出块小白 布)炼钢献宝这事呢，咱们七号得了白旗。根儿就在 春起整风那阵儿煮了夹生饭，院里不团结。大伙都 瞧见了，(指指身边的小媳妇)整风领导小组给咱们 派了个人来：街道合线厂的负责人，有文化，丈夫是 志愿军。(对小媳妇)小周，你站起来，让大伙瞅瞅! 〔小媳妇站起身，把自来水笔斜插在大襟上，对大家 笑 着 。

**刘** **嫂** 咱们院，人多。齐齐了不容易。他九嫂子，小九呢? **九嫂子** 跃进去了。又盖十丈建筑，又砌小高炉，忙。

**刘** **嫂** 石嫂呢?石嫂没来?

**九嫂子** 昨儿个她跟我要了股五色(shǎi) 线，许是奔娘娘庙拴 娃娃去了。

〔远处的天空里突然闪出一片红光，接着胡同里传来 了报喜的锣鼓声。人们纷纷往街门口涌去。

刘家祥 准是大井!大井出钢了!

小媳妇 大井上去了，小井怎么办?老街坊们，咱们七号不能 老拖小井的后腿，得赶紧想主意 ……

刘家祥 是啊!(急得直搓手)这不是要人的好看吗!(焦急 中一眼看见了街门上的镣吊儿)嗨!怎么把它忘了。 (走上去就往下卸)

**石掌柜** 唉!那能有几两铁!刘嫂，还是得在土炮上打主意



众 人 土炮?哪有土炮?

刘 嫂 是这么回事：昨儿个石大哥提了个头，说咱们间壁 呀，是前清的炮局。屋子底下兴许埋着土炮。可要 是挖炮呢，就得扒房……

〔邻院传来了人们竖梯子上房的喊声，接着，砖头瓦 块落在地上发出“哗哗”的响动。

石掌柜 听听!五号动手了!这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这几 间破南房呢，是我的。可为了大跃进，就是割(lá) 我 身上一块肉，我要是眨巴一下眼睛，那叫我跟政府二 心。(为难地摊开双手)可这南屋里，一间住着许六 一家子，那半间呢，搁着你疤拉眼大哥的东西。眼看 着志愿军就都归国了……

刘家祥 石大哥，这回可是政府用着咱们了。甭含糊!人都 得有点良心。从打记事起，见过这么好的政府没 有?!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枪毙毕五、公安局帮咱 们登报找小结实……

许 六 政府对咱们，那是一百一!可扒房这事儿，得细合计 合计。不能有枣没枣都打一杆子。

九嫂子 刘婶，还是先到房管局看看这片的蓝图。这房子底 下要是装过下水道，就不能有土炮；没有下水道呢， 兴许有门儿……

〔邻院扒房的响动更大了。有人在喊：“躲开!躲开!

一、二、三、拽!拽……”石嫂满面春风的奔进院门。 石 嫂 哟!开会哪!

刘 嫂 又奔娘娘庙啦?

石 嫂 娘娘庙早扒啦。我听吴七说，油篓胡同有个四十八 岁的娘儿们添了个大小子。落草就八斤半!我去访 访……我今年三十九，还有九年的盼儿 ……

〔许六家的屋门“哐”地被推开了。但只听屋门响，不 见人出来。

小媳妇 (小声问刘嫂)谁呀?

刘 嫂 春喜。从打整风跟石嫂撕破了脸儿，俩人一直不过 话。(转对许六)甭言语，不是冲你!

〔许六屋中，春喜“啪”地拧开了收音机，歌声传了出 来：“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 ”

**石** **嫂** ( 脸一搭拉，对许六屋中甩过句闲话)找不自在就说 话!谁也甭想压谁一头子 ……

**石掌柜** 你少搭碴儿!

**石** **嫂** 住街坊还是闯光棍?!小井快搁不下她了!

许 六 (只好站起身，往自家屋门口靠过去)你小点声行不 行?这儿商量事呢 ……

〔屋内的收音机“哗”的一声反倒更响了。此时，许六 的女儿小妮儿颈系红领巾，手里拿着几张《北京晚 报》走进院门。

小妮儿 刘大妈!大井出钢了!区长都来啦!拿着大红花

……(说得高兴，手里的报纸“哗”地掉在了地上)哎 呀!我光顾看出钢了，报纸忘了卖了。这勤工俭学 ……我妈又得打我 …… (要哭)

石掌柜 小妮儿，别哭!晚报好卖，倒给石大爷!石大爷包园 了。(抓过报纸，从兜里掏出一把硬币，往小妮儿手 上倒着)接着!二分、四分、六分……

〔春喜呼地冲出屋门，几步瞭到众人面前，手指头戳

着小妮儿的鼻子尖。

**春** **喜** (厉声)把钱给人家!乖乖地给人家!听见没有? 〔小妮儿老老实实地把钱倒回石掌柜手里。

**石掌柜** (苦笑着)您对我们两口子怎么这么大劲头……

春 喜 现眼的玩意儿!(狠狠地在小妮儿的屁股上乖了几

巴掌。边打边拽咧子)我叫你满世界跑去!你跑蟠 桃宫、跑娘娘庙，跑到哪儿你也是吃货!养个鸡还能 下蛋呢，养你干什么?你一点好心眼都不长……

〔石嫂蹭地站起身，被刘嫂一把按住。 刘 嫂 你别抻碴儿。

刘家祥 小妮儿她妈，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孩子勤工俭学 大跃进去了，你这么又打又骂的，搅得四邻八家不安



石 嫂 (发现民心可用，甩开刘嫂凑上去)刚才你冲谁拽咧 子呢?

春 喜 冲谁拽咧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石 嫂 怎没我说话的份儿?你把话说开喽!

春 喜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甭架着秧子欺负我一个

人!

小媳妇 (威严地咳嗽了一声)咱们七号的问题，不是一天两 天了。整风不光没整出团结，倒整出了疙瘩。一个 院上不去，就拖了小井的后腿，小井上不去，就拖了 区里的跃进!咱们这个会，就是补课，有话摆在桌面 上……

**春** **喜** 春天街道整风、自我教育，我在会上说了句：石嫂，

(手一指房檐下的燕窝)你不该为了这窝燕子反对轰 麻雀……

石 嫂 谁反对轰麻雀?那是一群性命儿!轰得老燕子不敢 落脚喂食儿，小燕就得饿死!

春 喜 那你就骂我绝户?人在气头上，话不好听，我回了她 一句，不定谁绝户呢!好，你就真办开了绝户事儿。 你跟我们小妮儿怎么说的?当着大伙，说!

石嫂(理屈嘴不软)孩子这么大了，不用别人说，她什么都 懂……

春 喜 懂?都是你教的!(伤心地)我跟许六九年了，我是 没生养，怨我吗?你们两口子，肚里那盘小九九谁不 清楚?出主意扒房，哼!街面上刚哄嚷15间以上的 私房交公，你们那房整15间!割你一块肉不嚷疼?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一巴掌抽在小妮儿身上)屋 去!往后我天天揍你!

〔派出所小曹身穿警察服走进院门。 **小媳妇** 今儿个这事，咱们不算完。

**刘** **嫂** 小妮儿，先去洗洗脸。照理说，石嫂不该给人一家子 分生。可春喜你虐待这孩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春喜、许六、小妮儿进屋。 **石掌柜** 曹同志，您给断断……

小 曹 石大爷!您哪，把心搁在肚子里。房子不是交公，是 代管!听明白没有?老街坊们，第三批归国志愿军 已经到了。(对小媳妇)您的房子，(指指夹道)就安 排在里院。我跟石大爷说好了。三号那间太小。最 可爱的人嘛!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石掌柜 看怎么说了!容易吗?!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一把炒 面一把雪。那是国家的功臣!(对石嫂)咱们那间屋 于还得再归置归置……

〔石家夫妇走进里院。

小媳妇 我去看看房子。(跟进了里院)

**二** **妞** 曹同志，这批归国的有疤拉眼大哥吗? 小 曹 他没个大号，不好打听。

刘 嫂 头两年还有讯儿。这几年……想起来我这心里就憋 个大疙瘩。

〔昔日魏宅的老仆马德清走进院门。

**马德清** (进门就嚷)在这儿哪!瞧我这顿找。小曹，您的电 话，段上来的。

小 曹 马大爷，这阵子您可干得真不含糊!老街坊们这表 扬信成打子的往我这儿递。看电话，外带着扫街! 瞧这小井，老跟镜子面儿似的……

马德清 ( 脸红了)您别这么说呀!大跃进嘛，都得伸把手



小 曹 我走啦!老街坊们，还得铆把劲儿啊!湖南又放卫 星啦!一亩稻子打一万五，小孩在上头打滚漏不下 去。刘婶，让各家把耗子尾巴赶紧交上来，上头根据 数字好评比。废铜烂铁还得再凑凑……得，我去接 电话。(下)

**马德清** ( 凑到刘家祥面前)大兄弟，我那儿子来信啦!(掏 信)这两天就回来!我先跟大伙垫个话儿。他回来， 必上咱们七号来打听，叫孩子们到合线厂喊我一声。

刘家祥 马大哥，您这儿子，真给您争气!那么兵荒马乱的，

逃出北京城不说，还参了军，当了记者……

刘 嫂 这半年多没讯儿，甭说您，大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 前一阵儿，不少文化深的人都出了错 ……

**马德清** 这儿没外人，跟你们老公母俩说句过心的话。有儿

子跟没儿子，另是一弓劲!不怕您笑话，我二叔前清 那阵儿在宫里当差-  老公。临了，我给他过了继。 我呢，在魏宅当了半辈子下三烂，没有家小。谁想到 临解放临解放了，我收下这么体面个儿子!让您说， 这心里什么劲头?!天天就跟驾着云似的，美!(低 声)石大哥来了。

(大声)得，回头见!(下)

〔石掌柜夫妇抱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与小媳妇同 时走出里院。

**石掌柜** (掸掸前襟的土)齐啦!

**小媳妇** 石大爷，您受累了。(对大伙)整风补课这事儿，对上 边的意见也得抓紧提。(试探地)我听说呀，三号有 个短期临时户口，小曹也给补了三十斤粮票。再有 呢，我瞧着这小曹呀，多少有那么点架子，说官僚吧， 又够不上 …… (看人们的脸色)

刘 嫂 你那是跟他处的工夫短。小曹这孩子，实诚!

**小媳妇** (话赶忙往回收)就说呢!大伙也都这么说。非让咱 们提意见，怎么办呢?我这也是听别人瞎反映。刘 大妈，街道上这摊还得您打头阵，我当小菜碟儿。 得，房子有了，我搬东西去了。(下)

〔人们各回各的屋。陈九龄穿着一身建筑工人的工 作服，帽子抓在手里，神采飞扬地走进院门。

**陈九龄** (进门就嚷)大牛子他妈!大牛子他妈!师叔!师 婶 !

〔石掌柜、刘家夫妇、九嫂子停住了脚。

**九嫂子** 又干吗?(对刘嫂嗔怪地)您瞅!这么大人了，没正 形儿!

**陈九龄** 今儿个这会，开得痛快!痛快!我得喝两盅。 **石掌柜** 什么会?

陈九龄 向领导交心的会啊!(连说带比划)全公司，两千多 号人，你是历史问题、现行问题……只要是干过对不 起政府的事儿，自个儿说，交心!(捂住半个嘴)不瞒 您说，我们这部门，人杂，尽是“折箩”!谁说完了，主 任过来，拍肩膀。厂长，握手，鼓励。我干瞧着眼热， 没的说了。(美慕地)主任拍肩膀!闹着玩的?陈九 龄，露脸的时候瘪茄子啦?什么话呢!没有?编! 上!

**石掌柜** 你上去说啦?

**陈九龄** 那还有假嘛!从打学徒起，真的、假的，只要是不是 人的事儿，云山雾罩，说!什么民国36年电车厂罢

工抓了五个人，黑名单，陈九龄开的…… **刘家样** 真是你开的?

**陈九龄** 没影的事!(只顾说)好，陈九龄台上一站，满堂彩!

主任过来，拍肩膀!先进!这会开的，痛快!

**九嫂子** 有往自个儿脑袋上扣屎盆子的吗?一会儿警察就得

来抓你!你怎这么二百五?!(急得直拍大腿)

**刘家祥** 明儿个，起个大早，直接奔厂子。是一说一，是二说 二。你告诉领导，昨儿个我那是吃错药了……

陈九龄 有那么悬吗?不至于吧?我先眯 一 觉再说。(进屋) 〔九嫂子跟进屋去。滕奶奶拄着拐杖走进院门。

滕奶奶 凤珍!凤珍!(凑到刘嫂面前，神秘地)是说七号得 了白旗吗?(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我这儿有你老祖 留下的一个小铜佛。(将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布打开) 我们院动员我好几回了，我没舍得交。你拿着!算

你们七号交的!非把他们比下去不可 ……

**刘家祥** 师娘，您可真会向着咱们!一个小铜佛能有几两呢? **滕奶奶** 瓜子不饱是人心!你说话就让我不爱听 ……

〔从许六房中，又传来了春喜打骂孩子的声音：“打今 儿个起，我不是你妈!治不了你，我不姓我这个姓 儿!”许家的屋门“哐”地被推开了。小妮儿疯了似地 跑了出来。滕奶奶慌忙把小铜佛藏到怀里。

小妮儿 刘大妈!刘大妈!我妈又让我跪搓板呢!您，您收 下我吧……(“扑通”跪在了刘嫂面前，抱住了刘嫂的 双腿，叫了一声)妈!

(春喜追出屋门，许六紧随其后。

许 六 (拦住春喜)你有完没完?有完没完?

春 喜 你给我屋去! **小妮儿** 我就不屋去!

春 喜 我是你妈，我就得管你!

**小妮儿** 你不是我妈!我妈早让国民党打死了 ……

**刘** **嫂** 小妮儿，站起来!疖子熟了就得挤!孩子管我叫妈， 你也听见了。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么虐待她，到 底打的什么主意?

春 喜 刚才大伙可都听见了。孩子，我是不打算要了。眼 珠子还指不上呢，指着眼眶子?整风，不该把我的香 火整绝了。都是她妨的，没她我准生养!

**滕奶奶** 凤珍!这孩子咱们要了。(对春喜)你要敢再动小妮 儿一手指头，咱们就找个地方说说去!

春 喜 孩子拉扯这么大，不是气吹的。两千斤煤球，三袋白 面……

**滕奶奶** 还要什么?给!都给!

许 六 (急得直拍腿)不能这么办!不能这么办!

春 喜 。 (话已出口，没台阶下，另找辙)孩子你们领走。可有 一条：你们刘家得搬出这个院!看着自个儿的孩子

管别人叫妈，我受不了! 〔大杂院里突然静了下来。

小妮儿 刘大妈!妈!答应她!答应她!咱们搬!

刘家祥 (走到春喜面前)他婶，咱们好聚好散。我这是跟您 商量，您搬出去成不成?再者说，炼钢、挖土炮，您这 房子正好要扒 ……

〔恰在僵局之时，传来了买破烂的打鼓儿声。小环子 穿着一身很脏很旧的衣服出现在街门口，他肩挑着 俩筐，后筐上盖着块破灰布，耳朵上夹着半截烟卷， 手里拿着一面比铜钱略大的小鼓，“咯咯”的敲着，走 进院门。

**石掌柜** 哟!小环子?!

**小环子** (有气无力地)师叔 ……

**刘家祥** (凑过去)怎么着，爷们儿!刑满了? **小环子** (不满地)您哪，哪壶不开提哪壶 …… **石掌柜** 你这是……打鼓儿啦?

小环子 (把筐往地上一放)我还能干什么呢?落架的凤凰不 如个鸡。什么都甭说了!凭我小环子，管个财政部， 白玩!现而今，我成了擦桌子布，哪脏往哪支我。 (把扁担横在俩筐中间，坐在扁担上。取下耳朵缝里 的半截烟卷，掏出火柴，“嚓”地在鞋底子上划着，点 上)刚出来那阵儿，夹个青布包，打软鼓。哪月也弄 上两份俏实买卖!(谈到得意处，来了点精神)碰上 唐宋名画，青州古砚，拿拿他们的老赶，给他说个一

钱不值，白占地方。一倒手，就是成打的票子。唉! 现在完喽!全民炼钢，专收废铜烂铁……老街坊们 都好吧?(一抬头)别跟看猴似的围着我嗨!

春 喜 (拨开众人，平和地)小环子!

**小环子** 春……六、六嫂子!(怯生生地站起) **春** **喜** 你来干吗?

**小环子** 跃进计划，小井这片我包，一个礼拜两趟…… **春** **喜** 你过来!过来，过来呀!我这儿有点破烂 …… **小环子** 哪儿呢?(二二糊糊地凑了过去)

**春** **喜** (猛然抡圆了胳膊，“啪啪”地扇开了小环子的嘴巴) 都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不是你们，我没有今儿个!

**小环子** (捂住脸)这是怎么话说的!(一抹嘴)扇流血了 …… 劲头真不小……

春 喜 许六，孩子归他们!咱们搬!搬家!(双手捂着脸哭 着跑进屋里)

许 六 (嚷着)小妮儿她妈，咱们不能搬!小井的街坊不错 ……( 追进屋里)

**小环子**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真不知哪块云彩有雨。(挑起 筐 )

〔水三儿胳膊上戴着蓝布套袖，身系白布围裙走进院 门。九年不见，他已成了走街串巷的流动售货员。 他的围裙上印着“小井商店”的字样。左胳肢窝里夹 着个长方形的大木鱼，右手提着一只布鞋。

**水三儿** (一把拦住小环子)你等等!(转对门外喊)他在这儿 呢!吴七，你进来，进来!甭怕他!

〔吴七左手抓着个黑布围裙，右手攥着个钉鞋的拐子 上 。

**吴** **七** 我不怕他!我把钉鞋的拐子都带来了。

**水三儿** (走到小环子面前，举起那只鞋)小环子!有没有你 这么坏的?你在土站上拣这么只四处穿帮的破鞋 ……吴七，他怎么跟你说的?

吴 七 他跟我说：“吴大哥，您给我前后包头，前后掌儿，挂 弯子。您怎么结实怎么给我弄。”到今儿两个多月 了，闹了归齐他不来取……您要是送来一双，我们还 能拿去委托。您搁这儿一只 ……

小环子 吴大哥，说句过心的话，我是想让您练练手艺。群英 会，五行八作都出了能人，就缺个缝鞋的。咱们哥儿 们，这么些年了……(想往外溜)

**水三儿** 那年，春喜喝取灯儿就是你闹的!今儿让你认识认 识“金钩马”(左腿一扫)这叫“坡跤”!

〔小环子慌忙闪过。

**水三儿** (伸脚挑起小环子的右腿)这叫钩子! **吴** **七** 三哥，背胯!给他来个背胯!

〔水三儿真不愧是“金钩马”,小环子脆脆当当地被扔 在了地上。

水三儿 吴七，让他拿钱!少一个子儿，我劈了你!许六，你 告诉春喜，她那口气，我替她出了，可打这往后，她要 敢再虐待小妮儿，我就把孩子接走。

**小环子** (掏钱)我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 〔水三儿、吴七、小环子出院。

〔滕奶奶、刘嫂，领着小妮儿进屋。

**石** **嫂** (美慕地)唉!命!家无梧桐树，引不来凤凰鸟。

〔小媳妇怀里抱床被子，领着穿旧军装的小力苯走进 院门。

**小媳妇** 就这院儿。

**小力苯** (放下手里的网兜，四下里看着)说了半天是这儿啊! 这是我们掌柜的家。

〔石家夫妇闻声转回身。 **小力苯** 石大爷!

**石掌柜** 谁?哟!小力苯!

石 嫂 咳!闹了归齐是小力苯!(喊)刘嫂!小力苯回来

啦!

〔刘家祥夫妇与二妞同时走出屋门。

石掌柜 (端详着小力苯)好!好!小力苯，有出息!大侄女， 你们小力苯，不是凡人!八路军一进城，好，(对小力 苯)您可真帅!“啪”,拿出个小本，北平各家粮行的 仓库、存粮，门儿清!合着您是地下党!在我这儿学 了二年徒，风雨不漏!您这功夫，瓷实 ……

小力苯 我算什么地下党，外围!在共产党里我也是小力苯。 哟!这是二妞啊?长这么高了 … …

**二** **妞** 您知道，疤拉眼大哥回来了吗?

小力苯 二妞 …… (辛酸地摸着二妞的肩膀)疤拉眼大哥，他， 他早牺牲了 ……

众 人 啊 ?

小力苯 (心情沉重地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刚到朝鲜那阵 儿，我们凑到一块就聊起小井的老街坊们。疤拉眼 大哥老说：“小井就是我的家。我没爹没妈，可我有 个小妹妹，叫二妞。二妞这孩子，甭提多么体贴人了 ……可我欠二妞一个灯笼。几儿打败了美国人，回 到小井，我必带给我们二妞这个小灯笼。”(说着打开 了布包，拿出一个飞机残片制成的小灯笼。灯笼异

常精巧，闪着银光)这是他拿美国飞机的碎片给你做 的 ……

〔二妞开始抽泣。

**小力苯** 他还说，二妞喜欢三角。你看，这是他给你拣的朝鲜 烟盒、美国烟盒……

(如数家珍似的翻动着)留着吧，二妞，记住疤拉眼大 哥 ……

〔二妞珍重地双手捧过烟盒、灯笼。

**石掌柜** 别紧着难受了。小力苯，到屋里歇会儿 …… **小力苯** 不啦!我先得到房管局去报个到。

〔小力苯走出院门。小媳妇进里院。

其余人回到自己屋中。马德清的义子七十儿提着一 个蒲包走进院门。他身穿军装，但领章帽徽都不见 了 。

七十儿 (站在院门口)马德清在这儿住吗?

〔九嫂子与刘家祥同时各自推门走出。 **刘家祥** 您是?

**七十儿** 我是马德清的儿子，七十儿。

**刘家祥** 噢!知道!知道!您在这儿坐坐，他九嫂于，你跑一 趟!

(九嫂子小跑着奔出院门。 七十儿 大叔，您责姓?

**刘家祥** 免贵姓刘，刘家祥。

七十儿 (异常热情)您就是刘大叔?我爸爸信里老提您。这 些年，多亏了您的照顾!

刘家祥 咳!老街坊了，说不着这个。这回不走了吧?

七十儿 (羞惭地低下了头)还得走。刘大叔，您不是外人，不

瞒您说，我在鸣放那阵儿犯了错误…… **刘家祥** (身不由己地站起，脱口而出)右派?

七十儿 (说开了，反倒轻松了)其实我是好意。(听到院外匆

忙的脚步声)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爸爸! (马德清与九嫂子健步如飞地走进院。

**马德清** 哪儿呢?我儿子在哪呢? 七十儿 爸 爸 !

〔小媳妇从里院走了出来。

马德清 (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七十儿，过来，过来见见!这 是刘大叔!(自豪地)瞧瞧，这就是我那儿子!党员， 记者。这回，就是说出大天来，咱们爷俩也不分开 啦!

**七十儿** 爸爸，暂时还得分开…… **马德清** 怎么?

**七十儿** 我调工作了。去北大荒，支援边疆建设…… **马德清** 好!(无所谓地)你上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七十儿** 别!爸爸，您别!

**马德清** 我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离了你，我活不了。刘大 哥，把我那点东西拿给我!(突然想到周围有人，伏 在刘家祥的耳边)把我那点儿东西拿给我!(不放心 地看了看小媳妇)

**刘家祥** 马大哥，您不能脑门子一热就走。还是先让七十儿

到那边打个前站，落下脚呢，再来接您……

马德清 那也成。(抚着儿子的肩膀，哈哈笑着)儿子体面，爸 爸脸上就有光。论人品，没的挑；论政治，党员!到 哪儿都让人瞧得起。明儿娶了儿媳妇，我就在家抱 孙子了!刘大哥，咱先说好了，不管到了哪儿，喝喜

酒，我都把您接去!您可一定得到! 刘家祥 一定!一定到!

〔七十儿扶马德清走出院门。

小媳妇 (始终疑惑地看着)刘大爷，不是说马德清的儿子是 军人吗?

刘家祥 咝……唯!今儿我怎么觉着这身上揪揪巴巴的不得

劲儿……(进屋) 〔小曹走进院。

小媳妇 小曹!刚才呀，我帮您收集了几条意见。我说出来，

您可别往心里去……

小 曹 那是啊，“无则加勉”嘛!

小媳妇 有人说呢，小曹有个亲戚，虽说是短期临时户口，也

给补了三十斤粮票。还不是朝里有人……

小 曹 这是没影的事啊!您说我多冤! 小媳妇 就说呢!我当时就批评了他们。

小 曹 谁?到底谁这么说?不是咱听不进批评，这 ……

小媳妇 (瞄瞄刘家)谁说的，我能告诉您吗?我一说，您 一

听。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小周不能在老街坊中间拴 扣子!

〔公安局的武装民警甲、乙走进院门。 **民警甲** 小曹!哪屋?

小 曹 (指指陈九龄家)东屋。 **民警乙** 陈九龄!陈九龄!

〔陈九龄殴拉着鞋，睡眼惺松地走出屋。九嫂子尾随 其后。众人涌出各自屋门。

**民警甲** 你是陈九龄?

**陈九龄** 不错!砌土高炉?上单位里说，家里窄憋 ……

**民警乙** 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去核对一点情况。

**陈九龄** 噢!唉?凭什么带我?你跟街坊四邻打听打听，陈 九龄办事，钉是钉铆是铆，说话咀对着心……

**民警甲** 知道你咀对着心。所以才核实一下你在交心会上的 发言。

**陈九龄** 噢，那发言啊?那黑名单可不是我开的 ……

**九嫂子** (急了)二位同志，我们这口子，他半膘子!咀好胡嘞 嘞……

小 曹 人命关天的事，您得去说清楚了。

陈九龄 (对九嫂子)谁半膘子?你呀，什么都不懂。人民政

府不会错拿一个好人。说清楚了就回来，走! 〔民警甲乙与陈九龄下。九嫂子追出。

小 曹 (对涌向院里的街坊们)大伙别乱!公安局在敌伪档 案里查出个叫陈九龄的人，有两条人命。可小九的 历史上呢，没这一段。上边怕是重名， 一直没动他。 今儿头午这事大伙都听说了，到底怎么办，还说不 准。可不论出了什么事，咱们小井的大跃进不能耽 误。上面研究了，为了钢铁翻番，土炮，挖!房子， 扒!住家户的生活问题，段上保证解决!

石掌柜 干!搬东西!(走进疤拉眼大哥的屋子，转身拿出了 那个铁勺)这是疤拉眼大哥画糖人的勺子。他，人不

在了 …… (不知怎样处理) 〔人们的心里“咯登”一下子。

**小媳妇** (接过铁勺)疤拉眼大哥要是活着，也会把它献出来! 再贵重的东西，为了大跃进，咱们也不能含糊!

〔此时，就听隔壁的房子“哗啦”一声倒了。有人在嚷 嚷：“土炮!土炮!土炮露出来啦!”人们在欢呼。

小 曹 五号可走在咱们前边了!咱们七号的白旗，这回非 拔了它不可!

**滕奶奶** 小曹说的对。想跃进，就得豁得出去!(从怀里掏出 小铜佛，最后又用手绢擦了擦，放在了铁勺里)

二 妞 (捧着疤拉眼大哥带回的小灯笼，走到铁勺面前，真 挚地)疤拉眼大哥，你不会埋怨我吧?你死了，是为 了国家。二妞把灯笼献出去，也是为了咱们国家。 (把灯笼轻轻地放进铁勺)

〔大杂院里突然静了下来，只有金属相碰的声音在叮 当清脆地响。小力苯手里拿着个纸卷奔进院门。

**小力苯** 曹同志!曹同志!您看这蓝图：南屋底下还真挖过

下水道。土炮要埋呢，也就是在北屋底下 …… **石掌柜** 什么?北……北屋 ……

〔大街上骤然又响起一阵报喜的锣鼓声、鞭炮声。有 人在喊：“小井出钢喽!”

**石掌柜** (咬了咬牙)拆!把房子拆了!挖完土炮政府给咱们 盖高楼!老街坊们，干!

小 曹 对!吃食堂，盖高楼!共产主义，眼面前儿的事了! 〔远处，土高炉工地的大喇叭里又在播放那首《年年 我们要唱歌》:“……全国比先进，遍地开花朵。15年 要赶上那老英国，嗨!齐唱胜利歌!”人们沉浸在对

共产主义的憧憬中。 〔欢呼声中 ……

**——幕落**

**第** **三** **幕**

**时** **间**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早半天。

虽说已到夏末秋初，可整个北京城却仍像泡在一片 狂热的大海里。这么说吧，就如同不知起哪儿猛地 刮来了一股热乎乎的大风!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 也没有谁想去顶，都得顺着风往前轱辘。

**地** **点** 小井胡同七号。

**场** **景** 与上一幕相比，院里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早展五点 多钟，胡同里的路灯还亮着。家家都还挂着窗帘。 大杂院仿佛睡着了，还没醒过来……从不远处的马 路上传来了稀稀拉拉的自行车车铃声和头班公共汽 车的喇叭声。街门虚掩着，好像有人起早出去过。

胡同对面那所中学，已经成了来京串联的红卫 兵临时接待站。大楼的玻璃碎了几块。楼顶上，新 装了一只高音喇叭。楼壁上潦潦草草地刷着两条大 标语。一条是：“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另 一条是：“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幕启：宁静中，只有北京站隐约叮咚的钟声在小井 胡同上空飘荡着。街门口的路灯“唰”地熄灭了。突 然，学校楼顶的高音喇叭响了：“首都红卫兵军校

‘八 · 一八'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战斗!”接

着，放音乐，是一首用地方曲调谱制的语录歌：“我们 共产党人，好比种呀子，人民好比……"喇叭里，一个 女学生的声音：“哎!哎!不对，不对!安反了。那 面儿，那面儿……”音乐停了。片刻后，响起了《东方 红》的前奏曲。但歌词还没出现，曲子突然又断了。 一个男学生的声音：“哎?怎么又不响了 ……”女学 生匆忙的声音：“关上!先关上!”“啪”的一声，喇叭 不响了。大杂院里恢复了宁静。片刻后，街门“吱 喽”一声被推开了。九嫂子手里提着个空网兜，慌慌 张张地走进院里，径直奔到刘家窗根下。

**九嫂子** (小声地)刘婶!刘婶!还没起哪?快起来!(声音 在发抖)

〔刘家的窗帘拉开了。刘嫂系着大襟上的纽扣，走出 门 。

刘 嫂 怎么了你?说话都不是正经动静儿!

九嫂子 可了不得了，胡同口打人哪!跪着好几个，头发都剪

了，脑袋打得花瓜似的……我可看不了 ……

刘 嫂 谁 家 ?

九嫂子 小楼上那家!说是地主兼资本家。(想了想)吴七恍 惚也跪在里头……菜我都没买，吓死我了。(抹了一 把脑门子上的汗)刘婶，您说我可怎么办哪?(吓得 要哭)

刘 嫂 … … 你怎么啦?你这孩子怎这么不听劝呢!虽说小 九在监狱里，可他是他，你是你!“十六条”上写得明 明白白的，不唯成分!你甭那么搁不开。

九嫂子 这两天，我这眼皮子老跳。刘婶，小九是您眼瞅着长

大的，电车厂那黑名单，真不是他开的……

刘 嫂 这点事儿，街道上都清楚!天底下重名重姓的有的 是。可这阵儿说不清。话说回来，也没他这么二百 五的 ……

〔街门口出现了两个红卫兵。他们穿着发白的旧军 衣，胳膊上戴着红箍。

**红卫兵甲** (进门就喊，嗓门顶大)门口这对联是谁贴的? **红卫兵乙** 啊?对联是谁贴的?(进院)

〔几乎家家都有人偷着掀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看，但没 人敢出来。

**红卫兵甲** 怎没人言声儿啊?

〔半晌，石家的屋门“吱”的一声开了，石掌柜手拿着 写好的大字报和两张房契，战战兢兢地走出门。

**石掌柜** (嘴皮子直哆嗦)是我写的，您哪 ……

**红卫兵甲** 横批上写的是“兴无灭资”,错了!不破怎么立? 改过来!“灭资兴无”!先破后立!

〔红卫兵甲、乙转身往门外走去。全院的人都松了口 气 。

**石掌柜** (心由嗓子眼回到肚子里，追着红卫兵的屁股)噢， 对!您说的对，太对了!不破怎么能立呢!瞎掰!

我麻利儿就改 …… 〔红卫兵走远了。

**刘** **嫂** (指着石掌柜手里的东西)您这是 ……

**石掌柜** 我写的大字报。房子交公；房契，送房管局 … … 决

裂!(话不知怎么说)观念私有，决裂! 刘 嫂 瞧您吓的，嘴直拌蒜……

**石掌柜** 我先改改这副对子 …… (回屋)

**九嫂子** 刘婶，我这心里头还有块病。这十来年给合线厂打 线剩的那点零头，我都攒了起来。将将巴巴给大牛 子织了个线裤。(用下巴颏指指夹道)那小姑奶奶管 着合线厂，万一抄家抄出来，不又是娄子吗?

刘 嫂 (猛然想到)哟!我那也有点儿。(汗下来了)那不赖 咱们呀!往回交他们不要!

**九嫂子** 到时候说不清啊 ……

**刘** **嫂** 扔了!扔了不结了!你甭跟惊了枪的兔子似的。他 妈的，我这心里也胆儿突突的……(边想主意边自言 自语)小妮儿出去破四旧去了，刘丫头根本不着家。 (小声)大牛子在家吧?

**九嫂子** 在，他够不上红卫兵。

**刘** **嫂** 让他背个书包，远远的，扔城外头去……就手把我那 点也捎上。

〔九嫂子匆忙回屋。街门口响起了一阵叽哩咕噜的 四川话。小曹领着几个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从街门口 路过。红卫兵是两男一女，他们背着书包，卷着旗 子，看来是刚下火车。

**红卫兵男** (四川话)接待站在啥子地方哟?

小 曹 前边就是了。红卫兵军校，条件差点，您将就…… **红卫兵女** 条件有啥子好坏!革命嘛!毛主席几号接见? 小 曹 三、五天的事儿，有讯我必通知您。

〔红卫兵走去了，但四川话还在响。 刘 嫂 曹所长!曹所长!(迎上去)

小 曹 (走进院门，手在脸前摇得像“拨浪鼓”)别!刘婶， 别!您千万别再叫我所长，我靠边站了，现在专管安 排红卫兵的住处 …

刘 嫂 (压低嗓门)吴七挨打啦?

小 曹 是啊!家给抄啦!伪警察呀!(小声地)一家子哭得 泪人儿似的。遣送还乡!河北省青龙县，苦地方



刘 嫂 谁领去的红卫兵?

小 曹 谁?还有谁?(伸出小姆指，嘴往夹道一呶)刘婶，知 人知面不知心!刚来小井那阵儿，多喜兴的小媳妇! 见人不乐不说话。小嘴儿，那叫甜甘。到我当了所 长，真拍得我晕晕忽忽的……这些日子，她疯了!领 着人打吴七哪……

〔石掌柜端着墨盒、毛笔走出屋门。

小 曹 (赶快提高了嗓门)石大爷!房子腾好了吧?大串 联，高潮在后头。学校、旅馆、澡塘子都住满了。连 中南海都住进了红卫兵。中央首长夜里亲自给盖被 货。报上说了，这是毛主席的客人，实在不行就得往 住家户里安排。

石掌柜 曹同志，放心!政府用咱们的房，那是看得起咱们! 石瑞丰决不含糊。昨儿夜里捣腾了一宿。住人，现 成!

小 曹 好!石大爷，有您的……

〔小曹出门，下。石掌柜去改街门上的对联。刘嫂走 回屋。大牛子背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被九嫂子送 出屋门 。

刘 嫂 (推开自家屋门，伸出头)大牛子，大牛子，过来!

〔大牛子进刘嫂屋。刘家祥殴拉着鞋，端着盆洗脸 水，走出屋，到自来水管子跟前儿。

**刘家祥** (发现水池子边上有两匹黑布)哎?这是谁的两匹

布?

[九嫂子、刘嫂听到动静都走出屋门，看着布发呆。 石掌柜闻声也赶了过来，手里的墨盒在不断抖动。

刘家祥 (搁下盆，抱起布)“金鹿”牌的?年头不少啦!石大 哥，昨儿夜里您腾屋子，是你们丢的吧?

石掌柜 (怕什么来什么)哎哟!刘大哥，哪儿能够呢!我那 点家底儿您还不清楚吗?这些年早垫进去了 ……

〔石嫂早就在屋内偷看着一切，此时破门而出。

石 嫂 刘大哥，这节骨眼上，说话可得钉是钉、铆是铆!这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们不是趁落儿的主儿，老街 坊们心里明镜似的。

〔小媳妇十分沉稳地走进院门。

刘家祥 没人要，我扛回去。(摸布)做裤衩?太厚；做鞋面

儿?几儿才能穿完呢?

小媳妇 (冷笑了两声)咱们这个院，说句不好听的话：庙小神 灵大。您把布搁这儿!(眼盯着布)它是从别的院飞 来的?家里存着这么多布，到底是什么主儿?谁吃 过剥削饭，谁自个儿心里不清楚吗?当年我们小力 苯学徒那阵儿，吃饭摔了个碗，好，让使笨篱吃!多 王道……

石掌柜 大妹妹!(给长一辈)我是雇过一两个伙计。可这布 真不是我的。我算小商，是你们红五类团结的对象



小媳妇 (把布夹起)这事儿，非掰扯清楚了不可!(进里院) 刘家祥 得，又是个娄子……

石 嫂 (对石掌柜)你还不快去给增福打个电话!(脸对着 刘嫂，实际冲里院甩话)我呢，快五十的人了，开不了

怀儿了。瑞丰他大哥，要给我们过继个侄子。(索性 站到夹道口)看看我们这个侄子，就知道我们是什么 主儿了。

〔石掌柜下。

刘 嫂 (打开自家屋门)大牛子!乖，让你受累了。(对石 嫂，想说瞎话却编不圆)我们二妞不是生了嘛!今儿 个出院，我给那“小不点儿”做了个斗篷。(嘱咐大牛 子)麻利儿就回来……

〔大牛子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奔出院门。吴七被合 线厂的红卫兵大马、小宋押着走进院门。

吴 七(哭腔地)老街坊们!说句公道话吧!〔大杂院中所 有的人，包括里院的小力苯夫妇都走了出来。

吴 七 我是当过国民党警察。可“公安六条”上写着：军 、 政、警、宪、特，“警”是指警长以上，我是巡长，我不够

线儿。再者说，我救过八路军孩子的命…… **小媳妇** 空口无凭!孩子呢?孩子哪去了?

吴 七 我给搁在刘嫂门口了。我知道刘嫂心善，必能收养 他。我当时胆小，我混蛋!要知道有今天，我脱裤子

当袄也把他拉扯成人…… 小媳妇 甭废话!人呢?

吴 七 让拍花子的拐走了 ……

大 马 兴许就是你给谋害了!你是双料的!走!

刘 嫂 等等!(拦住)小结实是让拍花子的拐走了!水三儿 亲眼得见。滕奶奶也知道这个事儿。

〔二妞怀里抱着孩子——“小不点儿”,搀着滕奶奶走 进院门。

滕奶奶 凭什么斗吴七!小结实确实是吴七抱回来的。年头

乱，拍花子的拍走，保不齐的事儿。毕五枪毙了，毕 五得留下口供，政府应该有底子!把吴七轰走，家里 孩子、大人怎么过?

小媳妇 滕奶奶，话不能那么说!一个旧警察能救好人的命? 说得过去吗?小结实是烈士的后代，丢了?丢哪儿 去了?(眼瞄瞄刘嫂)自个儿的亲生儿女怎么不丢? 〔二妞怀里的“小不点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小媳妇 吴七不光这一件事，他还有现行问题。小宋，押走! 〔“现行问题”使得大家谁也不敢再说话。

**吴** **七** 老街坊们，只要大伙儿有这么几句公道话，吴七就算 没白活。吴七给大伙鞠躬了 ……

小媳妇 大马，你上我这儿来一下。

〔小宋把吴七押走。小力苯始终皱着眉头看着眼前 这一切，后随小媳妇、大马走进夹道。

**二** **妞** 妈，这孩子不能老叫“小不点儿”,得有个正名。

**刘家祥** 早不来晚不来，偏乘这乱劲来，纯粹是添乱!我看就 叫“添乱”得了 … …

**滕奶奶** 你少废话!我这心里别提多闹得慌了。我今年六十 九，就叫他“小六九”吧。

〔九嫂子、刘家祥、滕奶奶、二妞各自回屋。一辆平板 三轮停在了院门口。水三儿手里拎着一筐鸡蛋走进 了院门。

水三儿 (抹抹脑门上的汗)二妞她妈，鸡子儿我奔来了。你 告诉二妞，这是伏天的蛋，搁不住……有事儿言声，

我去还车。(转身要走) 〔石掌柜进院。

**石掌柜** (满脸装出来的喜悦与轻松，一甩手)刘嫂，三哥，房

契交了!这人要是一成了无产阶级呀，心里头甭提 多轻快、豁亮了……(猛然意识到四周无人，凑过去， 小声哀告着)嫂子，您把那两匹布认下吧!那布是我 的。您出身、历史没渣儿。我雇过伙计，吃过剥削饭 ……小姑奶奶说了，没完!

**刘** **嫂** 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河 …… (狠了狠心)行!我替您

…

**石掌柜** 您拉我这一把，我一辈子忘不了您这点好处……

**水三儿** 布在哪儿呢?我认!回头我替你认下!头解放，钱

毛，谁有俩子儿不换成东西?(边走边说)没什么大 不了的!(出院)

〔看电话的马德清走进院门。

马德清 (有意大声喊)石大哥!石大哥!您的电话!(见石 掌柜往夹道呶嘴，心领神会。蹭到院里边，嘴对着夹 道，大声喊)石大哥!您的电话!是您的空司那个侄 子来的，说一会儿就来看您!就这么个意思。赶情 您还有个当解放军的侄子!

**石掌柜** 是啊!谢谢您了!真让您受累了。

〔马德清转身要走。大马肩扛着那两匹黑布，跟在小

媳妇身后走出夹道。 **小媳妇** 马德清，你等等!

**马德清** 您叫我?

**小媳妇** 叫你。(平和地)你有文化，上边的政策你都懂。 **马德清** 我懂 … …

**小媳妇** 报上说得好：文化大革命，就好比是两军打仗，不是 我吃了你，就是你吃了我，没有中当间儿那条道儿

**马德清** **小媳妇**

小媳妇

**马德清**

石 嫂

小媳妇

**马德清**

石掌柜

大 马

**马德清** **石掌柜**

**小媳妇**

**马德清** **小媳妇**

那是啊!左派、右派么……

你那点事儿，我们都掌握。说吧!

〔马德清开始用袖子抹脑门子上的汗。石掌柜、石嫂 也开始抹汗。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说，我都说了……(看看石掌柜)大兄弟，对不住你 了。(转对小媳妇)刚才那个电话是假的……是石大 哥让我那么说的……

(猛地扑上去砸了石掌柜一拳，责骂道)都是你!吓 得胡出主意!(转身奔进自己屋，哭了起来)

(一愣，不明其详，但旋即镇定了)慢点!说清楚了! 昨儿晚上，石大哥跟我说：这年头，要是有个当兵的 亲戚在家里晃上半天，准能把门面戳起来，省得街道 上老疑惑家里的成分……

(接过话碴儿)马大哥!底下的，让我自个儿说。自 个儿说，罪过兴许小点……我呢，有个侄子，是菜市 场卖鱼的，今年二十五。我让他借身军装，今儿个晌 午到我这儿吃顿饭……

(忍不住“扑哧”乐了，对马德清)傻帽儿，问的你不是

这档子事儿! (同时)啊?

大马!你少多嘴!马德清，你还有一样东西没拿出 来!

东、东西?什么东西 … …

再点你一句，五八年，你那个右派儿子临走之前，你 嚷嚷着要跟去。你对刘家祥说了一句……还用我往

下说吗?

刘家祥 (一直在背着手瞧热闹， 一下子明白了)哟!大侄女， 您可真是好记性!(玩世不恭地)马大哥，您是有件 东西!您还想蒙混过关?(冲小媳妇一竖大姆指)大 侄女，你这回可真逮着大个儿的了!(转身进屋)

**马德清** ( 误会了刘家祥的恶作剧，爆发地)这年头，人都他妈 靠不住啊!(气得蹲在地上)

**刘家祥** (手里捧着一个杏黄缎子包的小木盒从屋内走出)瞧 瞧，马大哥，他们要的是您这点儿宝贝……

**小媳妇** 大马，接过来!

马德清 (忽地站起身)二妞她爸，咱们这么些年的老交情了， 我可真没想到，你这么没骨头!你不仁，我也不义! 那天你说：这文化大革命，就仿佛是一家子不打算过 了，老大从掌柜的那儿弄来一把切菜刀；老二从掌柜 的那儿抻出一根擀面杖。哥俩，打!往死了干!不 下毒手是孙子……(气得直哆嗦)

刘家祥 (发现弄假成真，也急了)马大哥，马大哥!您怎么 啦?我这是跟他们打哈哈，您怎么跟我动真的啦?

马德清 你打哈哈?(抢过包袱，抖抖索索打开)老街坊们都 知道，我二叔在宫里当太监，出了宫靠什么过?他从 药司里偷了这么一箱子秘方子。轮到我，也是一辈 子没有家小，收个养子，成了右派。(指指箱子)我指 着它过一辈子!(拿出药方子抖搂着)这都是钱!是 我的棺材本儿!

刘家祥 这是怎么话说的。(冲小媳妇)干脆说吧，凭这打子 药方子，你能把马德清怎么着?东西是我收的，我兜 着!

小媳妇 (毫不示弱)你兜着?就凭刚才马德清揭发的那段

话，你自个儿说说，你是什么问题? 大 马 反对文化大革命!现行!

马德清 (冷静下来，开始后悔)我岁数大了，记性不大好。他 那天说的，兴许不是这么个意思……

刘家样 马大哥，您甭后悔。(转对小媳妇，仍是喜笑怒骂)大 侄媳妇，你不就是要寒砂寒磷你刘大叔吗?咱们这 么办：我呀，把我这点问题，都写在纸上，贴在胡同 口。你看怎么样?

小媳妇 (无言可对，对马德清)你先回去! 〔马德清下。

**刘家祥** 来干脆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不言声儿就是同意

了!就这么办啦!(进屋) **石掌柜** 我呢?

〔恰在此时，石掌柜的侄子增福穿着身军装走进院 门。

增 福 二叔!忙哪?(见石掌柜不言声，接着往下演)部队 战备这么紧张，好不容易才请了半天的假。首长说， 你二叔不就是到咱们部队来过的那个老同志吗?人 很老实啊。(很不自然地摘下帽子)我婶呢?(擦脑 门上的汗)

大 马 (凑过去)您是哪个部队的? 增 福 空司的 ……

大 马 (嗅了嗅鼻子)我怎么闻着你这身上 一 股咸鱼味儿 呀!海军吧?

〔石嫂猛地冲出屋门。

石 嫂 增福!快跑!他们全知道啦!

. 小媳妇 往哪儿跑?

大 马 空司的?菜市场卖鱼的!平常卖东西就给小份量， 现在又冒充人民解放军!哪儿偷来的这身衣裳? 说!

增 福 (冲石掌柜撒气)都是您!尽出幺蛾子。实话都说不 利落，偏让我说瞎话。就刚才那几句，昨儿我练了半 宿。这两天不是看错了秤，就是找错了钱 ……

小媳妇 大马，甭跟他耽误工夫!送走，交他们单位处理。 〔增福随大马下。

石 嫂 (骂石掌柜)你比谁都精!好容易过继个儿子，让你 给送进去了，怎么跟大哥交待?你说，怎么交待!

小媳妇 大伙都看见了。咱们这个院，斗争多复杂!明的、暗 的、里边的、外头的……简直是个小“三家村”。(甩 手走出院门)

〔刘家祥拿着张大纸条子从屋内走出。

刘家祥 石大哥，您给我听听!(念条)“刘家祥，男，52岁。平 时好打哈哈，解放前差点入了一贯道，"这儿一括弧， “听说道徒得吃素，走半道又回来了。 一年见不着四 两肉，吃素?”括弧完了……

**石掌柜** 刘大哥，我这心里闹得作不过主来，您还有心思打哈 哈……

〔陈九龄突然出现在院门口。他身穿一套皱皱巴巴 的屎黄色裤褂，光着脚穿双矮腰的绿球鞋。

陈九龄 (兴致勃勃，嗓门顶大)师叔!你好啊!师婶! 九嫂子 你，你怎么回来啦?老天爷，你真会挑日子!

刘 嫂 小九，你怎么回来啦? **石掌柜** 跑回来的?快去自首!

**陈九龄** 跑回来的?哪儿的话呢!陈九龄到哪儿都是好样 的!离刑满还有一年，往外跑?不干那路傻事!造 反派把我们轰回来的!政府都听造反派的，陈九龄 不听造反派的?开玩笑!

〔小曹走进院。人们习惯地叫着：“小曹”“曹所长”。 陈九龄 小曹!怎么着?当所长啦?行啊!你记住 了：人哪，

到哪儿都光出好心眼，别出坏心眼。光许别人对不

起咱，不许咱对不起别人…… 小 曹 小九，你怎么回来的?

陈九龄 造反派轰回来的!这还能冤你吗?那边乱了套了， 都轰跑了，不跑不答应。

小 曹 你说的，也许是实话。这么着，你先跟我到派出所照 个面儿。咱们这边呢，出函跟新疆那边联系联系，看

看怎么回事。在有讯儿之前呢，你得住在拘留所里。 陈九龄 那好说!陈九龄到哪都是好样的。

〔陈九龄与小曹正要往外走，小环子脸上一副志得意 满的神情。搭讪搭讪地走进院。他上身穿件该洗的 灰褂子，下身是条很旧的军裤，配上那顶国防绿的帽 子，显得那么不搭调。

小环子 哟?小九! 陈九龄 小环子!

众 人 小环子?

小环子 (转着圈地打量陈九龄) 一 身屎黄?!怎么着?爷们 儿 …… (看看小曹，明白了)跑出来的!是不是?(戏 弄地)无产阶级专政，天罗地网，像个大筛子，哪儿 跑?

刘家祥 (不凉不酸的)天罗地网?筛子眼还是大!稍微改改

尺寸，就不会让你小子在筛子外头活得这么有滋有 味的……

**陈九龄** 小环子，人哪，得往正道上走。你呀，早晚非犯错误 不可……

小 曹 陈九龄，少说两句吧，咱们走吧!

**陈九龄** 走。(话非说完不可)小环子，你不犯是不犯，只要犯 错误，就小不了……

**小环子** 走啦?不送!有工夫来吧!(乐了) 〔陈九龄随小曹下。

**小环子** (不屑一顾)这小子，肚子里都是屎。

(转对刘家祥)刘大哥!您哪，这么大岁数，白活!您 压根儿就没找准过庙!谁能想到，小环子还会有这 步好运?杨半仙要不是死了，我真想让他给我测个 字儿……(从裤子兜里掏出个皱皱巴巴的红箍来)您 媵媵……

**刘家祥** 你?小环子，就凭你，入了红卫兵?

小环子 (把箍掖进兜里)红卫兵能要我吗?我有前科，屁股 上打着记号。我入的是“红外围”。(神采飞扬)刘大 哥，我告诉你一本真经：人活着，得自个儿合适，想合 适，就免不了出点小错。是这么个理儿不是?可您 记住了，咱不往圈儿外头闹!到什么时候，小环子都

是内部矛盾。内部矛盾，有人敢挤兑，跟他没完! **石掌柜** 你今儿个这是……

小环子 我来找小力苯。运动初期，他是我们那儿的工作组。 凭他!捏我?小环子是软柿子?姥姥。北大，张承 先撤了!我非给他上点眼药不可。(冲夹道喊)小力 苯!(突然想到，问刘家祥)他媳妇在家吗?

**刘家祥** 不在。

**小环子** 不在?不在我先等等。(坐在石家廊子下，翘起腿， 点上棵烟)

〔小媳妇左手拎着大牛子的书包，右手拉着大牛子的 手，走进院门。

小媳妇 ( 把大牛子领到刘嫂与九嫂子面前)大牛子，乖!自 个儿说!

**大牛子** (往后退缩)说什么!我说什么来的?我什么都没说



**小媳妇** 乖，刚才你怎么说的?不是你妈让你把线扔护城河

里吗?好好的线，为什么扔呢?想当红卫兵就得跟 家里划清界限 ……

大牛子 我背着书包跑到龙潭湖，我老觉着后边有人跟着

……我爸爸是国民党兵，我不该帮他们办事 ……

小媳妇 好!好孩子!哼!对社会上革命小将们的行动，有

些人真是心惊肉跳!

**九嫂子** 我，我不是心惊，我昨儿个着凉了，身上冷……

刘 嫂 这点线，是这些年打线的零头。每回交活，你们合线

厂都不收。这本来没什么藏着掖着的 ……

〔小宋肩上扛着那两匹黑布，大马手里掐着一大打子 封条走进院门。

大 马 (气势汹汹)石瑞丰!石瑞丰!

石掌柜 (腿开始筛糠)干什么?抄……抄家? 大 马 (对小媳妇)现在就抄吗?

〔街外有人大吼一声：“闪开喽!”接着水三儿分开围 观的人群大步奔进院门。

水三儿 你们干什么?存着两匹布就成了资本家?还有没有

王法?告诉你们说：布是我的!有话跟我说! 小媳妇 你的?

小环子 (把烟在鞋底上蹭灭，站起身)哟!这不是“金钩马” 吗?还是这么好打不平!你也不翻翻皇历。(凑上 去，翻翻布，掸掸手上的土)不错，这布是水三儿的! 时传祥是粪霸，你是水霸!这些年，水三儿就没断了

往废品站扛布!都是虫咂过的，金鹿牌…… 众 人 小环子!你胡心!

〔大马、小宋一下子拧住了水三儿的胳膊。

**水三儿** (运足了气，一抖腕子，大吼一声)开!(将两人甩出 去)真动手，你们再搭上俩也不是个儿!(手指着小 媳妇)可惜了小力苯，那么厚道个孩子，娶了你这么 个混账媳妇!

小环子 (听到小力苯三个字，眯缝起眼睛看看小媳妇，明白 了。转身冲夹道里就喊)小力苯!王宝德!王宝德 同志!

〔小力苯自夹道内走出。

**小力苯** 小环子?(厌恶地皱起眉头)

**小环子** 我说在单位找不着你呢，躲家来了。

**小力苯** 你天天到单位去闹哄，大伙都办不了公。工作组的 方向路线是错了，可并没把你怎么着啊!

**小环子** 今儿咱们不谈这个。(义正词严地)今儿我就问你一

句话，你到我们废品公司，是搞革命还是搞破鞋? **小力苯** (急了)你满嘴胡心什么?

**小环子** (咬上就不撒嘴)甭装傻充楞!你跟食堂做饭的那个

大姑娘，天天谈到夜里两、三点。那姑娘长得是不

错，可你有家，有爱人!同志，你是国家干部啊!现 ·246·



在怎么办?那姑娘吃东西就恶心，满世界找山里红



**小力苯**( 跳到黄河洗不清，气得直喘粗气)你，你……



**小媳妇** (奔到小力苯面前)好啊，你……

**小力苯** (拍着大腿)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 〔小媳妇捂着脸跑进夹道。

**小环子** (装傻)这是?这是你爱人?(后悔似的)早知她是你 爱人……啧!这事闹的……我也是太气愤 ……

**小力苯** (指着小环子)好!小环子!我算服了你了!你行你 行!(转身去追小媳妇)

〔大马、小宋也随着奔进里院。 **石掌柜** (凑过去)小环子，真有这事儿?

**小环子** (“嚓”地点着烟)没影的事。我今儿先掰一块让他尝 尝……

**刘家祥** 小环子，你小子合着逮谁咬谁! **石** **嫂** 报应!该!

〔小曹大步流星地奔进院门。

小 曹` 三大爷!老街坊们!快!马大爷挺了!我听了听，

好像是痰!痰厥!

水三儿 快去弄个平板三轮!

〔全院的人忙乱地涌到院里，涌出街门。人们吵吵 着：“快!别耽误了!”同时，从里院传来了小媳妇伤 心的哭嚷声：“好啊你!小力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 西!”

〔此时，学校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响了，正在播送《红 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社论。但由于院里一 片嘈杂，加上喇叭本身时强时弱的噪音，我们仅能断

断续续地听出：“……这场运动，势必……灵魂深处 ……问题……破四旧、立四新 …… "

**——幕落**

**第** **四** **幕**

**时** **间**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号。晚半天。

“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但消息还没在北京城里传 开，没有传进小井胡同。就连“四人帮”手下那群人， 也都还蒙在鼓里，还在折腾。

**地** **点** 小井胡同七号。

场 景 这个秋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早。院门口的老椿树过 早地枯黄了。落叶在秋风里飘滚，发出“哗哗”的响 声。它那发秃的枝杈，气势险恶地铺压在院子的上 方。太阳灰蒙蒙的，云彩像沉重的铅块，像巨大的碾 盘从高天压下来，压向小井人们的心头。唐山丰南 大地震刚过去俩月。地震使院子的门楼变得残破不 全。夹道口的院墙塌出个一米来宽的大口子。房前 屋后，随处可见加固山墙用的杉篙。

刘家的东房，塌了一堵大山。几块塑料布和油毡纸 凑凑合合地遮挡着风雨。院里的墙壁上，散乱地贴 着“人定胜天”的小纸条和花花绿绿的地震知识宣传 画。诸如：“地震时为什么会喷沙冒水”“自然灾害也 有两重性”云云。时过境迁，纸条在风中翻卷着一 角。

远处，中学大楼的楼壁，裂出道不显眼的长缝子。原

来那条竖着刷写的“坚持深入批邓、促进抗震救灾” 的大标语，好像是被匆匆忙忙地涂抹了下去，换上了 横书的“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 行到底”。因前几个字隐在侧幕条里，我们仅能看到 标语的后半截。

〔幕启：院子里很静。在廊子下，挂着的一个旧钢精 锅盖在风中磕碰着廊柱，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从北屋石家的收音机里，隐隐飘来了杨春霞教唱《杜 鹃山》的声音：“家住安源萍水头……”半晌，刘家的 屋门开了。九嫂子抱着一床新被套和一份叠好的被 里被面从屋里走出来，往自己家走去。石嫂胳膊上 戴着黑箍，手里提着个点心匣子走进院门。

**石** **嫂** (迎过去)他九嫂子，你这是? ……

**九嫂子** ……我帮刘婶点忙，给刘丫头和小妮儿做结婚的被 货……

**石** **嫂** (猛然地)老天爷!你怎么把箍摘了?

**九嫂子** 有戴着孝箍帮人办喜事的吗?再说，都一个月了

….

石 嫂 今儿个八号!明儿个才一个月呢!没听说上礼拜花 市有一家娶媳妇的，让工人民兵给砸啦!伟大领袖 过世不到一个月，娶媳妇，真会挑日子……

九嫂子 刘婶没打算办!就说是旅行结婚。她也是强打精神 ……(同情地)二妞让他们抓走了，姑爷离婚了，刘大 叔的腿又砸折了，住在医院里，您说……

石 嫂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话说回来，要不是那小姑奶奶 冒坏，把防空洞挖在刘嫂屋底下，房子震不倒!我真

怕刘嫂有个好歹，这些日子她眼睛老发直。

九嫂子 她主要是想六九!法院把孩子断给了他爸爸，这不 是摘了刘婶的心尖子嘛!姑爷办事也绝， 一个猛子 调回了包头……

〔廊子上的锅盖又在响。石家的屋门“哐”地被推开 了，石掌柜手里拎着个半导体收音机，气丧丧地奔出 门 。

石 嫂 (接着九嫂子的话碴儿，突然想到)今儿我在五路汽 车上，看见陶然亭门口立着个小孩。跟小六九长得

分毫不差，我心说，能是他吗? **九嫂子** 许是您眼离了……

石掌柜 (无名火在心里阴燃着。劈手拽下那个锅盖，扔在煤 堆上)弄这么个王八盖子，偏他妈挂这儿吵人!(转 对石嫂)你听风就是雨!包头到北京，千数来里地。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石 嫂 我没跟你说话!(摸着九嫂怀里的被面)线绨的?照 说刘嫂娶儿媳妇，我也该帮点忙。可我插不上手，绝 户。不像你，全福人儿……

石掌柜 你甭这儿胡嘞嘞!小九给定成畏罪潜逃，至今关在 监狱里，他九嫂子算什么全福人儿?(没发现刘家的 屋门开了，刘嫂走出屋，还在说)结婚就是喜吗?刘 嫂是眼泪泡着心!小妮儿跟刘丫头插着队，结了婚

孩子就扎那回不来啦……(一眼看见了刘嫂，语塞) 石 嫂 (迎上去)刘嫂，大喜……

石掌柜 (也身不由己地凑过去)刘嫂，大喜……(脸上的笑比 哭都难看)

刘 嫂 (凄然一笑)同喜，同喜 … …

石 嫂 刘嫂，您得往宽了想。咱们这孩子，老实。毛主席一 挥手，孩子们下乡了!几儿毛主席再一挥手，咱们这 孩子就回来啦……

石掌柜、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净是淡话!(捧着半导体，嘟嘟 囔囔地在屋里走)毛主席过世都快一个月了……挥 手……(九嫂子自觉无趣，抱着被货回屋。

石 嫂 (话没说圆，赶紧找辙，举起手里的点心匣子)刘嫂，

医院我就不去了，我给刘大哥装了个匣子…… 刘 嫂 又让您花钱 … …

石 嫂 说什么呢!仨瓜俩枣的。

刘 嫂 石大哥，您帮我瞧瞧这封信。(从兜里掏出封信)小 妮儿上商场了，刘丫头换布票去了……

**石掌柜** (接过信)包头来的!兴许是您那姑爷 ……

**刘** **嫂** 离了婚了，还算什么姑爷……

**石掌柜** (把信打开)刘嫂，是您那姑爷!信上说，六九从二号 早上离开家，一直没回去!问问上这儿来没有?

刘 嫂 啊 ! 六 九 ?

**石** **嫂** -我说什么来的!我在陶然亭看见那孩子，备不住就 是六九!

**石掌柜** (不爱听)你又来了!刘嫂，咱们六九，心重。打二妞 抓起来，孩子神经就有了毛病。他一个人能跑到北 京?让我说，先往包头挂个长途，问问怎回事……

〔刘嫂要哭。此时，刘桂芝——小妮儿手里拎着个空

网兜走进院门。 **小妮儿** 妈 … …

刘 嫂 (抬起头)回来啦!煤油炉呢?

**小妮儿** (胆怯地)我没买……妈，您别生气。我们插队这些

年，年年家里给我们贴钱……能省两个就省两个。 人家当地人，多少辈子没有煤油炉，也过来了……我 跟刘丫头的事，老街坊们吃块糖，就行了，不用办



刘 嫂 (固执地)好孩子，依着妈!不给你们预备齐了，我对 不住你亲爹亲妈……

〔街门一响，小六九身穿一套很脏的衣服走进了院 门。他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不知塞着些什么东西。

石 嫂 (一眼看见了小六九)六九?

刘 嫂 (惊讶地)六九?

小六九 姥姥!(一下子扑到刘嫂怀里，哭了)

刘 嫂 (心里无限酸楚)好孩子!别哭!(蹲下为孩子擦着 眼泪)你怎么跑这儿来啦?

小六九 (一边啜泣着， 一边倔强地)我没哭!我才不哭呢! 我坐火车来的。一查票，他们就把我轰下去，我就等 下一辆，再上来……(不小心，兜里的东西“啪”地掉 在了地上，露出了一副眼镜和一长串钥匙。慌忙地 拣拾)

刘 嫂 (拣起眼镜)眼镜?

小六九 … …给我妈带来的。我妈判作业离不开这个眼 镜……

刘 嫂 这么大串钥匙，干吗使的?

〔小六九一把抓过钥匙，捂在胸前。 石 嫂 六九，刚才你是不是在陶然亭来的?

小六九 (非常惶恐)您怎么知道的?石奶奶，您可别给我说

出去!说出去，我就不能救我妈了…… 众 人 救你妈?

小六九 (坚定地)救我妈!我妈是好人!我知道监狱在哪 儿!陶然亭西边，自新路……(举起那串钥匙)姥姥， 我攒了这么些钥匙……

石 嫂 好孩子，别胡说八道!(对刘嫂)瞧孩子脑袋上这汗!

虚。瑞丰，快去给孩子沏碗糖水 … … 〔石掌柜匆匆奔屋。

**石掌柜** (在屋门口)六九!上石爷爷这来!嗨!你把孩子领 过来!

〔石嫂领着小六九跟在丈夫身后走进屋。刘嫂与小 妮儿也欲往石家走去。许六手里拎着个中号果筐走 进院门。搬离小井十八年了，他已变成年近六旬的 老人。

许 六 (内疚、气短、胆怯地)

刘 嫂 … … 刘嫂许六?你怎么来啦?桂芝，你爸爸来啦。 过来，叫!叫啊!这孩子，叫你爸爸!

许 六 (动情地)小妮儿，你哪怕骂爸爸两声呢!别不理爸 爸……爸爸窝囊 … …

小妮儿 您又是偷着来的?

许 六 (从兜里掏出个小纸包)小妮儿，你跟刘丫头结婚，爸 爸给你们买了两双袜子，爸爸让你们天天踩在脚底 下，心里多少踏实点儿……

小妮儿 (心里也不好受)我听不了您这个……

许 六 爸爸不是不惦记着你。我瞧着，她也有点后悔 …… (对刘嫂)嫂子，我想跟您商量商量，让小妮儿迁我那

边去住几天…… 小妮儿 干嘛?我不去!

许 六 你听我说呀!(对刘嫂)街面上不少插队的都办回来

了。小妮要算我那头的人呢，就成了独生子女，能办 困退……那边我都疏通好了，只要这边街道上给盖 个戳儿就齐啦……

小妮儿 您甭打这个主意，我一天也不回去!妈，您可不许答 应呵!(甩手进屋)

许 六 啧!(无可奈何地)耍小孩子脾气!嫂子，(举起手里 的果筐)我，我打算在这边儿上点供，可是，我，我不 知这话该怎么说……

刘 嫂 许六，为孩子们的事我也走了不少的脑子。可这阵 儿，我顾不过来。像你说的那样，先把小妮儿办回 来，倒是个办法。小妮儿听我的，你甭急。可有一 样，咱们一分钱的供也不上!

〔吴七穿一身很破旧的衣服走进院门。

吴 七 刘嫂。哟!这不是六哥吗?可老没见了! 许 六 可不是!搬走十八、九年了。您这是……

吴 七 (苦笑)我是进京上访的。火车站、天坛、马路沿子 ……四海为家 ……

刘 嫂 (对吴七)大兄弟!我说话，你可别多心。这阵儿，我 也钱紧。可我有粮票!我能接济你!(对屋内喊)桂 芝!桂芝!给你吴大叔拿点粮票 ……

吴 七 (急忙拦阻)别!嫂子!别!今儿个，我不是为这个 来的……

许 六 你 ?

吴 七 (从兜里掏出个红纸包——里面装的是钱)刘嫂，不 是要娶儿媳妇吗?吴七，吴七给嫂子道喜……吴七 不能忘了嫂子……(激动得热泪纵横，鞠了个躬)

刘 嫂 (眼圈红了)大兄弟!大兄弟!(力辞)你可不能这么

办!你比我难!你跑遍九城，去给人家崩爆米花儿， 拉扯着一群孩子……我帮不上你，心里就够难受的 了，你还……(哭了)

吴 七 (抓起刘嫂一只手，塞钱)嫂子，嫂子，别难受…… 日 久见人心!吴七能活过来，全仗着看见了嫂子那片 心，看见了老街坊们那片心。这十来年，小井人们的 交情，金子都买不来!嫂子你，你眼面前儿是个大坎 儿。甭瞒我!刘大哥在医院里，咱们二妞让他们押 着……嫂子，你要再不接着，吴七，吴七可给你跪下 啦……

石掌柜 (猛地破门而出)刘嫂!收下!收下!收下吧!(激 动地拉住许六和吴七的手)两位兄弟，今儿个晚半晌 儿都在我这儿!这些日子，石大哥有一肚子的话，要 找俩过心的人说说……

吴 七 石大哥，不啦!孩子们在胡同口干活呢。改天，改天 我必来……(告辞出院)

〔许六被石掌柜拉进屋里。刘嫂手捧着吴七那包用 汗水和泪水换来的票子，站在院里发呆。小曹搀扶 着年近八旬的滕奶奶走进院门。滕奶奶人还硬朗， 但已双目失明。她左手拄着拐杖，右手端着一碗黄 澄澄的小米，一边喊着小六九的名字，一边急切地向 前摸着。

**滕奶奶** 是六九回来了吗?

小 曹 您慢点，小米洒了!滕奶奶，您别老八板儿了，这一 套，不管用……

**滕奶奶** (固执地)怎么不管用呢?我不如你们?!孩子就是 清明那阵儿吓着的，消消惊就好了 …… (眼看不见)

六九!六九!(喊)凤珍!凤珍! 刘 嫂 师娘，我在这儿!

滕奶奶 六九呢?水三儿说他瞧见六九进院了(叫)六九!六 九!

〔石嫂领着六九从屋内走出。

石 嫂 滕大妈，六九在这儿! 小六九 (扑上去)老祖!

滕奶奶 (双手在六九的头上摸着、摸着)宝贝儿!宝贝儿! 老祖的心尖子，你可回来了 …… (手在颤抖)没娘的 孩儿(不知怎样疼爱才好， 一边摸着孩子的脑袋， 一 边数说着民谣)“胡搂胡搂毛，吓不着；胡搂胡搂手， 吓不走 …… "

〔小曹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走到六九跟前。他蹲 下，细心地给孩子扣着胸前的纽扣，手在微微地抖 动。

〔滕奶奶领小六九进屋。小曹心情沉重地走到刘嫂 面前。

小 曹 ( 看看院里没外人，抓起刘嫂的手，把一卷票子塞到 了刘嫂手里)刘婶!桂芝跟刘丫头结婚，(指指自己 的警察服)我身份不同，正日子就不来了。我呀，就 这么点意思，十块钱……大婶，不许驳我的面子…… (话不由己)您拿着这几块钱，我心里多少踏实点。 大妹妹的事，我使不上劲，老觉着没脸见老街坊们 …… (哭了)

刘 嫂 老曹，别介，别这么说……

〔小曹突然伏在刘嫂的耳边，小声地叽咕了几句什 么。

刘 嫂 (如五雷轰顶)啊!真的?

小 曹 (用力抓住刘嫂的双手)大婶，大婶!您可挺住了，您 不能 ……

〔夹道里传来了小媳妇的咳嗽声。

小 曹 刘婶，我先去了。有事就言声儿。(下)

〔小媳妇从里院走了出来。十年不见，她比过去更加 成熟老练了。

小媳妇 刘婶，听说小六九跑回来啦?一会儿街道要在咱们 院开个会，批斗反革命分子。您最好给六九挪个地

*方……*

**刘** **嫂** 批斗反革命，孩子碍哪门子事呢?

**小媳妇** 让您挪呢，就有挪的道理。我一说，您一听。挪不 挪，在您……

〔一辆平板三轮车进了小井，水三儿擦抹着脑门子上 的汗走进院门。

水三儿 (冲院里粗重地吼叫)过来几个人!搭把手!(说完 转身立在院门口，仿佛在指挥别人搬运什么娇贵的 东西)兄弟，慢!慢着!千万别磕在门框上 …… (不 满地埋怨着)啧!真是的!隔着头二年，这点儿事我 一个人全包了 …… (边说边倒退着走进院里)

〔随后，吴七吃力地背着刘家祥迈过门槛儿。许六、 石掌柜、小妮儿等听到水三儿的喊声，同时涌到院门 口，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刘家祥往屋里抬。听到了 动静，滕奶奶出现在刘家屋门口。

**滕奶奶** 谁呀?抬什么呢?

**石掌柜** 三哥，怎么抬回来了?

**水三儿** 医院说，没有四百块钱的押金，手术不给做。我说，

他是工人，公费医疗。可医院说，厂子里早递过话去 了：刘家祥不算公伤，工资也不发!

**刘** **嫂** 凭什么?

滕奶奶 家祥那伤口都化了脓，再耽误就残废了……

小媳妇 (不卑不亢)是这么回事：电车公司上街道来过了。 我们没添枝没加叶，以实求实地反映了情况：天安门 事件那几天，刘家祥，一天不拉，搁下饭碗就奔广场。 他拐拉的小井多少人去闹事?!就说刘婶您，还不是 从过小年就往纪念碑端饺子!不错，刘家祥的腿是 地震砸折的，明说了吧，他要是腿不折，照样抓起来!

刘 嫂 没钱，不能治病……连工资都不发，还让不让人活? 小媳妇 新社会不会饿死一个人!你不是还在粘苍蝇拍吗?

刘 嫂 可你们街道把我的苍蝇拍给掐了…… 小媳妇 不是让你改锁扣眼了吗?

刘 嫂 你明明知道我的眼睛不好，偏这阵儿给我换活儿



〔防震指挥部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喇叭里播放 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那首“反潮流”的曲子。

〔工人民兵大马手里举着个半导体喇叭从院门口走 过 。

大 马 各居民小组注意!各居民小组注意!批斗反革命分 子大会改在小井七号院里举行。各向阳院赶快把人 组织好!请赶快把人组织好!

小媳妇 (冷笑一声)你有困难?(脸对刘嫂，眼瞄着吴七)你 不是还有粮票供着上访的人吃吗?(转身进里院)

〔许六提着果筐想跟进夹道。

吴 七 (一把拦住)许大哥，咱们真就栽在她手里?不能给

她递软话儿!

许 六 (轻轻拂开吴七的手)吴大哥，为了孩子，我，我不要

脸了 …… (走进夹道)

〔大牛子飞似地奔进院门。

**大牛子** 妈!妈!刘奶奶，刘奶奶!我听说，批斗大会，批斗

的是我二姑…… **滕奶奶** 啊?是二妞!

**九嫂子** 谁说的?

**大牛子** 胡同里都嚷嚷动了!都这么说。

**刘** **嫂** 娘，是这么回事。刚才，小曹都……都跟我说了…… **滕奶奶**(怒发冲冠)他们知道家祥躺在炕上，知道刘丫头要

成家，可他们偏到你眼面前儿来斗你的孩子。他们 的心不是肉长的!他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此时，刘家的屋门“吱”一声开了，小六九站在屋门 口，像大人一样神情严峻地望着人们。泪水在孩子 的眼眶里浮动着。刘嫂突然伏在滕奶奶的肩头哭了 起 来 。

滕奶奶 凤珍!甭哭!哭不是能耐!(自己早已老泪纵横)哭 不能把他们的心哭善喽!我这眼睛，就是这几年掉 泪掉瞎的……咱们家祥，多么老实巴交的工人!二 妞，走道连个蚂蚁都不愿踩；小六九，才多大点儿呀， 让他们给吓出毛病来了……挤兑急了，我，我什么都 干得出来……

〔突然，从刘家屋里传出了一个老爷们儿呜呜的哭 声。啊，是刘家祥!这个一向善良、幽默的汉子终于 痛哭失声了。 一种无限的惶恐猛地袭上了刘嫂的 心，她一下子抱住了滕奶奶的胳膊，喊了起来。

刘 嫂 师娘!师娘!我心里没主心骨了!一会儿他们就把 二妞押来啦!不能让二妞看见六九啊!儿是娘的心 头肉，二妞要是看见六九这样……

滕奶奶 (急了)水三儿!水三儿!你领着六九躲躲这儿!让 六九跟咱们娘俩走!

水三儿 (从屋门口领过六九)六九，好孩子，跟三爷去吧，三 爷那儿有小人书……

小六九 (看到了水三儿眼角的泪花)三爷，你哭啦?

水三儿 (低下头)没有。三爷长这么大，没掉过一滴眼泪



小六九 我姥爷说，三爷是滕老祖的徒弟，是铁汉子……

水三儿 (抬起头)三爷是铁汉子!六九跟三爷在一块儿，谁 要敢动六九一根汗毛，三爷就把这一罐子血倒给他 们!

滕奶奶 凤珍!凤珍!钱，你甭上愁，我去操持。为了给家祥 治腿，我，我得舍出我这老面子!你可别笑话师娘



**水三儿**(急了)娘，您要干吗?用不着您，有大伙呢!您要再

有个好歹，水三儿……(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滕奶奶** 娘能干什么?娘打算……娘的主意拿定了!(决绝 地)水三儿，领好了六九，你扶着我，走!

〔人们簇拥着滕奶奶、水三儿、小六九走出院门。 〔许六提着果筐，低着头走出夹道。

**石掌柜** (迎上去)怎么着?不行?!

〔许六摇了摇头。石掌柜劈手夺过果筐扔在廊子上。

**石掌柜** (咬牙切齿地)丫头养的，不让人过了!(背着手，像 狼似的在原地转着圈，想主意。一眼看见了大牛子，

眼睛一亮)大牛子!你过来! 〔大牛子凑了过来。

**石掌柜** 你那天说，有几个朋友分到火葬场啦? **大牛子** (点头)啊。

**石掌柜** 你跟他们过得着吗? **大牛子** 过!铁哥们儿!

**石掌柜** ( 一把抓住大牛子的手)你屋来!我跟你说个事! (又拉起许六)你也来!

〔石掌柜、许六、大牛子三人走进北屋。 〔院里仅剩下吴七、刘嫂、石嫂、九嫂子。

**石** **嫂** 刘嫂，我看咱们干脆把街门锁上，全走!给他来个空 城计……

刘 嫂 (摇摇头)不，不，我得看看我们二妞。

〔喇叭里“反潮流”的曲子更加起劲地演奏着。大马 的半导体喇叭又在哇哇地响。胡同里传来了“嘟嘟” 的口哨声和“开会喽!开会喽!”的喊声。人们纷纷 涌出屋门。

刘 嫂 ( 一把抓住小妮儿和九嫂子的手，急切地)孩子们，当 着那些人的面儿谁也不许掉眼泪!听见了吗?(决 绝地抹了抹眼角，下了决心)

〔石掌柜对大牛子咬着耳朵，送大牛子出了街门。小 媳妇听到了哨声，从里院走了出来。民警甲和大马 以及小曹押着二妞走进院门。院里一片宁静。

二 妞 (走到刘嫂面前)妈!

刘 嫂 二妞，你要是妈的儿，不许掉眼泪儿! **二** **妞** 我记住了。妈，六九呢?

刘 嫂 你奶奶抱走了。

二 妞 奶奶好吗? 刘 嫂 好 … …

二 妞 妈，有一句话，您得告诉六九：他妈不是反革命!也 别让他埋怨他爸爸，他跟我离婚，是没法子 … …

石 嫂 二妞，妞子 …… (动了感情)你瞅，你往四下里瞅瞅! 老街坊们，哪个人眼角不是潮糊糊的!你把脑袋抬 高点!不丢人，孩子!走到这步，不丢人!小井的老 街坊们知道你 ……

〔一片宁静之中，突然从街上传来了一个老人撕人心 肺的喊声。啊，是滕奶奶!老人的喊声嘶哑、急切、 悲壮!像惊雷炸响在小井胡同的上空：“老街坊们! 小井胡同的老街坊们……”滕奶奶跌跌撞撞地摸到 了院门口，只见她的满头银发被风吹散开，飘动着。 她右手拄着拐杖，左手端着个竹篦子，颤抖着手臂， 用拐杖探摸着走进院门。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惊呆了，院里死一样的静。

滕奶奶 (站在院门口)老街坊们!小井胡同的老街坊们!刘 家祥的腿砸折了，刘家祥的姑娘为悼念周总理让他 们抓走了!刘家，刘家揭不开锅了!老街坊们!看 在滕奶奶的老面子上，帮刘家迈过这个坎儿吧!

〔人们瞠目结舌，在死一样的沉静中，只能听到低低 的啜泣声。

**滕奶奶** (自语)没人?怎没人言声儿?

〔二妞刚要叫“奶奶”,刘嫂一把捂住了她的嘴。刘嫂 擦擦眼角，轻轻地走到滕奶奶面前。掏出小曹和吴 七送来的红纸包，放在了滕奶奶的竹篦子里。接着 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几个“钢销儿”撒在篦子里。在

令人窒息的沉静中，只有“钢销儿”落下的清脆响声。 滕奶奶 你是谁?怎不吭声?全小井没有我不认识的人。你

是谁?(手在竹篦子里一摸， 一惊)你给这么多?(扔 开拐杖，一只手在刘嫂的头上摸着、摸着)你是谁家 的媳妇?好孩子，你能活一百岁。我替刘家祥、替刘 家祥一家、替我们小六九给你磕个头……(“扑通”一 声跪在了地上)

众人(再也控制不住了，齐叫)滕奶奶!

刘 嫂 (凄楚地)师娘!(跪在滕奶奶面前)

滕奶奶 (震惊)啊?!你是凤珍!(手中的竹篦子“哗”地扣在 了地上。内疚地)凤珍，别埋怨娘!娘知道你脸皮儿 薄，我是怕家样的腿……

〔水三儿疾步奔进院门，慌忙去搀扶滕奶奶。

水三儿 妈!妈!您别这样!您这样让大伙儿心里折过子



〔九嫂子把竹篦子捡好；石掌柜、许六、小曹、甚至大 马都把口袋中的钱放在了竹篦子里；小力苯走上前， 也往篦子里搁钱。

滕奶奶 (回绝水三儿)你甭管!他九嫂子，你扶着我走!

〔九嫂子拗不过滕奶奶，扶她出门。街面上重又传来 了滕奶奶悲怆的喊声。

小媳妇 这会，不能开了。(对民警甲)请你们先把人押走。 〔此时，小六九疯了似地奔进院门。

小六九 (狂叫着)妈!妈!我是六九!(扑了上来)

二 妞 六九，妈在这儿。妈想抱抱你 …… (想抱孩子，但手 上戴着铐子)

**水三儿**(先是惊呆了，旋即明白过来。抱起小六九，凑到二

妞面前)亲!六九!亲亲你妈!

〔六九的小嘴在二妞的脸上用力地吻着。

**小六九** (举起手中的眼镜)妈，您的眼镜，判作业时得使。

(接着，伏在母亲的耳边，小声地诉说着什么)

**二** **妞** (惊慌地)别!好孩子!别!听妈的话，不能那样



**民警甲** (心情沉重地)走吧!

**小六九**(突然用力抱住了民警甲的两只胳膊，大声喊着)妈， 快跑!你快跑!

〔民警甲并不挣脱，仅是同情地看着孩子。

**二** **妞** 六九!听话!快撒开!等着妈，妈早晚会回来。

〔小六九困惑地撒开了手，扑在水三儿怀里哭了。 **民警甲** ( 仍是沉重地重复着)走吧……

〔二妞被民警甲押走。水三儿领着小六九追出院门。 小媳妇转身想往里院走，吴七几步追上。

吴 七 (指着小媳妇的鼻子)明说了吧!你就是为了要占我 那几间房，才把我撵走的。这阵儿，你的侄子还住在 那儿。我要告你!一辈子告你!我崩爆米花跑遍北 京城，我有嘴……

**小媳妇** (刻毒地)我真后悔!当初借着那个乱劲儿，我应该 把你们都轰走!

〔胡同里突然传来了汽车喇叭声。 一个二十多岁的 棒小伙子，耳朵上夹着根过滤嘴烟卷， 一边退着步， 一边扬着手臂指挥着：“倒!倒!倒!好咧!”汽车煞 车声传来的同时， 一辆车上漆着蓝白道的火葬场运 尸车停在院门外。接着指挥倒车的小伙子和另两个 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大步走进院门。

**小伙子甲** (从兜里掏出一个卷了边的破脏本，翻动着。嗓门

像大喇叭似的)这儿是小井胡同七号吗? **石掌柜** (迎上)七号，不错，您哪!你们是……

**小伙子乙** 火葬场的。(大姆指往后一翘)拉尸车!

**小伙子甲** (仍是低着头翻本)谁叫王宝德? **小力苯** (疑疑惑惑地)我，我叫王宝德…… **小伙子甲** 你给火葬场打的电话?

**小力苯** 没有啊!我们没死人，打的哪门子电话呢? **小伙子甲** 你媳妇周淑英在哪儿?

**小媳妇** 我就是 ……

**小伙子甲** 你就是?(打量着)怎么又站起来啦?(大姆指往 身后一翘)上车吧!

**小媳妇** 我凭什么上车?我没死! **小力苯** 这是怎么话说的……

小伙子乙 (一把抓住了小媳妇的脖领子)没死人，你们打电 话叫车……

小伙子甲 (逼到小媳妇面前)甭废话!你叫周淑英不是?拉 的就是你!上车!

**小伙子丙** (跟上)甭跟她啰嗦!死活拉她走!

**小力苯** 这几位同志，我们确实没打过电话……

**小伙子甲** (斩钉截铁)不可能!(拍着小脏本)胡同、门牌、性 别、人名都没错儿!

小伙子乙 跟火葬场开玩笑?没门儿!(指着小媳妇的鼻子) 我们这车，没跑过空趟儿!油钱，工钱，哪儿出?是 死是活得拉回去一个!多少正经死者拉不过来，你 们这儿拿人涮着玩儿!

**小力苯** 这几位同志，这么办：该多少钱，我们出!我们交钱

还不成吗?你们几位受累了 ……

**小伙子甲** 交钱?噢，不拉你们的人收你们的钱，那还叫为人 民服务吗?有话，跟我们头儿去说!(吼叫)上车!

**小伙子乙** (指着小媳妇)早就听说你在这片儿顶霸道。告诉 你，逢年过节就来拉你!哥儿几个，起!

〔小伙子甲、乙、丙七手八脚地把小媳妇架了起来。 小媳妇喊叫着、挣扎着，但毕竟拧不过几个大小伙 子 。

小力苯 (追到小媳妇面前)我倒霉就倒在你身上!这些年， 我算看透了你，你真不是东西!你把老街坊们都给 我得罪了!(一甩手)拉走吧!拉走!我不管了!咱

们离婚!(气哼哼地走进里院)

〔火葬场的车响着喇叭开出了小井。

〔石掌柜点上棵烟，眯缝着眼睛望着移过街门口的车 身。

吴 七 (对许六)许大哥，小井真出了高人啦!这回，非把她 撂高梁地里不可!

许 六 你说，咱们怎么就想不到呢? 〔大牛子十分激动地跑进院门。

**大牛子** 石爷爷!石爷爷!(神秘地)听说了吗?(强制住自 己，伏到石掌柜耳边轻声诉说着)

〔石掌柜脸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动，嘴角的肌肉在

抽动。人们从中看出：大牛子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喜 讯 。

〔大牛子伏在水三儿的耳边诉说着。

〔小井人民， 一传俩，俩传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 耳语声。

**石掌柜** (声音在发抖)大牛子，你说的，是真的? **大牛子** 那还有假!您听!

〔远方隐隐约约传来了爆竹声、锣鼓声和口号声。鞭 炮声、锣鼓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石掌柜** (眼眶中忽地涌出了泪水，大喊一声)大牛子!给石 爷爷打酒去!

〔刘家的屋门“哗”地被推开了，刘家祥拖着一只断 腿，倚在门框上。他先是想笑，脸上的肌肉抽动着、 抽动着，但最后却呜呜地哭了起来。

**刘家祥** (边哭边喊叫着)三哥!三哥 … … **水三儿**

**许** **六** (几乎同时喊道)大牛子!去!给爷爷们打酒去!

**吴** **七**

〔锣鼓与鞭炮声响彻云霄。大杂院里的人们沉浸 在一种远涉苦海、爬上堤岸的狂喜之中。

**——幕落**

**第** **五** **幕**

**时** **间** 一九八零年夏末。黄昏。小井居民委员会改选后的 第三天。

**地** **点** 小井胡同。

**场** **景** 落日的余晖给整个小井胡同染上一层桔红。白天热 了一天，这会儿刚刚凉快下来。晚饭之后，手脚勤快 的人把凉水泼洒在街面上。胡同显得干净、清爽。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手提着马札、板凳，陆陆续续地 走出街门，坐在树阴凉里聊天、解乏。表面看，人们 今天的心情像往常一样平静，其实都在惦记着居委 会改选的命运 ……

胡同比第一幕时顺眼多了，柏油小路代替了坑坑洼 洼的土路，加之地震震坏的院墙与门楼早已经过修 缮，看着很齐整，但又让人感到胡同显得窄了，上山 下乡的孩子们差不离都办回来了，屋子不够住，房前 屋后不得往外接吗?是窄了。“魏宅”的后门早已堵 死 。

七号院里，高矮不一地新竖起几根电视天线。讲究 的，用的是那种多单元抗干扰的线组；凑合的，用根 钢筋窝成个不封闭的扁圆。顶不顺眼的，是五十年 代残留下来的一份矿石收音机的天线—一根竹竿

子上捆着个破旧的铁策篱，竖在半空。人们好像有 意保留它，以记载时代的变迁。

从南口飘来了电吉他和琵琶齐奏的流行乐曲。典型 的时髦西洋乐器和古老的中国民族乐器合奏，显得 不大搭调。但曲子很轻松，没有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北口，早年间的小市，如今变成了新辟的自由市场。 嗡嗡的人声从那里隐隐传来。背着口袋、提着秤的， 挎着鸡蛋篮子的农民，偶尔吆喝着从胡同里走过。

整个气氛，让人感到一种苦斗后的安闲与疲乏!

〔幕启：年过花甲的水三儿与孙子辈的大牛子坐在电 线杆子跟前的路灯下，守着个棋盘正在鏖战。水三 儿一边轻轻哼唱着《空城计》,一边有板有眼地摔打 着手中的棋子。石掌柜手捧着半导体收音机，眯缝 着眼睛靠在帆布躺椅里，正在欣赏刘兰芳的《岳飞 传》。今天播讲的段子是：“东窗下秦桧夫妻设计，风 波亭岳飞父子归神”石掌柜身边的小凳上，放着个茶 杯。刘家祥穿着双拖鞋，胳肢窝里夹着张小报，左手 提着个马札儿，右手端着个茶缸子走出院门。收音 机里的《岳飞传》告一段落，女播音员：“传统评书《岳 飞传》,今天就播讲到这里…… "

石掌柜 (“啪”地闭掉了收音机，睁开眼睛往四下里一撒眸， 一眼看到了刘家祥)刘大哥!刘大哥，(欠起身)这朝 里要是出了奸臣哪，你再有能耐的人，也施展不开! (指着收音机)听着这段书，我心里堵得慌 ……

**刘家祥** (坐在马札上)那还用说嘛!到什么时候，奸臣当道 也太平不了。您甭说这么大个国家，小井小不小?

(伸出小姆指)出了这么个……四人帮那阵儿，好劲! **石掌柜** 刘大哥，说真的，我真想给咱们政府写封信!叫他们

上边琢磨个主意，立个章法，让有能耐的人都施展开 喽!中国，有的是能人 ……

**刘家样** 是要改章程!(举起手里的《参考消息》)您瞧!您瞧 这小报上!石油部长给擼了!

〔吴七右手托着二斤切面，左手拿着个“老头乐”,挠 着后脊梁，从南口走来。

**吴** **七** (接过话碴儿)撸得好!瞧这劲头，上边这回下狠碴

子啦!要不怎么连居委会都让大伙选举了呢 ……

石掌柜 吴大哥，您坐这儿。(端起杯子，递过小凳)我这正想

找俩过心的人掂对掂对。(凑过去，小声地)您给我 个底，这回(伸出小姆指)她这个主任，真能下了驾 吗?

刘家祥 (满不在乎)真是的!您有什么不托底的?大伙选 的!噢，选了不算?合着拿大伙耍着玩儿?那还叫 什么民主啊!

石掌柜 (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刘大哥，我截您 一 句。这 事儿，(斩钉截铁)难说!三天了，上头为什么还不批 呢?我再问您一句：要不是老曹在这儿亲自坐阵，选 举不得泡了汤?刘嫂，就凭刘嫂能上得去?吴大哥， 有这么一说没有?

吴 七 不批下来，心里老是个事。改章程，就得“齐哩咔

嚓”!我这心里都急得慌。闹了这么些年，老百姓 总算看见了奔头。可选个居委会还这么费劲!

〔此时，下棋的水三儿与大牛子的争吵声打断了人 们的话碴儿。

**水三儿** 拔招儿是不是?搁那!臭大粪 ……

**大牛子** (嘻皮笑脸地)三爷，缓一步，就缓一步!明车暗马偷 吃炮，您踩着我车!

水三儿 (乐了)这小子!(搁下棋子儿，凑过来)吴七，甭那犯 嘀咕!不是四人帮那阵儿了!小媳妇，她调不了蛋! 不是七点开会吗?老曹一到就全明白了。(小环子 手里平端着杆秤，秤盘子里满满一下子羊肉，从自由 市场走来。

小环子 (凑到水三儿面前)三叔，就剩这点了。瞧见没有：大 三叉儿、小三叉儿，横档儿。涮着吃，没治了!我给 您切好了，五时盘，两头冒……

**石掌柜** 吃涮锅子得秋后。这阵儿涮出来跟棉花套子似的， 纯粹吃那点佐料了……

**水三儿** (有意吓唬)小环子，这程子你可够忙活的。告诉你 说，悠着点劲!备不住哪天又拉资本主义尾巴……

小环子 (比谁都明白)您还真别拿实话当瞎话说，政策说变 就变，我是见好就收!听说了吗?(伸出小姆指)她 下来了，可老曹，老曹要调走!贬到天堂河，看犯

*人……*

**众** **人**(大惊)啊?真的?

**小环子** 信不信在您!这半年，小环子没说过瞎话! 刘家祥 她，就这么大道行?生能把老曹搬走?

〔石掌柜突然使劲咳嗽了一声。大家都停住了口。 小媳妇领着个土里土气的梨贩子从南边走来。梨贩 子肩上搭着个粗布口袋，眼睛乐成了一条缝。

**小媳妇** ……(亲昵地)甭用开条，到那就说是我让您来的，他 必得安排您住下。省得您去蹲澡塘子。(手往前一

指)过了马路，离您刚才卖梨的地方几步道儿。记住 了，叫《小桥旅店》……

**梨贩子** ……大侄女，我那点梨，成色是差点劲。不行你就给 落个价儿 ……

小媳妇 二叔，一个子儿不落，我也能给您打发出去!刚才我 都跟街坊们说了 …… (一抬头看见了水三儿诸人，略

显紧张，低下头走了) 〔梨贩子往北口走去。

**吴** **七** 瞧瞧!还是那么神气，弄点破梨，胡同里一喊，谁敢 不买!谁敢?我想起老年间撒片子来了 ……

**小环子** 瞧见了吧?,心里不像有病的样儿!得，回见!(下) **刘家祥** 他妈的，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水三儿 你真是的!小环子，撒尿和泥的主，能听他的!(伸 出小姆指)别看她挺着胸脯，今儿她不敢看我这俩 眼!犯蔫!老曹她搬不动!

〔人们心里都是疑疑惑惑的。刘嫂与九嫂子抬着个 两屉桌，从院里走出。

**水三儿** (开玩笑)怎么着?主任升堂了? **大牛子** (喊)升堂喽!

**九嫂子** (“啪”地一巴掌打在大牛子脊梁上)别这儿没大没小 的!滚!

〔大牛子拉着水三儿又去下棋。

吴 七 嫂子，您什么时候升堂，头一道官司可就是我。我户 口回来了，可我的房，小媳妇的侄子搬走了，她又住 了进去……

刘 嫂 我这衙门，比芥菜籽儿都小。大兄弟，凭心说，我真 有点打怵 ……

**刘家祥** (不爱听)又来了不是!大伙这是给脸! 刘 嫂 你甭又窜辕子!小媳妇上下都有人。

**刘家样** (打断)有人!有人!不是四人帮那阵儿了!(正为 老曹调走的事儿烦恼，真动了气)今儿个我生日，她

偏得让你不痛快。这是怎么话说的…… 刘 嫂 我又没说不干。得，您是大爷……

吴 七 嫂子，您还真不能含糊!昨儿许六跟我说，小媳妇跑 春喜那儿去了一趟，窜缀着春喜跟您来要小妮 儿……

**石掌柜** 早不闹晚不闹，偏拣这日子口儿。为选举她真下了 功夫了……

〔石嫂手里拿个竹篦子走出门，想从石掌柜身后溜过 去。

**石掌柜** 干吗去?你!

**石** **嫂** (自知理亏，站住了)主任的一个本家，弄来点梨，市 场上没卖出去……

**刘家祥** 那叫梨?枣儿似的，还三毛钱一斤?

**吴** **七** 嫂子，您真让她欺负住了。(把切面搁小凳上，站起) 您怎那么怕她?

**石** **嫂** 不是那么说，吴大哥，免气!电视机咱们都买得起： 还在乎这俩钱吗?哪怕买来就倒土筐里呢!免 气……

**刘家祥** 您哪!横是听说选举没批下来，心里打鼓?(将军) 石大哥长这么大，可没见他怕过谁。

**石掌柜** (见坡就下)回去!今儿你要买了这点梨，我就把电 视机砸喽!

**九嫂子** 石婶!(伸出小姆指)她都下台了，您还有什么不踏

实的?(感慨地)这些年，我这心老提溜到噪子眼上。 一到过年过节，她必领着人来查户口!明明什么也 查不着，成心给你添堵……

**石** **嫂** 你们都知道什么?老曹……唉!

〔陈九龄穿着一身屎黄色的衣裤由南口走来。十多 年不见，他并不见老，只是显得黑了。

**陈九龄** (拍拍大牛子的肩膀)同志，打听个人——大牛子家 在这儿住吗?

**大牛子** (头都不抬，拨拉开肩上的手)别大牛子、大牛子的!

你是他什么人? **陈九龄** 我是他爸爸!

**大牛子** (起身)你是他爸爸?我就是大牛子!大牛子没你这 么个土鳖爸爸!玩去!

**陈九龄** 喝!这小子嫌他爸爸寒修!他妈的，儿不嫌母丑，狗 不嫌家贫 … …

**石掌柜** 小九?你是小九?

**陈九龄** 您是 …… (一眼认出)师叔!哎喲!师叔，可想死我 喽……(哭了)

**石掌柜** 你这回，不是造反派轰回来的吧? 〔大牛子见状匆匆跑到九嫂子身边。

陈九龄 (擤了擤鼻涕，仍是那么爱说)师叔!师婶!十五年! 溜溜十五年!您猜把我弄哪去了?新疆!新疆还得 奔西!好，我那个劳改队长，大个子，脾气暴。可您记 住了，陈九龄到哪儿都是好样的!种菜，一睁眼，菜秧 都冻死了，陈九龄栽啦?什么话呢!活泥，捏成小窝 头。(连说带比划)老阳儿一下山，一棵小苗扣一个， 嗨，……到我走那天，大个子队长捏眼儿了……

**九嫂子** 你这个半膘子!(抱起陈九龄的胳膊就往院里拉) **陈九龄** 哎!哎?噢，这是大牛子他妈。

〔陈九龄夫妇及大牛子进院。人们也纷纷往里涌。 春喜手里提着个点心匣子跟在许六身后从北口走 来。二十多年不见，春喜也已变成五十多岁的老太 太。当她看到老街坊们时，犹豫了。

**许** **六** ……走啊!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石** **嫂** 你?春喜!(不记旧仇，冲着院里喊)刘嫂!刘嫂! 春喜来啦!春喜来啦!

刘家祥 春喜!你，你，亲家母，您怎么有功夫来啦?

〔刘嫂、九嫂子和小妮儿闻声出院。

春 喜 ……来看看老街坊们……刘嫂，当初，我真不该…… 我想我们小妮儿……我受不了了 …… (心酸，掉眼 泪 )

刘 嫂 (拉着春喜的手)春喜，这就是小妮儿!她跟刘丫头 都办回来啦!小妮儿，过来!叫!(命令地)叫妈!

〔小妮儿低下头，不言声。

春 喜 小妮儿，好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些年，我一直想来， 可老觉着没脸来。今儿个，当着大伙的面儿，你叫我 一声，脆脆当当地叫我一声妈!我就是马上死喽，也

合上眼了…… 小妮儿 … … 妈!

春 喜 哎，好孩子。许六，咱们走吧! 刘家祥

(死命相拦)别走啊!大老远来了，哪能走啊! 刘 嫂

石 嫂春喜，别走。我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小妮儿一 叫你妈，我这鼻子特别酸。老街坊了，那阵儿干吗你

咬我，我咬你的?也赖我……

春喜 石嫂!这些年，也说不清赖谁，就像做了场梦。就觉 着这浑身上下，乏，乏透了……刘嫂，听说了吗?前 儿小媳妇抽冷子跑我那儿去一趟，告诉说：“刘家大 姑娘、大儿子都起来了，她凭什么拢着小妮儿不撒 手?告她!"

**石掌柜** 他六嫂子，您可别上当，她这是挑事!

**春** **喜** 石大哥，您甭说我也清楚。她是什么东西?暴发户! **刘家祥** 亲家母，屋里坐!咱们屋里说……

〔二妞拿着张报纸从南口走来。

二 妞 (一眼看见了吴七)吴大爷，吴大妈可在家门口骂您 哪：“老不死的，这儿等面下锅，他不定又哪儿哨去 了。”

吴 七 (慌忙抄起小凳上的切面)干了!我把这碴儿给忘了 …… (匆匆奔下)

**石掌柜** 六九呢?

**二** **妞** 让他奶奶接走了……

石 嫂 二妞，赶紧复婚，结了。他顶大个老爷儿们，三回五 回地说软话。你呀，见好就收，还抻个什么劲儿……

二 妞 我都不急，您急什么?再抻他两天，正好是离婚四周 年，明白了吧!(举起报纸)差点把大事给忘了!爸 爸，报上把小井的事登出来了。(指着报)《小井居委

会的改选说明了什么》

〔所有在场的人，“哗”地围了上来。 刘家祥 真的?上头怎么说的?念念!

二 妞 说小井居委会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典型……马德清马 大爷的死，居委会有责任；还说陈九龄确实是造反派

轰回来的，居委会却给监管部门写信，说他潜逃来京 后，破坏小井的文化大革命 …… (手在报纸上挪动 着)这儿，这儿讲到了吴大爷的房子，报上说：几乎这 届居委会所有的干部，都乘着混乱挤占了别人的好

*房……*

**石掌柜** 好!痛快!痛快!

**二** **妞** 特别是这段：(念)“小井居民渴望已久的民主选举终 于实现了。但是，选举结果至今尚未得到有关方面 的承认。小井居民正焦灼的期待着…… ”

**刘家祥** 这篇稿子是谁写的?

**二** **妞** 落款是俩人：一个叫马保国，一个是本报通讯员肖立

本。(小声地)我听人说，肖力本就是小力苯。 **众** **人** 真的吗?

**二** **妞** 您听这音儿呀!肖力本，小力苯…… **刘家祥** 小力苯真是个好人!有共产党的味儿。 **石** **嫂** 那个马什么国是谁呢?听着耳熟 ……

**石掌柜** 马保国，咝!(突然想起)七十儿!马德清的儿子! **刘家祥** 能是他?

**石掌柜** 没错儿。落实政策回到报社当了记者。就是他

**刘家祥** 噢!想起来了!有这么一说。前几天不就是他在五 号开了几个座谈会吗?(感慨地)那人受了这些年挤 兑，还是这么耿直……

**二** **妞** 爸爸，我听街面上都在嚷嚷，说老曹要调走!是真的 吗?

〔人们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谁也不再说话。沉静， 只有电吉他和琵琶的弹奏声隐隐飘来。恰在此时， 收音机里传来了“嘟嘟”的报时的钟声。七点了。北

吴 七

众 人

**水三儿**

**石掌柜** **水三儿** **刘家祥** **吴** **七**

小 曹

刘 嫂 小 曹

京站叮咚的钟声又在小井的上空隐约飘荡着。远处 传来了吴七的吆喝声：“开会喽!开会喽!”几乎所有 刚才出现过的人都凑到了这片小空场上。他们拿着 小凳、马札，来倾听小井居委会改选的最后结果。吴 七手里拎个马札，喜气洋洋地奔上。

老曹来了!老曹来了!诸位，老曹是要调走了，可不 是受贬，是提拔了!提到局里当科长啦!(突然捂住 脸哭了)

(惊喜地)是吗?

我说什么来的?好人总得有个好报!

〔小曹手里提着一包点心，带着无限惜别的心情从北 口走来 。

(同时迎上去)老曹!老曹!怎么着?听说真要把

您调局里去?

三大爷、石大爷，我就是来跟老街坊们告别来了…… (深情地望着小井，望着朝夕相处的老街坊们)当年， 来小井那阵儿，大伙都叫我小曹。可不是吗?那阵 儿，我才这么高!哪个婶子、大嫂没给小曹补过袜 子、拆过棉袄?滕奶奶把我当成亲孙子，吃口什么差 样的，都得给我留点儿，可小曹给大伙干什么了……

(眼圈红了)

老曹，别这么说。

二十多年了，越处，越跟老街坊们过心。上哪儿找小 井这样的老街坊去!人这么好，心这么善!(激动得

哭了)

〔大伙也哭了。

刘家祥 小曹，你什么样，大伙心里清楚。调到局里，是好事! 是大喜事!小井这片儿不还是你管吗?老街坊们再

舍不得让你走，也得高高兴兴地送你走! 众 人 对!

小 曹 小曹惹大伙伤心啦!(破涕为笑)咱们再说点高兴的 事儿。居委会改选的事儿，上边有了回话了!(大 声)支持咱们的民主选举!打今儿个起，刘大婶就是

咱们小井居委会的主任了! 〔大伙鼓掌。

刘 嫂 老曹，大婶本来还想靠你一把呢 ……

小 曹 靠大伙!靠老街坊们!大婶，看出来了吧!甭说 一 个国家，就咱们小井这么个小胡同，每往前挪一步，

都不容易!可越是这样，咱们越得往前奔! **吴** **七** 嫂子!老主任了，不能含糊，干!

**石掌柜** 刘嫂，干!大伙给您戳着! 刘 嫂 干!冲大伙，我干!

小 曹 老街坊们，大爷大婶们，回见了……我有功夫就回来 看大伙。(举起手里的点心包)我得去看看滕奶

*奶……*

**九嫂子** (看到了走来的滕奶奶)老曹，您看!滕奶奶来了，滕 奶奶看老曹来了!

〔滕奶奶，这块小井胡同历史的碑石，眼睛虽说看不 见了，但身板仍是那么硬朗。她手拄着拐杖疾步走 来。

**滕奶奶** (急切地)凤珍!凤珍!是说小曹要走吗?小曹在哪

儿?曹儿!小曹!(扔掉拐杖，两手往前摸了过来) 小 曹 (慌忙迎上去)滕奶奶，滕奶奶，我在这儿!这儿!

滕奶奶 小曹，好孩子，奶奶真舍不得让你走啊!(一下子伏 在了小曹的胸膛上)

〔刹那间，小空场上变得那样静。从南口传来电吉他 和琵琶合奏的中国古典乐曲，叩击着小井人们的心 灵。

**滕奶奶** (抬起头)孩子，当了官儿，可别忘了奶奶，别忘了小 井的老街坊们……

**小** **曹** 奶奶，您放心吧!

**滕奶奶** 咱们北京人的老规矩，出门饺子进门面。凤珍，咱们 娘俩给小曹包顿饺子。(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个 小纸包)我这儿有点七厘散、六神丸。你好犯个小 病，拿着吧!

**小** **曹** (珍重地接过)奶奶，昨儿我到局里报到，局长还给您

带好呢!他说，有工夫就来看您…… **滕奶奶** 是啊!都想看看小井 ……

〔电吉他更响地弹奏着。滕奶奶突然转了个身，她仿 佛眼睛没有瞎，仿佛什么都能看到似的，细细地看着 小井，看着小井的一草一木……

〔小曹看着滕奶奶的满头银发，眼睛模糊了，银发在 风中飘动着，轻拂着小曹湿润的面颊，像是在对他诉 说着小井人民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小曹心里忽地涌 满了一股暖流……

小 曹 奶奶，您想什么呢?

**滕奶奶** 我这眼睛看不见。这些年，不知小井变成什么样了! 老百姓，还能想什么?!就盼着，打这儿往后，让咱们

小井胡同消消停停的、消消停停的吧 ……

〔远处的电吉他与琵琶的齐奏更响了。这次，琵琶奏 主旋，电吉他伴奏。乐曲是那样的协调、含蓄、深 邃 ……

**幕徐徐闭** **·剧终**